

阿里之梦

——巴哈欧拉的故事

Ali's Dream: The Story of Bahá'u'lláh

约翰·哈彻 著 邢立超 译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a'i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阿里之梦

——巴哈欧拉的故事

Ali's Dream: The Story of Bahá'u'lláh

约翰·哈彻 著

邢立超 译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i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目 录

第二版序言

致谢

致读者

第一章 梦.....	1
第二章 密信.....	17
第三章 号角声响起.....	32
第四章 通往谢赫·塔巴尔西之路	51
第五章 净化之火.....	71
第六章 异象.....	93
第七章 流放.....	112
第八章 无名者.....	127
第九章 建筑大师.....	146
第十章 里兹万花园.....	164
第十一章 嘹亮的号角.....	179
第十二章 至大监狱.....	200
第十三章 阿布德之宅.....	217
第十四章 最后一个链环.....	234
第十五章 上帝之山.....	253
第十六章 金钥匙.....	271
词汇表.....	287
资料来源注释.....	298

第二版序言

自从《阿里之梦》于1980年首次出版以来，首批读者已经长大成人。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可能已经准备踏上真正开始了解巴哈伊历史及教义的旅程。我希望，这一经过修订、改写的第二版《阿里之梦》，能够在他们研习巴哈伊信仰的漫长旅程中为他们提供帮助，就像初版为他们的父母所做的那样。

我希望，这些新读者会去了解《阿里之梦》的续篇，即出版于1988年的《对话》。因为《阿里之梦》呈现的是巴哈伊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而《对话》则关注巴哈伊的基本信仰——关于上帝及诸显圣者的本质，关于人类灵魂及来世生活的实质，以及其他诸多巴哈伊基本观念。

我们知道，《破晓群英传》和阿博都-巴哈所著《已答之问》都对成年读者产生过重大影响。从一开始，我便计划撰写《阿里之梦》和《对话》。我希望它们分别能够像之前那两本书为成年人所做的那样，为年少的读者们呈现巴哈伊信仰。

在这两本书中，我试图将一些历史及信仰的基本问题纳入一个叙事框架。之所以要这样，不仅因为我觉得这种方法可使资料更容易被理解，被记住，还因为我希望阿里及其表亲哈桑的故事本身具有价值。因为，在这些虚构的年轻巴哈伊的心中，描绘着我们所有人迟早将会面临的实质问题及由衷渴望。

约翰·哈彻

1998年

致 谢

许多人为笔者撰写本书起到了重要作用。1973年任巴哈伊出版委员会秘书的洛伊丝·戈贝尔热情地支持了我撰写此书的提议。1978年任乔治·罗纳德出版社经理的罗素·布西购得了本书的出版手稿。最后，乐于助人、友好而又能干的马里昂·霍夫曼编辑了本书的第一版。

还有其他许多人为巴哈伊信托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二版提供了宝贵协助，在此，我对他们表示感谢。特别感谢业务经理苏尼·汉南，以及编辑顾问特里·卡西迪。没有他们，第二版的出版将不会成为现实。

致读者

阿里及其家人、朋友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书中对巴哈欧拉生平、巴哈伊历史事件的叙述，以及对阿卡及其周边地区的描述却是真实的。对此，笔者极其认真严谨，以确保其历史准确性。

除了虚构人物的名字——阿里、妮达、艾哈迈德、比詹、穆阿耶德、侯赛因、纳希德、易卜拉欣大叔，以及阿卜杜勒-穆罕默德之外，本书使用了巴哈伊书籍中常用的标准音译方法。不过，阿里的全名——阿里-里达-马什哈迪在其出现的少数几处地方采用了音译。

本书后面所附的词汇表对故事中提及的历史人物、书中所用到的波斯语词汇，及巴哈伊术语都作出了解释。

本书最后的“资料来源注释”，标明了引文的确切出处。文中的对话和事件均依据可靠的来源。

欲知更多关于波斯语翻译及正确发音的信息，请参见巴哈伊信托出版社（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于1955年出版的玛尔齐耶·盖尔著的《巴哈伊词汇表》。

第一章 梦

有些人称阿卡为“白色之城”。远远望去，阿卡城里灰泥粉刷的建筑物与高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看起来明亮而干净。对于数百年前的十字军战士来说，这个小城是一座强大的堡垒。对于仅一百年前的拿破仑来说，这个有围墙的村庄不过是“一粒沙子”。可就是这粒“沙子”，阻挡住了他的攻击，阻止了他强大的征服之势。但是，在1912年，当阿里-里达-马什哈迪坐在城墙外的拿破仑山上——拿破仑当年曾安置过灰色大炮——眺望阿卡时，在这个年少男孩的眼里，阿卡仅仅只是家乡、出生地，和记忆的家园。

阿里是个十一岁的男孩，中等身材，帽子下浓密的黑发垂在额前，橄榄色皮肤显现出经春日阳光晒过的棕褐色。他有一双深邃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似乎能洞悉目光所及的一切，将它们尽收眼底。对阿里来说，这座古城意义非凡。因为他知晓它的秘密、知晓它神秘而古老的住宅与街道，还因为他的朋友与家人就居住在这里。

阿卡城和它从几公里外看起来的样子完全不同。在远处，人们不会看见街道上的泥土、游荡于开放市场的老狗、黑暗的门廊、衣衫褴褛却和睦相处的穷苦人。坐在小山上，阿里能够看见贾扎尔帕夏清真寺的穹顶，以及宣礼员用来召唤穆斯林前来祈祷的几座塔楼，这些细尖塔楼耸立在零乱的普通住宅群之上。

从小山之上，阿里能看见右边崎岖不平的山脉，它们犹如守卫北向通往贝鲁特之路的一堵高墙。左边是另一座长长的山脉，与右边的山脉不同，它平坦地向大海延伸，然后，突然倾斜着插

入地中海水域。从这里望向卡尔迈勒山脚，阿里能够辨认出九英里外发展中的城市——海法的房屋。而当他望向半山腰，阿里则认为他能够看见那座重要的建筑，三年前，巴孛的遗骸被转移到那里。

浩淼的地中海在他的正前方铺展。蔚蓝海水在阿卡与海法之间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海湾，一条白色的海滩勾画出它的轮廓。车辆正是通过这片白色沙滩而得以穿行于两座城镇之间。习习微风从海上吹来，几名渔夫正在午后的阳光下撒网。阿里注意到地平线上有几艘船，它们显然比他自制的小船大得多，可阿里心想：“很快，我的小船就能扬帆启航了。”

他喜欢这个地方，尤其是当四周无人的时候。这里清静而安宁，整个世界因此而变得格外宁静。数周前，他曾在夜幕初临时分与父亲一同来到小山上。他躺在小山上，注视着夜空里那无数明亮的星星，它们有的看起来清晰明亮，有的聚集成群，星辉闪烁。那不是阿里第一次在夜晚来到小山上，也不是他第一次注意到夜空是何等奇特。但是，对他来说，那是一段特殊时光的开始，困扰他将近一年的忧思突然间开始有了头绪。

那一晚，巴哈伊聚集起来为教长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祈祷。他们获悉，继教长在英格兰与巴黎逗留之后，祂即将从埃及起航去美国访问。阿卡的巴哈伊极其想念阿博都－巴哈。两年前，祂悄然离开了海法，开始了祂漫长的旅行。当教长与其他国家的巴哈伊分享着爱——那阿卡的围墙也不能阻止祂所传播的爱——时，阿卡的朋友们则围坐在一起，讨论祂的旅行的重要性。

那一晚，在巴哈伊朋友们离开之后，阿里与父亲步行去了那座小山。阿里感到莫名的悲伤与烦恼。从一年前开始，他就已经有了这些感觉，但是在那个夜晚，它们无端地一道袭来，犹如许多微小的水银球在手掌间融为一体。就像试图忆起一个从前玩伴的名字那样，他确信，如果他思考得足够久，足够用心，他将会

理解，为什么听到巴哈伊谈论阿博都-巴哈的旅行会使他悲伤。但是，那个夜晚过去了，阿里仍然没有完全理解。事实上，他感到很内疚，因为其他人都为教长的旅行而高兴、激动，尤其是他的父母。因此，他不敢将自己当时的感受告诉他们。

此刻，他也坐在这座小山上，午后青草的气味混合着春天野花的芳香，让他再次思索起了自己的秘密。他回想起自己第一次真正知道这些新思想的情景。当时，他在叔叔家，与其他孩子一起聆听早期巴哈伊的故事：他们如何为了新信仰放弃了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就在那时，他开始领会到这些不仅仅是故事，这些奇迹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其中一些事情还发生在他所认识的人的身上，而阿里还曾与他们有过交谈。

在从叔叔家回家的路上，他更仔细地观察了阿卡城里那些并不信仰巴哈伊的孩子的脸庞。他们有些是犹太人，大多数是穆斯林，少数是基督徒。他们不了解巴哈欧拉，即使他们了解，他们也不认为祂特别重要。这些孩子几次三番地取笑阿里，称他为“巴哈伊”。好像“巴哈伊”在他们的语言里变成了一种侮辱，好像被称为“巴哈伊”则应该令人感到羞耻。有一个午后，阿里从市场步行回家时，一个男孩甚至还向他扔了一个石块。

但阿里感觉到的却不是恐惧。他坐在那里，午后的阳光洒在他的脸上，他感受到足够的勇气。“要是我当时能与穆拉·侯赛因在一起就好了。”他想。其间，他设想法赫哈尔山是一座遭受攻击的堡垒，它正保卫着他不受纳赛尔丁·沙阿军队的攻击。

然后，他停止幻想，猛然向后一躺，倒在了柔软的草地上，他注视着一只在天空中盘旋的海鸥。“我本可以是一名优秀的士兵，”他大声地说，“我本可以像巴迪一样，将那封信带给沙阿。但是，现在没有仗要打，也没有国王可见。”是的，没有。在阿里看来，阿卡的生活似乎只有平淡的日子。这个小伙子怀疑是否会有任何伟大的事情可以让他去做。

他经常为之祈祷。有时，他会念诵他已熟记的祈祷词——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或巴孛之言。但是其他时间，当他考虑到自己可能会完成的壮举时，他就会与上帝交谈，正如他可能会与一位密友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一样。

就在前一夜，他问上帝：“还有什么是留给我去做的？阿博都-巴哈正周游世界，告诉每个人，祢已派遣了一位先知来到人世，那么，留给我的任务会是什么？”他几乎是眼含热泪地继续着，他抱怨，所有的交战已经结束，所有的英雄事迹已被完成。然后，他恳求上帝能够让他——阿里-里达去实现一些非常勇敢、非常值得纪念的壮举。这样，在未来的某天，这世上的父母们才可能会给孩子讲述一个关于他的故事。

此刻，阿里坐了起来。他看着自己随身携带的书，抚摸着镌印在其装帧精美的封皮上的字。在他脑海里，他知道自己太过年幼，还无法了解自己的命运，也不能认识到他究竟要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厌倦了等待。“早期的信徒们没有坐而待之，”他想，“他们去探寻！他们四处遍访，直到找到他们所寻求的目标！”

阿里深吸了几口气，伸了个懒腰，拾起了书。那是祖母在临终前给他的一本手抄本《七谷经》。那本书内容不多，但是却很难理解。阿里至今仍未能够阅读其中的大部分章节。他的叔叔已经告诉过他，书中的七个部分描述了人类接近上帝的七个步骤，这本书能引导人们一步一步接近上帝。阿里能够理解前几页的一些内容，但那之后的东西就开始让他感到困惑了。

他把那本书带到小山之上是因为他想要阅读第一部分——探寻之谷——中的某页。他知道，巴哈欧拉在这一章里谈论的是，人们应该如何寻找来自上帝的那位新先知，正如智者寻找圣婴或穆拉·侯赛因寻找巴孛。但是书中的一个警句不断闪过他的脑海，或许是因为它恰好说中了他当时的感觉：“在此山谷之坐骑

乃是耐心；若无耐心，此旅程之行便无处可至，无的可达。”

起初，阿里没有真正理解，只是记下了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如同孩子们在街头游戏时会唱起的那些歌曲，如同阿里会无意识哼唱的那些曲调。但是今天早上，在他出发去往小山之前，他带着目的地拿起了那本书。因为他也在寻找，或许他寻找的不是一位上帝的先知，但却同样是在寻找。迄今为止，这本书还仅仅是他心爱的祖母所留下的一样纪念品。但这一次，当他拿起它时，他仿佛能感觉到书中有一种魔力，就好像他能够突然在其中某页里找到他要的答案：一条信息会明确地告诉他，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路，他可以实现何样的英雄壮举，以便有一天巴哈伊会记得他。

他知道，找到答案不会像翻开一本书那样容易。但是他认为，如果他非常虔诚，巴哈欧拉的书籍可能会帮助他发现属于他的命运。他的指尖抚过那刻有字的皮革封面，他试图涤除心中所有的杂念，全神贯注。“巴哈欧拉，”他低语，“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

接下去，他做了件奇怪的事。他把书贴向自己的脸，贴得如此近，以至他能闻到那皮革封面的香气以及旧纸散发出的宜人霉味。“阿拉胡-阿卜哈，”他说，“上帝最荣耀。”然后，他翻开那本书，目光投向别处，将手指放在书页的某处。他满怀期待地看着手指触摸处：“对于探寻，须以马杰农之爱为标准来评判。有述道，一日他们遇见马杰农在筛土，一边垂泪。他们问：‘你做什么？’他答道：‘我在找蕾莉！’他们惊呼：‘哎呀你啊！蕾莉赋有纯洁之灵，你却在尘土中寻找她！’”他说：“我在每一处寻找她；或许我能在哪儿找到。”阿里继续读着：“的确，智者固然耻于在尘土中寻求万主之主，但这却表露了探寻热忱之炽。‘谁怀炽热谁将寻获。’”

一抹笑容掠过阿里的脸庞。是巴哈欧拉引导他找到这段经

文的吗？这是上帝给阿里的特殊指示吗？阿里不是十分确定。但是，他反复阅读了那段文字很多次，直到他认为自己明白了那些话的意思。它似乎是说，他必须要有耐心，如果他想要找到上帝为他保留的特殊指示，他就必须继续寻找。

他抬起头，仍旧和从前一样，不确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他把书放在草地上，躺在旁边抬头看着那静静飘向群山的白云。他拾起一株野草，开始咀嚼它，但野草尝起来很苦，于是，他将它弹了出去。他挪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背部更舒服地靠着地面。然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舒展着手臂，伸过头顶，打了一两个哈欠。几分钟后，他便酣然入睡。

他面前出现了一个矮小肥胖、满脸皱纹、缠着一条大头巾的男人。他在阿里耳边低语，声音刺耳。“说话，小男孩！”他说道，“在大家离开前抓紧点！他们都是来听你讲话的！”

阿里看着聚集在贾扎尔帕夏清真寺前焦躁不安的人群，而那个男人轻声地笑着。阿里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他们——是关于巴哈欧拉的事！他想要告诉他们，上帝已经派遣了一位新的先知来到人世，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想不出该如何解释这个好消息。他确信，这个消息会让人们快乐，但他们却总是安静不下来，他们在大声地交头接耳，阿里确信他们听不到他的声音。

“让他们安静，小男孩！”那个小个子的陌生人微笑着低声嘲弄道。

阿里被那个人的嘲弄激怒了，他试图大声喊叫，但是从他口中出来的只是一阵低语：“听着，阿卡的人们啊！”他急切地说着，但是没有人能听到他的声音。

人们骚动起来，他们变得愈加焦躁不安。“大点声说！”一个人说道。

“对，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到这里来？”另一个人喊道，“如果你有什么话要说，那就说出来！我们还有事情要做呢！”

然后，他们开始越来越大声，反复而有节奏地喊：“说！说！说！”

他们越是喊叫，阿里就变得愈加气馁。最终，他举起双臂作为一个信号，示意他们应该安静。他试图让自己显得严肃而有力，以便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渐渐地，好奇的人们平静下来，停止了低语。阿里清了清嗓子。“我亲爱的朋友们，”他努力地说着，“我有喜讯要与你们大家分享……”他所说的每一个词都比上一个词变得更加微弱、轻柔，终于，他的声音完全消失，他不得不停了下来。他感到喉咙紧而焦干，好像他在炎热的夏日跑了数英里。

“他说什么？”几个人低语。“说！说！”其他人喊道。人群发出如之前一样的嘈杂声。人群后部的一些人开始散去。

“我们走！我们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不要！不要！你们不能走！”阿里竭力大喊。但是，没有人听见。人群开始三三两两地沿着黑暗、狭窄的街道离开清真寺，甚至连那个陌生的小个子男人也转身走开了。但是，当他离开时，他回头看了看阿里，依然带着他那令人讨厌的、愚弄式的微笑。

此刻，阿里独自一人沮丧地坐在清真寺前，泪水涌出他的双眼，他的胸口开始随着啜泣而大幅度地起伏。他失去了机会。

突然，懊悔中的他被响亮的嘶鸣声所惊。他跳了起来，转身看见一匹雄壮、漂亮的黑色骏马。它披着一身修剪过的鬃毛，佩戴着经过抛光、镶有银质饰钉的黑皮马鞍，还佩戴着银链缰绳。即使是在图画中，他也从未见过这样一匹华丽、漂亮的骏马。那匹马似乎得到命令一般走近阿里，用鼻子蹭了蹭他的手臂。然后，它跪下来，仿佛是在示意阿里骑到它身上。

阿里惊异地环顾四周，看看马的主人是否在附近，他希望能够在上马前征得主人的许可。但是，没有人，城市的街道空无一人。

阿里小心翼翼地跨骑上马，那匹骏马立即起身站直，开始沿着街道匀速前行，它似乎完全知道它要去哪里。不可思议的是，马蹄踏在坚硬的石头上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阿里一点也不害怕，尽管他根本不知道马要把他带去哪里。因为阿里感觉那匹马的步态与举止中有某种神奇的、令人宽慰的东西，犹如一位他所珍爱的朋友陪伴左右的熟悉感。

街道变得更窄、更深，也更加黑暗。随着地势的逐渐下降，街道几乎变成一条隧道，很快便光线全无。此刻，阿里看见自己正前方有一团昏暗的光，他开始感到恐惧。

他接近那团光亮，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巨大而古老的石制大厅。大厅看上去像是一座古老堡垒的内部，尽管它并不潮湿、寒冷，也并不令人生畏。阿里看到大厅的尽头有一个凸起的平台，上面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他衣着素雅，身穿暗红色长袍，头戴朴素的白色缠头巾。

那位老人盘着腿，一动不动地坐着。他淡褐色的双眼明亮有神、坚定有力，而又充满慈爱。一团奇异的光芒环绕在他的周围，仿佛光芒是从他的身体里发散出来的。那匹马径直走到平台前，停了下来。

阿里与老人目光相对。老人缓慢地举起手，会意地看着那匹马，坚定而轻柔地说道：“干得好，我耐心的朋友。”然后，他看着男孩说：“你一定就是阿里，年幼的探寻者。”

“是的，先生……我是。”阿里用迟疑的声音说道。

“我是谢赫·艾哈迈德-阿哈萨伊，”老人说，“像你一样，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也曾是一名探寻者。”阿里记得谢赫·艾哈迈德寻找应允者的故事，想起了这位受人敬重的精神领袖如何用了四十年的时光，使许多人为巴孛的到来做好准备。

“您是赛义德·卡齐姆的导师，而他又是穆拉·侯赛因的导师！”阿里兴奋地说。

“是的，阿里。现在，我将会帮助你探寻。但首先，你必须告诉我一些事，告诉我，你渴望的是什么。”

“我……我试图告诉市民有关巴哈欧拉的事情，但是我却说不出来。我的声音……”

“你的声音没有问题，阿里。是市民们对你充耳不闻。你必须离开这座围城，你必须找到愿意倾听的人们。”

“但是，那些人在哪里？我应该去哪里？我将怎样去呢？”

“别担心，孩子！”老人的声音回荡在整个大厅，“一旦走出了这些围墙，我的骏马将会带你到你需要的地方。等你到了那里，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我怎样才能穿越那些围墙呢？”阿里问，“它们是如此之高，如此之厚。”

“你可以穿过陆路之门，但前提是你得找到一把金钥匙。”

“金钥匙？”阿里问道，“您指的是什么？”

老人伸手从旁边拿起一本黑色皮面、装帧精美的大书，封面上印着金字——巴哈欧拉传记。他一边把那本书递给阿里，一边说道：“钥匙在这里，在这本书的结尾。”阿里伸手抓住那本大书。令他惊奇的是，它居然一点儿也不重。

当阿里看着金字时，那匹马慢慢地后退了几步，然后调转了马头。这时，老人说：“研读此书，你便能拥有那把钥匙。”马儿载着阿里朝着通向另一个房间的拱形房门走去。那个房间不是很大，房间内光线昏暗，只有一个角落除外。那个角落里有一个大垫子和一盏淡蓝色的灯笼，灯笼使得墙壁发着蓝光。整个房间的凉爽空气中散发着玫瑰花露的味道。

马儿慢慢地跪了下来，阿里下了马。他拿着那本书，坐在了那个包覆着软缎面的垫子上。他将那本大书放在腿上，翻阅了前

几页。书中的字迹非常小，难以辨认，句子很长，且晦涩难懂。

阿里几次试图阅读，但是却无法集中注意力。很快，他便因气馁而最终放弃了。他将所有书页一翻而过，直至结尾。但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有钥匙！

那匹马大声地嘶鸣，像是在威胁阿里一般，将后腿直立起来。阿里赶紧把书翻回到开头。他再次开始与那些词句较劲。他阅读着，直至双眼酸痛，字迹看起来模模糊糊。他想要睡觉，想要躺在那柔软光滑的垫子上，片刻就好。但是，每当他意识到自己在打盹时，他就把自己弄醒，强迫自己继续。

渐渐地，书变得简单易读，阿里也不再有一丝倦怠。不知不觉，阿里竟把整本书都读完了。当他翻到最后一页时，正如老人所承诺的，那里有一把大大的闪闪发光的金钥匙，有阿里的手掌那么大。

“钥匙！”他惊呼道，“开启陆路之门的钥匙！”他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拿起那把钥匙。刚一拿起，那匹马就跪了下来，让他骑上去。“我必须给谢赫·艾哈迈德看看。”阿里心想。但是，当马穿过那扇门返回时，大厅已经消失不见。而阿里则发现自己正在阿卡的街道上！

马儿穿过街道，朝着陆路之门腾跃。阿里双手将钥匙捧在胸前。透过浓厚的烟雾，他只能隐约看见市民们。可是，当人们因为看见这匹雄壮之马背上的小伙子，以及他手中那把明亮闪耀的金钥匙而神色异常时，阿里却能看清他们脸上的惊讶。

阿里到达陆路之门，门卫伸手要钥匙。

阿里刚把钥匙递给他，门就“砰”的一声打开了，骏马一阵疾风般迅速穿过。阿里双手紧紧抓住缰绳，试图在惊骇中尖叫，但是他却叫不出声。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骏马在空中向上飞驰，阿里竭力握住缰绳。他放胆向下看，看见清真寺的尖塔消失在他的下方。阿里上升得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阿卡与海法变得越来越小。

“爸爸！妈妈！”他局促地喘着气喊道，但是他的声音消失在风中。然后，他们开始减速，这个过程与之前的跃起升空同样迅速，不一会儿，他们就完全停住，如同被高高抛到空中的球会在抛物线的顶端停顿。

阿里把缰绳抓得更紧，准备跌落……但是，他并没有跌落！他完全没有重量，似乎在漂浮。阿里突然感到一种全然的平静，仿佛没有恐惧，没有孤独，没有任何烦恼能够触及他。

阿里向下张望，阿卡与海法似乎只不过是两个小点。他发现，有脉动的光环从这两点发出。光环扩散时，如石子激荡池塘所泛起的涟漪般闪闪发光。它们所越过的村庄与城镇也成为了一直闪烁着光亮的小点，当下一个光环越过时，每一个光点都会变得更亮一点儿。

阿里仿佛被催眠一般，带着迷恋注视着光的持续脉动，注视着那些被光触及后越发明亮的小光点——城镇。在阿里看来，这就好像是阿卡与海法制造了强烈的心跳，并向地球的其他部分发送生命力。这一想法使阿里满怀喜悦，他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宁静。

然后，他开始再次移动，仿佛一块巨大的磁铁此刻正把他吸回地球，只是那匹骏马已经消失！起初，他在漂浮，继而开始独自滑翔，手臂像翅膀一样伸展着。突然，他头朝下向着地球，朝着一个遥远的光点猛冲而去。

但是，当他从空中降落时，他却异常地平静、无畏、满足、坚强、确定。在内心深处，他意识到自己正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他感到自己是某件奇妙之事的一部分，仿佛他正在一个世人未曾见过的庞大唱诗班中歌唱，他们的吟唱如此绝美，以至整个地球都被这狂喜的声音迷住了。

在坠落的过程中，阿里辨认出了这个光点是一座城市。他想

看看自己是否能够识别出这里的任何建筑物或街道的模样。他以前见过这个地方吗？他不能确定。

然后，某种东西使他开始慢了下来。城市变得更加模糊、朦胧。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远处呼唤他。“阿里！阿里！”那个声音呼唤着。他的飞行减速，继而停止了。阿里开始摇晃。“阿里！”那个声音再次呼唤，但是更加响亮而清晰了。“阿里，醒醒，你这个懒孩子！”

这低沉的声音似乎除去了层层睡意。阿里睁开眼睛，看到父亲正在对他微笑。在父亲的脑后，一颗星辰在傍晚那几近昏黑的天空中闪烁。“你没事吧，孩子？”父亲问。

阿里一句话也没说，他伸手搂住父亲的脖子，紧紧地抱着。

“原来你一直在这里！你妈妈和我非常担心！”父亲的声音此刻有些严厉。

阿里只是想着他的梦。“它那么真实，爸爸，非常真实。”

“什么非常真实？你在说什么？”

“梦，爸爸！我睡着了，并且做了一个我从没做过的奇异的梦！”阿里试图向父亲解释梦中的每个细节：小个子男人、人群、骏马、谢赫·艾哈迈德、书、钥匙、空中飞行。在他们回阿卡的路，侯赛因没有责骂阿里。这个男孩是如此快乐、如此兴奋，与过去几个月里那个忧郁的小伙子如此不同。侯赛因感激儿子被施予了如此美好的魔法。

晚些时候，父子俩与阿里的母亲纳希德在桌子旁坐下，准备吃已经凉了的晚餐。这时，侯赛因说：“你知道，阿里，阿博都-巴哈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梦。”

“的确。”纳希德说。像侯赛因一样，她似乎对阿里的梦非常感兴趣。“我真希望你的祖母依然在世，她总是能把梦解析得

那么好。”

“您是说，她真的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阿里问。

“我认为是这样，”纳希德说，“我记得，她总是把我的梦解释得很有道理。”

“也许她只是说了你想听的话。”侯赛因微笑着说。

“不是，不是，”纳希德认真地说，“如果她所说的感觉不对劲，我总是能辨别出来。我会告诉她，她就会再试一次。”

“您能说说我的梦意味着什么吗？”阿里问，“您至少尝试一下，可以吗？”

纳希德伸过手，把她凉凉的手放在阿里的手上。“不如你来告诉我它意味着什么，怎么样？”

“但是我怎么能知道呢？”

“那就告诉我你能够理解的部分，我们会设法弄懂你不理解的部分。”

“好吧。”阿里把勺放在盘子上，说道。

“首先，你必须吃点东西。”纳希德说。

阿里吃得实在是太快了。当他吃完饭，母亲开始为一家三口备茶。阿里试图等待，但是他难以按捺住自己急切的心情。

终于，餐桌收拾干净了，茶备好了，阿里开始与父母讨论自己的梦。他谈到了那个陌生的小个子男人，谈论了那匹马的雄壮之美。他用栩栩如生的细节描述了空中飞行和空中漂浮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他试图解释那幅奇异图景——那些使其越过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都发亮的光环。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三人断定那些光环与巴哈欧拉和巴哈伊信仰的传播有关。他们一致认为，正是因为阿里研习了关于巴哈欧拉的那本大书，他才能找到自己的使命。然后，他们就城镇如何随着连续的光环变得越来越亮展开了讨论。

“但是我将要去的城镇根本就不是很亮。”阿里说。

“或许，那就是你要去那里的原因。”侯赛因说。

“什么意思？”

“既然阿卡的居民对你充耳不闻，你就很有可能被派遣到某个会让人们注意到你的地方。那个梦可能意味着，有一天，你将会在另一个地方向人们传扬巴哈伊信仰，那地方可能是离这里很远的某座城市。”

“会是在哪里呢？”阿里问。

“从你的梦中找出答案，”纳希德说，“别忘了，在你有资格得到那把钥匙之前，你必须耐心地学习。”

“是的，我必须阅读那本大书。”阿里说。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兴奋地说：“那匹马！我知道那匹马意味着什么！”

“什么？”纳希德说。

“我在小山上睡着之前，阅读过祖母给我的《七谷经》。那匹马是有耐心的骏马。”

“是的。但是与马杰农不同，你没有在沙土中寻找蕾莉。”侯赛因说，“你在谢赫·艾哈迈德给你的那本书中寻找，钥匙就在那里。”

阿里停顿了一下，那一部分至此为止都还讲得通。但是，他再次对空中飞行感到疑惑。“那意味着什么呢？”他问，“那种感觉如此奇妙，我感到非常兴奋，非常愉快。”

纳希德困惑了，她抬起头来，说：“也许那是下一个山谷——爱之谷。你说你被向上拉，仿佛一块磁铁在吸引你，当你俯视时，你看到世界中心——其他所有城市之光源——就在阿卡与海法这里。”

“是的！”阿里一跃而起，说道，“我记得，当我俯视时，我在想‘一切都如此清晰，我能理解一切’。”

“知识之谷，”侯赛因说，“第三谷。”

“那怎么解释我的坠落呢？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停止了理

解？”

“那种感觉令人不快吗？”他的母亲问。

“噢，不！”阿里说，“那根本不像是在坠落。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我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而且，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侯赛因笑了。“令人惊奇！”他说，“实在令人惊奇！”

“您什么意思？”阿里说。

“你爸爸笑是因为第四谷为合一之谷，阿里。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还没有读到那里。我怎么会梦见自己甚至还没有读过的事呢？”

“关于你的梦，有许多未解的问题，阿里。”他的父亲说，“比如，谢赫·艾哈迈德给你的那本漂亮大书在哪里？”

“噢，”阿里困惑地说，“没错。”

“还有，为什么这个梦让你感觉如此快乐？”纳希德说。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阿里说，“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应该做什么，那感觉很重要。”

“嗯，或许你应该按照梦所说的去做。你应该阅读那本书。”

“但是，没有这样的书，不是吗？”

“你认为，当你离开阿卡时，你将会骑着马从天空飞过吗？”

“不会，”阿里承认道，“我想不会。我想，那只是某件事的象征。”

“那么，那本书也可能是一种象征。”纳希德说。

“是什么的象征？”

“了解巴哈欧拉，”侯赛因说，“了解祂的教义，了解祂为何到来，了解早期的巴哈伊为了使这一信仰稳固而忍受了什么样

的苦难。”

“但是记住，”纳希德补充道，“当你匆匆忙忙地看完那本书时，钥匙却不在那里，是不是？”

“不在。”

“我想，那意味着你不能只是了解名字、日期，以及故事，”她说，“你必须开始了解巴哈欧拉，不是因为有一把金钥匙在等待着你，而是因为你热爱你正在了解的东西。或许那样，当你读完的时候，钥匙就会出现在那里。”

三人继续谈论了一会儿，关于阿里的梦及其含义，关于已经成真的梦，关于上帝对我们讲话的神秘方式——有时甚至是在我们的睡梦中。他们所谈论的越多，阿里就更加确信那个梦真的很重要，他确信自己应该给予它更多的思考，应该努力遵循那个梦所启示的指引。

当他们结束谈话，并进行了晚间祈祷后，阿里准备上床休息，尽管他完全没有倦意。他辗转反侧，伸了个懒腰，再次把母亲叫到他的房间。“妈妈，”他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探寻？”

纳希德俯身亲吻了他的额头。“现在，你必须睡觉，孩子。”她吹灭了阿里床头柜上的灯。随即，在她转身准备离开房间时，她说：“但是，我认为明天会是一个适合开始的日子，你觉得呢？”

第二章 密信

阿里盼望着祖父穆阿耶德的到来。因为祖父总是会讲有趣的故事，而男孩喜欢听他讲这些。当然，阿里真正的愿望是告诉祖父自己做的那个梦。

在这个美好的春日，侯赛因与纳希德走在去往巴吉宅邸的路上，他们迈着从容的步伐走在儿子身旁。但是，当阿里落在他们身后几步之遥时，他们开始对儿子的沉默感到疑惑。

阿里突然绊倒在铺满了密密碎石的人行道上。“哎呦！”纳希德叫道。

“有石子突然从你面前跳出来吗？”侯赛因一边说着，一边扶起儿子，掸去他身上的土。阿里俯身去揉自己的脚，然后，他抬头瞥见母亲会意的表情。她一边微笑，一边摇头。尽管脚趾疼痛，阿里却情不自禁地对母亲回以微笑。

“你不应该试图同时做这么多事情，”父亲说，“走路的时候想问题会很危险。”

“你又在想着你的梦吗？”纳希德拂去阿里大衣上的尘土，问道。

“是的。”他回答道。停顿一下之后，他又补充道：“您的确认为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

“是的，我的确这么认为。”纳希德说。三人继续上路。

“您认为，它意味着我应该对巴哈欧拉的一生了解更多？”

“我认为，它的含义不止于此，”侯赛因说，“你知道，要理解一位先知的一生，你不仅仅是需要了解一些事实——祂做过的事、到过的地方，或说过的话。你必须理解事情为什么发生，

以及祂的所言所行有什么含义。”

“当然，我们永远无法了解一切，”纳希德说，“但是，正如朝阳逐渐驱散晨霭。如果你的研究是真诚的，它将会渐渐地引你走上你的人生之路。”

阿里起初没有回应。“但是，如果没有书，我怎样研究巴哈欧拉的一生呢？您、爸爸和祖父已经教导了我许多关于巴哈欧拉的事情，那么，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如何开始？”

纳希德看了看侯赛因，看他是否会回答。

终于，侯赛因说话了：“我认为你可以更多地去了解巴哈欧拉的一生，祂是如何成长的，祂后来怎样变成了一名巴比信徒。你可以通过了解这些来开始你的探寻。”

“巴比信徒？”阿里说，“我并不知道巴哈欧拉是一名巴比信徒。”

纳希德看着侯赛因，他们很吃惊，阿里竟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想了解，还有多少事情是他们单方面地认为阿里应该知道，但他却并不知道的。“噢，是的，”纳希德说，“巴哈欧拉给过巴孛很重要的帮助。事实上，巴哈欧拉听闻了巴孛之后，就成为了一名巴比信徒，并开始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传扬这一新的信仰。但那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

当阿里有求于父母时，他的脸上总会挂着好奇的微笑。此刻，他又摆出这副表情，说道：“你们可以现在就帮我开始我的探寻吗？可以告诉我巴哈欧拉早年的一些事情吗？”

“当然可以，”侯赛因说，“毕竟，要开始你的研究，还有什么比拜访巴哈欧拉陵殿更好的方法呢？！”

父母能理解那个梦对他有多么重要，阿里为此感到惊奇。他很感激他们，因为他们重视他的问题，乐于教导他。“告诉我，巴哈欧拉是如何成长的，祂是怎样成为一名巴比信徒的？”

“好的。”纳希德搂住阿里的肩膀，紧紧地拥抱了他一

下，答应道。她看着侯赛因，说：“你来告诉他那些早年的事情。今天下午，我们步行回家的路上，我可以告诉他巴哈欧拉是怎样成为一名巴比信徒的。你看怎么样？”

“好啊，”侯赛因说，“我先问你一些问题，看你已经了解了多少。让我想想……你知道巴哈欧拉出生在哪里吗？”

“在德黑兰——波斯的首都。”阿里说。

“是的，正确。嗯，你知道祂的父亲是一位深受尊重的要人、贵族，一位维齐吗？”

“不知道。”阿里说。

“那么，我将从更简单的事情开始。你知道巴哈欧拉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吗？”

“1817年11月12日。”阿里很快地答道。

“非常好！”侯赛因说，他的语气变得略加严肃，“巴哈欧拉是米尔扎·布祖尔格的儿子。他们居住在波斯北部马赞达兰省努尔地区。他们的家族非常富有，甚至拥有好几处住宅。他们在山里——塔库尔村拥有一处住宅。但是他们的主宅是位于德黑兰的一座美丽府邸。当然，巴哈欧拉那时的名字是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多年后，祂才得到‘巴哈欧拉’的称号。

“嗯，巴哈欧拉的父亲在沙阿的朝廷身居要职。因此，当祂还是小男孩时，祂就能够与形形色色的学者、博学之士交谈，祂甚至能与重要的政府官员及宗教领袖交谈。”

“就像我这么大的时候？”阿里问。

“是的，像你这般年龄。事实上，因为祂如此才华横溢，那些见到祂的人开始觉察到这个小男孩有特殊的能力。他们能够看出，祂在智慧与学识的积累量上远远超出了祂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巴哈欧拉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训练。

“你看，阿里，上帝的显示者并不是像你我一样的凡人。先知拥有天赋的智慧——一种与生俱来的智识。这不是一个人能从

学校、老师，或学习中获得的学问。”

“您的意思是说，祂一出生就知道世事？”

“甚至有可能在那之前，”纳希德说，“你知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意识，从我们的肉体产生时开始存在。但是，显圣者的灵魂在祂出生之前即已存在于精神世界中。”

“您的意思是说，在祂告诉任何人之前，祂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先知？”

“绝对。”侯赛因比划着双手说。

“我记得祖父给我讲过一个关于基督的故事，”阿里说，“那是发生在基督十二岁时的故事。我不记得整个故事了，但是我确实记得祂那时十二岁，仅仅比我大一岁。一天，祂去神殿与犹太教学者交谈。我记得，当祂的父母因为在那里找到祂而感到惊奇时，祂说：‘你们不知道我必须从事天父的事业吗？’”

“就是这样，”侯赛因说，“每一位显圣者都是这样。事实上，巴哈伊有许多类似的故事，是关于巴孛与巴哈欧拉年轻时的事迹。当然，或许因为祂是米尔扎·布祖尔格的儿子，所以，对于巴哈欧拉会拥有如此渊博的学识和如此高尚的品格，人们并不会感到过于惊奇。你知道，米尔扎·布祖尔格作为一位品格高尚、富有魅力的学识渊博之士，其名声享誉整个德黑兰。他还以谦逊和非同寻常的仁慈、友善而著称。”

“然而，侯赛因-阿里似乎具有无法解释的品质。因此，许多人最终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年轻人拥有非凡命运。”

“他们怎么会知道呢？”阿里问。他也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扮演什么特殊的角色。他揣摩着他的父母，想了解他们是否在他身上看到了某些可能预示着光明未来的品质。

“你可能想象不到，成年人会多么了解年轻人！”侯赛因微笑着说。阿里清楚，父亲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吧！我们说，年轻的巴哈欧拉具有非凡的品质，”侯赛因

说，“例如，当巴哈欧拉只有十三四岁的时候，祂就能谈及任何话题，解决任何问题。”

“谈到特殊的梦，”纳希德说，“米尔扎·布祖尔格也做过一个关于他儿子的非常神秘的梦。他梦见侯赛因-阿里遨游在浩瀚无垠的大海里。祂的身体在水中闪闪发光，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整片大海。在翻滚的波浪之上，祂的黑色长发四处飘散着。无数的鱼儿聚集在祂周围，每条鱼都咬住祂的一根发梢。

“这些鱼被祂的面容迷住了。无论祂游到哪里，它们都紧紧跟随着祂。但是，它们并没有伤害祂，也不放开祂的头发。祂畅游水中，没有障碍。

“当巴哈欧拉的父亲想起自己的梦时，”侯赛因继续道，“他确信，那个梦必有其深意。他将一位有名的预言家——一位在此类事情上拥有智慧的人——召到家中，请他解释那个梦。预言家全神贯注地听完故事。然后，他告诉了米尔扎·布祖尔格，他认为那个梦的含义。”

“是什么？”阿里急切地问道。

“他说，在梦中，海洋象征着世界，而那个梦意味着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将会凭借一己之力最终统领这个世界。预言家还说，米尔扎·侯赛因-阿里会在世界上掀起巨大的波澜，尽管许多人会追随祂，依附祂，他们却不会伤害祂。

“此前，米尔扎·布祖尔格就非常喜爱自己这年幼的儿子。从那天起，他更是把全部身心完全倾注在了祂身上。他确信，儿子拥有伟大的命运。”当阿里听到父亲提及“命运”一词，尤其是谈及米尔扎·布祖尔格的梦时，他便激动不已，因为它让阿里想起了自己的梦和命运。

“随着祂的成长，祂在所有那些知道米尔扎·布祖尔格家族的人中间广受尊重。大多数人认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会像祂的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但是，这个男孩感兴趣的却是其

他事情，甚至从早年起就如此。”

“比如什么？”阿里问。

“嗯，首先，祂热爱自然、花鸟，喜欢在乡间漫步。祂尤其酷爱徒步穿越马赞达兰的田野和山间。”

“波斯的那个地方像这里一样美丽吗？”阿里问。

“那里非常美，”纳希德说，“但是与阿卡完全不同。那里的山比这一带的高。山上长满了漂亮的树木，小村庄依偎在山谷之中。”

“那些小山与村庄是巴哈欧拉最爱去的地方，”侯赛因继续说，“你知道，祂喜欢的不仅是乡下简朴的生活，祂还喜欢那些乡下人，他们比沙阿朝廷里的许多富人都要简朴、诚实得多。

“慢慢长大的巴哈欧拉因祂的文雅举止、祂的仁慈与智慧而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所热爱与尊重，祂的书法技艺也同样出名。”

“书法技艺是什么？”阿里问。

“你是问书法家吗？那是学习了精美书法艺术的人。”

“像迈赫迪叔叔一样的人？”

“嗯，不完全是。迈赫迪叔叔所做的是用一种叫作‘彩饰’的漂亮彩色图案来装饰书页，他是在文字的周围制作漂亮的彩色图案。但是你知道，在波斯，尤其是在多年以前，精美书法本身即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教育程度及社会等级的标志，因为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书写得如此精美。

“所以，以巴哈欧拉的名声与智慧，以及许多技能和良好的教养，人们认为祂肯定会进入政界，或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但是，巴哈欧拉在这一方面与祂的父亲非常相似。你知道，米尔扎·布祖尔格总是乐于帮助他人。事实上，他相信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他人，即使是在他个人的事情进展并不顺利的时候。

“例如，米尔扎·布祖尔格拥有大量土地。有一年，一场洪

水摧毁了他的大部分财产，但是，他并没有变得愤愤不平，也没有丝毫恼怒，而是平静、坦然地接受了现实。并且，他仍旧去关心那些比他自己更不幸的人。即使当沙阿朝廷的一些其他官员因嫉妒他礼貌、谦逊的名声而开始诽谤他时，他也从未愤怒反击，始终善待每个人。

“巴哈欧拉也是这样。祂最关心的事情一向都是帮助穷人和不幸的人。祂就是那样利用祂的财富与地位的。祂会去探望病人，被虐待的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最终，巴哈欧拉因扶贫济困而闻名于整个地区。”

“就像阿博都-巴哈在阿卡这里一样。”阿里说道。

“是的，确实是这样，就像阿博都-巴哈，”侯赛因说，“有趣的是，事实上，正是巴哈欧拉慷慨、仁慈的声望在祂获知巴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什么意思？”阿里问。

侯赛因边走边把自己强壮有力的手放在儿子的肩上，同时说道：“事情是这样的：巴哈欧拉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当祂将近十八岁时，祂娶了一位贵族出身的漂亮女士阿西叶·哈努姆为妻。阿西叶·哈努姆是一位纤弱的女性。她具有高尚的品格，这些品格后来体现在了她所抚养的三个品行高尚的孩子身上，还体现在随后的岁月里，当她承受那惊人的苦难时所表现出的勇敢中。巴哈欧拉结婚四年之后，米尔扎·布祖尔格便辞世了。在他的遗嘱中，他将财产留给了巴哈欧拉进行管理，因此，人们自然以为巴哈欧拉会接替父亲在朝廷里的职位。但是，祂拒绝了。”

“您是说，祂本可以加入后来试图杀死祂的那个政府？”

“是的，阿里。随着你对巴哈欧拉事迹的学习逐渐深入，你会发现，祂本可以避免祂一生中所遭遇的所有困难，但是祂没有选择那条路。相反，祂选择适时为世人服务。”

“因为祂知道那是祂的命运。”阿里微笑着主动说道。

侯赛因微笑地看着纳希德。“我想是这样，”他说道，“自然，祂的许多朋友不理解祂为什么拒绝那个职位，因为大多数人都会珍惜这样的荣誉。但是，有人了解巴哈欧拉，他们明白，相比成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祂有着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甚至连大维齐都这样告诉他朝廷里的朋友：‘由祂去吧，这样的职位配不上祂。祂自有更高的目标。我无法理解祂，但是我确信，祂注定会成就某种崇高的事业。祂的思想与我们不同。随祂去吧！’”

“您认为，大维齐知道巴哈欧拉是上帝的显示者吗？”阿里问。

“我不知道，”侯赛因回答，“但是，他知道巴哈欧拉是一位具有非凡智慧与灵性的人。我确信，他能看出巴哈欧拉拥有常人没有的知识与力量。”

“大维齐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巴哈欧拉身上发现这些品质的人。例如，一天，巴哈欧拉和祂的一些朋友结伴而行，他们碰巧遇到一群正在听课的学生，讲课的是一位著名的穆斯林导师——一位在穆罕默德律法方面非常博学的穆智台希德。有超过二百名学生坐在那里，聆听那位导师所讲的每一个字。巴哈欧拉和祂的同伴经过时，那位令人尊敬的穆智台希德正要求他的学生解释《古兰经》中的一个非常难懂的经文。但是，那些聚集在这位导师周围的人中，没有一个能解释那个经文。最终，巴哈欧拉开口解释了那个经文的含义，不是为了显示祂是多么地聪颖，而是因为祂知道祂的答案会帮助这些学生更加清楚地了解他们自己的信仰。

“自然，那位导师很惊讶，这位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年轻人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而他自己训练有素的学生却不能。然而，那位导师却并不生巴哈欧拉的气，他从巴哈欧拉精彩的解释中觉察到，这位年轻人拥有神圣的力量。因此，当巴哈欧拉离开

后，那位穆智台希德向学生们讲述了他所做过的两个梦，它们都与那位博学的年轻人有关。他说，在其中一个梦里，巴哈欧拉正与世人期待已久的伊斯兰应允者——卡伊姆本人交谈。在另一个梦中，那位穆智台希德置身于一个有着许多小箱子的房间，所有的小箱子都属于巴哈欧拉，当他伸手打开它们时，每个箱子里都装有书籍，这些书中的每一个单词和每一个字母都镶嵌在美丽而精致的宝石内。”

“那么，他或许知道巴哈欧拉是一位显圣者，”阿里兴奋地说道，“他至少知道巴哈欧拉将要撰写许多令人惊叹的书籍。”

“我想，那是我们永远无法确知的事情，”侯赛因说，“但是，这位博学的穆智台希德并不是唯一知道巴哈欧拉的渊博学识与伟大智慧的学者。事实上，正是巴哈欧拉的智慧与高尚之名让穆拉·侯赛因发现了祂。”

“怎么回事儿？”阿里问道。

“几年后，巴哈欧拉大约二十七岁时，巴孛正准备长时间远赴伊斯兰教最神圣之地——麦加城朝圣。出发之前，巴孛召见了祂的第一位信徒穆拉·侯赛因，告诉他，库杜斯将会与祂一道去麦加，而穆拉·侯赛因则会肩负一项特殊的使命。”

“穆拉·侯赛因不能陪着巴孛去朝圣，他难过吗？”阿里问。

“他当然想去，但是，他也知道巴孛要他去做的事极其重要。”

“他的使命是什么？”

“巴孛给了他一封特殊的信，一封非常重要的信，并且指示他前往德黑兰市。祂告诉穆拉·侯赛因，他将在德黑兰找到一个隐藏的秘密，当那个秘密被揭开时，它将会使整个尘世变成天堂。”

“祂那样说是什么意思？”阿里问，“那个秘密是什么？”

“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个‘秘密’就是巴哈欧拉。但穆拉·侯赛因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巴孛只是吩咐他去找找到一

个与众不同的人，这个人将配得上接受一封来自上帝显示者的信。”

“穆拉·侯赛因怎么会知道那个人是谁？”男孩追问道，“会有什么标志吗？”

“巴孛向穆拉·侯赛因保证，如果他有信心，并且遵循指示，那么，当他遇见那个合适人选的时候，他自然就能认出祂。穆拉·侯赛因当然完全相信巴孛的保证。

“于是，巴孛与库杜斯动身乘船前往麦加。穆拉·侯赛因则开始了自己的德黑兰之旅。他因自己的神秘探寻而激动，他想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会遇到这位特别人士。沿途经过城镇时，他向人们传导巴孛圣道，告诉他们，有一个来自上帝的新启示。他穿过伊斯法罕、卡尚，最终抵达了德黑兰。

“此时，巴哈欧拉仍然以米尔扎·侯赛因-阿里这个名字而为人所知。祂与年轻的妻子阿西叶·哈努姆，以及他们年幼的儿子阿巴斯住在漂亮的家中。阿巴斯的出生与巴孛向穆拉·侯赛因宣示是同一天——1844年5月23日。

“在德黑兰，穆拉·侯赛因与该市的一些宗教领袖、博学之士进行了交谈。他知道，他将会在德黑兰找到那位特别人士，把信交给祂。他花费大量时间与博学的学生及学者交谈，讨论自己最初从导师赛义德·卡齐姆，而后从巴孛本人那里学到的各种伊斯兰圣训。

“一晚，正当穆拉·侯赛因与一位学者交谈时，隔壁房间的一名学生无意中听到了这段谈话，他立即意识到穆拉·侯赛因讲的是真话。后来，当他与穆拉·侯赛因私下交谈后，这位名叫穆拉·穆罕默德的学生更加确信穆拉·侯赛因所言属实。

“在他们的谈话中，当那名年轻的学生提及他来自马赞达兰时，穆拉·侯赛因突然想起居住在那个省份的米尔扎·布祖尔格的崇高声望。

“‘请告诉我，’穆拉·侯赛因问道，‘已故的米尔扎·布祖尔格-努里先生以其品格、魅力、艺术造诣及博学多识而闻名遐迩，他的家族现在是否有一位能传承并光大其家族名望的继承人？’那名學生不知道穆拉·侯赛因为什么要这么问，但是，他的确知道这样的一个人。‘有！’这位學生回答说，‘他的儿子当中，有一位具有其父亲的品格。他高风亮节，才华出众，为人慷慨仁慈，这些都表明了他无疑是尊贵父亲的尊贵后嗣。’

“当那年轻人这样讲时，穆拉·侯赛因喜形于色。‘他从事什么职业？’穆拉·侯赛因问。‘职业？’穆拉·穆罕默德带着会意的微笑说道，‘他济贫扶弱。’每听到对方的一个回答，穆拉·侯赛因就多了一分欣喜。‘他的等级和地位如何？’穆拉·侯赛因问道。‘除了与贫穷者和陌生人为友，他什么也没有。’那名學生说。

“此刻，穆拉·侯赛因几乎无法抑制住自己。‘他叫什么名字？’他问道。‘米尔扎·侯赛因-阿里。’那名學生回答道。穆拉·侯赛因对巴哈欧拉的兴趣让这學生感到有点困惑。‘那除了帮助穷人，他闲暇时都爱做些什么？’‘嗯，他喜欢野外，’穆拉·穆罕默德回答，‘他去林间漫步，到郊外赏景。’‘他多大年龄？’‘二十七岁。’那名學生回答。學生仍然有几分困惑，因为随着每次的一问一答，穆拉·侯赛因的脸色都变得更加欢快，情绪变得更加强烈。

“‘你是不是曾经拜访过他？’穆拉·侯赛因问道。‘拜访过。’那名學生回答。穆拉·侯赛因笑逐颜开，把手伸进长袍，抽出一个用布包裹着的奇怪卷轴。此刻，他确信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就是那个接受巴孛特别信件的人。

“‘你可以帮我把这封信送给他吗？在明天破晓时分，把它交给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可以吗？’那名學生伸手接过卷轴，他见它被包裹得如此仔细，便意识到这一定是份非常特殊的文

件。他答应依照穆拉·侯赛因的请求去做。‘还有一件事，’穆拉·侯赛因说，‘如果碰巧祂有答复——对此信件的一些回应，就请你传达给我，可以吗？’

“穆拉·穆罕默德答应了。他把卷轴带回自己的房间，一整晚小心地守卫着它。次日破晓，他准时去了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住宅。

“穆拉·穆罕默德走近那座住宅，他看到巴哈欧拉忠实的弟弟米尔扎·穆萨正站在门口。那名青年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尽最大的努力向米尔扎·穆萨说清了自己前来的缘由。米尔扎·穆萨听完年轻学生得到那封信的过程。然后，他走进屋去向巴哈欧拉通报，告诉祂外面有一位来访者，还带来了一份奇怪的礼物。

“米尔扎·穆萨返回来，告诉穆拉·穆罕默德可以进屋了。那名学生紧张地跟随着米尔扎·穆萨走进屋子，而巴哈欧拉正就座其中。看到巴哈欧拉温文尔雅的态度，听到祂柔和的声音时，那名学生心中不禁产生了一种敬畏与安宁之感。他立即将卷轴交给巴哈欧拉，并说道：‘这是我昨天遇见的一位年轻毛拉让我给您的信。’

“巴哈欧拉让穆拉·穆罕默德落座。之后，祂开始仔细阅读那封信。穆拉·穆罕默德焦急地等着，想看看巴哈欧拉会有什么反应。不久，巴哈欧拉开始朗读巴孛所写的某些段落。仅读完一页，祂便转向米尔扎·穆萨，说道：‘穆萨，你有什么想讲的吗？我肯定，凡是相信《古兰经》并认同其神圣来源的人，如果在承认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被赋同样的重生之力时哪怕稍有迟疑，那绝对是判断错误，远离了公正之道。’”

阿里打断了父亲的故事。巴哈欧拉的言辞对他来说很美，但却很难理解。“祂是什么意思，爸爸，是说巴孛的信如同穆罕默德的言辞一样美吗？”

“不仅仅是这样，”侯赛因回答，“巴哈欧拉是在告诉弟

弟，写信的人是一位先知——上帝的显示者，那封信中所言与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的言辞有着同样的灵性力量，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您的意思是说，甚至还没有见过巴孛，巴哈欧拉就知道祂是谁？”

“正是。”侯赛因微笑着。然后，他继续说道：“在打发那名年轻的学生离开之前，巴哈欧拉让他给穆拉·侯赛因带几样礼物，作为祂回应的标志。”

“是什么，爸爸？”

“祂首先让那名學生转达祂对穆拉·侯赛因的感激之情与问候。然后，祂交给穆拉·穆罕默德一些俄罗斯糖，以及一包茶叶。”

“这是穆拉·侯赛因所等待的答复吗？”

“是的。这些标志是告诉穆拉·侯赛因，巴哈欧拉理解那封信的含义，明白巴孛是谁。当然，那名年轻的学生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是，他十分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于是，他立即起身，匆忙离开了巴哈欧拉的住处，赶到穆拉·侯赛因那里。穆拉·侯赛因正急切地等待着巴哈欧拉对密信的回应。

“嗯，你能想象出，穆拉·侯赛因听到那次会面的情形时所感到的喜悦与惊异。他把那简单而珍贵的礼物，那象征着巴哈欧拉之答复的礼物拿到手中，凝视片刻，虔诚地亲吻了它们。之后，他做了件不同寻常的事——他看着那名年轻学生的眼睛，拥抱了那个忠实的小伙子，并且亲吻了他的双眼。然后，他说：‘我亲爱的朋友啊！你让我如此满心欢喜，我也祈求上帝赐予你终生的幸福和永久的快乐。’”

“我猜，穆拉·侯赛因是因为巴哈欧拉成为了一名巴比信徒而高兴。”阿里说道。

“而且，”侯赛因说，“你知道，穆拉·侯赛因知道，接受那封信的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甚至有可能知道巴哈欧拉便是

‘上帝将昭示天下者’，是巴孛宣布其到来的人。”

“穆拉·侯赛因为什么没有告诉每个人？”阿里问道。

“因为，如果穆拉·侯赛因知道巴哈欧拉是谁，他也就知道，与他人分享这一消息的时刻尚未到来。”

“或许，那也是穆拉·侯赛因没有自己去送信的原因之一。”

“很有可能是这样，”侯赛因对自己聪明的儿子说道，“他也可能一直在努力保护巴哈欧拉。你知道，巴孛已经告诉穆拉·侯赛因，这一隐藏的秘密——祂这封信的收信者的身份——将会改变整个世界。因此，在那名年轻的学生离开之前，穆拉·侯赛因嘱咐他不要将发生的事情告诉其他任何人。‘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所见所闻，’他说，‘让它成为秘密，埋藏在你的心里。不可泄露祂的名字，因为嫉妒祂地位的人会起歹心。在你默思的时候，你要祈求全能者保佑祂，祈求通过祂，全能者能使被压迫者翻身，贫穷者富足，堕落者悔改。’

“他继续告诉那名年轻人：‘诸事之奥秘对我们隐而不见。我们的责任是发出新时代的召唤，向所有世人传扬这神圣佳音。在这座城市，很多人会在本圣道上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鲜血将浇灌上帝的圣树，使它枝繁叶茂，荫庇全人类。’”

“所以，穆拉·侯赛因知道问题会发生，也知道巴哈欧拉会在一切问题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是的，他肯定知道。”

“那么说，米尔扎·布祖尔格的梦开始变成现实了？”

“的确。”侯赛因说。

“巴哈欧拉有没有去见巴孛，以便计划一下祂们能做些什么？”

“没有，祂没有去。事实上，祂们甚至从未谋面，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侯赛因对纳希德微微一笑。

阿里思考了片刻，说道：“或许祂们并不需要相见。祂们无须身处同一个房间，甚至无须身处同一个城镇，就知道另一个人在想什么。”

“我认为你说得完全正确，阿里。毕竟，先知们与我们不同，祂们在出生之前即在精神王国中开始了自己的生命。祂们可能在那里就认识了彼此，甚至在那里就计划好了祂们将如何在人间完成祂们的使命。

“不管怎样，巴哈欧拉此时已是一名巴比信徒。像当时的大多数巴比信徒一样，祂开始向人们传扬这一新的宗教信仰。祂开始游历整个马赞达兰省，向人们传扬上帝的新启示。次年晚些时候，在巴孛于马库被投入监狱之后，巴哈欧拉帮助祂领导巴比信徒。”

谈着谈着，阿里和他的父母已经走了很远，他们此时离巴吉只有几百码了。阿里开始注意到那座与大宅分开的小型褐色石砌建筑物。阿里想着，从1844年巴哈欧拉在德黑兰收到那封信，直到现在的1912年，祂已经走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如此之久，地点如此之远。然而就在那里，在圣地吉卜利，在过了不到七十年之后的今天，全世界的巴哈伊每天都面朝它进行祈祷。阿里认为，一定有非常多的精神能量环绕着这一尊贵的朝拜点。他想知道，当他来到这里时，是否可能被那不可见的力量所影响。

的确，阿里之前已经拜访过巴哈欧拉陵殿许多次。但是，在这个因梦而变得特别的早晨，这片神圣之地在他看起来已完全不同，仿佛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它的重要性。正是在眼前这座简朴的建筑物中，盛着巴哈欧拉的俗世遗骸——正是祂，接受了巴孛之信；正是祂，如巴孛所允诺、米尔扎·布祖尔格之梦所预示的那样，启示了祂自己的教义，开创了一个最终将会改变世界的信仰。突然意识到这一点，让阿里感到无比兴奋。

第三章 号角声响起

每当阿里走近巴哈欧拉陵殿时，他就会变得有点紧张。有时，他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想要穿过那道门，进入那个白色的花园房间——那房间是为了给那些在墓室门口祈祷的信徒提供庇护而修建的。阿里有时觉得自己不配置身于这样一片神圣之地，尽管当他进去之后，他总是感到更加舒心。

然而，在这个美丽的春日上午，他那奇异的梦仅仅过去几天的春日上午，一想到进入陵殿，他就感到很兴奋，仿佛他以前从未真正进去过。它一直是一片安宁之地。既然他的个人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与学习巴哈欧拉的生平联系在一起——他的梦似乎是这么告诉他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显得尤为特别。

阿里在入口外的门廊处脱掉鞋子，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观察其他人，想想自己是否做了应该做的每一件事。相反，他试图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巴哈欧拉身上。在阿里的心中，这位人物总是具有传奇色彩，近乎神话。他独自思忖，无论巴哈欧拉如何睿智、强大，如何神奇，祂都确实曾占据一个肉身。祂曾在陵寝旁边的那幢建筑中吃饭、睡觉、走路、说话，直到今天，那建筑仍伫立于此。

或许，这显然只是个简单的想法。但是，阿里过去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先知的生活也有凡人的一面。他总是认为，巴哈欧拉完全超越于人类烦恼，不会遭遇凡人命运里的欢乐与苦痛。

当阿里虔诚地穿过那道门进入花园房间时，他仍然在思索这些事情。巴哈欧拉是谁？祂有着怎样的个性？与祂谈话，或是身处祂的面前可能会是怎样的感觉？所有得到那珍贵恩泽的人是否

都识别出了这位上帝信使的力量与崇高地位？

“显圣者，”阿里想，“巴哈欧拉是上帝的一位信使！”阿里将此暗自思量了几番，想到了一个事实——上帝信使的遗体竟然就埋葬在隔壁房间。他一直知道这个事实，但是，为什么它突然显得如此令人震惊？

阿里和纳希德、侯赛因一起，静静地走进了那个阳光照射的房间。阿里在他们身后，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他观察到母亲、父亲，以及其他三名信徒在房间的不同区域就位，直至每个人能够依次走近那扇通向墓室之门的神圣门槛。阿里闻到了园丁放置在门槛周围的玫瑰花瓣所散发出的扑鼻芳香。

在阿里以前的拜访中，他偶尔会走进去，转向门槛跪下，默默念诵祷文，然后离开。但是今天，当大人们走向前跪拜祈祷时，他却与门槛保持着一段距离，背靠着墙，坐在一旁。

阳光正透过天窗照射进来。阿里闭着眼，抬头面向太阳，让温暖的光线沐浴着自己的脸。他集中注意力，想要看看自己是否能够感受到那倾泻而入的能量，那全世界巴哈伊朝向圣地的祈祷中所蕴含的能量。他想象那温暖的阳光即是那能量，而这些光线正使他充满深厚而持久的力量。这些力量将会帮助他实现他梦中所预示的命运。

他闭着眼睛，脸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就那样待了一会儿。当其他人都已祈祷完毕离开后，他起身缓慢地走到门槛前。脚下漂亮的波斯地毯十分柔软，他跪了下来，从门槛上方朝那个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望去，凝视着那标明了巴哈欧拉埋葬地点的石板。

他记得年长的巴哈伊对巴哈欧拉的描述，他试图借此想象出巴哈欧拉的模样。但是，没有清晰的画面在他的脑海中浮现。然后，他将额头放在门槛上铺着的那块新的白色亚麻布上，这块布干净又凉爽，而周围空气里的玫瑰甜香则犹如灵丹妙药。

他开始祈祷，他感受到某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那是一种

生理上的感觉——有人在房间里，尽管那里空无一人。他感觉到了巴哈欧拉的存在。他又一次体验了他在小山上做梦时曾有过的阵阵狂喜的舒适之感，只是，这一次他不是在做梦。

阿里继续跪了一段时间。他本该开始吟诵祷词，但是他无法集中精神。于是，他不再强迫自己祈祷，转而开始只专注于倾听自己的沉思。

房间外面，侯赛因正打算进去看看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纳希德向他保证，阿里不会有任何问题。过了一会儿，阿里从陵殿中走了出来，他歪嘴笑着，容光焕发。侯赛因考虑要不要问阿里为什么待了这么久，但是他没有问，因为他知道，如果儿子想说，他会主动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

那天下午，一家三口在那座大宅附近的一棵高大、阴凉的树下，吃了顿清淡的午餐。然后，他们开始步行返回阿卡。路上，他们看见远处蓝色的地中海，看见远方的树木，还看到阿卡城里几处较高的建筑物耸立在树木之外的更远处。午后的阳光使得多彩的风景更加鲜亮，也许只有绘画大师才能描绘出这样的景色。终于，侯赛因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他尽量温和地对阿里说：“你在陵殿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纳希德立即看了丈夫一眼。她的眼神告诉侯赛因，他应该保持静默，不该问这样的问题。在父母这无声的交流中，阿里高兴地作出了回应。这让侯赛因感到很宽慰。

“是的，”阿里笑着说，“那种感觉好极了。我想，那与我的梦有关，或者是因为今天上午您给我讲的那个故事。出于某种原因，我感觉自己与巴哈欧拉真的很亲近。”

“那太好了。”纳希德说。

“我指的不仅仅是精神上，”阿里继续说道，“我想，我过去从未把巴哈欧拉视为一个有生命的、会呼吸的人，更是从没想过，祂也曾像我一样，是个小男孩。不管怎样，当我置身于那个

花园房间时，我感觉祂与我同在，我感觉祂真正了解我的所思所感，就像一个亲密的朋友。”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纳希德说。

“还有，”阿里说，“我知道，巴哈欧拉在开创巴哈伊信仰之前是巴孛的一名追随者。但是，我并不知道祂的身份从一开始就如此重要。”

“什么意思？”侯赛因问道，“你以为祂在某一时刻突然改变了？祂从一个平凡人突然变得完全不同？”

“是的，”阿里说道，“就是那个意思。我想，我从未真正理解我对祂的看法。过去，我对此很困惑。我知道巴哈欧拉的所写所著很重要，因为上帝告诉祂该说些什么。可我从未真正想过祂是怎样的人，祂有着怎样的情感，或者祂知道些什么。我知道祂的教义很重要，但我以为，祂所做的只是告诉我们上帝想要我们知道的東西。”

“祂可能会等待，直至祂让其他人知道祂究竟是谁、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或者祂有着什么样的力量。”纳希德说，“但是，上帝的显示者总是明了，总是在用祂所说所做的一切教导我们，即使当祂还是个孩子，即使祂还没有开始向我们传递上帝让祂告诉我们的那些讯息。”

“那我有个问题，”走在父母中间的阿里说道，“这问题我一直很好奇。巴哈欧拉为什么没有像那些新生字母那样去做？祂为什么没有在谢赫·塔巴尔西要塞或者在赞詹加入他们？祂为什么不是一位新生字母？毕竟，祂是巴孛最早的追随者之一。”

纳希德笑了。“天啊，巴哈欧拉做了大量的事情来帮助巴比信徒，祂做了新生字母所做的一切，并且比那更多。事实上，巴哈欧拉经常指导他们的计划，给予他们建议。”

“我并不知道这点。告诉我巴哈欧拉所做的一些事情。”

“好的，”纳希德说，“我就从你爸爸今天上午中断的地方

开始说吧。因为你知道，正如你爸爸告诉你的那样，巴哈欧拉一收到巴孛的来信，就开始了自己作为一名巴比信徒的工作。祂首先走访了祂所居住的马赞达兰省的城镇与村庄，告诉每个愿意聆听的人，应允的卡伊姆已经现身。

“巴哈欧拉那时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由于祂的地位与财富，祂本可以拥有祂想得到的一切。但是，巴哈欧拉不在乎金钱、地位，或权力，祂关心的只是执行自己的使命，以服务于上帝的意愿。

“当然，很少有人听说过巴孛和巴比信仰，所以，当他们听说来自设拉子的一名年轻的波斯商人正宣称自己是那应允的卡伊姆时，他们将此事告诉了他们的宗教导师——乌里玛。这些导师回应说，巴比信徒是正在试图毁灭伊斯兰宗教的闹事者。

“巴哈欧拉从来不担心人们的想法。而且，在那些了解祂的人中间，祂是如此深受爱戴与尊重，马赞达兰的许多村民都听信于祂。事实上，尽管巴哈欧拉自己的一些同伴及亲戚认为祂很愚蠢，要去信奉这个陌生的新宗教，但仍旧有许多人因相信祂而成为巴孛的追随者。

“居住在塔库尔这样的村庄里的人们总是很高兴看到这位年轻的贵族从大城市德黑兰来到乡下。在田间，在他们小小的家中，他们总是聚集在祂的周围，询问祂各种问题——关于沙阿和朝廷，关于大宅子、华服、盛宴……所有这些乡下人只是耳闻，却从未目睹过的东西。但是，巴哈欧拉不会与他们谈论这些事情。等他们愿意倾听时，祂就开始谈论伊斯兰教的应允者卡伊姆。祂会告诉他们，巴孛正是这位先知，祂前来引导人们找到新的真理，找到对上帝的新认识，及其对时代的新的指引。

“起初，许多人很吃惊，一位来自朝廷的年轻人竟会关心宗教事务——这通常是那些年长者，诸如谢赫、穆智台希德，或乌里玛才会讨论和传导的主题。但是，巴哈欧拉解释了巴孛如何同

他们的宗教预言和宗教传统相符，当人们发现祂的解释如此清晰而有逻辑时，许多人都急切地渴望相信祂的话。

“不久，整个地区的人们都知道了巴哈欧拉以及巴比教的情况。努尔的首席穆智台希德从巴哈欧拉的叔叔那里得知，他年轻的侄子正在向人们传扬陌生的思想。他起初并没有太在意。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巴比信徒，在穆智台希德看来，巴哈欧拉似乎正在使用某种魔法摄住人们。他认为，人们或许是被巴哈欧拉迷住了——祂那黑色的眼睛、飘逸的秀发、光洁而轮廓分明的脸庞，祂讲话时那优美的言辞，还有祂那温文尔雅、充满仁爱的举止，无疑不令人醉心。所有从巴哈欧拉那里听说了巴孛的人都会向其他人传扬其圣道，甚至连那位穆智台希德本人的学生都想要了解这一新的宗教。于是，他们恳求他去拜访巴哈欧拉，这样，他就可以与巴哈欧拉探讨巴比信仰。

“那位导师考虑了这个请求，但是，他对这样一次拜访感到担忧。或许，他担心他们所说的事情可能是真的，要是这样，他就有可能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信仰；或许，他还担心像巴哈欧拉那样年轻的人可能会比他更加睿智。

“在学生们不懈地恳求下，他还是没有去，而是派了两名他最好的学生去向巴哈欧拉提出质疑。这两名年轻人非常地睿智、博学。那位穆智台希德知道，在这场同巴哈欧拉坚持宣扬巴孛的行为所进行的较量中，他们二人会毫不留情。事实上，那位名叫穆拉·穆罕默德的导师确信，他的学生将能够驳倒巴哈欧拉的观点。所以，他宣布，他将会赞同学生们对巴哈欧拉和祂所信奉的宗教所作出的任何判断。”

“那两名学生去了吗？”阿里期待地问道，“他们见到巴哈欧拉了吗？”

“那两名学生确实朝着巴哈欧拉所停留的塔库尔村出发了。当然，将要与巴哈欧拉交谈，这让他们感到无比激动。但他

们心里确信，他们能够想出关于卡伊姆的问题去难倒巴哈欧拉。

“他们抵达塔库尔的时候，巴哈欧拉已经出发去了祂的冬季居所。他们感到很失望，决定去那里找祂。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们发现巴哈欧拉正在工作。祂正在为他们伊斯兰教的至圣之书《古兰经》进行口授注释。那两名学生不敢打断祂，恭敬地坐下来聆听。

“他们所听到的令他们震惊。巴哈欧拉语言与思想的优雅之美，祂那由悦耳声音传递出的卓越口才俘获了那两名年轻人。他们此前已经聆听过许多导师的教诲，包括整个波斯最睿智的学者，但是，没有谁将他们的宗教解释得如此清楚。

“仅仅几分钟之内，其中一个名叫阿巴斯的学生便被巴哈欧拉的言辞与智慧所折服，他突然站了起来。巴哈欧拉停止了口授，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看着那名學生，以为他被冒犯了。不料，他转身看着同伴的眼睛，自信地宣布：‘你可以自由选择，继续你的质疑，也可以独自返回我们的导师那里，告诉他此刻情景，告诉他我找到了自我。如果你选择后者，代我转告他，阿巴斯再也无法离开这道门槛了。’”

“另一名學生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他们老师了吗？”阿里问道。

“没有，他恐怕没有那么做，”纳希德微笑着说道，“他同样受到了巴哈欧拉经文的鼓舞，无法再追随穆拉·穆罕默德，他发誓，终其余生致力于为巴哈欧拉服务。

“嗯，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两名學生的事迹迅速传遍了整个马赞达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蜂拥而至，来到巴哈欧拉的家中，其中有村民，有宗教领袖，甚至有政府官员。一些人开始认为祂拥有魔力，另一些人则相信祂本人即是这一新兴宗教的领袖。但是，无论他们的最初想法如何，在他们拜访了巴哈欧拉之后，大多数人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且，人们对祂的目的不再有任何怀疑。祂给予到来的每个人同样的讯息：巴孛即是伊斯兰教应允

的卡伊姆，祂为给予人们新时代的新教义而来。”

“穆拉·穆罕默德怎么样了？”阿里问道，“他也成为了一名巴比信徒吗？”

“嗯，那是个很有趣的故事。虽然那位穆智台希德没有来见巴哈欧拉，但巴哈欧拉去见了祂。自然，见到巴哈欧拉，穆拉·穆罕默德感到十分惊讶，并且有点尴尬。毕竟，祂派了自己的学生去调查、试探巴哈欧拉。尽管如此，祂还是邀请巴哈欧拉进了自己的家。

“他们坐下后，巴哈欧拉告诉穆拉·穆罕默德这则讯息：上帝已经派遣一位新的先知，即应允的卡伊姆终于降临，祂的名字就是巴孛。”

“那位穆智台希德对祂说了什么？”阿里问道。

“起初，穆拉·穆罕默德什么也没有说。于是，巴哈欧拉告诉他：‘无论是什么令你困惑，或阻碍你认清真理，请告诉我。’因为巴哈欧拉知道，祂能够解答那位毛拉的任何问题，不管那问题会有多难。最终，穆拉·穆罕默德有了一个主意。他对巴哈欧拉说，他会把《古兰经》拿在手上，然后，祂将在不看的情况下翻开那本书，将手指放在祂所翻到的那一页上，以便确定巴哈欧拉所说的话是否属实。”

“正如我对《七谷经》所做的那样。”阿里说道。

“没错儿，”纳希德说，“于是，巴哈欧拉看着那位穆智台希德双手拿着《古兰经》，祂翻开那本书，将手指放在一段文字上。当穆拉·穆罕默德的双眼注视着那段文字时，巴哈欧拉保持着沉默。那位毛拉往下读着，祂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脸色变得死一般苍白。祂迅速合上书，没有让巴哈欧拉看那段文字。”

“那段文字到底说了什么？”阿里问道。

“我不知道，”纳希德回答，“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它肯定向毛拉表明了巴哈欧拉说的是真话。”

“那么巴哈欧拉做了些什么？”

“做什么？祂没有什么可做的。巴哈欧拉是位睿智的导师，最睿智的。祂知道，导师不能强迫学生学习。想想，在你的梦中，当你试图教导阿卡的人们时是怎样的情形？因此，巴哈欧拉出于真心地不想令这位毛拉尴尬，祂请求告辞，离开了他的家。

“但是，也有其他了解真理，并且不为所惧之人。他们或富有，或贫穷，或年轻，或年迈。我们无法预言谁将认明真理，而谁不会。

“例如，一天，巴哈欧拉正走在路上，偶遇一名年轻的托钵僧。那名年轻人名叫穆斯塔法，他独自一人住在乡下。除了他的化缘钵外，他穷得一无所有。每天，这名托钵僧都会坐在路旁，请求过路人布施食物与金钱。

“那天，那名可怜的托钵僧正在一个火盆上煮简单的饭菜，巴哈欧拉走到他面前，问道：‘你在做什么？’那名托钵僧回答说：‘我正在吃上帝。我在烹煮上帝并把祂烤了。’”

“他究竟是什么意思？”阿里问道。

“嗯，我不是十分确定。他的意思可能是说，他并不是十分了解上帝的本质，或者，他是在说上帝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不管怎样，巴哈欧拉似乎觉得那名年轻人的幽默与诚实令人眼前一亮。祂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然后，巴哈欧拉抱着亲切与体恤的态度，同那名托钵僧谈论了上帝的本质，告诉他我们如何能够通过上帝的先知了解上帝。然后，祂告诉他，巴孛是这些来自上帝的特别导师中最新的一位。那名托钵僧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他能感受到巴哈欧拉是一位睿智而诚实的人。

“他立即决心放弃自己作为一名托钵僧的生活。事实上，他是如此乐于聆听巴哈欧拉对于上帝及其教导的解释。他将火盆置于一旁，放下自己的化缘钵，徒步跟随在巴哈欧拉的马后。穆斯塔法一边走，一边编写赞美巴哈欧拉的诗句，边走边唱。”

“您知道他唱的那首歌吗？”阿里问道。

“知道一点。”纳希德回答。她清了清嗓子，然后用轻柔、悦耳的嗓音唱起了那些简单的诗句：

“祢是启导之阳，祢是真理之光。将祢自己显露给人们，真理的启示者啊！”

当纳希德歌唱时，阿里看着父亲，他在父亲的脸上看到了自豪的神色。对阿里来说，父亲脸上的这一表情犹如通向父亲内心的一扇窗。多年以后，阿里还会多次回想起它，因为它会提醒阿里，父母是多么地深爱彼此。

“所以，巴哈欧拉在马赞达兰传扬这一新的宗教信仰，”纳希德继续她的故事说道，“正如十八位新生字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所做的那样——在波斯的其他地区及伊拉克传教。在波斯的东部——我们的故乡马什哈德，穆拉·侯赛因与库杜斯聚集了数以百计的追随者。事实上，在马什哈德有一座房子，他们称之为‘巴比堂’。因为，对于那些希望见到穆拉·侯赛因，希望了解巴孛的人，这座房子的门总是敞开的。

“与此同时，在伊拉克以及波斯的西部地区，美丽的塔希丽正在向人们传扬巴比信仰。这一讯息如野火般迅速蔓延至整个国家。然而，从朝圣之旅归返的巴孛此时已被逮捕。更重要的是，祂被迫同祂的追随者隔离开来。祂被安置在马库的监狱里，那监狱位于最北方那偏僻而荒凉的群山之间。”

“如果祂身在监狱，祂如何教导巴比信徒，如何领导他们？”阿里问道。

“通过巴哈欧拉。巴孛与巴哈欧拉保持着不间断的通信，尽管祂们从未谋面。”

“您的意思是祂们互通书信，还是祂们进行着精神上的沟通？”

“我不确定，”纳希德说，“但是我猜想，祂们的沟通至少

有部分是精神上的。毕竟，显圣者们能做你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

“您认为祂们谈论了什么？”阿里问道。

“嗯，祂们所决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巴比信徒应该举行一次特别会议。”

“关于什么的会议？”阿里问。

“发表一项重要声明的会议。你知道，巴孛的许多追随者都知道祂是一位特别之人，神圣之人。有些人甚至相信祂是一位先知。但是许多人，或许大多数人，并不完全了解巴孛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大多数人依然视自己为穆斯林，依然遵照自己旧的宗教信仰行事，他们尚未明白巴比信仰。这个信仰并不是一个仅仅想要改善伊斯兰教，使其变得更好的计划。其实，巴孛已经从上帝那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启示。

“这一新兴宗教的成员需要聆听这一佳音。但是，他们需要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来聆听，这种聆听方式要让信徒们清楚，作为一名巴比信徒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重要？”阿里问道。

“因为不久后，伊斯兰教的领袖会开始对他们进行迫害。巴比信徒们将被迫作出极其艰难的抉择。”

“是不是背弃他们的信仰？”阿里问道。

“是的，”纳希德说道，“许多人会失去工作、家园，有些人甚至会因为追随巴孛而丧失生命。他们会面临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简单抉择——信仰并蒙受苦难，或是宣布放弃他们的信仰。所以，巴孛知道，在他们面对这样的考验之前，必须让他们明白祂究竟是谁，祂所传扬的到底是什么，这相当重要。”

“他们必须明白，祂已经带来了一个宗教信仰。”阿里主动说道。

“正是，”纳希德说道，“巴孛身在狱中，祂无法安排这样

一次会议，巴哈欧拉必须亲自指导会议。但是，在巴哈欧拉为会议制定计划之前，祂必须先完成一项非常秘密的使命。”

“什么样的使命？”阿里问道。

“大约在1848年的这个时候，塔希丽已经因为向他人传导巴孛信仰而被捕。当时，她作为一名囚犯被关押在她的家乡加兹温——一个离德黑兰不远的一个地方。更糟的是，她面临被处决的重大危险。巴哈欧拉很快了解到她的境况，并且制定出了一个解救她的计划。

“巴哈欧拉派了一名忠实的信徒带着口信去了加兹温，巴哈欧拉在口信中阐述了这个解救计划。首先，这名信徒的妻子假扮成一名乞丐。然后，她秘密地来到塔希丽被关押的房子，将巴哈欧拉的口信带给了她。那天晚上，塔希丽按照口信里所说的办法，找到那名妇女，随她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她的丈夫正在等待她们。三人于当晚小心地穿过那座城市，穿过加兹温的城门。巴哈欧拉已经安排了另一名仆人带着马匹等候在城门外。他们连夜骑马穿过小路和车道，终于在破晓时分到达了德黑兰城。不久，他们顺利抵达了巴哈欧拉的家。

“塔希丽在那里安全而舒适地待了数日，她十分珍视与巴哈欧拉共处的时光。”

“她已经猜到巴哈欧拉也是一位显圣者了吗？”阿里问道。

“我确信她猜到了，”纳希德回答，“事实上，当她在那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似乎能表明她知道了祂是谁。”

“能告诉我这件事吗？”阿里问道。

“一天，博学的新生字母瓦希德来到巴哈欧拉家，这神圣之家里的信徒往来不断，瓦希德同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交谈。男人们讨论信仰与神学问题，塔希丽坐在门帘的后面倾听，这是当时女人的习俗。她将巴哈欧拉的长子，当时只有三四岁的阿博都-巴哈抱在膝上，耐心地坐着。瓦希德以他一贯的好口才谈到，有

许多迹象都清楚地表明，上帝派遣另一位先知的时刻已经到来。

“终于，塔希丽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她打断了谈话，在帷幕后激动地说道：‘叶海亚啊！让行动而不是话语来证明你的信仰，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不要再徒然重复过去的圣训，因为服务的时代，坚定地行动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是显示出上帝的真正迹象、撕碎胡思乱想之帷幕、宣传圣言和在圣道上牺牲自己的时候了。让行动，而不只是言论，为我们生色增辉。’”

阿里想着塔希丽的智慧与勇气，惊异地摇着头。

“哦，我可以肯定地说，她是位无畏的女性，”纳希德继续说道，“当她看见真理时，她追随它；当她知道答案时，她讲出它。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她是何等正确，因为不久之后，她与瓦希德都必须在放弃自己的生命与背弃他们的信仰之间作出抉择。事实上，我认为，正是这无畏与直率的品质使得巴哈欧拉选择让她成为在那次会议上起核心作用的人。”

“祂是怎样做的？”阿里问道。

“首先，巴哈欧拉派塔希丽提前去了会议地点，那是位于德黑兰以东，马赞达兰边界上的巴达什特村。几天后，祂本人也前往此处。与此同时，巴哈欧拉也捎信给库杜斯，建议他从马什哈德出发，前往巴达什特的会议地点。

“当时是夏季。巴哈欧拉的全部客人——八十一名巴比信徒——聚集到了这个村庄。巴哈欧拉已在那里租了三个花园。”

“为什么是三个？”阿里问道。

“嗯，那是祂特别计划的一部分。一个给祂自己，一个给塔希丽，还有一个给库杜斯。但是，在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三个花园很重要之前，让我先告诉你关于会议本身的一些事。会议持续了几个星期——确切地说是二十二天。在此期间，巴比信徒们被逐步告知，这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每一天，巴哈欧拉都会启示一

封书筒，其中一个被召集的信徒会在其他人面前诵读该书筒。然后，巴哈欧拉给每一名巴比信徒取了一个新名字。这些名字能赐予他们荣誉，因为它们通常都是一些象征某种精神美德或品质的称号。

“事实上，塔希丽此前一直被称为‘古拉图勒-艾因’或‘眼睛的慰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她得到了塔希丽这个名字。塔希丽意为‘纯洁者’。”

“巴哈欧拉是否也得到了一个新名字？”阿里问道。

“是的，祂也得到了一个新名字。祂被称为吉纳布-巴哈，而不是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后来，祂被称为巴哈欧拉。但是，除了新名字之外，会议期间还发生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每一天，都有一项伊斯兰教——他们以前的宗教——的律法或传统被打破，被改变。因为，他们此时将拥有巴孛即将启示的新律法。

“自然，这使得许多一生忠实遵守伊斯兰教律法与传统的巴比信徒非常震惊。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将自己视为穆斯林。因为只有少数人开始认识到，巴孛以及祂所创立的新宗教的重要性。

“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那些变革痛苦到令人不堪忍受，他们因而离开了集会。甚至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巴哈欧拉也已经策划了一件特殊的事情，向他们解释作为一名巴比信徒意味着什么。即便对于他们中间最坚定的追随者而言，这件事情也将会是一个考验。”

阿里变得兴奋起来，他想要知道巴哈欧拉会设计出怎样的考验。

“在塔希丽和库杜斯的协助下，巴哈欧拉设计了一出戏，只是其他巴比信徒并不知道它是一出戏。一连数日，塔希丽与库杜斯都假装在争论。”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争论？”阿里问道，他对两位新生字母

相互争论而感到几分不安，“他们会在什么事情上有分歧呢？”

“他们只是假装在争论，”纳希德解释道，“你知道，那些信徒的分歧在于，作为巴比信徒，他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途径，以及他们正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有些人认为，巴孛不是在开创一个新的宗教，祂只是在试图净化伊斯兰教。因此，库杜斯站在他们这边支持他们，争辩说他们都应该忠于穆罕默德的律法，不应该试图开创一个新的宗教。”

“塔希丽对此说了什么？”阿里问道。

纳希德微笑着说道：“嗯，塔希丽争辩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这时代有着一位来自上帝的新先知，一个拥有自己律法的新启示。”

“那么，当其他信徒听到这两位新生字母相互争辩时，他们是怎么想的？”阿里说道。他在默思，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作何感想。

“当其他巴比信徒听到这样的争辩时，大多数人会选择支持其中的某一方。具体选择哪一方，这取决于他们的感受。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随着会议继续进行，讨论变得越来越激烈。而那正是巴哈欧拉所计划的。”

“计划的其余部分是什么？”阿里问道。

“一天上午，巴哈欧拉通知大家，说祂感觉不舒服，在位于祂花园的帐篷里卧床休息。库杜斯听到这个消息，去探望了巴哈欧拉。他被领进帐篷，在巴哈欧拉的右侧坐下。其他一些巴比信徒也被许可入内，他们聚集在一起。当他们谈话时，塔希丽的一名信使出现在帐篷的门口，他告诉库杜斯，塔希丽请他去她的花园见她。库杜斯严肃地看着那名信使，没有起身，说道：‘我已完全与她断绝了关系，我拒绝见她。’

“听到这话，信徒们变得十分紧张。几分钟后，塔希丽的信使返回来对库杜斯说：‘她坚持要你看望她。如果你坚持拒绝接

受，她自己就来看你。’此时，信徒们变得更加不安。”

“库杜斯去了吗？”阿里问道。

“库杜斯没有去。当他拒绝时，那名信使拔出自己的剑，放在库杜斯的脚下。‘你不去，我就拒绝回去，’那名信使说道，‘要么你跟我去见塔希丽，要么就用这把剑砍下我的头。’

“那些巴比信徒无法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惊恐地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库杜斯似乎显得比之前更加严肃，毫不让步。他看了看坐在他前面的那名信使，然后看了看那把剑。‘我愿意遵从你摆在我面前的选择。’说着，信使向前伸出脖子，库杜斯伸手去拿剑。

“突然，就在那一刻，信徒们看见了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仿佛一道霹雳击中他们的双脚——塔希丽本人出现在了门口，她没有佩戴面纱。在当时，作为一个拥有她这样地位的波斯女性，此举让人完全无法接受。一位被视为美德之典范的人对伊斯兰这一基本律法的违反，令那些巴比信徒震惊。在他们看来，甚至连凝视这位最受尊敬的女性巴比的影子都被视为不妥，看到未戴面纱的她就更是不可想象！

“有些人默默地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其他人则因这一违背伊斯兰教根本传统的行为变得愤怒。一名巴比信徒极度惊骇，他拿刀割破了自己的喉咙，尖叫着跑出了帐篷。其他几个人则转脸避开她，然后离开了会议，不再视自己为巴比信徒。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塔希丽朝库杜斯走去，在他身边坐下。在依然手握长剑的库杜斯面前，她很平静，甚至很安详。库杜斯的脸上似乎充满了愤怒。他动了一下，仿佛他会用剑攻击她。

“她立即站起身来。当她这样做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信徒变得鸦雀无声。她的脸上散发着喜悦与坚定的光芒，她开始对在场的巴比信徒讲话。她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巴比信仰是一个有着新律法的新宗教。她说，这是他们自己的圣书《古兰经》中

所预言的时刻——吹响的号角声将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她强调说，她即是那支号角。‘我就是卡伊姆要说出的圣言，’她说道，‘将使世间的头领和贵族都逃走的那句圣言！’她命令那些无言的巴比信徒欢喜相拥。她说，他们每个人都应该庆祝这一新时代的开始。

“有些人震惊到手足无措。但是，其他人都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这时确切地明白了他们的新宗教是多么重要。但是，不管他们对这一宣告的反应如何，他们每个人都已经不再是昨日的自己。”

“为什么？”阿里问道。

“因为，”纳希德说道，“像塔希丽一样，巴孛的宗教此时已向所有自称是巴孛追随者的人摘掉了面纱。从那一天起，上帝对他们的要求无异于让他们放弃他们已经拥有的一切，将他们的财富与命运交付巴孛及其教义的手中，这一点对于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

“那么说，库杜斯与塔希丽并非真正在争论？”

“不是，”纳希德说，“他们完全互敬互爱。但是，在巴哈欧拉的指引下，他们已经帮助信徒们弄明白了接受这一新宗教意味着什么。

“当然，信徒们还是很混乱，情势仍然非常紧张，因为那出戏还没有演完。你知道，他们之间激烈的言辞交锋并没有立即结束。这些讨论导致信徒们在意见上产生了分歧。有些人欢迎这种激烈的变革，愿意改变他们的礼拜方式，以及他们以前作为穆斯林的那些生活习惯。这些信徒视塔希丽为这种观点的代表。其他人则认为库杜斯是巴孛的唯一代表，他们谴责塔希丽的行为是对伊斯兰戒律的彻底背叛。

“信徒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持续了数日，直至最终巴哈欧拉介入，才使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祂出色地完成了每一件事。祂给

这些被召集前来的信徒们带来了平静，向他们解释了他们如何才能最好地投入自己的精力。”

“我想，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放弃穆斯林身份一定非常困难。”阿里说道。

“可以肯定，那的确非常地难，”纳希德说道，“或许，那就是巴哈欧拉起初安排那次会议的主要目的：让他们谈论这些感受；让他们相互表达自己的担忧；帮助他们面对他们生命中这一根本改变；并向他们表明，他们可以继续热爱穆罕默德以及祂所带来的真理。但是，他们此时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名字，他们要去遵守一套新的律法，信奉新的教义。”

“那就是有三个花园的原因吗？”阿里问道。

“什么意思？”纳希德问道。她不太确定阿里在问什么。

“嗯，第一个是库杜斯的花园，象征过去以及伊斯兰教。第二个是塔希丽的花园，象征新的宗教信仰——巴比信仰。第三个是巴哈欧拉的花园，即他们的问题最终得以解答的花园——巴哈伊信仰。”

纳希德带着莫大的惊异看着她的丈夫。她的儿子表达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想法啊！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些事件，这在她身上从未发生过。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欣慰，自己有一个多么特别的孩子，他具有多么美丽的思想——那晚，阿里睡着后，她会告诉侯赛因这些。

“多么美好的想法啊！”侯赛因对阿里说道，“事实上，你所说的使我想起了《隐言经》中的某段文字，巴哈欧拉说，‘向确信之儿女们宣布：在近天堂的神圣之城，已经出现一座新花园！……’”

“你说得对！”纳希德说道，“那完全说得通。因为，当信徒们不理解所发生之事时，巴哈欧拉随后便向他们作出解释。”

“那就是故事的结尾吗？”阿里问道。

“差不多，”纳希德说道，“当混乱最终平息时，巴哈欧拉要求拿给祂一本《古兰经》。祂指示其中一名信徒朗读第五十六个经文。”

“它说的是什么？”阿里问道。

“那段文字讲述了在审判日那天，当号角声响起时将会发生什么。那些经文说，有些人会明了，有些人则不。它说，那些明了并追随号角声的人将会获得莫大的荣耀！”

纳希德停了下来。不知不觉中，三个人已经快要抵达阿卡了。他们能够看见，城镇中央贾扎尔帕夏清真寺的穹顶出现在他们面前。

“那么说，巴哈欧拉真的是巴比教的一位领袖，就像祂是巴哈伊信仰的领袖一样。”阿里说道。

“是真的。但是你知道，这两个宗教事实上是一个宗教的两个部分，”侯赛因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巴哈伊信仰起始于1844年，当巴孛向穆拉·侯赛因宣布祂是卡伊姆之时。我们要了解这两位先知是如何同时生活在人间，祂们是如何共同致力于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巴哈欧拉努力传扬巴孛圣道的原因，甚至是在巴孛被杀害之后，甚至在祂开始接受祂自己的启示之后，祂一直如此。”

阿里的目光越过阿卡的众多房子以及贾扎尔帕夏清真寺，他翘首远望。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地说：“那不是很奇怪吗？还有如此多的人仍然没有听到那号角的召唤。”

当他们继续前行时，他再次想起了自己的梦。他清晰地记得，他那么努力地试图告诉人们一些事情，而且，那些事情一定是他们都想要知道的。但是，人群那么嘈杂，阿里站在他们面前，心里满是沮丧。“一定有一个方法，”他暗自思忖，“我会找到它的。”

第四章 通往谢赫·塔巴尔西之路

年长巴哈伊的脸上时有悲伤，至少在阿里看来是这样。作为一个孩子，他总是以为所有年长者都会有这样的眼神。但是，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阿里已经注意到，在阿卡城中，许多并非巴哈伊信徒的老人眼里并没有这样的神情。在他们眼中，他能够看到许多东西——痛苦、忧伤，也有亲切，但那些和巴哈伊长者眼里的悲伤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他的祖母在去世的前一年告诉过他，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说，阿里一定有一颗美丽的心灵，因为他有一双如此明亮、美丽的大眼睛。每次听到祖母这样说，阿里都会脸红。

在巴哈欧拉陵殿之旅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阿里坐在海塘上，看渔夫备网。他再次想起了自己的梦——它几乎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间。他想知道，他在年长的巴哈伊眼中看到的神秘神情是否会与了解巴哈欧拉的生平有关。如果他能理解那些年长者眼中的深沉与悲哀，他可能也就会理解，是什么使得巴哈欧拉的一生如此特别。

在阿里拜访巴哈欧拉陵殿归来的途中，母亲告诉了他关于巴达什特会议的事情。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了解，对早期巴比信徒来说，从他们世代相传的伊斯兰信仰转变到一个全新的宗教——巴比信仰——是何等之难。或许，那个艰难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造成他们悲伤的原因。

但是，阿里也记得，某些夜晚，大人们以为他已经睡着后，父亲、母亲及祖父在隔壁房间谈论生活在波斯的巴哈伊所面临的困境。阿里从未真正理解这些困境究竟是什么，并且，出于

某种原因，他害怕询问，仿佛这些是只有成年人才应该讨论的问题。但是此刻，他决定必须要问。

晚餐时分，阿里坐在母亲已准备好的简单的肉菜饭前面，他眼神茫然地凝视着前方，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将食物一扫而光。而混合着葡萄干、肉，以及香味料的蒸米饭通常是他的最爱啊！于是，母亲立刻知道儿子有些不对劲。

“你感觉不舒服吗？”她问道。

她的问题让阿里很尴尬。“没有，没有，”他说道，“我很好。”他马上开始吃饭。然后，他再次停了下来，放下勺子，抬起头，开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父母说，他已经注意到那些年长的巴哈伊的眼神。

“我注视着他们的眼睛，例如祖父的眼睛，仿佛有什么东西是他们知道而其他人不知道的。或许是某种他们已经看到或感受到的东西。对我来说，它就如同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是我不太清楚为什么。”

“你认为这块缺失的拼图会帮助你理解巴哈欧拉的生平？那是你感兴趣的部分理由吗？”侯赛因问道。

“我不知道，爸爸。您认为它会吗？”

侯赛因看着桌子对面的纳希德。他们都意识到了阿里所说的“年长朋友的眼睛”所指的意思，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回答他的问题。最终，侯赛因开口了：“阿里，你已经从我们和你其他的巴哈伊导师那里了解了巴哈伊信仰的不少历史。正如你所知道的，早期的信徒们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我仍然记得，您第一次告诉我关于谢赫·塔巴尔西要塞之战的事情。”阿里说道。

“嗯，你当时很小。你可能以为这些只是有趣的故事，是许多许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或许，你应该更多地了解一些那时候的

事。你知道，故事里所说的，在塔巴尔西，在巴哈伊受到攻击的其他地方，那些誓死捍卫信仰的人都曾真实存在过。这些英勇之人的儿女、子孙，甚至是一些早期信徒本人，目前就居住在阿卡的巴哈伊中间。”

侯赛因停了下来。“现在不是谈论这件事的最佳时间，几天之后，我会讲更多来帮助你理解的。你觉得好吗？”

“哦，好！”阿里说道。他热切地期待着将与父亲一同度过的特别日子。等阿里吃完了肉菜饭之后，大家聊了聊侯赛因的商店经营状况，还分享了阿博都-巴哈欧美之旅的消息。

三天后，阿里开始担心，父亲可能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承诺。但就在那天晚上，在就寝之前的几个小时，侯赛因悄悄来到阿里的房间。阿里正在房间里玩枝条，那是他自己发明的一个简单游戏：将一把细枝堆在地板上，然后一根一根地移动枝条而不改变其他枝条的位置，直到最后只剩三四根枝条依然立在那里。

侯赛因一言不发地看了阿里片刻。他惊叹于自己年幼的儿子成长得如此迅速，这个小男孩正快速地成长为一名年轻人。虽然看着阿里身上的稚气消失令人有些难过，但逐渐成型的优秀、高尚的品质也已开始在他身上显现，这使得侯赛因对这个小伙子的未来感到很兴奋。

阿里被父亲的到来吓了一跳，他转过身，碰倒了枝条堆，一跃而起。

“你明天打算做什么，年轻人？”侯赛因问道。

“没什么特别的。”

“你记得那天晚餐时的问题吗？你问到年长信徒们的眼神。”

“记得。”

“破晓时分和我去海滩，我们来谈论你的问题，你觉得怎么样？”

“哦，好的！”阿里急切地说道。

“好。那么，今晚我们就早点上床睡觉。这样，早晨我叫醒你的时候，你就不会抱怨了。我们将在海滩旁边做黎明祈祷。然后，你想聊多长时间，我们就聊多长时间。”

阿里感谢了父亲好几次。然后，他很快就上床，准备休息，尽管那比他通常的就寝时间早了一个小时。

虽然，那晚他很兴奋，却仍睡得很熟。他梦见了海滩，梦见自己和父亲在浪里撒网捕鱼。在梦中，他看着父亲以娴熟的技巧撒网，渔网在接触水面之前，就张开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继而沉没到了平静的水面之下。然后，他帮助父亲把网拉到岸上，看看他们有什么收获。网里有三条小鱼和一条大鱼，大鱼有着一双像人眼一样大的褐色眼睛。那条鱼看着阿里，它的嘴角撇着，仿佛是在微笑。阿里立刻放下网，与其说是受到惊吓，倒不如说是感到惊奇。“别放手！”父亲喊道，“那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鱼。”

但阿里还未来得及发现更多关于那条鱼的事，就被父亲轻轻摇醒。“到时间了。”父亲低声说道。

一想到这将是他和父亲一起度过的上午，阿里就立刻跳下床，洗了脸，穿上了新衣服。他快速地喝了一杯父亲准备好的茶，和父亲一起吃了一些面包及奶酪。

天仍然很黑，阿里与父亲穿过陆路之门，经由码头朝海滩走去。除了偶尔的一声犬吠或远处田间的雄鸡报晓声，城市几乎寂静无声。轻柔的雾霭笼罩着这座古老的城镇，渔夫们已经出海了。

这对父子言语无多地走着。侯赛因喜欢在祈祷之前拥有一段宁静的清晨时光，而阿里尚未完全醒来。他们沿着曲向海法和卡尔迈勒山的半月形海滩行进，很快便远离了城市。他们看见阿卡在早晨天空映衬之下的轮廓。城市的声音此时微弱而遥远。

侯赛因在离海滩几码远处找到了一块平滑的地面。他在那里展开一张旧床单当作垫布。阿里将午餐篮放在一边。然后，他们都脱掉了鞋子，朝着巴吉的方向跪在那块布上。侯赛因念诵了一段长长的祷文，然后，阿里念诵了祖父教给他的一篇稍短一些的祷文。

片刻沉默之后，阿里侧身伸了个懒腰以使自己更加舒适。侯赛因转向阿里，他依然双腿盘坐着，脸色严肃却不严厉。他看着自己年幼聪颖的儿子，想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帮助他理解早期信徒所作出的牺牲，所遭受的痛苦与苦难。同时，他还想帮助儿子去欣赏这些高尚行为和那快乐精神的终极之美——如此多信徒曾用它们去面对恐怖的环境，甚至是面对死亡本身。

“告诉我，阿里，”他开始说道，“你认为年长信徒的眼神是悲伤的，还是快乐的？”

阿里想了一会儿，但是他无法判断。“其实都不是，或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

“是的，我想都是。你知道，我们宗教的早期是一段无以言表的喜悦与热切的时光。但是，那种精神能量，以及那种探索的奇迹中，时常混合着悲伤与无尽的艰难困苦。你已经对谢赫·塔巴尔西要塞之战有了一些了解。”

“我知道许多人在那里被杀害。”

“嗯，阿里，塔巴尔西的故事，其实只是当时所发生的诸多迫害与英勇事迹中的一个例子。虽然你所听到的一些故事似乎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个遥远的国度，但这些事情是真正地发生过。并且，它们就发生在你所认识或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巴哈伊朋友及巴哈伊家庭身上。”侯赛因把盘着的腿分开，目光越过海湾，朝卡尔迈勒山远望，仿佛是在寻求某种灵感或神圣援助。

“让我试试，看我能不能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你记得我们几天前谈论的巴达什特会议吗？”

“记得。”阿里说道。

“嗯，1848年夏季，巴达什特会议之后，整个波斯似乎立即燃起了反对巴比信徒的仇恨之火。”

“可是为什么？”阿里问道，“巴比信徒做了什么引发了这样的情绪？”

“仇恨产生于人们的愤怒与嫉妒，每当一位新的显圣者出现时，都会如此。许多被召集到巴达什特的信徒，为是否放弃旧习惯与旧信仰而困扰。和他们一样，在巴比信仰所传播的村庄里，人们也将新宗教的迅速发展视为对他们自己信仰的威胁。宗教传播得越迅速，它对于那些不信者的威胁就越大。很快，那场仇恨之火在整个波斯肆虐、蔓延。那场火意在吞噬新兴的巴孛之信仰。但是你我都知道，它最终只起到了激发巴比信徒心灵的作用。那场火非但没有摧毁那新兴的宗教，反而考验了信徒，清除了他们心中的迷信和陈腐传统的荆棘，使得他们更加坚定。由于这场火，他们为面对前路的一切障碍作好了准备。”

侯赛因停了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叹了口气，仿佛他自己在聚集力量，以面对某种严酷的考验。“阿里，我永远无法告诉你那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那所有遭受了苦难的人们。其中一些对现在的你来说太过痛苦，无法承受。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所有的故事，但是我会尽我所能告诉你更多。我能告诉你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你需要了解它们，这至少能让你理解你在年长的信徒脸上所看到的神情。了解我们宗教的英雄也很重要，这些早期英雄为我们的信仰奠定了基础。阿卡，以及全世界的巴哈伊得以了解巴哈欧拉，并通过祂的教义得到改变，都是因这些早期英雄们的努力，才成为可能。”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阿里问道。

“来自几个不同村庄与城镇的人们成为了巴比信徒，他们数量可观。此事刚一发生，那些地方的穆斯林领袖就变得极其

愤怒。在萨里镇，库杜斯因向其他人传扬巴孛的信仰而被逮捕。嗯，当巴孛听说这事后，祂捎信给穆拉·侯赛因，吩咐他营救库杜斯。但巴孛并不只是捎口信，祂还送出了自己的绿色穆斯林头巾。”

“巴孛的头巾为什么是绿色的？”阿里问道。

“绿色头巾由赛义德——穆罕默德的后裔——佩戴，它是伟大荣誉的象征。在口信中，巴孛吩咐穆拉·侯赛因：‘将我的绿头巾缠在你的头上，因为它是我的象征。带上展开的黑旗赶往绿岛，去援助我所挚爱的库杜斯。’”

“为什么是黑色的旗帜，爸爸？”

“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如果你们看到从呼罗珊过来的黑旗，赶紧往那里去吧，哪怕爬冰卧雪也要赶过去，因为它们表示上帝的代理人应允者马赫迪到了。’因此，你知道，这是一个预言的应验，是给穆斯林的一个信号——新的显圣者已经到来。”

“有人追随它们吗？”

“是的，当然有。许多人追随了穆拉·侯赛因和他的手下。在1848年秋，巴达什特会议结束一个月之后，穆拉·侯赛因带着二百零二名追随者一道出发了。当他们向西朝着萨里镇前进时，许多来自沿途村庄的人加入了他们。”

“然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穆拉·侯赛因说，他们必须在那里扎营，等待。”

“为什么？”阿里问道，“他在等待什么？”

“穆拉·侯赛因是在等待上帝的信号，他们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剩下的旅程。他告诉他的手下，‘我们现在来到十字路口，接下来往哪里走，让我们等待祂的指示。’

“几天后，暴风雨来袭。突然，一阵狂风刮掉了附近一棵树上的一根大树枝。穆拉·侯赛因看到了树枝落下，他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信号。‘穆罕默德沙阿的统治就如这棵大树，已被上帝

的意志连根拔起吹倒在地。’穆拉·侯赛因告诉他们。”

“他那样说是什么意思？”阿里问道。

“没有人完全确定，直到三天之后，一名信使带来了沙阿驾崩的消息。

“第二天，穆拉·侯赛因召集了大家，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殉教之路，凡是尚未作好准备的人，请即刻打道回府。我和我的七十二名随行者将为了巴孛牺牲。谁不愿意放弃尘世生活，就请他此时此刻离开队伍，否则以后他将无法逃离。’

“他又警告了他们几次，他想要确定：他们明白，所有那些与他同往的人几乎必死无疑。”

“有人离开吗？”阿里问道。他也想要知道，自己是否会有勇气追随穆拉·侯赛因。

“二十人选择返回家园。”

“您认为他们是懦夫吗？”阿里问道。

侯赛因对着儿子微微一笑，将手放在男孩的膝上，说：“你是不是在想，自己会不会留下来？”

“是的。”

“我自己也想知道。我想，我们只有到了自己接受考验的时刻，才会知道什么是勇气。我们不要试图对那些离开的人加以评判。相反，我们应该考虑那些留下来的人，那些与穆拉·侯赛因同行的人。我想，我们能更加容易地评判他们。”

“他们非常勇敢。”阿里说道。

“他们有信念，有信仰，”侯赛因说道，“他们知道，他们会得到天军的援助，得到圣灵的鼓励。因此，他们收拾行装，拔营向萨里镇进发去解救库杜斯。”

“他们沿途到达了巴尔富鲁什，那个地方的宗教领袖对巴比信徒已经充满了愤怒与仇恨。”

“为什么？”阿里问道。

“因为库杜斯已经去过那个城镇，并已向那里的人们传导了巴孛的信仰。一周内，村庄里多达三百人成为了巴比信徒。因此，巴尔富鲁什的宗教领袖将镇上的人召集在一起开会。他的讲话伴随着愤怒的手势和严厉的措辞，他命令人们在破晓时分袭击穆拉·侯赛因及其追随者，杀死他们。

“镇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讲得越多，他们就变得更加愤怒。最终，他们与他达成了一致，因为他已经使他们深信，巴比信徒是伊斯兰教的敌人。”

“但他们不是，对不对？”阿里问道。

“当然不是。巴孛与巴哈欧拉都对先知穆罕默德至为爱戴和赞扬。但是，镇民们并不知道。事实上，他们认为，袭击巴比信徒将会是他们对上帝虔诚的一个标志，即使在今天，许多穆斯林也依然这样认为。

“第二天上午，穆拉·侯赛因要求随行者抛弃除了剑和马之外的所有财物。他以为，这样做能够使镇民相信，巴比信徒无意于财产，这样，巴尔富鲁什的人们将不会与他们发生争执或寻衅打架。

“但当巴比信徒朝巴尔富鲁什行进时，穆拉·侯赛因和众随行者被愤怒的镇民拦了下来。当镇民们靠近时，一些巴比信徒拔出剑来自卫。但是，穆拉·侯赛因立即命令巴比信徒将剑归鞘。他告诉他们，不要战斗，除非他们确信自己别无选择，不得不以此保护自己的生命。”

“那些人是来伤害他们的吗？”阿里问道。

“穆拉·侯赛因利用每一个可利用的机会，想让镇民看到巴比信徒不会制造麻烦，他们都是和平之士，是宗教学生，而非士兵。他想要他们看到，巴比信徒只不过希望能够和平地途经此地，去往萨里。”

“那么，巴比信徒为什么有剑？”阿里问道。

“当时的男人有佩剑的习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意图伤害任何人。所以，镇民们继续朝巴比信徒靠近。然后，在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镇民们荷枪上肩，向毫无戒心的巴比信徒开火。六名巴比信徒当即倒地而亡。”

“那巴比信徒回击了吗？”阿里问道。

“没有，”侯赛因说道，“他们听命于穆拉·侯赛因，没有伸手拔剑，而是不安地看着他，想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穆拉·侯赛因没有动，他耐心地坐在马上，几乎一动不动。”

“里达是在那时被杀死的吗？”

“是的，阿里。穆拉·侯赛因最亲爱的朋友赛义德·里达在穆拉·侯赛因的身旁被击中了胸部。此时，那位巴比领袖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他大声喊道：‘啊，上帝！我的上帝啊！请看看祢的选民所受的苦难吧，看看这些人给予祢的亲人怎样的欢迎。祢明明知道我们只想引导他们追求真理！’然后，他拔出剑，策马全速疾驰，率领追随者们对那些向他们开火的人发出进攻。

“向前冲锋时，穆拉·侯赛因突然发现了那个枪杀里达的人。那个可恶的坏人正躲藏在一棵树后，把枪握在身前作为保护。穆拉·侯赛因迅速策马，高举着剑，朝那个懦夫接近。然后，他用强有力的一击削断了树和枪，甚至险些伤到那个人！”

“镇民们既震惊又诧异！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力量！从未听说过如此的壮举！顷刻间，他们变得极度惊恐，立刻喊叫着‘和平！和平！’，逃离了战斗。

“但穆拉·侯赛因没有停止。他离开了同伴，骑马朝巴尔富鲁什镇猛冲。短短数分钟，他便来到了命令人们袭击巴比信徒的宗教领袖的住宅前。穆拉·侯赛因用强有力的声音要求那个人从房子里出来，但是，那名受惊的领袖不从。片刻之后，穆拉·侯赛因的人高喊着口号，骑马进入了城镇。‘祢这时代之主啊！’——这一响亮的口号使得镇民们胆战心惊。但是，当巴比

信徒看到他们的领袖无恙时，他们停下了马。”

“穆拉·侯赛因骑马来到聚集的镇民面前，严厉地看着那些不知所措的暴民，然后问道：‘你们为什么反对我们？为什么认为上帝赞成我们流血？我们否定你们的教义吗？难道这就是上帝的使徒吩咐祂的信徒给予教徒的礼遇，无论他们是虔诚的教徒，还是离经叛道者？’”

“那些人说什么？”阿里问道。

“什么也没有说。无疑，有些人意识到了这些话是真的，但是，他们仍然决意遵照他们领袖的命令行事。由于人们既不回答那些问题，也不试图理解穆拉·侯赛因所言，巴比信徒离开了那个城镇，前往一个大旅馆过夜。”

“穆拉·侯赛因和他的手下为什么没有接管那个城镇，没有俘虏那些人？”阿里问道，“那不是可以阻止骚乱的再次发生吗？”

“那是违背巴孛律法的行为，阿里。它违背我们自己的律法。你不能以恶制恶，因为攻击那些人是不对的，正如那些人攻击巴比信徒是不对的。毕竟，巴比信徒是在试图向那些人表明，他们不是士兵，他们无意伤害这些困惑的镇民。

“当然，那个城镇的宗教领袖不会善罢甘休。当晚，他再次密谋如何除掉巴比信徒。然而，穆拉·侯赛因察觉到了他的意图。当召唤晚祷的时刻到来时，他告诉他的追随者，爬上屋顶发出召唤的人将会为信仰献出生命。

“一名年轻勇敢的巴比信徒毫不犹豫地爬上屋顶，开始念诵。还没等他结束，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令他当即丧生。巴比信徒立刻看着穆拉·侯赛因，寻求他的指示。他要求另一名巴比信徒去发出祈祷的召唤，第二名巴比信徒急切地自愿前往。他爬上屋顶，开始召唤，但是，他仅仅念诵了几句话，也被枪击，并即刻身亡。

“此刻，巴比信徒被镇民对自己同伴有恃无恐的屠戮激怒了。但是，穆拉·侯赛因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给镇民们最后一次机会。他要求又一名年轻人爬上屋顶。然而，这名忠实的信徒同样也立即因遭到枪击而毙命。

“穆拉·侯赛因立即用力推开旅馆的门。他对站在身边的追随者们大声喊道：‘上帝的勇士们，上马！’年轻的追随者们立即依令而行，一起朝着要杀害他们的巴尔富鲁什人冲去。巴比信徒们拔出剑，高喊着他们的战争口号‘祢这时代之主啊！’。

“看着三名同伴仅仅因为试图祈祷而被杀害，这让他们感到悲伤与愤怒，在这种情绪的激励下，巴比信徒比以前更加猛烈奋战。

“短短的几分钟内，镇民们已在树林间尖叫、奔跑，以求逃命。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年轻信徒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与神武。镇民再一次被迫撤回城镇，藏身过夜。

“穆拉·侯赛因此时知道，镇民们不会就此罢休，巴比信徒必须找到一个能够自卫的地方。”

“但是，他们能够做什么？”阿里问道。

“第二天，破晓时分，他们骑马出发。然而，当他们行进时，巴尔富鲁什的镇民跟在他们后面，不断攻击他们。离开巴尔富鲁什约十四英里时，他们在一座穆斯林圣殿——谢赫·塔巴尔西陵殿旁边停了下来。穆拉·侯赛因知道，若不自卫，他们将无法继续前进，他们必须进行抵抗。

“一看到矗立在草地中间的那座小型陵殿，他就断定，这座圣殿是建立一座临时堡垒的好地方。

“他让大家下马。然后，他去向那座建筑物的管理员打招呼。当管理员看到穆拉·侯赛因时，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昨晚在梦里曾见过穆拉·侯赛因这张脸！”

阿里一听到父亲提到梦就立即变得兴奋起来。“是什么

梦，爸爸？您能告诉我吗？”

“当然可以。事实上，那位管理员立即把那个梦告诉了穆拉·侯赛因。在梦中，他看到一个七十二人的群体展开了一场英勇的战斗。然后，在战斗中的一个晚上，上帝的先知本人抵达此地，加入了这个群体。

“等那名管理员描述完自己的梦，穆拉·侯赛因微笑着告诉他：‘你所梦见的一切都将会发生。’然后，穆拉·侯赛因立即派巴比信徒在陵殿周围的地区作好准备工作，以便他们能够自卫。

“那一天是1848年10月12日。穆拉·侯赛因将三百一十三名巴比信徒分成小团队。然后，他派给了每个团队一项特殊的任务。例如，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负责筹划如何建造堡垒，他将它设计成一道环绕陵殿的环形围墙，有六十到八十步宽。一个团队负责建造这堵高大的围墙。另一个团队则挖井，向他们供给所需的水。趁还有时间，他们保证每一名巴比信徒都有活可干。

“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镇民的关注。每一天，堡垒都变得更大，更精美。偶尔，少数镇民会袭击他们，试图阻止他们建造堡垒。但是，巴比信徒总是会骑上马，将他们赶走。

“嗯，就在堡垒快要完工之时，一名信使带信给穆拉·侯赛因，说巴哈欧拉会在当晚加入他们。因此，穆拉·侯赛因命令追随者们在堡垒中作好准备迎接这位贵客。在巴哈欧拉抵达的当晚，穆拉·侯赛因以莫大的爱慕与崇敬欢迎了他。

“自然，他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以及他们为堡垒所作的准备告诉了巴哈欧拉。”

“巴哈欧拉与他们留在一起了吗？”阿里问道。

“没有。他视察了堡垒，对巴比信徒所做的优秀工作表示了鼓励。然后，他告诉穆拉·侯赛因，在他们为将要发生之事作好

准备之前，他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祂告诉他，‘要塞和守军需要库杜斯的到来，他加入后一切就完美了。’祂接着告诉穆拉·侯赛因，派七个人去萨里，要求释放库杜斯。

“穆拉·侯赛因向巴哈欧拉保证，他会完全按照巴哈欧拉的建议去做。然后，在离开之前，巴哈欧拉将此处的巴比信徒全都聚集到一起。祂告诉他们，祂会尽最大努力返回堡垒，与他们待在一起。‘如系天意，’祂说道，‘我还会再次来这里看你们，给予你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你们被上帝选作祂麾下的尖兵，圣教的开创者，祂的天使军定会无往而不胜。无论发生什么，胜利终将属于你们，你们定会大获全胜。’

“在鼓励了他们之后，巴哈欧拉动身前往自己位于德黑兰的家。事情按计划进行，穆拉·侯赛因派人到萨里解救库杜斯。这很重要，因为库杜斯是他们的领袖。”

“我还以为穆拉·侯赛因是他们的领袖。”阿里说。

“穆拉·侯赛因在战斗中领导他们，但巴孛已经预示了库杜斯的特别——这就是巴孛选择库杜斯一同前去朝圣的原因。”

“那意味着库杜斯是先知吗？”阿里问道。

“巴哈欧拉后来表明，库杜斯拥有崇高的精神地位，他仅次于巴孛本人。穆拉·侯赛因和其他人都非常清楚库杜斯的崇高地位。因此，当库杜斯与巴比信徒返回堡垒时，巴比信徒怀着莫大的敬意欢迎了他。

“眼前的景象给库杜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堡垒拥有十米高的围墙，围墙大部分用石头砌成，其顶端有巨大的原木。巴比信徒挖掘了水井以供给淡水。他们甚至还建造了一座储存食物的仓库。在视察了堡垒的每一个部分之后，库杜斯赞扬了同伴所完成的一切。”侯赛因停了下来，在沙子上画了一个圆，向阿里解释，堡垒的围墙是如何围绕主建筑——位于中央的陵殿——来布置的。

“巴尔富鲁什人不是试图阻止他们建造堡垒吗？”阿里问道。

“噢，是的，”侯赛因说道，“那个城镇的宗教领袖甚至致信刚刚接替父亲王位的国王纳赛尔丁·沙阿本人。在这封信中，这名充满妒意的领袖详细地描述了堡垒，并且说巴比信徒是对整个波斯的威胁。”

“沙阿接到报告，立即传话给他在马赞达兰的军官，让他们阻止巴比信徒。他命令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杀死巴比信徒。当然，军官们知道巴孛的追随者大部分是柔弱的学生，而非像他们一样受过训练的士兵，所以他们并没有担心。他们确信能够在一小时左右打败那个不堪一击的学生群体。”

“军官阿卜杜拉汗很快使自己一万两千人的军队作好了袭击堡垒的准备。即使是在袭击之前，他们还设法截断了堡垒的日常食物供给。巴比信徒很快变得焦虑起来——不仅是食物变得匮乏，连水井也已经干涸，他们的水所剩无几。”

“库杜斯努力使他们保持高昂的情绪。在每个早晨、下午，他将穆拉·侯赛因和其他人召集到一起，念诵巴孛的著作。当水完全用完时，库杜斯告诉大家不要担心，一场暴风雨将会在当晚降临，为他们带来所需要的水。”

“他说对了吗？下雨了吗？”阿里问道。

“是的，”侯赛因微笑着说道，“雨下得非常大，使得沙阿军队的大部分弹药都被毁掉了。第二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雪，堡垒外面的大军冻得苦不堪言。”

“库杜斯吩咐巴比信徒，为次日上午的进攻作好准备，以便他们能利用这天气对扎营的军队所造成的不利。果然，在次日清早日出后两小时，穆拉·侯赛因、库杜斯，以及其他巴比信徒高喊着‘祢这时代之主啊’冲出了堡垒。”

“嗯，正如你可能想象到的那样，措手不及的阿卜杜拉汗

军队完全被吓住了。仅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巴比信徒已迫使大军逃散到周围的树林里。事实上，在庫杜斯下令停止战争，命令巴比信徒返回堡垒之前，这一小群巴比信徒已经杀死了包括阿卜杜拉汗本人在内的四百三十名士兵。‘不必对他们再追加惩罚，’他说道，‘我们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以便继续从事复兴人类的工作。’”

“那么，军队离开了吗？”阿里问道。

“没有，根本没有。他们极其尴尬，并且十分愤怒。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重新集结军队，修整装备。”

“巴比信徒呢？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忙着在整个堡垒周围挖掘一条大壕沟。他们夜以继日地劳作了十九天，直至战壕完成。在此期间，庫杜斯带信给米尔扎·迈赫迪-庫利王子，说巴比信徒无意伤害任何人，他们只想告诉人们关于应允的卡伊姆的事情。他说，巴比信徒能够证明卡伊姆终于来临。

“但是王子并没有听信他的话。相反，三天之后，他集合了一支人数比以前多得多的军队。他率领三个步兵团和数个骑兵团向堡垒进军。抵达后，他的部队开始开火，希望使巴比信徒受到震慑，以便他能够在次日大举袭击他们。但是，庫杜斯已经为对付政府士兵们准备了一场突袭。

“就在次日破晓之前，庫杜斯命令巴比信徒打开堡垒大门。然后，他与穆拉·侯赛因，连同其他两百名巴比信徒，在凌晨的黑暗中迅速冲出堡垒，朝毫无防备的军队发起突击。巴比信徒全然不顾沿途的泥和雪，他们似乎也完全不在乎他们即将面对的是大量训练有素的士兵。

“当他们向还在睡梦中的士兵冲锋时，他们再次以最大的声音喊道：‘祢这时代之主啊！’

“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巴比信徒装备不足，数量上处于

劣势。然而，他们的勇气与胆量却让那些士兵感到无比诧异和震惊。有些士兵设法开了枪，但是，没有什么能减缓巴比信徒的猛烈冲锋。这次进攻使军队陷入混乱，不久，整个军队便迅速溃逃了。

“甚至连王子本人也只能赤脚爬过他司令部的一扇后窗，才设法逃脱。”

“巴比信徒的灾难到此结束了吗？”阿里问道，他面对如此圆满的结局，满足地笑着。

“恐怕没有，”父亲面带严肃的神情说道，“军队逃散了。但是很快，他们开始重新集合，许多骑兵开始冲锋。令穆拉·侯赛因惊恐的是，他看到许多敌军骑兵向库杜斯冲去。穆拉·侯赛因试图营救库杜斯，但是，士兵开了火。一颗子弹击中了库杜斯的嘴，库杜斯倒了下去。”

“子弹把他打死了吗？”阿里焦急地问道。

“没有。但是当穆拉·侯赛因冲到库杜斯的身边，看到自己的领袖所受的伤时，他变得非常愤怒。他一手持着库杜斯的剑，另一只手握着一把从逃走的王子那里缴获的剑，单枪匹马冲向周围的士兵。受到惊吓的部队是如此地恐惧，他们再次惊恐而散。”

“穆拉·侯赛因的无畏之举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巴比信徒，他们重新集合在他周围，给予他支援。在大约半小时内，整支军队就都逃走了。巴比信徒的小团队再次击败了大批受过训练的士兵。”

“但是巴哈欧拉怎么样了？”阿里问道，“祂如约返回堡垒了吗？”

“事实上，差不多同一时间，也就是十二月上旬，巴哈欧拉从德黑兰出发，向堡垒行进，希望加入祂的巴比同伴们。祂带着同父异母的弟弟米尔扎·叶海亚，以及其他的人。他们途经马赞达兰的努尔地区，穿过崎岖的山路，朝堡垒行进，希望于当晚到达

那里。巴哈欧拉知道，士兵们正试图阻止任何巴比信徒接近被包围的堡垒，避免他们向被围困的信徒们提供帮助。如果他们在白天抵达，他们就极有可能被逮捕。

“但是旅程非常艰难。巴哈欧拉知道，他们这一群人沿途不能休息，因为那样太过危险。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一名会对他们起疑心的官员，并被拦下来。但是，在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巴哈欧拉的同伴变得十分疲倦，他们恳求祂停下来休息。

“当他们坚持要求休息几小时后，巴哈欧拉最终同意在路旁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客栈停下来。他们在那里吃了一顿便饭。然后，除了巴哈欧拉，每个人都睡了。祂非常清楚他们面临的危险，祂坚持守夜。

“果然，一名当地村民向附近的警卫报告，说有一群巴比信徒正经过此地。在其他入入睡之后不久，这些警卫就来此逮捕他们。‘我们得到了严格的命令，’他们告诉巴哈欧拉，‘逮捕在这附近出现的任何人，抓到人后不需要盘问直接送交阿莫勒的行政长官。’

“巴哈欧拉平静地同意了那名军官的命令。但是，祂接着说了句令那名军官认为十分奇怪的话。祂警告他说：‘我劝你们不要做后悔的事。’

“然后，巴哈欧拉和祂的同伴骑上马，跟随士兵去了阿莫勒村庄。在行进中，巴哈欧拉悄悄地嘱咐其他人将他们手中所有的巴孛著作投诸河中。破晓之时，他们抵达阿莫勒，并见到了代理地方长官。报信者提前告诉了他，巴比囚犯即将到达。但是，当长官见到他所了解与尊敬的巴哈欧拉时，他十分震惊，并决定设法释放祂。

“当地乌里玛召集会议，想要审问巴比信徒。巴哈欧拉神情从容而又高贵，祂警告那些领袖，谨慎对待祂及祂的同伴。出于对巴哈欧拉的尊敬，地方长官试图安抚愤怒的乌里玛们，但他们

仍旧非常忌妒巴比信徒。当他们在巴哈欧拉的一名同伴身上找到一份手稿时，首席宗教领袖看了看，说这一定是巴孛无知而作的书简。

“令这位首席宗教领袖感到沮丧与困窘的是，巴哈欧拉平静地告诉他，那封书简并非巴孛所写，它出自穆罕默德钦选继承人伊玛目阿里的著作。当那位宗教领袖意识到自己愚蠢的错误时，他怒不可遏，决定用笞刑来惩罚巴哈欧拉和祂的同伴。”

“那是什么？”阿里问道。

“阿里，那是一种刑罚。将囚犯的鞋脱掉，然后用铁棒打他的脚掌。那会非常疼，还会给人造成巨大的摧残。如果多次接受这种刑法，囚犯将永远无法再走路。”

“他们对巴哈欧拉和祂的同伴这样做了吗？”

“只对巴哈欧拉做了。你知道，巴哈欧拉说服了代理地方长官不要惩罚祂的同伴，作为交换，祂自愿代他们受刑。所以，像五个月前在大不里士的巴孛一样，巴哈欧拉受到了审问与殴打。

“笞刑结束后，巴哈欧拉遭到了一群前来观看刑罚的暴民的威胁。他们非常气愤，认为巴哈欧拉是他们宗教的敌人。但是代理地方长官上前阻止了他们，并亲自将巴哈欧拉带到了自己的家中。他为阿莫勒宗教领袖以及无知镇民的行为向这位贵客一再致歉。‘我根本没有把你看做囚犯，在我的家中，我绝不把祢看作是一名囚犯，’他告诉巴哈欧拉，‘我觉得我的房屋就是专门供祢躲避祢的敌人的藏身之所。’

“代理长官将巴哈欧拉留在家中数日，保护祂的安全，直至一天夜晚，地方长官本人返回。当他获悉所发生之事时，他强烈地谴责了阿莫勒的人们。你知道，他刚刚从塔巴尔西要塞回来。在那里，他亲眼见证了巴比信徒的英勇，他对他们的看法已经完全转变。地方长官谦卑地去见巴哈欧拉，请求祂的原谅，并且赞扬了穆拉·侯赛因以及其他堡垒护卫者的勇气。几天之后，地方

长官安排巴哈欧拉及祂的同伴安全地前往德黑兰。”

“所以巴哈欧拉没有去堡垒？”

“没有，阿里。或许上帝是在保护祂，以便祂以后能够为人类提供更伟大的服务。这一次，巴哈欧拉的生命幸免于难，在后来好几次遇到危险时，也同样如此。

“当然，巴哈欧拉本人从不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危。祂知道，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上帝的计划。祂甚至告诉祂的追随者们，如若祂被杀，他们不应担忧，因为上帝会派遣其他人来完成祂的工作。”

阿里抬头看了看父亲，然后朝大海远望。侯赛因爱怜地伸出手，搂住阿里的脖子。“午餐之后，儿子，你可以了解谢赫·塔巴尔西要塞之战的其余部分。现在，让我们暂时伸伸腿，呼吸一下这咸咸的空气吧，再吃些妈妈从你叔叔店里买来的面包和奶酪吧。”

第五章 净化之火

吃完新鲜面包，又吃了几片奶酪后，阿里感觉特别口渴，皮革容器中的凉水竟显得格外清爽。父亲还在吃，于是阿里走向海滩，捡起一些扁贝壳，向来袭的海浪打水漂。不一会儿，侯赛因吃完了，他也去海滩上漫步了片刻。

当侯赛因散步回来时，阿里正在追逐一群海鸥。海鸥发出粗砺沙哑的声音，仿佛是在抗议，认为这个小男孩无权待在它们的海滩上。侯赛因微笑着看着阿里，他如此无忧无虑，快乐而充满活力。侯赛因非常爱他的儿子，他感激能与儿子共同度过的那些日子，正如现在这样。

侯赛因思考着，巴哈欧拉与祂的长子阿博都-巴哈之间可能发生怎样的谈话。他感慨，祂们是何等幸运，能够在面对所有困难的过程中相依相伴。他回想起巴哈欧拉为了表示对阿博都-巴哈的念记之情而写的一封书简。当他看着阿里，想着自己年幼儿子的思想与心灵之纯真时，侯赛因觉得，自己开始理解上帝的先知与祂忠实的儿子及同伴——阿博都-巴哈——之间的纽带是何等有力。在祂从事那项最孤寂的工作——努力改变人类心灵——的过程中，阿博都-巴哈是世界上唯一完全理解祂的人。

侯赛因坐在垫布上，看着海鸥在阿里周围俯冲，它们迂回盘旋，在水面上勾勒出各种图案。此时，风正从海上吹来，凉爽而平和，给人以安慰。侯赛因朝阿卡望去。在他脑海中，对出生地马什哈德的记忆依然清晰。但此时，阿卡才是他的家园。对他来说，没有退路。阿卡尽管不是一座漂亮的城镇，但它却是宇宙的神圣中心。他很高兴，阿里终于作好了准备要来了解那个事实。

“爸爸？”

阿里的声音让侯赛因略微有些吃惊，他转身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男孩。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那个故事了吗？”

侯赛因微笑着轻轻拍了拍身旁的地面，示意阿里坐下。

“当然可以，”侯赛因说道，“首先，我要给你讲塔巴尔西战争的其余部分。如果我们有时间，我还要告诉你一些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故事，那些地方的巴比信徒在面对难以置信的困难时，同样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

“像在內里兹和赞詹的那些战斗中所表现的那样？”

“是的，”侯赛因说道，“你知道，几乎在所有战斗中，这种模式都是相同的。巴比信徒总是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是，实话实说，他们从未被真正击败过。”

“但是，我以为在塔巴尔西、內里兹，以及赞詹的大部分巴比信徒都被杀死了。”阿里说道。

“是这样，许多人被杀死了，”侯赛因说道，“但不是因为他们被击败了。”

“您是说，他们依然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让人们为巴哈欧拉的到來作好了准备？”

“他们的确做到了，但那并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巴比信徒在塔巴尔西从未被真正击败。让我想想，我怎样才能好好把它解释给你听。

“我告诉了你巴哈欧拉所起的作用——祂如何试图到达堡垒，我还告诉了你巴比信徒如何建造堡垒，以及当他们遭到政府军队袭击时又是如何在最初的战争中作战的。但是，那仅仅是个开始，阿里。政府军针对堡垒的进攻一再持续。巴比信徒越是勇敢地自卫，军队士兵的进攻就越是坚决。”

“巴孛的追随者持续抵抗了好几个星期，只有在迫不得

已时，他们才会进攻。穆拉·侯赛因会喊‘上帝的勇士们，上马！’，而巴比信徒则会高喊着他们的战争口号‘祢这时代之主啊！’，从堡垒的门中冲出。”

“这些进攻持续了几个月之久，直至巴哈欧拉被捕，并被带到阿莫勒之时。王子正是在那时重新召集军队，开始不分昼夜地对堡垒进行更加猛烈的进攻。他命令几个步兵及骑兵团在堡垒周围扎营。然后，他命令军队建造七个路障，阻止巴比信徒的攻击。这样，他们就能够用大炮猛轰堡垒，而无须担心穆拉·侯赛因和他的手下有计可施。

“不久，巴比信徒所面临的形势变得真正恶劣起来。他们的临时堡垒开始变得更像是一所监狱，而非一个庇护所。他们的食物已尽，亟须用水。最终，在1849年2月的第一天，穆拉·侯赛因把巴比信徒们聚集在一起，告诉大家，他们必须发起进攻，以获取他们所需的水。大家在他的声音中察觉出了异样，但是，他们当然完全信任自己的领袖，他们开始为进攻准备装备。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穆拉·侯赛因穿上新衣服，戴上巴孛给他的绿色头巾，去与库杜斯私谈。当晚午夜之后，晨星升起之时，穆拉·侯赛因集合了手下，他们高喊着‘祢这时代之主啊！’，冲出了堡垒。

“这次袭击令敌军士兵猝不及防。巴比信徒的冲锋如此迅速，他们设法突破了王子建造的全部路障。但是，正当他们袭击敌营之时，穆拉·侯赛因的马突然被一些帐篷栏绳缠住了。他拼命挣扎，以摆脱羁绊。为了避开巴比信徒而躲在附近一棵树上的一名敌军士兵看到了穆拉·侯赛因所处的困境。那名士兵小心翼翼地举起步枪，瞄准这位巴比领袖开了枪，穆拉·侯赛因倒下了。

“穆拉·侯赛因的两名追随者在混乱之中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他的身边，发现他仍然活着。他们合力抬起穆拉·侯赛因，迅

速将他抬回了堡垒。很明显，他们勇敢的战争领袖受了致命伤。因此，库杜斯告诉众人不要打扰他，他要和这位他所珍爱的朋友、他的新生字母同伴单独待在一起。穆拉·侯赛因躺在那里，生命垂危。库杜斯对他说：‘如系天意，不久我也会和你在一起，共享天堂的无法形容的快乐甜蜜的生活。’这位垂死的巴比信徒感到由衷地高兴，他知道自己不久将在精神世界里与亲爱的朋友永久地相聚。他抬眼看着库杜斯，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对他的朋友及领袖说道：‘我愿用我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命，你对我的效忠满意吗？’”

“穆拉·侯赛因把库杜斯视为他的领袖？”阿里说道。

“似乎是这样，”侯赛因说道，“毕竟，巴孛带去朝圣的是库杜斯。事实上，在与巴孛交谈之前，甚至在被告知巴孛是谁之前，库杜斯就认出了祂。穆拉·侯赛因此感到震惊。巴孛后来告诉穆拉·侯赛因：‘对他的奇怪行为不要感到惊奇，我在灵性世界一直与那位青年交流。我已认识他，实际上期待他的到来。’”

“太不可思议了，”阿里说道，“所以，库杜斯非常重要！”

“阿里，这些早期巴比信徒中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因为，在几乎没有人知道先知已经到来时，他们就都已经认出了先知。但是，你说的是对的——库杜斯尤为特别。”

“库杜斯也在堡垒被杀了吗？”阿里问道。

“没有立刻被杀。正如你能想象到的那样，阿里，巴比信徒非常悲伤。他们在陵殿之内的一个秘密地点埋葬了穆拉·侯赛因，以便敌军不会发现他的尸体。然后，他们埋葬了在那天的战斗中阵亡的其他三十六名巴比信徒。与此同时，敌军士兵开始试图重建在巴比信徒的进攻中被完全拆毁的营地。

“那时候，巴比信徒已经坚守了一百一十六天。在那期

间，七十二人在战斗中阵亡，没人知道多少名士兵被杀死。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天里，王子试图改组军队，以消灭依然居住在临时堡垒中的剩余的巴比信徒。当然，当他发现穆拉·侯赛因已被杀死时，他倍受鼓舞。

“自负的王子率领两个团的步兵及骑兵再次包围了堡垒，命令士兵开始战斗。库杜斯意识到，王子此时认为他能够轻易地击败那些未受过训练的学生。所以，库杜斯集合了信众，告诉他们，必须证明巴比信徒即使没有穆拉·侯赛因的帮助，也仍是值得尊敬的勇士。他们必须出去向士兵证明，巴比信徒的英勇与力量不是来自穆拉·侯赛因一个人的领导，而是来自全能的上帝。

“一个由十九名巴比信徒组成的小组再次骑马高喊着‘祢这时代之主啊！’，冲了出去。像以前一样，几分钟内，他们便驱走了混乱的士兵。这些士兵以为有大量的巴比信徒即将追击他们。

“胜利虽然令人鼓舞，但它却是短暂的。几天之内，他们所面临的形势再次变得危险。王子下令，在堡垒的围墙周围建造塔楼。他的士兵开始从那些塔楼中向堡垒内发射炮弹，巴比信徒不得不挖掘地下隧道，以躲避炮击。

“很快，另一个问题便显现出来。当时是春季，湿润的泥土开始侵蚀他们的衣服，使他们每天都感到阴冷而潮湿。不久，许多人就生病了。更糟的是，他们的食物已经完全吃光，他们不得不吃掉幸存的数量很少的马。”

阿里被父亲所讲的故事震惊了，他对堡垒中英勇的巴比信徒的羡慕逐渐消失了。他意识到，身为英雄，并非总是刀光剑影、策马冲锋，享受那一时二刻的荣耀。此刻，他明白了，在令人坐卧不安的每时每刻，勇气都有可能在接受着考验。

“最后，他们再也没有食物，”侯赛因继续说道，“他们凭借着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仅有的一点点草为生。他们甚至吃了自己

的皮鞋和任何可能使他们活下去的东西。在这恶劣的条件下，他们生存了许多天，只是偶尔才会冲出堡垒以惊吓敌军。

“王子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依然未能战胜这一小群顽强的巴比信徒。最终，他决定，只要他不能击败巴比信徒，不能使他们投降，他就要使用诡计与谎言诱使他们停止抵抗。”

“他怎样才能欺骗他们呢？”阿里问道。

“他假装安排休战，给库杜斯送去了一本《古兰经》，以示他的诚意。并且，王子发誓，如果库杜斯和他的人从堡垒中出来，他们中没有人会受到伤害。”

“库杜斯相信他的话了吗？”阿里显然很担心地问道。

“我确信，他完全知道王子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他也知道，通过真诚行事，通过表现他对那名政府官员的信任，他才能够最好地为巴孛的圣道服务。”

“巴比信徒从堡垒中出来了吗？”

“是的，他们出来了。在漫长的七个月之后，他们于1849年5月的第九天穿过了堡垒的大门。在他们从堡垒中出来之后，王子的真实意图暴露无遗。当信徒在饱食终日的军队的嘲笑声中刚一穿过堡垒大门，他们中的大多数就被杀死了。”

“怎么被杀死的？”阿里神情忧郁地问道，“他们是怎么被杀死的？”

“有些人被矛刺死，有些人被剑杀死，有些人存活了下来，结果却只落得被卖为奴。最初的十八位新生字母中的九位在那里被杀。堡垒立即被摧毁、清除，政府军队似乎以为他们能够通过彻底毁灭那座小堡垒，而抹去人们对这一历史性事件的记忆。”

“但是我们知道它，爸爸。”

“是的，阿里。我们知道，并且最终，这一事件将会为全世界的人民所铭记。”

“库杜斯呢？他也被杀了吗？”

“库杜斯被带到了他的出生地巴尔富鲁什。在那里，他被戴上镣铐，游街示众。然后，他被剥去衣服，连推带拽，而镇民们则猛烈地攻击他。在一阵愤怒与激动的狂躁中，他们把他的身体撕成了碎片。”

侯赛因停了下来，无法继续下去。他低头看到阿里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它值得我们为之落泪，儿子。这些早期信徒所经受的遭遇让人难以接受。还有比这多得多的可怕事情，我现在无法告诉你。但是，我必须让你知道更多，以便你能够理解这虔诚、这勇气、这净化了波斯大地的牺牲奉献，还有这为人们所热爱的上帝之圣道奠定了基础的忠诚之爱。阿里，如果你记不住别的，就记住这一点：没有支撑着早期信徒——那些先驱者——的忠诚之心，就没有今天的巴哈伊信仰。”

“但是，有必要让那一切都发生吗？”阿里含泪说道，“一定要那样发生吗？”

“背离真理从来就不是必要的，阿里。但是，似乎每当一位先知出现，祂及祂最早的追随者都会遭到这样的对待。所以答案是，它并非一定要这样发生。人们有权在是非对错之间自由作出选择，但他们往往会选择错的。”

“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会作出错误的选择，是不是？”

“是这样的。”侯赛因安慰着自己的儿子，直到阿里停止流泪。

“这样的事情遍布整个波斯国吗？”几分钟后，阿里问道。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波斯是巴比信徒的一个恐怖之地。正如你所知道的，直到现在，居住在那里的巴哈伊的处境仍然极其危险。当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巴比信徒在那期间被杀害，无法知道他们为了不放弃信仰而承受了多少苦难。我

想，那就是为什么，记住我们所知道的信徒的名字、记住他们拼搏过的地方是如此重要。因为，他们代表了许多其他的人。那些人的名字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至少在此世不会。”

阿里对父亲笑了笑。他第一次明白了，他所聆听的故事是自己宗教的历史，它们永远不会被忘记，会从父母到孩子代代相传。“我应该了解更多一些事情，”阿里对父亲说道，“毕竟，我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孩子，我希望，我也能够告诉他们这些故事。”

侯赛因把手轻轻地放在儿子的脸颊上，他通常不会这样做，但是阿里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撤回手，说道：“如你所愿，阿里。但是，这不是一个快乐的故事。”侯赛因深吸了一口气，就像是一声叹息，然后，他继续说道：“在同一年的初夏，1849年，大约在那场战争之后一个月左右，巴孖得知了塔巴尔西的悲剧。当时，祂正身处奇赫里克的一间囚室。一名信使告诉祂，祂的九位新生字母已遭屠戮，其中有祂所钟爱的穆拉·侯赛因及库杜斯。

“祂的悲伤无以言表。这些亲密的朋友及虔诚的追随者，已为祂所带来的真理献出了生命。九天里，祂不愿见任何人，几乎无法进水进食，泪水不停地从祂眼中流出。整整五个月，祂是如此悲伤，甚至都无法写作。

“终于，当祂能够再次写作之时，祂启示了优美的书简，以纪念这些备受钟爱的殉教者。然后，祂派了一名信使去堡垒的遗址祈祷，向在那里战斗过的人们致敬。

“在回程的路上，那名信使在巴哈欧拉位于德黑兰的家中作了停留，并且，他得知了迫害仍在继续。德黑兰所有的官员正在试图找出哪些人是巴比信徒。首相米尔扎·塔基汗将十四名被怀疑为巴比信徒的知名市民逮捕。他声明，如果他们不透露其他巴比信徒的名字，他们就会被处死。但是，他们拒绝了。然后，他告诉他们，除非他们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他们将会被杀

死。”

“您的意思是说，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表明自己不是巴比信徒？”阿里问道。

“是的。你知道，根据伊斯兰教信仰，在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叫做塔基亚。但是，巴孛不再允许巴比信徒这样做。”

“他们中有人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了吗？”

“他们中的七个人宣布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但是，其余七人，包括抚养巴孛成人的舅舅，没有这样做。这七个人被逐一带去接受长时间的审问和拷打。但他们依然不愿宣布放弃他们的信仰，于是，他们被处决了。”

“他们是怎样被杀死的？”阿里问道。他并不十分确定，自己是否想要知道这问题的答案。

侯赛因停了下来，正视着阿里。“他们被斩首了，阿里。他们在大街上被暴尸三日，供市民们踢踹、吐口水。当然，他们的尸体也被用来警示其他巴比信徒——如果他们继续追随巴孛，他们也会被杀死。

“但对巴孛追随者的迫害并没有结束，对巴比信徒的仇恨与恐惧像流行病一样传遍整个国家。这七名受人尊敬的市民死于德黑兰之后，过了仅仅两个月左右，一场类似的悲剧在南部一个叫做内里兹的城镇发生了。

“大约一年之前，在塔巴尔西战争的后期，瓦希德（巴孛追随者中最博学的一位）试图去堡垒加入他的同伴。像巴哈欧拉一样，瓦希德无法接近堡垒。因此，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暂住在巴哈欧拉的家中。但是，当巴比信徒在堡垒被欺骗、屠戮，以及七名巴比信徒在德黑兰被杀之后，瓦希德从德黑兰起程，决心以自己的教友为榜样。

“他决定不顾个人安危，致毕生精力去教导他人，传扬巴孛

圣道。瓦希德夜以继日地在他所经过的每一座城市里，告诉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这个奇妙的消息，即卡伊姆已经到来，祂来履行伊斯兰教的承诺。

“逐渐地，他的传教旅程引他一路向南。从加兹温市到库姆，然后到卡尚、阿尔德斯坦，以及伊斯法罕。最终，春天来临时，他到达了亚兹德。在亚兹德，他拥有一座漂亮的住宅，他的妻子以及年幼的孩子住在那里。正如他在自己所访问过的其他城市里所做的那样，瓦希德开始在亚兹德向市民传导巴孛的圣道。

“他是如此受人尊敬的一位学者，许多人都充满热情地倾听他的话语，并决定成为巴比信徒。但是有些人，尤其是穆斯林大毛拉，却被这些教义激怒了。穆斯林毛拉担心，如果这个宗教流行起来，会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聚在一起断定，阻止这些教义日趋流行的唯一办法就是杀死瓦希德。

“不久，瓦希德就发现了他们的计谋，但是他并不在意。像已经献出自己生命的其他巴比信徒一样，瓦希德决定尽自己所能去教导其他人，直至生命尽头。在接下来的四十天里，他继续解答寻求者的问题，向其他人示范，他们如何能够教导他们的朋友。很快，瓦希德自己的家变成了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

“随着人们对该宗教的兴趣开始蔓延，地方长官召集了一次镇民会议。”

“就像巴尔富鲁什镇的领袖们所做的。”阿里说道。

“是的，”侯赛因说道，“就像在巴尔富鲁什那样，许多镇民相信，他们应该攻击瓦希德的家。幸运的是，瓦希德的一些朋友听说了那个计谋，并且提醒了瓦希德，以便巴比信徒能够在攻击开始之前逃脱。

“然而，还是有些人被俘虏了。瓦希德忠实的仆人哈桑就在其中，他遭受了严刑，并被杀死。

“瓦希德此时知道，他自己的殉教时刻已经临近。他告诉妻

子，离开他们在亚兹德的家，带着孩子去她的父亲家。他带上了自己所有的巴孛著作，吻别了妻子和孩子。他完全清楚，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然后，他朝南向内里兹镇进发。他在那里拥有另一座住宅，以及许多忠实的朋友。从亚兹德到内里兹的路上，瓦希德始终在向人们传导巴孛圣道。当他到达内里兹时，他勇敢地公开宣布，伊斯兰教的应允者终于到来了。

“许多人聚集起来，聆听他传教。因为他们了解瓦希德的学识，尊重他的言论。瓦希德提醒这些热切的人们，内里兹的地方长官会试图杀死任何追随瓦希德的人。但是，他们仍然恳求他待上几天。与此同时，地方长官聚集了一支军队，并设法征募了一千名骑兵及步兵。

“当瓦希德和他的追随者得知这些士兵要来杀害他们时，一共有七十二名巴比信徒去了附近的哈杰赫堡垒。那是一座古老的建筑，相当地凌乱不堪。于是，瓦希德组织巴比信徒建造尽可能坚固的围墙。正当他们忙于建造堡垒之时，城镇的其他居民来到堡垒，想加入他们。

“不久，部队到达。瓦希德立即看出这些士兵决意杀死巴比信徒。他意识到，既然不可能与地方长官通过和谈来阻止战斗的发生，就只能运用巴比信徒在塔巴尔西要塞之战中使用过的战术。”

“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像穆拉·侯赛因和他的手下一样冲出堡垒？”阿里问道。

“对，并且，他们也取得了相同的成效。每当巴比信徒以小团队的形式冲出堡垒时，地方长官的部队就会仓皇逃散。他们会丢弃阵地，到处寻找躲避之处。

“这种战斗日复一日地持续着。态势愈发明朗，即使动用大量的政府军，地方长官的军队也无法击败巴比信徒的小团队。因

此，地方长官决定调来更多的士兵。他命令士兵们在堡垒周围挖掘战壕，以便军队能够向巴比信徒开火。但是瓦希德作出如下回应，他派遣了一支由十四名巴比信徒组成的小队骑兵，高喊着‘安拉乎·艾克拜尔’——‘上帝最伟大！’，勇猛地冲出堡垒。政府士兵再次被突如其来的袭击震惊了，他们又一次惊慌逃窜。

“最终，地方长官清楚地认识到，他无法击败巴比信徒。于是，他决定使用曾在塔巴尔西被用来对付巴比信徒的诡计。他以《古兰经》发誓，只要瓦希德与他交谈，并向他展示证据来证明巴孛的确是应允的卡伊姆，巴比信徒中就不会有人受到伤害。

“像库杜斯一样，瓦希德知道其中有诈。但是他也知道，通过真诚行事，他才能够用最好的方式向世人展现巴比信徒及新宗教的诚实可信。于是，他和五名随从出了堡垒，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他与地方长官及其手下谈论了巴孛。他们询问了瓦希德一些他们能够想出的最难的问题。并且，他们表面上似乎在倾听瓦希德的回答，但实际上却始终在试图制定一个计划，诱使其他巴比信徒从堡垒里面出来，以便能够将信徒们杀死。

“官员决定向堡垒里的信徒们发出一个假消息，告诉他们，瓦希德已让整个军队相信，巴孛即是应允的卡伊姆。自然，巴比信徒们为此而开心。他们立即放下武器，从堡垒中出来。但是，他们刚一出来，政府军便捉住了他们，对他们施以残忍的极刑，将他们杀害。

“我不会将当时发生的所有恐怖的事都告诉你，阿里。但是我会告诉你，在1850年6月29日，瓦希德遭受了酷刑，他被拖着穿过城镇。然后……”侯赛因停了下来，使劲咽了一口口水。

“告诉我，爸爸。我需要知道，您自己这样说的。”

侯赛因直视着阿里的眼睛，他说得对。阿里想要知道巴哈伊眼睛背后隐藏的秘密，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释它。

“好，那么，我就告诉你。他们割掉了他的头，阿里。他

们割下他的头，剥去皮，用稻草把它塞满，”侯赛因再次停了下来，又使劲咽了一口口水，说道，“然后，地方长官把这位全波斯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的头颅，作为战利品送到了设拉子的王子那里。内里兹的许多巴比信徒也同样遭受了来自五千名士兵的骇人褻渎。”

“为什么？”阿里不相信地惊呼，“怎么有人能对自己的同胞做出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儿子，我也无法理解。或许要和他们一样背离情理，才可能理解他们的心。而这种事情，上帝不容。我就告诉你这么多。我们每个人都能变得像天使一样睿智、良善，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能毁灭我们身上的那点神圣火花，变得像野兽一样卑鄙，甚至比一只恶狼更糟。因为野兽的猎杀是有原因的，比如为了食物，或为了保护其窝群。但是，人类只要背离了真理之光，开始追逐堕落的欲望，或追随邪恶的引领者，他们则会无故屠戮。

“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把这样的行为交由上帝来评判。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残忍恶行并非孤立事件。巴比信徒不只是在塔巴尔西要塞和内里兹受到了如此恶劣的对待。或许在听到内里兹所发生之事的消息之前，巴孛本人就被从奇赫里克的监狱带到了大不里士，并在那里受到了当局的盘问。”

“祂是在那时把祂的笔送给巴哈欧拉的吗？”阿里问道。

“是的，”侯赛因说道，“巴孛知道祂自己殉教的时刻即将到来。祂命令文书米尔扎·艾哈迈德把祂的印章、戒指，以及祂的笔筒，连同一个漂亮的卷轴，一起带给巴哈欧拉。”

“卷轴上是什么？”阿里问道。

“巴孛已在卷轴上写了三百个经文，所有的诗节都包含‘巴哈’一词的各种形式。”

“祂就是用这种方式告知巴比信徒，巴哈欧拉即是上帝应允

的显圣者吗？就像巴孛已在祂的著作中说过的的那样？”

“是的，那是其中的一个标志，”侯赛因说道，“在那之后，巴孛随即就被带到大不里士。在那里，祂被关押在城镇广场兵营里一个看守严密的囚室内。你知道，首相米尔扎·塔基汗的计划就是通过杀死巴孛本人，从而彻底地铲除巴比信仰。然而，大不里士的地方长官极为尊敬巴孛，他拒绝服从命令处决巴孛。于是，那项任务被交给了首相的兄弟。

“但是，当巴孛和祂的文书赛义德·侯赛因一起被带到兵营监狱时，一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首先，士兵剥去了巴孛的头巾及腰带——祂位居赛义德之列的标志。然后，当他们接近庭院时，一名虔诚的年轻巴比信徒——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突然扑倒在巴孛的脚下，抓住祂衣服的褶边，恳求道：‘主，把我也带上吧！无论祢去什么地方，请允许我跟着祢吧！’当然，那名青年知道巴孛很快就要被处决，但是，他并不在意。巴孛向他保证，他会获准与祂待在一起。于是，那名青年就与巴孛、赛义德·侯赛因一起被关押在囚室中。

“那晚，另一件神秘的事情发生了。巴孛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祂告诉聚集在那里的同伴：‘明天将是我殉教的日子，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能站出来，亲手结束我的生命。我宁愿死于朋友之手，也不愿死于敌人魔掌。’”

“他们中有人同意做这样的事吗？”阿里问道。

侯赛因笑了。他知道，儿子是想知道他自己的反应会是怎样的。

“是的，”侯赛因说道，“除了那名忠实的青年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所有人都保持沉默。他突然跳起身来，说他会遂巴孛所愿。巴孛对其他人说，因为这名青年挺身服从了巴孛的意愿，他将会被给予同巴孛分享殉教之冠冕的荣誉。”

“被杀死？”阿里问道，“那就是他的忠实所得的回报？”

“那名青年今天在哪里？”侯赛因问他的儿子。

“怎么了？他死了，我猜想。”

“是的。他现在居住于精神世界。但我们坐在这里讲述他的故事，不是吗？他的躯体、他的俗世遗骸在哪里？”

“我不知道。”阿里说道。

侯赛因举起左手，指向卡尔迈勒山。

“在那里，”侯赛因说道，“在巴孛的陵殿中。他的遗骸与上帝先知的神圣遗骸永久地融为了一体。一切都是因为那一高尚的举动，并且，因为感恩信徒的祈祷每一天都在保佑那神圣的遗骸，他的遗骸将永远地留在那里。

“但是，那并不是故事的结局，”侯赛因放下手，调整了身体，继续说道，“第二天，当士兵们来到监狱，带巴孛和那名青年去行刑时，巴孛告诉士兵说，祂尚未完成对文书侯赛因口授祂最后的指示。祂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祂完成这个任务。然而，士兵仍将巴孛和那名青年带到了庭院，在那里，一支行刑队已经作好处决他们的准备。奉命执行处决任务的亚美尼亚军团上校萨姆汗是一名基督徒，他极为尊敬巴孛，恳求上级不要给予他这项任务。但是，巴孛向他保证，一切都会没事的。祂告诉他遵令而行，并且告诉他，如果他是真诚的，上帝将会帮助他。

“因此，巴孛与那名十八岁的青年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被带到了兵营的庭院。然后，一枚长钉被敲进了兵营的墙壁。成千上万的镇民从窗口、屋顶，以及门口旁观。许多人想知道，巴孛——那名宣称自己是卡伊姆的年轻的赛义德到底是谁。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等着看这个宣称自己是上帝显示者的人在面对死亡时是否会软弱怯懦。

“巴孛和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被牢牢地捆住，悬吊在长钉上。行刑队由三排步枪射手组成，总共七百五十人。镇民们变得

鸦雀无声。萨姆汗下达了命令，子弹的巨响迅速穿过长空，留下一股烟雾。

“当烟雾散去时，人群中发出了惊异的叫喊声。那名青年安然无恙地站在他们面前，巴孛本人则踪影全无。惊愕的人群中掀起了一阵巨大的喧嚣。此时，确信上帝参与了此事的萨姆汗命令士兵立即离开，他拒绝再做任何伤害巴孛的事情。

“一场搜寻随即展开，直至士兵发现巴孛重新置身于祂在兵营的囚室，向侯赛因口授最后的指示。当祂结束时，另一个团的士兵被调来。巴孛和那名青年再次被捆绑，悬吊在兵营墙壁的长钉上。士兵再次瞄准，镇民们从旁观看。在全然的静寂之中，巴孛向他们高喊：‘固执的一代啊！倘若你们信仰我，那你们每个人都会效仿这青年——你们的先锋——的榜样，心甘情愿地在我的圣道上献身。那时刻即将来临，届时，你们将认出我；而到那一天，我已离开了你们。’

“1850年7月的第九天，枪声响起，爆炸性子弹布满了巴孛和那名青年的躯体，将它们混合在一起，但是他们的脸却几乎未受损伤。”

“那是个奇迹，不是吗，爸爸？”阿里问道。

“我们未必总是理解上帝的旨意，只有当它以这种方式出现，人们才愿确信。可究竟什么是奇迹，阿里？”

“您明白上帝是怎样让它发生的吗？”阿里问道。

“不明白。”侯赛因坦言。

“那么，我将会称它为奇迹。”

“你愿意称它为什么，就称它什么吧！”侯赛因低声轻笑着，说道，“因为那段时期充满了神秘而奇异的事件，所有那些事件都是由这些早期信徒惊人的勇气与牺牲带来的。因为，这些死亡非但没有熄灭已在全波斯人民心中点燃的信仰之火，反而为巴孛的宗教信仰赢得了更多的追随者。当波斯人看到巴比信徒的

勇气时，他们推断，巴孛的宗教一定包含着某种真理——人们还能为什么原因而如此急切地作出终极牺牲吗？

“杀戮没有随着巴孛的处决而停止。仅有为数不多的巴比领袖存活下来：塔希丽、巴哈欧拉，以及其他几位。大多数人已被害了。然而，在新的追随者中，总有一些人因我们宗教早期所需要完成的英勇而艰巨的任务而变得高贵。例如，在赞詹镇，另一场斗争已然开始。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最艰苦的斗争。它比巴比信徒与政府士兵之间的其他任何一场遭遇战都持续得更久，并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赞詹的骚乱始于该镇一名年轻的宗教领袖霍贾特成为一名巴比信徒之时。早在霍贾特成为巴孛的追随者之前，赞詹的其他宗教领袖就都对这位博学的年轻人的声望心生嫉妒，他们甚至曾致信沙阿投诉他。

“由于那封信，穆罕默德沙阿邀请霍贾特到德黑兰，并与他交谈。然而，沙阿非但没有找出霍贾特的过错，反而认为他是一名非常高尚而博学的青年。因此，沙阿拒绝做任何不利于他的事。但是，当霍贾特成为一名巴比信徒时，乌里玛们更加愤怒了。沙阿再次命令霍贾特来到德黑兰讨论此事。在德黑兰，霍贾特受到了所有博学的乌里玛的质问。但是，他的回答是如此清晰，如此合乎逻辑而有力。沙阿再次确信，他并非一个闹事者，而是一名知识渊博且值得帮助的年轻人。

“然而，为了维持赞詹的平静，霍贾特同意留在德黑兰，尽管他在这里受到了囚犯一样的对待。他不能走出城门，也不能与朋友畅谈。当穆罕默德沙阿于1848年9月驾崩时，霍贾特获悉，新上任的大维齐想要杀死他。于是，他离开了德黑兰，回到了赞詹。在那里，他受到了追随者们的热切欢迎。

“在接下的两年里，赞詹的乌里玛们变得越来越嫉妒霍贾特的声望。他们尤为担心，像霍贾特一样成为了巴孛追随者的人，

其数量正在增加。所以，他们聚在一起，制定了一个除掉霍贾特的计划。首先，他们于1850年5月对霍贾特的一个最亲密的同伴施以酷刑，并将其杀害。然后，他们说服城镇的地方长官，使其命令赞詹的每个人作出选择：他们是冒着失去妻子、孩子、财产，甚至是生命的危险站在霍贾特的一边，还是寻求城镇官员以及政府的保护。因此，城镇被残酷地分化了，家人成仇，兄弟反目。整座城市陷入混乱。

“霍贾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希望自己的宗教是人们的安宁与舒适之源，而非分裂与流血之因。于是，他召集了他的追随者，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珍视自己的生命，不愿为巴孛的圣道而献身，他们应该立即离开赞詹。霍贾特知道，除非是杀死了他及所有追随他的人，否则，官员们是不会甘心的。

“只有少数人离开了霍贾特。相反，当部队从附近的村庄蜂拥而至时，巴比信徒及他们的家人移居到了古老的阿里-马尔丹汗堡垒，堡垒位于镇子里霍贾特的居所附近。

“像在塔巴尔西和内里兹一样，巴比信徒作好了抵抗政府军袭击的准备。但是，堡垒中有三千名巴比信徒，而不是几百名。由于人数更多，赞詹的巴比信徒得以抵御一个兵团继另一个兵团持续近九个月的连番轰炸。

“我根本无法为你描述那漫长的几个月里的所有战争与英雄、胜利与悲剧。霍贾特并不希望战斗，他也不希望其他人与他一起战斗。与他一起去堡垒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即使那样，他仍再三提醒他们：‘我们得到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动针对非信徒的圣战，不管他们对待我们的态度如何。’正如塔巴尔西与内里兹的巴比信徒一样，他们也忠于这一教义。只有在遭受攻击时，他们才会通过战斗自卫。

“像以前一样，巴比信徒在人数上大大处于劣势。他们是与职业军人对抗的普通平民，他们没有充足的食物、水，以及其他

必需品的供应，但是他们从未气馁。当政府军试图袭击堡垒时，霍贾特会命令少数信徒骑马出击。勇猛的巴比信徒会高喊他们的战争口号‘祢这时代之主啊！’——这一口号常使士兵胆战心惊，仓皇而逃。

“然后，大维齐命令两个团的皇家军队去赞詹。他告诉将军，只要能杀死堡垒里的人，他可以为所欲为。将军联合了自己的军队与地方长官已组织的成千上万的士兵，用众多大炮轰炸堡垒，猛烈地袭击了三天三夜。

“作为回应，霍贾特再次派出小群的巴比信徒。他们凭借其迅速的行动和无畏的勇气，又一次吓退了敌人，甚至连皇家军队都很快就泄了气。经过了极为艰难的战斗，巴比信徒竟然击败了将军的军队！”

“您的意思是说，战争就那样结束了？”阿里问道。

“恐怕不是，”侯赛因说，“赞詹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你知道，许多巴比信徒在这些战斗中阵亡。堡垒里的人们也用尽了供给，大多数人陷入饥饿。此外，堡垒一直处于修复中，而巴比信徒必须亲自动手做这一切。地方长官的信使前来许诺，说任何离开堡垒的人都可以得到荣华利禄、高官显爵，这个时候，信徒们会一起高声回应，拒绝放弃他们的信仰。

“正是这些令军队很困惑。这些人为什么如此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当情况变得更糟时，这些人为什么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勇猛？

“有时，甚至连女性巴比信徒也与男人一起并肩作战。例如，在这九个月围攻的早期，一位名叫宰纳卜的年轻少女秘密地将自己装扮成男人，持剑上阵，像其他所有的巴比信徒一样勇敢地作战。月复一月，她用自己的高声呐喊与闪光刀剑震慑着敌人。”

阿里入迷地听着，笑着——他从未听说过这样一名女兵。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总能找到她的身影，”侯赛因继续

说道，“更重要的是，没有一名敌军士兵怀疑她是女人。

“有一天，在一次战斗中，宰纳卜试图营救一些被敌军士兵包围的巴比信徒。她跑到敌人已建造的路障前，赶走了守卫前三个路障的士兵。但是在第四个路障，她突然被几颗子弹击中，倒地身亡。

“随着战斗的持续，士兵们依然无法战胜巴孛的追随者。正是这种精神与勇气，阿里，使得敌军士兵逐渐对巴比信徒越来越尊敬。

“霍贾特试图捎信给沙阿，告诉他堡垒中的巴比信徒无意伤害他及他的政府。但是，信使被政府军俘虏，并被立即杀害。

“然后，巴孛已被处决的消息传到了堡垒。当士兵获悉此消息时，他们以为巴比信徒肯定会投降。他们告诉巴比信徒，他们此时没有什么可为之而战的了。但是，巴比信徒似乎比以前更加坚定。他们不离开堡垒，也不放弃他们的信仰。

“政府又调来整整五个兵团，带来了更多的枪炮弹药。此时，军队拥有十七个团的骑兵与步兵，拥有十四架大炮，并且，他们还在训练五个兵团。

“大炮开始不停地猛轰堡垒。许多巴比信徒在枪林弹雨中被杀害了。但是，巴比信徒并不投降，部队依然无法击败他们。最终，大维齐下令，如果部队与镇民无法击败巴比信徒，整个城市将会被毁掉。

“此时，敌军士兵不得不比以前更加猛烈地战斗。日复一日，霍贾特这一方有更多的优秀战士阵亡了。事实上，在仅仅一天的战斗中就有不少于三百名巴比信徒阵亡。尽管如此，在每次大战中，巴比信徒都能打败士兵，赢得胜利。

“显而易见，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巴比信徒投降。于是，指挥官阿米尔-图曼捎信给巴比信徒说，如果他们离开堡垒，他们将不会受到伤害。为了证明他是在说实话，他在一本

《古兰经》上盖上了他的印章。”

“霍贾特像库杜斯和瓦希德一样离开了堡垒吗？”阿里问道。他担心这些勇敢的人们也会成为这一欺诈行为的牺牲品。

侯赛因笑了，说：“不，他没有。他派了一群巴比信徒去进一步调查阿米尔-图曼所说的是否属实。只是，他派去的不是士兵，而是九名十岁或十岁以下的儿童，还有几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当这个奇特的团队来到阿米尔-图曼的帐篷时，他盘问了他们，并且，他非常恼怒，命令手下拔掉那名代表的胡须。团队里其他的巴比信徒立即冲回堡垒，但还是有些人被俘虏了。

“所以，这次诡计没有得逞，战斗再次开始，并一直持续。直至临近十二月底，形势开始转变。一天，霍贾特正在祈祷，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手臂。堡垒中的男人们都急忙上前救护他，堡垒入口无人守卫，敌军士兵趁机俘虏了一百名妇女和儿童。

“剩下的那些人设法带着负伤的霍贾特离开了堡垒。他们分成了五个团队，每个团队三百六十一个男人。这些团队分别隐藏于附近的不同房屋内。然后，每个团队每次都会派十九名男子在同一时间冲出去攻击敌军，之后，再一起消失。

“但是，在这一精明的计划实施期间，霍贾特的伤势逐渐恶化。直至1851年1月8日，在遭受枪击十九天之后，这位高尚的巴比领袖去世了。

“此时，仅剩下两百名巴比信徒在战斗。几天内，他们也被俘虏、折磨，然后被杀害。甚至连霍贾特年仅七岁的儿子也被切成了碎片。在鼓声中，霍贾特的尸体被拖过大街。”

侯赛因暂停了片刻，说：“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了赞詹——一千八百人，或更多。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所遭遇的所有可怕的死亡方式。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阿里，即使你记不住我今天告诉你的其他任何事，你也要记住这一点——

没有这些早期信徒的高尚行为及无瑕的勇气，没有支撑着他们去承受一切苦难、一切骇人听闻的摧残的虔诚之心，我们此刻就不会坐在这里，谈论我们这备受珍视的巴哈伊信仰。因为，没有那些，这信仰将不会存在。这些战斗，这些名字为我们所知的勇者，还有其他无数位我们对其名字或生活一无所知的人，他们一起，为你、妮达和艾哈迈德，为全世界所有人创造了成为巴哈伊信徒的可能。”

侯赛因凝视着阿里的眼睛，目光犀利。这样的神情阿里以前从未见过：平静、严厉，几近陌生。然后，侯赛因做了一个不常做的动作，他把儿子的手放在自己的手中，近乎耳语地说道：

“阿里，这是巴比信徒以及巴哈伊给你我的礼物。这可爱的信仰，没有四分五裂，没有被玷污，它是一块用他们的英雄事迹磨砺过的美丽宝石。这就是你在阿卡城里那些年长的巴哈伊眼中看到那个奇怪神情的原因。他们也知道这些故事，他们中大多数曾亲历了这些故事，曾见证这些事情的发生。这就是你和你们这一代所有的巴哈伊必须同样努力的原因，你们要用自己的光辉事迹及勇敢行为，将这一信仰打磨得更加明亮，以传递给其他人。”

阿里没有再发问，父亲的话在他们之间萦绕，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忘却了自我。他只看到父亲的脸庞，他的眼睛和那些年长信徒的眼睛如此相似。而他从中所看到的不是悲哀。或许，那是痛苦历练后的智慧、不屈不挠的决心，还有经无情者的残酷所净化后的心灵之纯洁。同时，在这张脸上，在这双眼睛里所看到的，不是悲哀，不是令人怜悯的东西。这眼中有阿里此刻渴望得到的一种确信之力，以及不形于色的勇气。

第六章 异象

这条老化而色彩斑驳的小船是阿里的一位渔夫朋友赠给他的。小船陈旧而饱经风霜，它原本不是按照帆船结构建造而成的。在祖父及朋友艾哈迈德的帮助下，阿里为小船附加了一支桅杆、一根龙骨，以及一项由帆布碎片制成的帆。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工作，阿里完成了对小船的改造。当祖父确定小船适于航海时，阿里为这条小船感到自豪，就像每个船长都会为自己的大帆船自豪一样。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阿里在一星期中最喜欢的一天，祖父第一次让他扬帆出海。在此之前，阿里已经在平行于海滩那长长的防波堤内的静水上，进行了多日乃至数周的练习，他已掌握了许多航行技巧。于是，在那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当小船离开码头进入开阔的海域后，阿里转舵驶向了环绕城市的古老围墙。在他的人生中，他从未觉得自己是如此成熟。虽然朋友此刻都不在身旁，但是，他感觉到他们都在注视着他，仿佛他是在接受检阅一般。当然，他也很高兴祖父能在那里陪着他。

穆阿耶德指引着阿里应该驶往何处。必要时，他会告诫男孩，太过接近那突出围墙一大截的锋利岩石很是危险。“走近一点看看，你就知道，它实际上要比从这个距离看起来粗糙得多。”祖父说道，并回忆起年轻时的往事。那时，当他驾着一条比这艘小船大得多的船从波斯湾布什尔海港出海时，突然来袭的狂风几乎将他溺死。“很好，很好。”当阿里调转船头时，穆阿耶德自信地说道。

自从阿里与父亲用了一整天在海滩上谈论巴哈伊信仰的早期

英雄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此时，当拼缝的帆在轻微的晨风中张扬，阿里紧张地驾驭着他的小船穿越蓝色的浪涌时，他很高兴祖父能够分享他的胜利时刻。他们渐行渐远，风力变得越来越强，小船也比平时更加倾斜。阿里放出用以固定船帆的绳索，轻微移舵，使小船以更加正的角度迎风而行，以便它能够平衡。他看了看祖父，看看老人是否害怕或担心。穆阿耶德表现镇定，对阿里露出令人安心的微笑。男孩感到他的腹部肌肉放松了少许。

“你很了解你的小船，阿里。”穆阿耶德说道。

“我已经练习了很长时间，爷爷。但是，这里的海面更汹涌，风向的转变出人意料。”他略微扬起脸，让阳光与风抚摸他的脸庞。

“第一次出海，我们不应该走太远，”穆阿耶德提醒说，“让咱们接近城墙，我带你去看一些特别的东西。”

风此时转变了方向，从西南方吹过来。阿里开始进一步扬帆，驾船接近城墙，他总能与划破巨浪的嶙峋岩石保持安全距离。从阿里记事起，祖父就总能想出惊喜，阿里称这些惊喜为“冒险”。这些特别的乐事总是令人兴奋。有时，它们会保持着彻头彻尾的神秘。

小船开始沿着古老的城市前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能够看到高出其他大多数建筑物的古老监狱。阿里右手紧握船舵，左手紧握用以固定船帆的绳索。“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您要给我看的是什么东西？”他问道。

穆阿耶德将一只手放在额头上以挡住阳光，他朝巨大的城墙望过去。他的表情此时变得更加严肃。最终，他指向了那座古老的监狱。

“你看到监狱略微突起的部分了吗？”

“看到了。”

“嗯，在这座建筑物右侧的两扇窗子后面，是一个囚室。巴哈欧拉作为一名囚犯被带到阿卡后，就被关押在那里。”

阿里的目光越过城墙，看着这颓败的岩石堡垒——他从生下来就看到那座建筑物，它几乎伴随着他长大。只是他以前从未从这个角度看过它，当然，更没有从一条船上看过。

“我不久后将带你去这座古老的监狱看看，”穆阿耶德说道，“眼下，我有另一个礼物要给你。来，你收帆，我抛锚。”

当阿里解开绳索，小心翼翼地收帆时，年近七十但依然敏捷、强壮的穆阿耶德将一个临时用的锚抛出船外——这个锚其实只是一块系在长绳上、包裹着一根短铁棒的混凝土。

“我要告诉你一些你可能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告诉你。”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阿里让绳索从他的手中滑落，放开船舵，问道。

“它与你的梦有关，关于谢赫·艾哈迈德的部分。”

阿里回想起了那昏暗的地下室，他清晰地记得谢赫·艾哈迈德身处其中并沐浴在奇异光线里的形象。

“您认为我的梦奇怪吗？”阿里问道。

“不，当然不！”穆阿耶德说道，“有些梦很奇怪，但毫无意义。但是，有些梦意味深长，犹如一桶等待开启的闪亮宝石。”然后，穆阿耶德背靠着陈旧小船的侧面，舒服地坐了下来，他沉默了片刻之后，说：“你父亲告诉我，你问起了巴哈伊朋友们眼神。他还告诉我，你已经了解了很多关于早期信徒的事情，以及他们在波斯度过的艰难岁月。”

“是的，”阿里说道，“我以前知道其中的一些故事，但是和爸爸告诉我的完全不同。”

“那让你难过吗？”

“人们的丧生当然不会让我感到高兴。但听完这些故事，让

我感觉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我是为此感到自豪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属于这一群体中的一分子。”

“当那些殉教者本人感到如此全然地快乐时，旁人也不会太过伤心。尽管如此，听那些关于他们痛苦的故事，仍旧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告诉我，阿里，既然你已经按照梦境的指示，开始研究巴哈欧拉，那么，你对塔巴尔西以及其他战斗之后所发生的事了解得多吗？”

“您的意思是说巴哈欧拉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

“我知道，祂后来被监禁在西亚查尔监狱，然后，被流放到了巴格达。”

“很对，很对。但是，你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您是什么意思？”阿里问道，他试图回想起他所记得的巴哈欧拉的生平。

“巴哈欧拉并没有从塔巴尔西直接进入监狱，那两个事件相隔数年。在那段时间里，巴哈欧拉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要忠于谢赫·艾哈迈德交给你的任务，就必须了解这些事情。”

听到“任务”这个词，阿里很激动。仿佛他的任务并非一个含糊的要求，而是只委托给他一个人的特别行动。

“大约在赞詹之战五个月之后，巴哈欧拉动身前往邻国伊拉克的卡尔巴拉。”

“祂是在试图躲避迫害吗？”阿里问道。

“巴哈欧拉从不逃避祂的敌人，”穆阿耶德说道，“尽管祂随时能够这样做。祂不是逃避，相比以往，巴哈欧拉开始更多地指导巴比信徒的事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祂对官员隐藏巴孛的遗骸，祂指导纳比勒和其他人誊录巴孛的圣作，以便巴比信徒能够更多地了解他们自己宗教的教义。但是，大维齐知道了库杜

斯、穆拉·侯赛因，以及其他巴比信徒已经转向巴哈欧拉，向祂寻求忠告。当他看到巴哈欧拉深得这些人的尊敬时，他决定驱逐巴哈欧拉，阻止祂辅助这个宗教——大维齐正试图消灭的这个宗教。”

“巴哈欧拉服从他们了吗？”阿里问道。

“无论居住在何处，巴哈欧拉总是服从政府官员，”穆阿耶德说道，“那样，永远没有人能够控诉祂是一名犯法者，没人能指责祂绝非一名诚实守信的公民。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先知拥有力量去做祂想做的任何事。但是，正如上帝为了给予我们一个独立发现祂的机会，而会抑制祂自己的力量。显圣者也是这样。

“巴哈欧拉服从了大维齐的命令，动身前往克尔曼沙阿镇，然后，在巴格达市停留了数日之后，前往卡尔巴拉。但是，巴哈欧拉几乎一到卡尔巴拉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巴比信徒以及其他对巴比信仰略知一二的人纷纷前来拜访这位来自德黑兰的睿智的年轻贵族。

“在这些拜访者中，有些是宗教或政治领袖。有许多人在与巴哈欧拉交谈后成为了巴比信徒。因为，祂不只是简单地包容那些喜欢祂的人。祂欢迎他们，耐心地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与他们就神学和哲学问题进行长时间交谈。

“关于这些会面有许多故事。而最有趣的邂逅之一发生在卡尔巴拉的大街上，发生在巴哈欧拉与谢赫·哈桑-佐努兹之间。谢赫·哈桑是巴孛的一名虔诚的追随者，巴孛告诉他，如果他去卡尔巴拉并耐心地等待，他将会在有生之年看到‘应允的侯赛因’的面庞，那是巴孛曾宣布其到来的显圣者。

“嗯，你能想象得出，这个承诺令谢赫·哈桑何等兴奋。自那以后，许多年过去了，巴孛已被处决，大多数巴比领袖已被杀害，谢赫·哈桑已经忘却了那个承诺。然而，在1851年10月，此

时已十分年迈的谢赫·哈桑正走在伊玛目侯赛因陵殿内院的大门旁——这陵殿对什叶派穆斯林来说，是至为神圣之地。突然，这位老人看到了巴哈欧拉，他立即在巴哈欧拉的脸上、在祂锐利的一瞥及高贵举止中察觉到了安详、力量与美，这使他立即回想起了巴孛曾作出的承诺。谢赫·哈桑在心中确信，巴哈欧拉即是巴孛所描述的那个人。

“突然，巴哈欧拉朝谢赫·哈桑走来，不由分说地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赞美归于上帝，你一直住在卡尔巴拉，亲眼见到了应允者侯赛因的面容。’巴哈欧拉对那位惊讶的老人说道。”

“您的意思是说巴哈欧拉知道巴孛对谢赫·哈桑的承诺？”阿里惊异地问道。

“是的。”

“所以，那意味着显圣者不是普通人——我的意思是说，祂们拥有特殊力量？”

“正是。”

“巴哈欧拉已然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先知，也就是巴孛所谈论的那个人？”

“当然。”

“那巴哈欧拉为什么没有告诉其他人呢？”

“问得好！事实上，巴哈欧拉向谢赫·哈桑解释了这件事。巴哈欧拉对他说，告诉其他人的合适时机尚未到来。巴哈欧拉对他耳语道：‘指定的时刻已临近，但还没到。放心吧，要耐心！’”

阿里微笑着说道：“我明白了。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有耐心，不只是我。”

穆阿耶德大笑起来：“是的，阿里，即使我们老年人也必须学习耐心这一课。”

“那巴比信徒的境况有所好转吗？”阿里问道。

“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好转。在伊拉克期间，巴哈欧拉向巴比信徒传导他们的宗教信仰，就像数年前，在巴比信仰的早期，祂在马赞达兰时所做的那样。当波斯的大维齐米尔扎·塔基汗（他曾残酷镇压巴比信徒）被波斯政府处决时，巴比信徒的未来看起来更加光明了。

“米尔扎·阿迦汗-努里任大维齐，他尊敬巴比信徒，尤其敬重巴哈欧拉。新大维齐立即开始改善巴比信徒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他甚至致信巴哈欧拉，请祂回到波斯。

“因此，巴哈欧拉同意了。1852年晚春，巴哈欧拉受到了大维齐兄弟的正式欢迎。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权贵要人与政府官员纷纷前来与巴哈欧拉会面。这使得祂十分忙碌，甚至都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中。当巴哈欧拉还在大维齐家作客期间，祂去了拉瓦桑。在那里，祂暂住在大维齐的庄园里，继续与许多拜访者会面。这些拜访者都是被巴哈欧拉非凡的智慧与知识吸引而来。”

“我根本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阿里说道，“但是，如果巴哈欧拉受到了这样的尊敬，那祂最后怎么会入狱呢？”

“巴比信仰所经历的这一幸福与兴旺的时期，因两名年轻信徒的愚蠢行为而宣告结束。你知道，阿里，你父亲所告诉你的那些发生在全波斯巴比信徒身上的痛苦与死亡，给幸存的巴比信徒留下了许多心灵上的创伤。两名年轻巴比信徒无法抑制他们强烈的愤怒，他们决定，要为沙阿施加在巴比信徒身上的所有痛苦而复仇。他们目睹了那么多的朋友及家人遭受极刑、被杀害，因此，他们决定杀死沙阿本人。”

“我不怪他们。”阿里说道。

“我相信你不会为他们的这种情感而责怪他们，阿里。但是，听听由于他们的不智之举而发生了什么吧。他们设法弄到了

一把旧手枪，那甚至连真正的武器都算不上。嗯，巴哈欧拉得知了这两名年轻信徒的计划，祂提醒他们，说祂已严禁巴比信徒做这样的事，他们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不该有。祂严厉地告诫他们，这样的暴力行为完全有悖于巴孛的教义，它们将无助于任何事情，只会为巴比社团带来麻烦。

“但是，那两名青年无法抑制他们复仇的欲望。而全波斯的巴比社团都将为他们的不服从而付出代价。一天上午，正当沙阿骑马外出时，他们走近他，好像是要向国王请愿。但是，他们突然就拔出那蹩脚的武器，开了火。”

“沙阿死了吗？”阿里问道。

“没有。事实上，伤势并不严重。但是，整个德黑兰立即陷入一片哗然，尤其是当他们得知那两名年轻人是巴比信徒时。所有已表明身份的巴比信徒，甚至连同所有涉嫌与巴比信徒有任何联系的人都遭到逮捕，或被那些在街头游手好闲的愤怒暴民从家中拖出来。众多巴比信徒——无论男女老幼，皆在德黑兰被游街示众。有些人受到了鞭笞，许多人被带到了城门前。在那里，他们被要求公开宣布放弃他们的信仰，否则就会遭到杀害。

“像他们之前的先驱一样，这些巴比信徒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他们拒绝放弃自己对巴孛的信仰。那些被处决的人用尊严面对死亡，纵然家人与他们并肩赴死。准备赴死之时，他们会反复吟诵巴孛最喜爱的经文之一：‘确然，我们来自上帝，我们回归上帝。’

“夜幕降临时，一大堆残缺不全的尸体堆放在城门旁。全国各地的巴比信徒再次处于危险之中。在内里兹与设拉子，大量的巴比信徒所遭受的杀害方式惨无人道、骇人听闻，无人愿意提及。”穆阿耶德低下头，用低哑的声音说道：“有一天，你将必须了解这一切，以使这些事迹不会湮没于历史中。但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阿里对祖父举止的突然变化感到很吃惊。“比在塔巴尔西更糟吗？”阿里温顺地问道。

“是的，”穆阿耶德更加有力地回答，“信徒们在狂热的暴民手中所遭受的折磨、屈辱，与肢体残害，可谓罄竹难书。事实上，有许多关于那个时期的记载，还有一些书籍是等你长大后必须阅读的。因为那也是巴哈伊信仰的历史——你的历史。”他再次停了下来，仿佛试图控制他的情绪，祖父的严肃让阿里有点不知所措。

终于，穆阿耶德再次看着阿里，他的脸色变得温和了，声音变得更加平静。“当然，除了巴哈欧拉，没有巴比领袖幸存下来，政府因此指责祂密谋杀死沙阿。因为巴哈欧拉在拉瓦桑暂住于大维齐家期间赢得了如此多的尊重，所以政府起初并没有去烦扰祂。但是，随着骚动愈演愈烈，对巴比信徒的疯狂迫害席卷了整个国家，巴哈欧拉自己的处境也随之变得非常危险。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巴比信徒遭受着屠杀。在波斯，没有一处地方让巴比信徒感到安全。因为沙阿决意摧毁巴孛的宗教及其所有的追随者。你知道，已故的穆罕默德沙阿尊重巴孛和巴比信徒。但纳赛尔丁·沙阿与他父亲不同，他憎恨巴孛及其追随者。既然两名巴比信徒企图谋杀他，他就可以公开宣布他的憎恨。

“事实上，就在谋杀沙阿事件发生仅仅几天之后，塔希丽在德黑兰殉教。她被绞死，扔进了深坑。曾在马库和奇赫里克为巴孛担任文书的赛义德·侯赛因-亚兹迪，即收到巴孛最后指示的人，也被杀害了。”

“这一切发生之时，巴哈欧拉做了什么？”阿里问道。

“嗯，就像我所说的，年轻人企图谋杀沙阿之时，巴哈欧拉仍然在拉瓦桑大维齐的家中。正是在那里，祂从主人——大维齐的兄弟那里得到消息，得知祂住在那里已经不再安全。‘沙阿的

母亲满腔怒火，’大维齐的兄弟对他说，‘她正在朝廷与人民面前公开谴责称为蓄意谋杀她儿子的人。’他接着告诉巴哈欧拉，要一直隐藏直至人们的愤怒平息，他将派一名信使陪伴他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巴哈欧拉那样做了吗？”阿里问道。

“就像我所告诉过你的，阿里，巴哈欧拉从未试图逃避敌人，一次也没有！”穆阿耶德说话时把手牢牢地放在小船的一侧以示强调，“没有，他没有理会那条消息。就在第二天上午，他朝什米兰区的皇家军队司令部出发了。他首先去了为俄国部长效力的妻弟家中。当沙阿得知了巴哈欧拉的大胆之举，他要求俄国部长把他移交出来。

“那名部长非常尊重巴哈欧拉，他拒绝了沙阿的要求，并将巴哈欧拉送到了大维齐家，他以为巴哈欧拉在那里会很安全。但是他错了，大维齐不敢庇护沙阿憎恨的人，他准许士兵带走了巴哈欧拉。

“士兵对巴哈欧拉毫无敬意，他们强迫他在盛夏的酷热中，赤头露脚从什米兰步行至德黑兰。人们聚集在道路两旁，观看他们所认为的策划了刺杀事件的巴比领袖。许多愤怒的民众向上帝的先知——正是为辅助他们而来的人——投掷石块或对他吼叫。一个女人手持石头走出人群，执意要将它投向巴哈欧拉。一名士兵抓住她的胳膊以阻止她。但巴哈欧拉转向那名卫兵，说道：‘你们成全这老太太的心愿吧！就让她做她自己认为会受上帝赞许的功德之为。’

“巴哈欧拉被带到了西亚查尔监狱——‘黑坑’，那是一座阴暗的地牢，只有罪行最为恶劣的罪犯才会被关押在那里。这个位于德黑兰中心的恶臭之地，在地面三段台阶以下。事实上，它根本不是监狱，而是城镇一个浴室的贮水池——它没有窗子，漆黑一片，它没有独立的囚室，它只是一个像低低的走廊那样有着

拱形顶棚的狭窄房间。由于囚犯不能移动或洁身，你可以想象那个地方是多么肮脏，令人作呕。

“巴哈欧拉被锁在两排面对面的囚犯中间，每排各靠着一面长长的墙壁。祂的双脚被戴上了足枷，祂的脖子被套上了巨大的加拉-古哈尔锁链，同其他囚犯的脖子连接起来。这种锁链因其如此巨大、沉重而闻名于整个波斯。”

“巴哈欧拉是那里唯一的巴比信徒吗？”阿里问道。

“不是，还有其他巴比信徒被混在杀人犯与其他罪犯中间。自然，巴比信徒很感激巴哈欧拉在他们中间，振作他们的精神。不过我确信，他们也为这位精神领袖正在遭受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屈辱待遇而难过。

“起初，巴哈欧拉无法睡觉，也无法休息。一名看守囚犯的刽子手，看到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高贵公民受到如此可恶的待遇，他深受触动。因此，他试图让巴哈欧拉喝一些他悄悄带进来的茶。但是巴哈欧拉拒绝了。”

“为什么，爷爷？那有什么不对吗？”阿里问道。

“巴哈欧拉不希望有任何特殊待遇。祂希望受到同所有其他巴比囚犯一样的待遇。所以，祂决心承受其他巴比信徒所遭受的一切。”

“但是，祂与其他巴比信徒不同，”阿里说道，“祂是上帝的先知！”

“的确如此，”穆阿耶德说道，“但是，祂尚未告诉任何人。况且，即使在巴哈欧拉宣布了祂的身份之后，祂也从未要求过特权或特殊待遇，祂总是承受施加在祂身上的任何折磨和苦难。”

“为什么？”阿里问道。

“或许，正是这样，你我此刻才能够坐在这条小船上，学习我们信仰的历史，我们才能认识到，巴孛与巴哈欧拉完成祂们

所做之事，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非为了取悦任何其他人，也不是为了赢得特权、快乐，或帮助。所以，当巴哈欧拉身为一名囚犯时，他希望受到同其他所有囚犯一样的待遇。你知道，在身体上，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希望人们理解的是他内在的力量。而人们对待他的方式，则是他们是否认出他身份的标志。

“让我来解释一下——如果巴哈欧拉能够让自己避免遭受其他人所面临的问题，那么，人们可能认为，他是由于自己的高贵教养或政治影响而与众不同。你知道，沙阿将巴哈欧拉以及其他巴比信徒关进西亚查尔监狱，是要让他们痛苦不堪，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希望活着离开监狱。沙阿以为，如果他夺去他们的食物、阳光、家人，以及朋友，巴比信徒就会放弃他们对巴孛的信仰。

“但是，就像在舒适的广厦中一样，精神力量也能够在监狱中茁壮成长，有时甚至成长得更好。巴比信徒非但没有在痛苦中大声抱怨，没有向‘黑坑’恶劣的条件屈服，反而在巴哈欧拉的领导下祈祷、歌唱，欢欣鼓舞。每天晚上，他们都会背诵巴哈欧拉教给他们的经文。一排囚犯吟唱：‘我有上帝足矣；他确然是满足一切者！’面对他们、靠着对面墙壁的那排囚犯回应：‘信仰者须信赖他！’

“吟唱经文的悠扬音调，让囚犯们能够感受到安宁，甚至是自由。因为这些话语使他们安心——只要他们相信他们的所为，身陷黑暗监狱中的他们就会和置身宏伟宫殿中的沙阿一样接近上帝，受到上帝的庇护。”

阿里回想起吟唱的声音，回想起母亲吟唱巴哈欧拉经文时的声音。特别是两年前，自己卧病在床，额头滚烫、骨头生疼时，那些经文是怎样给他以安抚与慰藉。那时，他一遍又一遍地让母亲吟唱祷文，因为，当她的声音在吟唱上帝的经文时，阿里的疼痛似乎消失了。

阿里想象着，囚犯在漆黑监狱中吟唱的声音会如何在黑暗中回响，那旋律会给予他们的心灵何等的慰藉。

“但是，警卫们对此有何想法，爷爷？”

穆阿耶德稍稍向后靠了靠，将胳膊肘支在船舷上缘，面朝阿卡，望着巴哈欧拉的囚室。“警卫？警卫不知该作何感想。但是，被这一行为所困的不只是警卫。在一些阴暗寒冷的夜晚，有时直至清晨时分，在巴哈欧拉的带领下，这些吟唱的回响声会从囚室沿台阶而上，飘出庭院，甚至连身在附近宫殿的沙阿都能听到他们快乐的声音。”

阿里想象着沙阿是何等吃惊。想到这点，他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喜色。“沙阿说了什么？”阿里问道，“他做了什么？”

“他惊得目瞪口呆，阿里。起初，他问他的手下，那是什么声音。当他们告诉他这绕梁之音来自西亚查尔监狱里赞美上帝的巴比信徒时，沙阿震惊而恼怒。他愤怒地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来加重他们的痛苦。他命人折磨囚犯，但那未能阻止他们。于是，他每天都会命人将一名巴比信徒带出监狱，如果不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这名信徒就会被处决。

“与此同时，巴哈欧拉继续指导那些勇敢的人们，教导他们，振奋他们的精神。例如，一天，警卫给囚犯们带来了一盘烤肉。囚犯们几乎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食物，所以，这的确是一次宴飧。警卫认为他们会渴望得到它。信徒们看着那盘肉，或许是在想象它吃起来会有多美味。但是他们一言未发，而是转向巴哈欧拉寻求指引，以便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

“巴哈欧拉知道祂的狱友是多么地饥饿，遭受了怎样的虐待。但是，祂也知道，他们能够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保持一致，抵制沙阿那嘲弄、控制他们的计划。巴哈欧拉看着托着盘子的警卫说道：‘我们将这份礼物还给你们，我们根本不需要它。’”

阿里为这个小小的胜利而欣然鼓掌。

他的祖父继续说道：“警卫们无法理解这一奇特的行为，沙阿也不能理解。于是，他们增加了对囚犯的处决与极刑。

“每天，一名警卫会进入那黑暗的监狱。每一名囚犯充满期待地等着。卫兵会大声喊出当天将被处决的巴比信徒的名字。”

“但是为什么，爷爷？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以试图瓦解其他巴比信徒的意志。这一非人待遇的另一个原因是沙阿母亲的愤怒。她确信，刺杀她儿子是巴哈欧拉的主意。她每天都会要求处决巴哈欧拉，她命令当局：‘把祂交给死刑执行者！我作为沙阿的母亲，没有权力给这个罪犯的卑鄙行为以应得的惩罚，还有比这更大的羞辱吗！’”

“他们曾想要处决巴哈欧拉吗？”阿里问道。

“有些人试图那样做。她的一名支持者听到她说这些事。为了赢得她的恩宠，这个人设法在巴哈欧拉的食物中下了毒。”

“是什么阻止了巴哈欧拉服下毒药？”

“没有，”穆阿耶德说道，“祂的确服下了毒药。但是，祂没有死。由于毒药，祂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祂的健康状况都受其影响而变得糟糕。但是，巴哈欧拉忍受住了苦痛与艰难。

“其他巴比信徒也是这样。当一名囚犯被选出来接受处决时，他不会表现出任何忧虑，其他囚犯也不会。被选的囚犯会高兴地摆脱锁链，拥抱他的每一名狱友。其他每一名囚犯都会使他确信，永恒的快乐在下一个世界等待着他。并且，他们会提醒他，他们将很快到那里与他相聚。

“然后，被选中者会跟随警卫走出房间，走到绞刑架前。在那里，他将会遭受酷刑，被杀害。”穆阿耶德看着阿里，他能够看出，这个小男孩正努力抑制住泪水。“在囚犯被杀死之后，”穆阿耶德继续说道，“警卫会返回囚室，告诉巴哈欧拉所发生之事——囚犯是如何勇敢，甚至是快乐地忍受了折磨。

“在西亚查尔监狱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巴哈欧拉本人也将会被杀害，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巴哈欧拉的家人和许多朋友都不断地询问官员，祂正遭受怎样的待遇。但是，官员们会撒谎说巴哈欧拉很好。有时，家人会试图带食物给祂，或试图探望祂。但是，他们的这些举动不被批准。于是，他们越来越担心，担心可能再也见不到祂。

“在巴哈欧拉所有的朋友与家人中，最伤心的是祂的长子阿博都-巴哈。祂那时大约九岁，阿里，比你现在还小两岁。祂非常希望见到父亲。最终，当那个小男孩再也无法忍受时，祂说服了家中的埃塞俄比亚籍仆人带祂去了监狱，并且，他们获准探望巴哈欧拉。

“那是怎样一幅景象啊——走近向下通往地牢的台阶入口时，年幼的阿博都-巴哈骑上又高又黑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肩膀。警卫们给他们指了路，二人开始下台阶。但是突然，一个威严洪亮的声音从囚室中传来：‘不要把祂带到这里来！’

“那明显是巴哈欧拉的声音。祂如此深爱自己的儿子，不希望男孩看到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于是，阿博都-巴哈与仆人留在外面的庭院中，直至囚犯们被带出来进行短暂的放风。囚犯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他们被相互锁在一起，眼睛躲避着白天的强光，营养不良的躯体因巨大锁链的重量而向前弯曲。他们的面容憔悴、疲惫而苍白。

“终于，阿博都-巴哈看到了自己亲爱的父亲，那是祂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巴哈欧拉变得让人难以辨认，几乎不能行走。祂的脖子因锁链而变得肿胀，伤痕累累。祂漂亮的黑发与胡须凌乱、纠结。祂一贯安详而坚定的面容无法掩饰监狱生活的悲惨。”泪水滑过阿里的脸庞，如此明显。穆阿耶德不得不停下故事，长时间安慰男孩。

“我只是在想，”阿里努力说道，“如果有人对我的父亲做

出那些事，我会作何感受。”

“那就是为什么，当巴哈欧拉最终出狱后，阿博都-巴哈一直设法为父亲创造一个安宁的专属地。你说得很对，这是一个令人非常伤心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巴哈欧拉在西亚查尔监狱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奇异的事情，事实上，那才是故事最重要的部分！”

阿里擦干眼泪，似乎振作了一些：“是什么？”

“一天晚上，当巴哈欧拉戴着锁链入睡时，祂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祂听到了一些奇怪而又美妙的事。祂听到周围一个美丽而威严的声音说道：‘确然，我将使祢通过自身及祢的圣笔赢得胜利。切勿因自己的遭遇而沮丧，亦不可畏惧，因为祢必安然无恙。不久，上帝将召集世间之灵杰，即经由祢自身及祢的圣名而援助祢的人；上帝正是通过祢的圣名更新这些承认祢的人的心灵。’”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巴哈欧拉不应因自己身陷狱中而担心或害怕。那个声音向祂保证，祂将通过祂的启示及其高贵的生命改变整个世界。它也向祂承诺，信仰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将在全世界崛起，他们会因祂的教义而得到启迪，并协助祂建造人间天国。”

“那正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不是吗？”阿里微笑着问道。

“是的，阿里。当我们学习巴哈欧拉的教义并帮助他人时，我们就成了那些‘世间之灵杰’。但是，至大圣灵向巴哈欧拉启示的不止是一个梦或一个讯息。巴哈欧拉多次听到这些话。当祂听到它们时，监禁的负担似乎消失了，祂会感觉自己重新充满了活力。祂说，恰似自伟大山巅倾泻大地的一股强有力的瀑布，这股精神力量流经祂，从头顶漫过胸膛。

“巴哈欧拉说，有时，那是一名美丽少女的声音，她似乎是在巴哈欧拉的头顶上方召唤祂。祂转过头，能够看到她。”

“那是前来探视祂的一个真人吗？”阿里问道。

“不是，这是一个异象——巴哈欧拉所说的上帝之念记的象征。在这个异象中，那名少女在祂的面前悬浮于空中。她手指着祂的头，向天地万物宣布，巴哈欧拉乃巴孛曾向其追随者提及并描述的钦定者。她说道：‘以上帝之名！祂是万千世界里最受敬爱者，而你们却懵懂不知。祂是你们当中上帝之美尊，是你们当中上帝统御之权杖，惟愿你们明白。祂是上帝的奥秘和瑰宝，是上帝赐予启示与创造王国里芸芸众生的圣道和荣耀，惟愿你们属明察之士。’”

“多美啊！”阿里说道。

“很美，而且非常重要，”穆阿耶德说道，“你知道，这些话是给巴哈欧拉的信号——祂此时应该开始执行祂的使命。这一刻，在黑暗的狱中，巴哈欧拉知道，祂隐藏这一力量如此之久。而此刻，宣示自己作为上帝先知的时机已然来临。祂说，当获得这一信号时，祂感到一股似乎充满整个身心的力量在祂体内汹涌，促使祂去完成这项巨大的任务。”

“囚犯们注意到所发生的事了吗？祂告诉他们祂的身份了吗？”阿里问道。

“还不是时候。你知道，阿里，显圣者们能够预见未来，祂们拥有在事件发生之前便预知此事的能力。巴哈欧拉知道，会有一个特定的时机，巴比信徒将会准备好去领会这一切。到那时，祂就会告诉他们祂是谁。”

穆阿耶德停了下来，他看着天空中的太阳，此时，它正位于最高点。他举起自己依旧肌肉发达的手臂，挺直了后背。由于长时间保持一个坐姿，他的后背僵硬，并且有点疲惫。当他伸手向上朝着太阳伸展时，他仿佛用手指紧握住了一颗小小的光粒子，他布满皱纹的脸似乎在尽情吸收太阳光辉的能量。然后，他放下双手，会意地看着阿里。

“让我这样来解释一下——巴哈欧拉知道，巴比信徒一次只能理解这么多。你知道，一个人不能一下子变得强壮起来，是不是？他每次只能锻炼一点点，通过日积月累的多次反复练习，才会发生明显的改变。嗯，灵性发展的过程也是这样。上帝没有同时派遣所有的显圣者来到尘世，而每位显圣者也没有教导我们所需要了解的一切。上帝将这些导师逐一派遣给我们，将世界和平的拼图一块一块地给予我们。我认为事情将会是这样——当世界最终融为一体，人们之间亲密无间。那时候，这所有一切看起来似乎发生在一夕之间，但事实上，这个小星球的历史是一个漫长而无止境的成长过程。如同美丽的花朵突然绽放——我们注意到了花朵，惊异于它的突然盛开，但那棵植物却奋斗了许久才为这一刻作好了准备。我想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快速成长，但也必须踏实地走稳每一步。”

“我必须那样一点一点地学习吗，爷爷？”阿里思考着自己的梦，问道。

“我的小学者，我们都必须那样去学习，没有别的方法。”

“这样的耐心对我来说很难，爷爷，但是我会努力的。”

“那么，让我给你一点建议吧，阿里。不要为你尚未学到的东西而忧虑，享受你今天所能学到的点滴，享受学习的艺术本身。学习永无止境，阿里。在你的梦中，你读完了那本书，但是你仍继续学习，不是吗？当骏马在空中疾驰，你看到整个世界为巴哈欧拉教义之光所改变，你那时不是正在学习吗？”穆阿耶德沉默下来。阿里思考着亲爱的祖父告诉他的话。

阿里将一只手伸进凉爽的蓝色海水中，目光掠过水面，投向古老的监狱堡垒。“在西亚查尔监狱的那个时刻是巴哈伊信仰的开端吗？”

“那是巴孛承诺的实现，祂曾承诺，‘上帝将昭示天下者’会于第九年现身。”

“因为九加上1844是1853。”阿里推断道。

“没错。只是巴哈欧拉被囚禁在西亚查尔监狱的年份是1852年的最后几个月，但是根据穆斯林使用的阴历是九年。”

“一切都如此神秘地结合在一起。”阿里若有所思地说道。

两个人继续谈论了一会儿巴孛与巴哈欧拉，谈到两位先知看到巴哈伊信仰的发展状况该有多么开心。之后，阿里开始扬帆，将绳子的末端系紧，穆阿耶德则拉起了锚。

小船开始移动。阿里调转船头，以便风能鼓起帆，推动小船返航。阿里遥望着卡尔迈勒山。他认为他可以辨认出山坡上的巴孛陵殿。他想，“有朝一日，每个人都会知道这座陵殿。有朝一日，他们会朝那座山上望去，他们会知道它的神圣秘密。”

第七章 流放

日暮时分，三个孩子坐在岸边的一块大浮木上。几周前，阿里曾在这附近聆听父亲讲述波斯的巴比信徒所遭受的迫害。而此时，艾哈迈德与妮达正在听阿里描述穆阿耶德在船上告诉他的事。这两个孩子想要了解巴哈欧拉在西亚查尔监狱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他们二人比阿里更年幼，但他们仍希望听到阿里讲述他所知道的全部细节。

他们没有花一整天时间讲故事。他们从城里走了很远的路来到海边，花了一两个小时用沙子、贝壳，以及木片建造了一座复杂的小城堡。不久，妮达与艾哈迈德感觉玩腻了，想要听阿里讲讲巴哈欧拉。因为阿里特别擅长讲故事，尽管他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当阿里讲完故事时，妮达注意到远处一个孤单的人影正在走近。“是你爸爸，阿里。你觉得他想做什么？”妮达问道。

阿里看到不远处的父亲，他突然意识到，再过几个小时太阳就下山了，而他们走回去至少需要一个小时。“他可能想要我们回家，”阿里有些担心地说道，“我们一小时前就应该动身回去。”

“他会生气吗？”艾哈迈德问道。

“我可不担心，”妮达说，“我看他很高兴。”

侯赛因走近孩子们，他用愉快的语气说道：“我就觉得是你们，但是离得那么远，我就不太确定。”

“对不起，我们晚了。”阿里说道。

“晚了？哦，不晚，你们不晚。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是来找你的，不是。有空的时候，我喜欢沿着海滩散步。咸咸浪花的

气味、海浪拍岸的韵律，以及空中嬉戏的海鸥的长声尖叫让我平静。”

“您愿意和我们坐在一起听阿里讲故事吗？”妮达问道，阿里立即尴尬地低下了头。

“被接纳进入你们的团体，我深感荣幸。”

艾哈迈德笑了：“阿里在给我们讲他爷爷前几天在船上告诉他的故事。”

“关于西亚查尔监狱？”

“是的，”艾哈迈德说道，“他甚至告诉了我们巴哈欧拉脖子上所戴的锁链的名字。”

“很好，儿子，”侯赛因说道，“你很会讲故事。或许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像纳比勒那样的历史学家，是不是？”

阿里因父亲的赞扬而感到很高兴，他的微笑表明了这一点。

“那么，你们现在想要做什么？”侯赛因问道。

“您能给我们讲个故事吗？”妮达问道。

“对！”阿里说道，“可以吗？”

“哦，我想，往家走时，我可以给你们讲一点。你们想知道什么？”

三个人考虑侯赛因的问题时，有一段短暂的沉默。然后，阿里开了口，“我想知道，巴哈欧拉在意识到自己是一名显圣者之后做了什么？我知道，从西亚查尔出狱之后，祂去了巴格达。但是，祂究竟是如何出狱的？祂是怎样到达巴格达的？”

“对，”妮达说道，“我也对这点感到很好奇。阿里告诉我们，那些巴比信徒之中，每天都有人被带出西亚查尔监狱，并被杀害。那么，为什么巴哈欧拉没有被杀害？”

“我想知道，在巴哈欧拉被释放之后，巴比信徒是否依旧遭受折磨和杀害？”艾哈迈德说道。

“很好。”侯赛因说道。他沉默了片刻，思考如何开始。三

个孩子从沙滩上站起身，拂去身上的沙子。然后，四个人开始在密实的沙滩上朝阿卡走去。在夏日午后的夕晖中，阿卡看起来神秘而迷人。

“你们必须帮助我，我才能把故事讲好。”侯赛因说道。

“好的，”艾哈迈德热情地说道，“我们会帮忙的！”

“我们走路时，你们得假装天气非常寒冷。这沙滩根本就不是沙滩，而是雪！”侯赛因说道，他环顾四周，挥手示意。

孩子们相视而笑。

“你们还得想象，我们是在数百英里陡峭的山坡和崎岖的山脉间行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平地里走上一英里。”

孩子们喜欢这个主意。他们开始抬脚举步，像是面临着最巨大的困难在雪中跋涉一样。

“我要给你们讲一次旅行，”侯赛因说道，“那正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旅行。首先，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是如何踏上这次旅行的。让我们从巴哈欧拉仍在西亚查尔监狱时开始。或许，你们想知道，那个黑暗地牢里的其他囚犯是否知道巴哈欧拉与众不同。嗯，许多巴比信徒知道，他们甚至有可能知道，当巴哈欧拉看到那个告诉祂开始其使命的异象时，奇特的事情正在发生。因为，祂知道当时不是合适的时机，所以，祂尚未告诉他们中的任何人——祂就是巴孛向其追随者们描述过的显圣者。

“嗯，你们可能想知道，如果巴哈欧拉是一位先知，并且拥有先知才拥有的特殊能力，祂为什么没有使用那些能力逃走，为什么没有用这种能力去影响其他人，让他们释放祂。这样，祂就可以竭尽全力去执行上帝的计划了。”

“那就是我要问的。”妮达说。

“嗯，巴哈欧拉其实并不担心这些事情。你知道，祂明白万一祂有什么不测，上帝会派其他人去完成祂的工作。事实上，祂在祂的一部书简中正是这样说的。祂没有试图得到特殊待遇，

祂知道，无论发生什么，都将是上帝所安排的最好结果。

“监狱外，整个国家的巴比信徒依然在惨遭折磨与杀害。军队去了巴哈欧拉在塔库尔的家，并将其摧毁。他们还攻击了许多村民，就因为这些村民是巴哈欧拉的朋友。对巴比信徒来说，几乎整个波斯都是一片悲伤之地。”

“它依然是，不是吗？”阿里问道。

“恐怕是这样，”侯赛因说道，“巴哈伊遭到非常恶劣的对待，并且，他们不断地遭到杀害——即使在阿卡这里，我们也必须谨慎。嗯，巴哈欧拉被监禁期间，年轻的巴比信徒阿齐姆被逮捕、审讯。他密谋杀死沙阿，并将他的计划告诉过巴哈欧拉。在供认中，他告诉官员，巴哈欧拉与密谋毫无干系。他告诉他们：‘我独自想出了这个计划，并尽力使其得以实施。’

“由于这一信息，大维齐米尔扎·阿迦汗下令释放巴哈欧拉。哈吉·阿里将手谕带到西亚查尔监狱，并交给了警卫。当他到达监狱见到他所景仰的巴哈欧拉时，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巴哈欧拉的头颈因锁链而低垂，头发凌乱纠结，面容憔悴，衣衫褴褛不堪，散发着地牢里臭气熏天的气味。

“哈吉·阿里震惊了。他含泪告诉巴哈欧拉：‘天晓得，我从来没想到过祢可能遭受这样耻辱的监禁生活。我从来没想到宰相敢干出这样令人发指的事。’他迅速脱掉自己的披风，想让祂穿着它上庭面对部长大臣和朝廷顾问。

“巴哈欧拉拒绝了，祂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祂本来的样子。祂和哈吉·阿里步行去了朝廷，面见了大维齐。

“大维齐试图为自己的所为辩护。他说：‘如果当初祢选择听从我的劝告，如果祢当时脱离了与赛义德-巴孛的信仰的关系，祢决不会遭受祢受到的痛苦和羞辱。’

“巴哈欧拉直视着大维齐的眼睛。尽管身体虚弱，祂却仍用清晰、严厉的声音宣布：‘相反，如果你听了我的忠告，政府的

事务就不会弄到这样危急的地步。’米尔扎·阿迦汗被巴哈欧拉的话打动了，巴哈欧拉的确警告过大维齐，如果政府试图阻止巴比圣道，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此时，巴哈欧拉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国家正陷入混乱的状态。

“‘唉，祢发出的警告已经应验了。’大维齐承认道，‘祢现在对我有什么忠告呢？’他看起来好像真的会听从巴哈欧拉给出的任何忠告。于是，巴哈欧拉立即告诉他：‘命令王国的省督停止滥杀无辜，停止劫掠他们的财产，停止侮辱妇女和伤害儿童。叫他们停止迫害巴孛的圣教，放弃消灭圣教信徒的痴心妄想。’”

“太不可思议了！”阿里说道。他很震惊，在那种情况下巴哈欧拉仍直言不讳。他问：“大维齐有没有因为巴哈欧拉告诉他这些事情而发怒呢？”

“当然没有，”侯赛因说道，“他们的会面以那个回答而终止，巴哈欧拉离开了。由于巴哈欧拉的忠告，大维齐当天便下令，让波斯各省的地方长官停止逮捕、惩罚巴比信徒。

“然而，政府尚未停止惩罚巴哈欧拉。政府依旧畏惧这一新兴的宗教，尤其是沙阿。他认为，只要他使巴哈欧拉离开波斯，远离人民，就不会再有任何巴比信徒来烦扰他。

“随即，巴哈欧拉接到指令：在一个月之内收拾好行李，永远离开这个国家，放弃祂所有的财产、房屋，以及朋友。俄国大使对巴哈欧拉怀有无限敬意，他得悉这个命令后，主动提出让巴哈欧拉去他的国家。但是，巴哈欧拉却选择居住在伊拉克，在那里，祂能够离巴孛的追随者更近一些。”

“迫害终究停止了没有？”艾哈迈德问道。

“暂时停下来了，”侯赛因说道，“但是，巴比信仰的状况看上去依然非常令人沮丧。除了巴哈欧拉，所有的领袖都被杀害了。而此时，巴哈欧拉正被驱逐出波斯。巴比社团的临时领袖本

该是巴哈欧拉同父异母的兄弟米尔扎·叶海亚——巴孛本人给予了他这一殊荣。不过，米尔扎·叶海亚并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上，他害怕因身为一名巴比信徒而被逮捕、杀害，所以，他早已逃离了斗争。”

“米尔扎·叶海亚去哪里了？”妮达问道。

“大多数时候，他假扮成一名托钵僧，隐藏在马赞达兰的山区。对巴比信仰来说，除了有一名懦夫领袖之外，更糟的是，巴孛的著作被分散在无组织的巴比信徒中间。”

“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阿里问道。

“完全正确。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沙阿以为只要让巴哈欧拉离开波斯，他便能成功摧毁巴比信仰本身。我确信，对于许多巴比信徒来说，一切看起来的确都黯淡无望。事实上，我们穿越雪地的旅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我不明白，”艾哈迈德说，“我们为什么要徒步穿越雪地和高山？”

“我知道，”妮达说，“在巴哈欧拉被流放到巴格达的路上，祂必须越过高山，对吗？”

“完全正确！”侯赛因说着，把他的手放到了小女孩儿的肩上，“巴哈欧拉一家被迫离开德黑兰，在寒冷的冬天步行向西，越过高山，朝伊拉克边境进发。巴哈欧拉在地牢中遭受了万般痛苦之后，此时尚未完全康复过来。所以，走路对祂而言就更是一件困难的事。寒风刺骨，冰雪打在祂与同伴的身上。和祂在一起的有祂忠实的兄弟米尔扎·穆萨和米尔扎·穆罕默德-库利、祂九岁的大儿子阿博都-巴哈、七岁的女儿巴希叶，还有祂的妻子阿西叶·哈努姆。

“当然，巴哈欧拉知道，巴比信仰还远不到灭亡的地步。它正如一团火，余烬四散。这些余温尚存的煤块，其各自的力量也许还不够强大，不足以点燃火焰。但当它们聚集到一起时，这火

焰就将重新燃起。因此，这曾在波斯和伊拉克燃烧得如此明亮的信仰之火，现在亟须借巴哈欧拉的引领之手来聚集这些四散的火星。”

“巴哈欧拉的家人知道祂在西亚查尔时所经历过的一切吗？”阿里问。

“我不确定。我怀疑，巴哈欧拉的家人里面，有一些知道祂在监狱时曾发生过一些奇妙的事，但他们现在最关注的事情是帮助祂快快好起来。当然，巴哈欧拉也知道摆在祂面前的工作有多少——祂不仅要向人们揭示所有的教义，以指导人类，直到下一个上帝的显示者到来，祂还要在正式开始启示祂自己的教义前教导巴比信徒们，使他们了解他们自己的宗教。”

“我不明白，”妮达说道，“难道巴孛没有用祂自己的著作去教导巴比信徒吗？”

“是的，祂用了。但是，就像我告诉你们的——大多数人知道祂是应允的卡伊姆，但是，他们从未有机会学习祂的著作及教义，无法为巴哈欧拉的到来作好准备。

“你们知道，巴孛撰写过的经文超过了五十万个，比先前显圣者们所有教义的总和还要多。并且，几乎所有这些著作都是要让巴比信徒为‘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巴哈欧拉本人的到来作好准备。”

“换句话说，在巴哈欧拉告诉其他人祂是巴孛所谈及的应允者之前，祂必须先教导他们一些事情——关于巴孛所谈及的下一位显圣者？”妮达说道。

“完全正确。当祂离开德黑兰及波斯时，巴比社团分散而混乱。巴哈欧拉知道，祂必须等待，直到人们有机会作为巴比信徒去了解他们自己的信仰时，祂才能告诉他们祂的身份。祂心中知道，除了祂自己，没有其他人能做这项工作。事实上，在写给巴哈欧拉的一封书简中，巴孛请祂等待十九年：‘作为祢恩惠的标

志，以便那些信奉了此圣道的人可以得到祢慷慨的回报。’你们知道，巴孛已经告诉了祂的追随者，应允的显圣者将于巴孛启示的第九年现身，即1853年，也就是巴哈欧拉身陷西亚查尔监狱的那一年。但是，因为巴孛是先知，祂也知晓未来，通晓将会发生在祂的追随者及其宗教身上的一切。鉴于此，祂请求巴哈欧拉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直至第十九年——十年之后的1863年，以便巴比信徒有机会作好准备承认祂，尽管有些人已经承认了巴哈欧拉的地位。”

“比如谢赫·哈桑？”阿里问道。

“是的，可能还有一些新生字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随着巴哈欧拉致力于重建巴比社团，其他许多人也逐渐开始领悟。”

妮达说道：“以前，我不明白，巴哈欧拉为什么没有立刻告诉每个人祂是显圣者。我想我现在明白了。”

“巴比信徒遭受了许多苦难，可能已经很困惑了，”侯赛因说道，“如果巴哈欧拉立刻告诉他们祂是显圣者，他们可能变得更加困惑。”

当侯赛因注意到阿里走路似乎有点一瘸一拐时，他放慢了脚步，问阿里：“你的脚怎么了，阿里？”

“哦，没什么，爸爸。我一定是今天早晨踩到了一块贝壳，我的脚感觉刺痛。”

“你还能走吗？我们还有一英里多的路才能到达城墙。”

阿里抬头看着那白色之城阿卡。在傍晚的阳光下，阿卡似乎被染成了橘黄色。他知道，如果他不能走路，父亲就不得不背着他。所以，尽管他的脚感觉很糟，他也假装不痛。“只是一个小伤口。”他说道。

但是，侯赛因望着他的眼睛，以便确定男孩没有掩饰他的疼痛。“我猜，它比你形容的更痛，阿里。我们先在这里休息几分钟再走。”

他们找到了一根被冲上岸的又老又大的树干，于是，他们面对着海水，在树干上坐了下来。海上吹来的微风令人心旷神怡，他们的头发在风中起舞。

“我们今天走了多远了？”妮达问道。

“哦，几英里，我猜，”侯赛因说道，“为什么这么问？”

“当巴哈欧拉和祂的家人不得不离开波斯时，他们得走多远？”

“你的意思是说，全程有多远？”

“是的。”

“从德黑兰到巴格达，大约是五百英里，妮达。并且，道路崎岖，他们还要在冬雪中穿越山脉。”

“但是，巴哈欧拉刚刚出狱，祂怎么能完成这样艰难的旅程呢？”艾哈迈德问道。

“嗯，他们尽量给巴哈欧拉一点儿时间，让祂从地牢内数月的折磨中痊愈。但是，当局只给了他们几个星期为旅行作准备。”

“时间足够让巴哈欧拉康复吗？”阿里问道。

“根本不够，阿里。沉重锁链造成的伤疤从未消失。旅程的大部分时间里，祂都病得很重。一出狱，祂就暂住在祂同父异母的兄弟、内科医生米尔扎·里达-库利的家中。”

“祂的兄弟是巴比信徒吗？”艾哈迈德问道。

“不是。但祂的嫂子马利亚姆是巴比信徒，而且，她非常敬爱巴哈欧拉。所以，她与巴哈欧拉的妻子阿西叶·哈努姆一起照料巴哈欧拉，直至祂略微好转——至少能够开始旅行。当巴哈欧拉的孩子们最终获准与他们的父亲相见时，他们立即注意到了四个月的监禁留在祂身上的印记。他们看到了祂脖子上的细致皮肤被锁链割破而留下来的深深伤痕，也看到了祂脚上笞刑的伤口。

“他们一边哭泣，一边照料着祂。祂给他们讲述了那些勇敢

的巴比信徒的故事，他们曾在狱中与祂一同遭受痛苦。祂谈到了他们的信心与勇气，他们中的多少人在忍受了折磨之后，勇敢地面对殉教。

“但是，家人也注意到了其他的事情。他们一直都知道巴哈欧拉非常特别，但此时，祂的周围似乎有了一种新的光辉，仿佛狱中的某种神圣体验完全改变了祂。”

“他们知道是什么吗？”阿里问道。

“我不确定，阿里。我相信阿博都-巴哈知道。阿博都-巴哈是第一个真正信仰巴哈欧拉的人，祂最先领悟到，巴哈欧拉是上帝派遣的先知。所以，阿博都-巴哈的爱比儿子对父亲的爱还要伟大。祂的爱里伴随着一种敬畏之情，这种敬畏是当一个人身处上帝的显示者的神圣尊前才会有的。因此，阿博都-巴哈在九岁时就已决定，终其余生并尽其所能为巴哈欧拉服务。

“当巴哈欧拉足够健康时，阿西叶·哈努姆开始竭力为艰难的旅行储备食物。她几乎卖掉了自己剩余的所有嫁妆，包括她的首饰和精美的衣服，以及其他所有可变卖之物，以换取足够的钱来购买他们所需之物。但是，她仅仅设法弄到了大约四百土曼，她用那笔钱买了食物及他们旅途所需要的其他一些东西。政府对他们一毛不拔。

“嗯，就像你们所能想象到的，出发时，巴哈欧拉一家人处境堪怜。毫无疑问，沙阿对他们的离开感到洋洋得意。据他所知，所有巴比领袖都已被杀害或囚禁。此刻，最后一位巴比信徒领袖——因囚禁而患病的巴哈欧拉——正被驱逐出波斯，而且，祂对隆冬时节的这趟艰难旅行准备不足。

“的确，对于这一家人而言，未来显得黯淡无望。阿博都-巴哈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肺结核，医生们已经不抱希望。但是，在他们出发之前，祂突然痊愈了。对于旅行，最苦恼的应该是阿西叶·哈努姆，因为她不得不开始担当指挥者的角色，尽管她对这

样的事情毫无准备。”

“您为什么那么说？”妮达说道。

“这不太容易解释，”侯赛因回答说，“但是我会试试看。你们知道，阿西叶·哈努姆出身于贵族家庭，她接受了宫廷式的教养，一直身处优雅环境，一直有仆人照顾。此时，她突然被剥夺了一切援助，还不得不在隆冬时节为年轻的家庭及生病的丈夫准备一次艰难的旅行。事实上，除了不得不舍弃自己过去一直拥有的所有漂亮衣饰、舍弃其家庭所拥有了多年的房屋与地产，她还不得不离开她的幼子，年仅四岁的迈赫迪。

“幸运的是，她能够将他留给她的祖母照管，在那里，他将会很安全。但是，她无从知道她是否能够再次见到她的宝贝儿子。想象一下，她是多么地悲惨：被故国流放，同时被夺去了自己的孩子。更糟的是，她已怀有七个月的身孕！”

“那她怎么可能步行一路呢？”妮达问道。

“嗯，她的确骑行了一小段。但她坐的是一种粗糙、坚硬的放置于骡背上的座椅。”

“我见过一个那样的座椅，”艾哈迈德说道，“我想，我宁愿步行。”

“可能是这样，”侯赛因说道，“然而，尽管寒冷，尽管不得不舍弃他们所拥有和珍视的一切，这位最为高贵的女性却从没有抱怨过一次，巴哈欧拉的任何一个家人也都没有抱怨过。

“在皇家卫队的一名军官以及俄国公使馆的一名代表官员的陪同下，他们起程了。当他们朝南向库姆前进时，天气已然十分寒冷。紧接着，他们便向西朝通向哈马丹镇的高高的山路行进。那个地区城镇很少，没有多少地方可以为他们遮风蔽雨。当其他人在村庄的公共浴室洗澡时，深为身孕所累的纤弱的阿西叶·哈努姆则会去洗衣服。洗完后，她会将冰凉的衣服抱在怀里带走，尽管在潮湿的冬日空气中，天气极端寒冷，她也要设法把衣服弄

干。很快，她的手就受了伤，起了水泡。

“沿途地势贫瘠，只有少数定居点。他们偶尔会遇到一家商队旅馆，可以让他们待在室内。但是，你们知道，那些旅馆一点儿也不舒适。而且，他们在所有旅馆都只能住一晚，还只能全家人都挤在一个房间里。天黑以后，他们完全没有灯，也没有床。

“有时，他们能喝茶，吃几个蛋，或是一些奶酪和粗面包。但是，巴哈欧拉仍然病得很厉害，不能吃这样的粗食。不久，阿西叶·哈努姆和其他人开始担心，巴哈欧拉会因为缺乏营养而变得过度虚弱。

“一天，阿西叶·哈努姆设法弄到了一些面粉，然后，她回到了他们当晚所住的商队旅馆。在没有合适炊具的情况下，她努力为巴哈欧拉做了一个甜蛋糕。遗憾的是，在商队旅馆黑暗的房间里，她错把盐当成了糖。小蛋糕被毁了，不能吃了。

“旅行就这样继续着，日复一日，几乎没有停歇。在穿越了一些山脉之后，他们经过了哈马丹镇，进入了库尔德人的领地。”

“库尔德人是什么人？”艾哈迈德问道。

“他们是生活在阿塞拜疆山区的部落民族，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嗯，这些部落是波斯人的死敌。但是，当这一家人到达库尔德人的卡兰德镇——坐落于波斯西部边境的两个锯齿形山脊之间的小村庄，他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像样的寄宿处，得到了休息。因为，巴哈欧拉碰巧是此处地方长官的老朋友。

“由于这次停留，巴哈欧拉的健康状况逐渐改善。他们作为客人，暂住在地方长官的府邸。官邸的美丽庭院处于高大杨树的荫蔽之下。他们在那里能听到附近一条河流静静流淌的声音。事实上，过了不到一年之后，巴哈欧拉又回到了这些可爱的群山之中。

“几天后，这群流放者继续行进。不久，他们就到达了伊拉

克的边境。在那里，波斯士兵将他们交给了土耳其士兵。伊拉克的土地干旱贫瘠，尘土飞扬，与他们所习惯的环境大为不同。

“终于，经过历时三个月的漫长而艰难的旅行，他们于1853年4月8日抵达了巴格达。伊拉克当时是土耳其人管辖下的一个省，而巴格达是伊拉克省的省会。正是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希望——巴比信仰的命运可能会产生逆转。在这座位于底格里斯河畔、曾是文明摇篮的城市，他们希望这一新兴宗教的命运经过五年无休止的流血后，在某种程度上能有所好转。

“几天之后，一家人搬到了卡齐迈恩村——巴格达北部约三英里处的一个波斯人定居点。当他们到达时，当地村民情绪高昂。虽然，在卡齐迈恩的波斯人中，没有多少巴比信徒，但他们却已听说过巴哈欧拉，并渴望见到祂并与祂交谈。

“很快，波斯的总领事就因为探访巴哈欧拉的人数之多而感到不安。他向巴哈欧拉建议，祂们一家人应该搬进位于巴格达旧城的一所住宅。因此，五月，在历经了从德黑兰启程至此的艰难旅行后，巴哈欧拉一家终于租下了阿里·马达德之屋。这所住宅对于今天的巴哈伊非常重要。”

“巴哈伊去那里朝圣。”妮达说道，“我知道，因为我叔叔去过那里。”

“没错，”侯赛因说道，“事实上，对于巴哈伊来说，比那所住宅更为重要的地方只有一处……”侯赛因停顿了一下。

“阿卡！”艾哈迈德自豪地说道。

侯赛因说：“是的，在巴哈欧拉到来之后的十年间，那所住宅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即使这次痛苦的流放之旅也无法战胜上帝之信仰的命运。事实似乎再次证明，巴哈欧拉和祂的追随者有能力承受任何试图摧毁巴比信仰之举，有能力将看似必败的局面不可思议地转变为胜利。

“但是，那并非轻易获得的胜利。正如你们都知道的，它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最终，巴哈欧拉的确改变了巴格达人的思想。人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甚至是从其他遥远的城市，前来寻求祂的忠告，其中有人甚至仅仅只是想要与祂见面。但是，在所有这些改变发生之前，巴哈欧拉有更为基本的事情要完成。”

“比如说？”阿里问道。

“嗯，首先，祂必须恢复健康。然后，祂必须开始重组巴比社团，以便祂能向信徒们传授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以及大量的工作。”

侯赛因暂停了片刻，他看着三个孩子的脸庞，惊异于他们的专注、渴望，与聪颖。“所以，从德黑兰到巴格达的行程是痛苦而艰难的。但是，行程的终点却是一座被穆斯林传统称之为‘和平居所’的城市，而巴哈欧拉本人则称其为‘上帝之城’。”

“那么说，这次行程的结局真的很圆满？”阿里问道。

“嗯，在他们最初到达时，我不确定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是否知道事情将会有有一个美满的结局。但是，对于那些有足够耐心等待事情发展的人来说，结局的确很美满。”

“必须要一直保持耐心吗？”阿里微笑着说道。

“恐怕是这样。”他的父亲说道，“说到耐心，你的脚现在怎么样了？”

阿里站起身来，试了试自己的脚。奇怪的是，疼痛已经完全消失。他能够感觉到脚上有一个伤口，却感觉不到疼痛了。“没事了！我可以跑回阿卡……如果我必须那样做的话。”

“怎么样，孩子们？我们是要让阿里跑回去，还是继续在深雪中跋涉？”

他们都笑了。妮达用甜美悦耳的嗓音唱着一首妈妈教给她的波斯歌曲，他们手拉手走在回家的路上。

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是难忘的一天。之后，每当他们三个人沿着同一处海滩漫步时，他们都会想起巴哈欧拉远赴巴格达的漫长旅程。每当他们来到那根圆木前，他们都会称它为故事树，想起他们曾在那里倾听阿里的父亲讲述那次旅程的故事。

第八章 无名者

阿卡自古是个贫穷的城镇，街道十分肮脏。日常居住在它古老城墙之内的人，大多数都是来自不同国度的受压迫者，其中有不少是土耳其政府的囚犯和流放者。

在过往时代，该镇曾是一个要塞，一座抵御进攻的宏伟堡垒。一段时间，它曾是一个熙熙攘攘的海港，叙利亚人在这里售卖他们的商品。但如今，阿卡的名声与美丽似乎已成为过去。在大约四十四年前，即1868年，巴哈欧拉及其他巴哈伊流放者抵达这里。从那之后，城镇的氛围大为改善。但在此时，1912年，大多数阿卡人依然十分贫穷。

在海湾的对面，发展中的城镇海法更为清洁，那里的镇民更加富裕。许多阿卡人可能都渴望住在海湾对面，或是某个其他地方，但阿里却将这个拥有许多秘密场所和古老城墙的城镇视为一个特别的居住地。毕竟，它靠近巴哈欧拉陵殿，它曾经是阿博都-巴哈的家。不过，阿里同样喜欢阿卡这座城市本身——它那巨大、宏伟的古老城墙，海水冲击古老堡垒所发出的持续不断的声音，滑过海湾或向着海天相接处快速驶出的小渔船，还有那无限延伸至阿里所向往之国度的大海。

有时，阿里和艾哈迈德在海堤附近的海面上钓鱼，常听到其他并非巴哈伊的孩子谈论着“如果能搬走该有多好”。每当这时，阿里和艾哈迈德会告诉他们，阿卡是个多么特别的地方。尽管有些孩子钦佩巴哈伊，但来自穆斯林家庭的孩子们偶尔还是会取笑艾哈迈德和阿里，或者其他的巴哈伊孩子。当然，几乎所有的市民都爱戴阿博都-巴哈。那是因为祂对祂所遇到的每个人都

非常友好、慷慨，祂已作为“穷人之慈父”而被他们所熟知。

然而，一天下午，阿里行走在古老的石砌房屋之间，当他穿过那阴暗狭窄的街道时，他遇见了自己七岁的堂弟比詹。那个小男孩正伤心地坐在他家门口的台阶上，双手托着脸，茫然地凝视着大街。

“比詹，”阿里说道，“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海堤上钓鱼吗？”

通常，那个小男孩会欣然受邀，他愿与他最为钦佩的堂兄去任何地方。

“不去。”比詹轻声说道。

“快点儿！我去找艾哈迈德和妮达。”

比詹抬起头说：“好吧……如果我可以去的话。”

比詹说话时，阿里注意到堂弟的眼睛红红的，好像他刚才一直在哭泣。“怎么了？你受伤了？”

“没有。”比詹尴尬地低下头，迅速说道。

“那怎么了？”

“是街上的小孩，奥尔马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又那样做了！他们……嗯，他们说了坏话！”

“关于你？”

“关于巴哈欧拉！”

“他们说了什么？”

“说祂……说祂是……懦夫。”

“懦夫？”对这个荒谬的说法，阿里近乎嘲笑地说道，“在巴哈欧拉遭受了一切痛苦和折磨之后，他们还说出这样的话？他们应该不至于这样不明事理！”但是，阿里的评论并没有使比詹振作起来。

“他们说祂逃到了山区，就像祂的弟弟米尔扎·叶海亚一样。这是真的吗，阿里？”

“两个人的确都去了山区，比詹。但巴哈欧拉从来都不是懦夫，绝对不是。听着，去征得你父母的许可，与我們一起去海堤。钓鱼时，我会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巴哈欧拉为什么去了山区。你会明白的。”

比詹看上去高兴了些，他转身蹦蹦跳跳地进了屋。

几分钟后，阿里、比詹与艾哈迈德碰头。三人一同去往他们常去钓鱼的海堤——每当他们没时间去码头，或无法步行去海滩在海浪中抛钓时，他们就会去那儿。走在两个比他大的男孩中间，比詹感到很自豪。

他们到达海堤，比詹假装像艾哈迈德与阿里一样检查自己的钓绳。但是，他不太确定他应该怎么做。他的父亲总是帮助他解开钓绳，在鱼钩上装饵。此时，老旧的钓绳上有许多结，被紧紧地缠在一根杆上。但是通过观察大男孩们的做法，比詹设法自己整理好了抛线，这让他感觉十分自豪。

三人在石砌海堤上一个温暖的地方舒适地坐下来。他们刚将钓绳抛入海浪中，阿里就看见祖父带着妮达朝他们走来。看到穆阿耶德，男孩们笑了，因为他总是带来惊喜。可能会是一把开心果，或是一些新鲜的椰枣，反正，他总是准备一些东西让他们高兴。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更为重要的则是他所讲的故事。

见到穆阿耶德，阿里尤为高兴。因为他知道，祖父可以帮他解释比詹的问题。

“你们好，我勇敢的渔夫们！”穆阿耶德在他们身旁坐下，说道，“妮达和我为你们带来了来自里兹万花园的问候！”他随即把手伸进妮达背着的小袋中，取出了几个橘子。

分发水果时，艾哈迈德问道：“这些真的来自里兹万花园吗？”

“是的，”妮达说道，“我们今天很早就出发了，刚刚才回来。”

“您正好赶上讲个故事。”阿里说道。他把奥尔马对比詹所说的话告诉了祖父。

“嗯，如果你能帮助我的话，阿里，我认为我们可以轻松地解决这个问题，”穆阿耶德一边剥去橘子外皮，一边说道，“因为，你几乎和我一样了解这个故事。”

穆阿耶德在海堤上坐下来，伸展了一下背部。长途步行时，他的背总会变得酸痛。“让我想想，”他开始说道，“从哪儿说起呢？”他停顿了一下，用手抚摸着下巴。他开口说：“比詹，就像你所知道的，巴哈欧拉和祂的家人因为巴比信徒的身份而被迫离开波斯。”

“是的，”比詹说道，“爸爸妈妈已经向我解释过了。”

“他们也向你解释了米尔扎·叶海亚是谁吗？”

“我听爸妈说，他上个月死在了一个岛上。”

“没错，塞浦路斯岛。你知道，当政府将巴哈欧拉流放到阿卡时，他们将米尔扎·叶海亚流放到了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市。但是，这样说快了点儿，让我先向你解释一下米尔扎·叶海亚究竟是谁。

“1850年，在巴孛于大不里士殉教之后，波斯对于所有巴比信徒来说都是一个极端危险之地。就像你所知道的，在塔巴尔西、内里兹、赞詹，以及许多其他地方，已有大量巴比信徒被杀害。每天都有巴比信徒被逮捕或迫害，甚至妇女和小孩也不能幸免。但是，即使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也很少有人会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而否认自己是巴孛的追随者。

“米尔扎·叶海亚是巴哈欧拉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的父亲米尔扎·布祖尔格于1839年去世时，米尔扎·叶海亚只有八岁。于是，二十二岁的巴哈欧拉开始像照料儿子一样抚养他。所以，你可能会认为，米尔扎·叶海亚会像巴哈欧拉一样坚强、勇敢，但他却并不是这样。不同于大多数巴孛的追随者——勇敢、无畏

的巴比信徒，米尔扎·叶海亚非常害怕被人发现他是一名巴比信徒。当巴比信徒遭受全面的迫害时，已年近二十岁的米尔扎·叶海亚惶恐地逃到了马赞达兰的山区，在那里伪装自己，隐藏起来。”

“如果是我，可能也会逃。”比詹轻声说道。

“我们都可能这样，”穆阿耶德把手放在孩子的手臂上说道，“除非我们经受过考验，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有多勇敢。不到那时，我们永远不能确定。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明白，米尔扎·叶海亚的行为有不妥之处。你知道，米尔扎·叶海亚并不是普通的巴比信徒。在巴孛于1850年被处决之前，祂指定米尔扎·叶海亚为巴比社团的临时领袖。”

“为什么是临时的？”艾哈迈德问道。

“因为，巴孛告诉祂的追随者，当下一位先知现身时，每个人都应该立即追随祂。而米尔扎·叶海亚则是在下一位先知出现之前，暂时领导社团。”

“米尔扎·叶海亚领导巴比社团了吗？”阿里问道。

“令人遗憾的是，他根本没有做过那样的事。巴孛殉教时，他十九岁。他非但没有成为一名领袖，还消失了，而且不是消失几天或几周，他在山里待了几年。通常，他会伪装起来，徘徊于马赞达兰及吉兰省。他将自己扮成其他人，以使当局认不出他是谁，也使得巴比信徒不会因前来向他寻求建议与指引而注意到他。

“所以，在1852年，巴哈欧拉被逮捕后，当祂在西亚查尔黑暗的地牢里遭受恐怖监禁长达四个月之久时，巴哈欧拉爱之如子的米尔扎·叶海亚——在巴哈欧拉的教育下成为了一名极具雄辩能力、极有才华的作家的米尔扎·叶海亚，仍然继续隐藏着。但是，当巴哈欧拉被释放出狱，流放到巴格达时，米尔扎·叶海亚不愿意独自留在波斯。他查出巴哈欧拉的去向，然后，他悄悄

去了克尔曼沙阿。这是一座位于波斯西部的边陲小镇，巴哈欧拉和家人会经由此路去往巴格达。他知道，巴哈欧拉会经过这座城镇。所以，当巴哈欧拉和祂的家人于1853年冬季来到克尔曼沙阿时，米尔扎·叶海亚正在那里等待。”

“他加入巴哈欧拉一家人的旅行了吗？”妮达问道。

“不，他没有。你知道，尽管米尔扎·叶海亚此时已是一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他还是非常害怕被人查明身份。所以，他跟随着巴哈欧拉一家人，却并不与他们同行。当巴哈欧拉及其他巴比信徒来到克尔曼沙阿时，他甚至没有去探望他们。事实上，当巴哈欧拉一家人知道了米尔扎·叶海亚在克尔曼沙阿时，他们曾派米尔扎·穆萨去找他，希望米尔扎·叶海亚能与他们同行。但是，当米尔扎·穆萨找到他时，米尔扎·叶海亚变得非常愤怒，他害怕让人们知道他是一名巴比信徒。”

“有件事我不明白，”艾哈迈德说道，“如果巴哈欧拉是巴孛宣告的‘上帝将昭示天下者’，那么，为什么米尔扎·叶海亚反倒是领袖？”

“问得好，艾哈迈德。你能回答那个问题吗，阿里？”穆阿耶德转向自己的孙子，说道。

“我试试看，”阿里说道，“米尔扎·叶海亚被指定领导巴比信徒，但是他不是应允的显圣者，不是‘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尽管他后来说他是。巴孛在将自己的笔筒、印章，以及著作送给巴哈欧拉时，即表明了显圣者是谁。”

“我确信，”穆阿耶德补充道，“如果米尔扎·叶海亚如他所被要求的那样领导了巴比信徒，巴哈欧拉肯定不会介意。我确信，巴哈欧拉会为祂的弟弟感到无比自豪。但是，米尔扎·叶海亚不仅拒绝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而且成为了巴哈欧拉及其家人痛苦与苦难的根源。”

“他做了什么事？”比詹问道。

“巴哈欧拉与家人到达巴格达，并在城市旧区的一所住宅中安顿下来。不久后的一天，有人敲响了房门。巴哈欧拉忠实的弟弟米尔扎·穆萨走到了门口。他打开门，看到一个陌生的托钵僧，肩上挎着施舍箱。你们知道那名托钵僧是谁吗？”

“我知道，”比詹笑着说道，“是米尔扎·叶海亚，对不对？”

“正确！”穆阿耶德说道，“那名托钵僧一开口，米尔扎·穆萨就意识到那又是乔装的米尔扎·叶海亚。嗯，那个怯懦的年轻人恳求巴哈欧拉一家人，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在那座城市。然后，他在没有波斯人居住的阿拉伯人居住区找到了一所隐秘的房子。只有在夜间，他才会到巴哈欧拉家拜访。”

“难道巴哈欧拉一家人不感到愤怒吗？”妮达问道。

“毫无疑问，这令他们不快。但是，巴哈欧拉要他们对米尔扎·叶海亚以礼相待，无论他做了什么。所以，他们总是欢迎他。不过，在白天，他不会与任何巴比信徒会面，因为他害怕被认出。”

“尽管他本该是巴比社团的领袖？”阿里说道。

“没错，”穆阿耶德说道，“巴比信徒也急需领袖。他们失去巴孛已经将近三年了，几乎没有祂的任何著作来指引他们该如何行事、如何组织他们自己。

“正如你们能想象到的，这令巴哈欧拉极为不安。巴哈欧拉漫游在巴格达及附近的村庄时，祂发现几乎没有人宣称自己是巴比信徒。在整个巴格达，祂只发现了一名波斯裔巴比信徒。在附近的波斯人定居点卡齐迈恩，仅有少数巴比信徒，甚至连他们也因此感到恐惧和困惑。”

“您的意思是说，殉教者们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吗？”艾哈迈德问道。

“当然不是，”穆阿耶德说道，“殉教者所播种的信仰之

籽，殉教者们用自己的鲜血所滋养的信仰之籽，终将结出大量果实。但是，眼下形势看似非常无望。因此，尽管巴哈欧拉知道时机尚未到来，不能告诉他们祂是巴孛承诺的显圣者，但巴哈欧拉仍谨慎地怀着挚爱与巴比信徒交谈，鼓励他们。

“当然，阿博都-巴哈知道祂是谁。还有一名年轻的巴比信徒在梦中发现了巴哈欧拉的身份。这名巴比信徒的名字叫米尔扎·阿迦，这个年轻人从他的家乡波斯出发，长途跋涉来为巴哈欧拉服务。由于这名年轻人的虔诚，巴哈欧拉选择他作为自己的文书。事实上，巴哈欧拉的许多书简都是由米尔扎·阿迦誊写下来的。

“但是，除了告诉这两个人，巴哈欧拉认为，祂最好继续保守这个秘密，用巴孛的教义教导人们，以便他们能为日后接受巴哈欧拉本人的教义作好准备。所以，巴哈欧拉开始组织巴比信徒，指导他们。渐渐地，祂开始为巴格达的巴比社团注入了生命。

“尽管如此，在巴哈欧拉开始振兴巴比社团的同时，仍有人企图给巴哈欧拉制造麻烦，想要终止祂正在从事的这了不起的工作。他的名字叫做赛义德·穆罕默德-伊斯法哈尼。”

“他不是给米尔扎·叶海亚出主意，让他宣称他自己——而非巴哈欧拉——是巴孛所承诺的先知吗？”阿里问道。

“对。你们知道，就在巴哈欧拉被囚禁在西亚查尔监狱之前，祂走访了伊拉克及赛义德·穆罕默德所逗留的卡尔巴拉镇。巴哈欧拉为镇上的学者与智者演讲，并赢得了他们全然的热爱与尊重。这些人曾经追随赛义德·卡齐姆寻找应允的卡伊姆。他们听祂谈论巴孛，对祂非常崇敬。这使得穆罕默德嫉妒不已。

“巴哈欧拉能够看出赛义德·穆罕默德的嫉恨，祂对他格外友善，试图化解他的情绪。但嫉妒使人行行为怪异。巴哈欧拉对赛义德·穆罕默德-伊斯法哈尼越是耐心，那个年轻人就变得更为嫉

妒与愤怒。

“所以，当巴哈欧拉开始教导巴格达的巴比信徒时，赛义德·穆罕默德得悉了巴哈欧拉日益增长的声望，他要看看自己是否能够阻止巴哈欧拉的成功。赛义德·穆罕默德-伊斯法哈尼正是在那时想出了一个‘如何能伤害巴哈欧拉’的主意。他查明了米尔扎·叶海亚的住处，并与他结交。当然，米尔扎·叶海亚早就嫉妒巴哈欧拉了，特别在巴哈欧拉开始执行巴孛原本指定给米尔扎·叶海亚的任务时，这嫉妒变得尤为强烈。”

“赛义德·穆罕默德的计划是什么？”阿里问道。

“他有好几个计划，”穆阿耶德厌恶地摇着头说道，“在随后的数年间，他将全部生命致力于伤害巴哈欧拉及那些追随祂的人。他几乎总是利用米尔扎·叶海亚来实施他的阴谋。”

“为什么？”妮达一脸困惑地问道，“为什么会有人想要伤害上帝的先知？”

“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回答这个问题，孩子。我想，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如果你一直处于黑暗之中，当一道亮光照射在你身上时，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忍耐，直至自己习惯于它所带来的温暖和光明；或者，你也可以转脸避开。如果你一直避开，你可能会开始逐渐憎恶光线本身，而宁愿继续生活在黑暗之中。

“当然，如果你选择留在黑暗中，你将变得很悲惨。并且，你会嫉妒那些享受光亮的人。赛义德·穆罕默德-伊斯法哈尼就是这样。他嫉妒巴哈欧拉，却无力超越祂。我猜想，他在痛苦中以为，如果他能够使米尔扎·叶海亚与他的亲兄弟为敌，他至少会让这一光之源受创并减弱。所以，他引诱米尔扎·叶海亚，对他说，如果他宣称自己是应允者，并告诉别人，巴哈欧拉正在试图取代他作为巴孛钦选者的合法地位，那么，米尔扎·叶海亚将会获得巴哈欧拉正享有的所有荣誉与尊重。”

“但是，他又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艾哈迈德问道。

“别忘了，艾哈迈德，巴比信徒没有太多的巴孛著作，他们的信仰尚不稳固。所以，当这名由巴孛指派来领导他们的年轻人告诉他们这样的谎言时，许多人都困惑了。当然，他们热爱巴哈欧拉，知道祂不是一个贪婪的人。他们还能看出巴哈欧拉很有智慧，而米尔扎·叶海亚却并非如此。尽管这样，他们仍不愿违背巴孛。”

“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穆阿耶德停下来吃了一瓣橘子，说道，“一位著名的、可敬而博学的巴比信徒，对自己的宗教在巴孛去世之后所发生之事感到非常不安。当他听说米尔扎·叶海亚宣称自己是应允者时，这名巴比信徒前往巴格达与他交谈，寻求建议。但是，米尔扎·叶海亚不愿与他会面，因为像往常一样，他正在试图藏身。”

“最终，米尔扎·叶海亚同意会见这个人。会见时，来访者请他解释《古兰经》中的某段文字。起初，米尔扎·叶海亚拒绝了。禁不住来访者再三恳求，米尔扎·叶海亚终于同意写下对章节的解释。这名有智慧的巴比信徒阅读着米尔扎·叶海亚所写的书简，他难过之极。他看得出，米尔扎·叶海亚并没有真正理解那段文字。事实上，他还看出米尔扎·叶海亚并不是特别聪颖。”

“在悲伤中，这名巴比信徒去拜访了巴哈欧拉，将所发生之事告诉了祂，并询问祂是否能够解释那些经文。巴哈欧拉立即开始解释经文的含义，这个信徒变得快乐而兴奋。因为他了解到，巴哈欧拉才是应允者，而米尔扎·叶海亚不是。”

“其他巴比信徒知道巴哈欧拉能够帮助他们。甚至连巴格达的其他人，诸如政府官员及该市的地方长官，也来拜访祂。巴哈欧拉声望越高，赛义德·穆罕默德-伊斯法哈尼与米尔扎·叶海亚就越想要密谋给祂制造麻烦。他们告诉巴比信徒，巴哈欧拉正在试图摧毁他们的宗教信仰！”

“但米尔扎·叶海亚才是正在企图摧毁他们宗教信仰的人，

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比詹气愤地说道，“巴哈欧拉为什么不采取点行动呢？”

“祂又能做什么呢？”穆阿耶德说道，“巴哈欧拉不大可能去阻止米尔扎·叶海亚与其他巴比信徒谈话。同样，祂不可能去告诉巴比信徒不要理会米尔扎·叶海亚——这个由巴孛本人指定的巴比社团的临时领袖。问题就出在那里，比詹。巴哈欧拉为帮助巴比信徒所做的事情越多，米尔扎·叶海亚就越是会宣称，巴哈欧拉只是在试图取代他成为领袖。”

“我猜想，巴哈欧拉一定非常愤怒，”比詹说道，“特别是祂还抚养过米尔扎·叶海亚。”

“我想，祂更感伤心与失望，”穆阿耶德说道，“但是，巴哈欧拉很快就意识到祂无法理顺这个局面。祂能证明自己并不是在夺权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开，让米尔扎·叶海亚来证明他能做些什么。

“祂就是在那时决定离开巴格达的。1854年4月，在一名仆人的陪同下，祂离开了那座城市。祂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是祂的妻子和孩子。”

“祂去了哪里？”比詹问道。

“祂去了北部库尔德人领地范围里崎岖不平的山区，那里靠近苏莱曼尼亚村庄。”

“那么，祂并不是因为畏惧才离开的。”比詹说道。

“畏惧？”穆阿耶德说道，“绝对不是！库尔德斯坦的山区，决不是任何有畏惧之心的人胆敢涉足的地方，尤其是对于一个波斯人来说。库尔德人不喜欢波斯人。比詹，巴哈欧拉有充分的理由离开，但‘畏惧’绝不是其中之一。我记得，在祂的两部书简中，祂谈到了祂的理由。事实上，在祂的一部书简中，祂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自己为什么离开。祂说道，‘我之所以隐退，唯在避免成为信徒间失和之因、我的同伴困扰之由、伤害他

人灵魂之柄及任何心灵忧患之源。’在另一部书简中，祂说道：

‘我避开了除上帝以外的所有人，除上帝外我对所有人闭上了我的双眼，也许这样可以让憎恨之火逐渐熄灭，嫉妒之热逐渐降温。’”

比詹已经感觉好多了，他的疑问得到了解答。但是，他想知道更多，想知道巴哈欧拉在山区发生了什么事情。“您能告诉我们巴哈欧拉在山区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比詹问道。

“对！我想知道，巴哈欧拉不在时，巴格达发生了什么事情，米尔扎·叶海亚又干了些什么。”艾哈迈德说道。

“非常好，”穆阿耶德说道，“首先，让我告诉你们在山区发生的事情。步入荒野时，巴哈欧拉只带了一身换洗的衣服及一个化缘钵。仅有的食物是一点米饭，或是一些羊奶。唯一陪伴巴哈欧拉的仆人很快便被一群盗贼杀死。完全孤身一人的巴哈欧拉假扮成一名托钵僧，并称自己为托钵僧穆罕默德。”

“祂为什么要那么做？”比詹问道。他再次担心穆斯林男孩是对的——巴哈欧拉的确试图隐瞒身份。

“巴哈欧拉知道，家人及其他巴比信徒会设法找到祂，向祂寻求建议。并且祂知道，给米尔扎·叶海亚一个机会执行巴孛交给他的任务很重要。这样，如果米尔扎·叶海亚失败了，就没有人会声称巴哈欧拉需要对此负责。

“巴哈欧拉曾一度住在一座名叫做萨尔-加卢的山上，完全与世隔绝。那是一个当地人一年中只会探访两次的荒凉之地。有时，祂居住在洞穴中；有时，祂露天而居，或是住在简陋的小屋中。祂仅有的同伴是荒野中的鸟兽。”

“祂在那里做了些什么？”阿里问道。

“大部分时间里，祂都在祈祷与冥想。有时，祂高声吟诵一段又一段祷文，或者创作美丽的诗歌赞美上帝。其他时候，祂思考巴比信徒所遇到的问题，并考虑未来会出现的困难。

“与此同时，在巴格达，巴哈欧拉的家人悲痛欲绝。尤其是十岁的阿博都-巴哈。祂几乎无法承受父亲失踪的悲痛，祂将自己的时间用于抄写巴孛的书简，或设法帮助母亲做她所承担的诸多事务——她根本不习惯做粗活。有时，阿博都-巴哈会像巴哈欧拉在离开之前所做的那样，帮助母亲做饭。偶尔，米尔扎·穆萨会带阿博都-巴哈参加巴比信徒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阿博都-巴哈以其智慧与口才令其他巴比信徒惊异。

“当然，最重要的是，阿博都-巴哈极度渴望父亲回到祂的身边。祂每天都祈祷着巴哈欧拉某天会回来。当另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时，祂祈祷的热情更加强烈了。”

“是什么问题？”妮达问道。

“我敢说我知道！”比詹说道，“米尔扎·叶海亚来与巴哈欧拉的家人同住，对不对？”

“完全正确，”穆阿耶德说道，“米尔扎·叶海亚知道，巴哈欧拉告诉过家人要善待他，于是他开始利用这一点。他是一个苛刻的客人，一个专横的人。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取悦他，他都不会满意。他会抱怨食物，尽管他得到的总是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更糟的是，他不许孩子们去外面与其他孩子一起玩，因为他依旧担心人们会发现他的行踪。

“事实上，他一直锁着门，不允许巴哈欧拉的家人去公共浴室，唯恐自己有一天可能会被逮捕。他甚至不允许任何人来帮忙做家务，尽管家务繁重。例如，水必须一桶一桶从井中提上来。自然，米尔扎·叶海亚从不帮这个家庭做任何事。

“接着，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发生了。巴哈欧拉的妻子在到达巴格达不久之后，就产下了巴哈欧拉的幼子。现在，这个年幼的孩子生了重病。然而，米尔扎·叶海亚不准巴哈欧拉的家人去请医生。幼儿缺乏护理，病情日益恶化，没有医疗救助，他很快便夭折了。

“嗯，正如你们所能想象到的，巴哈欧拉的妻子阿西叶·哈努姆悲痛欲绝。但那还不是故事最悲伤的部分。米尔扎·叶海亚不允许巴哈欧拉的家人去房子外面为孩子作殡葬准备，他们被迫将孩子的尸体交给一个陌生人带出去埋葬。而巴哈欧拉的家人最终也没有找到孩子埋葬的地点。”穆阿耶德看着沮丧的孩子们，他希望自己可以将故事里的悲伤部分简单带过。但是，他心中知道，这些年幼的巴哈伊需要了解他们的全部历史，不只是胜利及快乐的部分。所以，他决定现在就告诉他们有关巴哈欧拉归来的事情。

“与此同时，巴哈欧拉继续着祂在山区的艰难生活。尽管生存艰难，祂却在那里找到了简单生活的快乐，以及与上帝不断交流的极大快乐。虽然食物匮乏，祂却可以偶尔弄到一点儿糖。祂会将它同米饭、牛奶一起煮，用这种方法来制作一种布丁。通常，祂能弄到一点奶酪及一些粗面包就已经很幸运了。

“没有人知道祂究竟去了山区的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祂在山里所结识的为数不多的人，都因为祂而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事实上，当地人不久便开始听说一名出色的托钵僧——一位具有大智大爱的无名者的故事。例如，一天晚上，一些苏菲派信徒聚集在一起讨论一首非常难懂的诗。突然，无名的托钵僧站到他们中间，谈论起那首诗。祂把那首诗解释得非常优美，非常清楚。所有人都惊异于祂的智慧，他们立刻被这个陌生人迷住，聚集在祂的周围，询问祂是否愿意进一步教导他们。‘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巴哈欧拉回答道，‘但不是现在。前往巴格达市，找到伊朗人米尔扎·穆萨的住宅，你们将在那里听到我的消息。’

“还有一次，无名者在一个山村附近步行时遇见了一个坐在路边的小男孩。看到男孩在哭泣，巴哈欧拉问道：‘小伙子，你为什么哭泣呢？’男孩抬起头看着托钵僧回答说：‘我写的字太

差，老师惩罚了我。’男孩将他的作业拿给巴哈欧拉看。‘看到了吧，我不会写，所以我没有完成作业！我不敢回学校。’

“巴哈欧拉微笑着坐在了男孩身旁。祂持笔说道：‘别哭了。我给你写一份字帖，并教你怎么按它去抄写。’然后，托钵僧开始书写。祂的笔迹如此优美，男孩为此感到震惊。他从未见过这样优美的笔迹，甚至在他自己的老师那里也未曾见过。

“巴哈欧拉写完后，递给男孩，说道：‘现在你可以把这个拿给你的老师看。’

“男孩不停地向巴哈欧拉道谢，然后向学校跑去。到校后，他把字帖展示给老师看。老师看到这精美的书法，他问男孩：‘这是谁给你的？’男孩回答说：‘山上的托钵僧，祂为我写的。’老师说道：‘写这个的人不是托钵僧，而是一位王室成员。’

“所以，正如祂过去几次在山间漫游时曾发生过的那样，人们再次听说了这位独居荒野、行于四方的非凡之人。但是最终，两件事情的发生改变了这一局面。首先，两位来自苏莱曼尼亚镇的虔诚之士找到巴哈欧拉，恳求祂移居到他们那里，他们希望能与祂在一起，并向祂学习。因此，祂同意去苏莱曼尼亚镇生活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们向祂提供了神学院（研习宗教的学校）里的一个房间。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在巴格达。正如你们所能想象到的，一段时间以来，巴哈欧拉的家人一直试图查明巴哈欧拉发生了什么事，但收效甚微。阿博都-巴哈不断祈祷，希望能得到亲爱的父亲的一些消息。有一次，祂反复作同一个祷告，祈祷了整整一夜。”

“那是什么祷告？”阿里问道。

“那个祷告的内容是请求上帝允许巴哈欧拉回到他们身边。第二天，当阿博都-巴哈和米尔扎·穆萨走在巴格达的大街上

时，他们无意中听到两个人谈及一名居住在苏莱曼尼亚山区的出色的托钵僧。他们说，此人名叫‘无名者’，祂已经改变了那个山区的许多人的心灵。阿博都-巴哈当下就意识到，这个人一定是自己亲爱的父亲。因为这名托钵僧无疑就是‘托钵僧穆罕默德’，而巴哈欧拉那个被谋杀的仆人在其遗嘱中曾嘱托过，要将自己的财物赠予此人。

“一家人立刻派了一位名叫谢赫·苏丹的忠实朋友，去查明这名托钵僧是否就是巴哈欧拉。因此，谢赫·苏丹朝库尔德斯坦的山区进发，希望能找到巴哈欧拉并恳求祂回来。

“与此同时，关于无名者的故事在苏莱曼尼亚继续流传。巴哈欧拉犹如一块磁石，通过祂的言辞、祂非凡的智慧，以及人们在祂的尊前所找到的爱，吸引着人们。没有人知道祂究竟是谁，但是那无关紧要。甚至神学院的导师，连同他们一些最优秀的学生，也来拜访巴哈欧拉，看看祂是否真的如每个人所说的一样睿智。他们拜访祂时，祂会让他们提出他们想要问的任何问题。无论问题多难，祂的回答都令他们完全满意。

“一次，作为对祂智慧的考验，他们让祂用与《长塔伊亚特》相同的韵律格式，作一首结构复杂的诗。这是由伊本-法里德所作的一首著名的神秘主义诗歌。此前，无数人尝试过此举，但没有人能够做到。巴哈欧拉毫不犹豫就写下了一首符合他们要求的诗。该诗有两千个对句，题为《鸽之赋》。

“自然，这名博学的托钵僧的消息传到了其他村庄。学者、医生、形形色色的虔诚之士，甚至连王子及身居要职的人都来拜见巴哈欧拉。虽然巴哈欧拉依然身着贫穷的乞丐装束，但是，每个人都为祂所吸引，并且认定祂是一位圣洁之人。

“嗯，你们可以想象，当谢赫·苏丹发现巴哈欧拉身着托钵僧的装束，住在神学院的这个小房间里时，他是何等震惊。但是，他也为最终找到巴哈欧拉而喜出望外。因为巴格达的巴比信

徒此时急需帮助，而这样的帮助唯有巴哈欧拉才能给予他们。

“谢赫·苏丹看到苏莱曼尼亚镇的人们及神学院的师生对巴哈欧拉的热爱如此之深，他担心，他们可能不会让祂离开，他也不确定巴哈欧拉是否会同意跟他走。于是，他告诉祂巴格达发生的所有不幸的消息。他告诉祂，米尔扎·叶海亚已下令处死了几名重要的巴比信徒——米尔扎·叶海亚认为他们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米尔扎·叶海亚还派米尔扎·阿迦去波斯杀死沙阿。但最糟的是，米尔扎·叶海亚玷辱了巴孛的名声：他娶了巴孛的第二位妻子法蒂玛，一个月后，又把她嫁给了赛义德·穆罕默德。”

“我完全不知道米尔扎·叶海亚竟做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妮达说道。

“比那更糟的是，”穆阿耶德继续说道，“谢赫·苏丹告诉巴哈欧拉，赛义德·穆罕默德在卡尔巴拉组织了一群强盗，他们会偷窃圣殿参拜者的东西。此外，谢赫·苏丹告诉巴哈欧拉，现在已有超过二十五个人宣称自己是巴孛在其著作中所预言的应允者。

“当巴哈欧拉获悉巴比社团被分裂为不同的团体，巴比信仰正要落得一个可怕的名声时，祂想到了诸如穆拉·侯赛因、库杜斯、瓦希德、霍贾特、塔希丽，以及早期的其他许多巴比英雄。祂担心，这些殉教者的自我牺牲将成为徒劳。事实上，巴比社团所处的境地非常糟糕，甚至连米尔扎·叶海亚也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他也捎信希望巴哈欧拉归来。

“此时，巴哈欧拉知道，祂开始展示自己的真实力量与权威的时机已经来临。尽管就个人而言，祂更喜欢待在此处的山间静居，但祂知道，是上帝的旨意让祂回到巴格达，执行祂的使命。

“巴哈欧拉将祂在苏莱曼尼亚结交的朋友聚集在一起，宣布了那个让他们悲伤的消息。祂告诉他们祂必须离开的同时，也向他们保证了祂的大爱——祂承诺，祂回家之后，会向他们中的几

位寄来特别的书简。人们向他们敬爱的来访者挥泪告别。这位托钵僧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山村带来了这般宁静。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心中猜想，这位无名的托钵僧定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巴哈欧拉和谢赫·苏丹一起踏上了返回巴格达的道路。祂沉思着自己在未来岁月里将不得不面对的艰难困苦。祂独居、漫游的日子，与上帝秘密神交的安宁，以及与宗教学生们的和平恳谈——这一切都结束了。因此，当巴哈欧拉与谢赫·苏丹接近巴格达市时，巴哈欧拉告诉祂的同伴，在山区隐居度过的时光和平而安宁，而祂将永远无法再次体验。

“啊，因祂归来的喜悦啊！”穆阿耶德举着双手继续说道，“谁人能描述？巴哈欧拉即将归来的消息传到巴比社团，所有的巴比信徒立刻充满了希望。祂的妻子阿西叶·哈努姆从嫁妆中找出了几块特意保留的波斯布料，同女儿巴希叶一起缝制了一件漂亮的红色外套。

“收到祂正在途中的消息后，他们感觉每一天似乎都漫长无边，每一刻都充满了期待。终于，一天下午，他们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他们立即打开了门。一名衣着奇怪的托钵僧站在那里。他们忽略了祂陌生的装束，认出了他们亲爱的巴哈欧拉。

“每个人都带着喜悦的泪水紧紧抱住祂。祂心爱的妻子努力保持平静，尽管她的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感恩。年幼的阿博都-巴哈紧紧抓住父亲尊贵的手，仿佛永远不会放开。”

穆阿耶德讲完故事时，泪水涌上了妮达的双眼，而比詹则笑了。

“经过长达两年的隐居生活，巴哈欧拉终于回家了！一家人再次团聚。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巴比社团第一次有了一位他们可以毫不恐惧、毫不犹豫地向其求助的领袖。所有的巴比信徒都知道，只有巴哈欧拉才能拯救他们宝贵的信仰，使其免于消

亡。”

比詹目光越过海湾，望向卡尔迈勒山。巴孛被埋葬在那里，巴哈欧拉几次拜访该圣山时，也曾在那里搭建帐篷。此时，他明白了巴哈欧拉为什么离开。此时，他了解了米尔扎·叶海亚与巴哈欧拉的行为究竟有着何等的不同。此时，小男孩知道了，他为什么应该总是以身为一名巴哈伊为荣，永远不以巴哈欧拉所做的任何事情为耻。

第九章 建筑大师

自从阿里梦见自己身骑黑色雄驹飞上天空，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但是，他对那个梦的记忆却依然生动而清晰，仿佛他所梦到的事情真的发生过。所以，一个明媚的上午，当阿里与祖父穆阿耶德走在从阿卡通往里兹万花园的最后一段路上时，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拿破仑山——他曾在那里入睡，并做了那个梦。

几分钟的沉默之后，穆阿耶德看着自己的孙子，想知道他有什么心事。对这个健谈的男孩来说，沉默是件罕有的事。他不想打断男孩的遐想。但后来，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我们正前往天堂花园，”穆阿耶德说道，“但看你走路的样子，却像个将被带入监狱的人。”

阿里笑了，说：“对不起，爷爷。”

“没必要道歉。你知道，我还是很善于倾听的。我也许太老，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仍然可以倾听啊。”穆阿耶德自嘲地笑了，阿里也笑了。

听到祖父说他自己老了，阿里一时间似乎感觉很不习惯。因为，祖父这么说就意味着他以前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对阿里来说，祖父一直是一位老人。出于某种原因，这天上午，当穆阿耶德谈及自己“变”老时，阿里才第一次想到，走在他身边的这个人——在男孩的脑海中一直年老的祖父——曾经也是一个像他这样的男孩，一个怀着好奇与期盼展望未来的男孩，就像现在的阿里一样。当然，真正使阿里吃惊的是，他突然意识到，有一天，他也会变得像祖父一样年老，他也会向他自己的孙子说类似的话。

阿里凝视着穆阿耶德佝偻的肩膀，疲倦而深陷的双眼，犹如旧皮革一样有着深深皱纹的脸庞。阿里想知道，祖父是否仍然记得自己儿时的感受。“您曾做过特别的梦吗？”阿里最终问道。

“许多。”穆阿耶德回答。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您依然记得的，改变了您人生的特别的梦？”

“你是在想你的梦吗？”

“是的。”

“你想找到那把钥匙，是不是？开启阿卡之门的钥匙。”

“那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还有别的东西。我一直在了解巴哈欧拉的生平，按照梦所告诉我的方式。对巴比英雄们了解得越多，如库杜斯、穆拉·侯赛因、塔希丽，等等，我就越觉得……嗯，我永远无法像他们一样，永远无法做他们所做的事情。”

“你害怕吗？”穆阿耶德问道。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害怕有一天你自己的信仰将会经受考验，你可能被要求像他们那样去履行英雄的行为？”

“我想，可能是的。只是……嗯，不只是他们。我知道他们是非常特别的人。毕竟，他们是新生字母。但是，所有那些早期信徒，他们都面临如此多的苦难，然而，他们仍然拥有信心，继续追寻信仰。我就是不确定，我能像他们那样做，我甚至不确定我是不是想像他们那样做。”

“你因自己不想献出生命而感到羞愧吗？是这个在困扰你吗？”

阿里低头看着自己的脚。祖父说对了，至少说对了一部分。但听到别人讲出了自己过去几天里纠结于心的问题，这让阿里感觉更糟。“我想是这样。”他轻声说道。然后，他俯身拾起了一块石头，它又小又扁，看上去特别适合用来投掷。阿里身体

后仰，举起手臂，手腕快速一甩，将石子高高抛到了空中。

阿里抬头看着祖父，穆阿耶德一言未发。“您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曾认为自己很特别吗？”他问道。

“特别？”

“您有没有认为，您可能会成为比其他任何人都了不起的人？您可能会做重要的事情，改变世界的事。”

穆阿耶德被阿里的话打动了，他明白阿里的意思。对于阿里所谈论的感觉，他记得实在太清楚了。“我想，每个人都想成为重要的人，都想在这个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每个人都想要被铭记。做些让后人会记得的事，是让我们变得不朽的一种方式。地球上强大的统治者为什么永远都不满足于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他们为什么会为自己建造纪念碑？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名字为城市命名？为什么让人为他们绘制肖像或制作雕像来展现他们是何等伟大？”

“您认为那是不对的？您认为那是愚蠢、自傲的？”

穆阿耶德低沉地笑出了声。“愚蠢？只要人们出于正当的理由而希望被铭记，我就不会那样认为。这些都至为真实，你明白吗？每个人都可以流芳千古，至少对那些与他们相关的人来说是这样——那些被他们抛下的家人，那些被他们所感动过的生命。”

他抚摸着下巴，暂停了片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某种特殊的才能、某种特别的天赋，每个人都能为这个世界作出贡献。”

在未来的岁月里，阿里会经常回想起这次步行及祖父的话，尤其是当他给自己的孩子讲述他的祖父，讲述他所给予阿里的知识礼物时。而眼下，阿里想到的是自己，他想知道自己的梦是真的很特别，或者仅仅只是一个幻想——终将会化为灰烬，或淡化为模糊的记忆。

“您的梦想实现了吗，爷爷？您的天赋是什么，爷爷？”

“你认为是什么，阿里？”

“我认为，您的天赋就是您此刻所给予我的东西，您能给我讲述关于巴哈欧拉的故事。”

“是的，”穆阿耶德说道，“你说的完全正确。因为我年事已高，见识过很多，并且记得我所见过的大部分事情。我可以将我所得到的教训、所认识的人、所见过的地方，与他人一一分享。这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尽我所能为上帝之仆服务。”

“那正是我想要的！”阿里说道，“我想要知道我的天赋，我能做什么特别的事。”

“嗯，如果你继续学习、思考，我确信你会发现你的天赋是什么。”

他们快走到里兹万花园时，阿里想知道他的天赋——他的特殊才能——是否会是梦中开启阿卡之门的钥匙。他想知道自己将必须探寻、学习多久，他想知道他是否能够耐心坚持，直到自己找到答案。

此时，他们距离里兹万花园的入口仅有大约一百码远。两个人都期待着能坐在这座巴哈欧拉曾为其取名为“绿岛”的花园树荫下。花园不大，是一座约一百码长的相当狭窄的岛屿。纳迈恩河分成两条溪流，流淌在花园的两侧。花园被两棵巨大的桑树及散布的棕榈树所庇护。在这些大树之下，是一排排被精心照料的花卉，还有橘子树和其他种类的果树。小路被各种花卉的色彩所装点，空气中弥漫着混合后的奇妙芳香。

小路的一端是一间小凉亭，巴哈欧拉会在炎热的夏日午后坐在其中，祂有时也会在那里过夜。小路的另一端是长长的木凳，当访客在愉快地享受这片宁静绿洲时，可以坐在这些长凳上冥想和祈祷。

其中一条长凳被盆栽花卉所环绕。这些花儿提醒着游客这

条长凳的特别之处——它曾是巴哈欧拉常坐的地方。许多巴哈伊信徒会坐在长凳的对面祈祷，想象自己正看着坐在对面的巴哈欧拉，想象着自己置身于祂尊前的景象。

轻柔微风使桑叶的沙沙声、小溪流水声和花园中央的美丽喷泉所发出的汨汨声交织在一起。

这片宁静之地总是让阿里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尽管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在宗教节日里与父母及其他许多巴哈伊一起来此。今天，只有他和祖父，他感觉花园是专为他们预留的。

进入花园时，他们同园丁打了招呼。他们花了几分钟，与一位同穆阿耶德相识的园丁一起，沿小路漫步。园丁指给他们看，哪些花很特别，哪些新近开了花。阿里听到了诸如“水仙花”、“向日葵”，以及“银莲花”之类的名字。但是，除了紫罗兰和玫瑰，他无法将其他花同它们的名字对号入座。

不久，穆阿耶德与阿里就单独坐在了那张特别长凳的对面。透过树叶，他们能够看到背景处的溪水，还能看到乡间的金色田野在远处闪闪发光。

“你谈到了英雄，阿里，”穆阿耶德说道，“这使我开始思考勇气，思考勇敢意味着什么。我突然想到勇气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害怕。”

“我一直以为有勇气就是意味着我们不该害怕。”

“看起来或许是这样，”穆阿耶德说道，“因为英雄们不会抱怨。或者，他们看上去不会因为他们所承受的东西而困扰。但是，我想知道，有勇气是否意味着，就算很害怕，我们仍要自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选择的路一帆风顺，它就无法考验我们，那我们又将如何成长、如何改变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太确定，爷爷。”

“这么说吧，阿里。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你是不是能够

像早期信徒们那样，做出令人惊异的事。如果考验我们勇气的时刻没有到来，那么，我们不会知道自己如何表现。这种信仰要求我们全然地投入，它需要人们即刻作出反应，我们来不及停下来仔细思考，来不及考虑付出多少。我想，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考验，但你也有可能永远都遇不到。

“另外还有一种特别的勇气，我保证你会需要——一种有耐心的勇气。那是所有巴哈伊每天都要经历的战斗，它并非发生在我们与士兵之间，而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在我们同自己脑子里固步自封的念头之间。

“这就是从苏莱曼尼亚山区返回之后，巴哈欧拉教导信徒要拥有的那种勇气。事实上，这种‘日常战斗’正是巴哈欧拉的主要手段。借助它，巴哈欧拉改变了巴比信徒在祂初返时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社团。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穆阿耶德问道。

“我想是的。”阿里说道。

“让我这么说吧。做好事无疑很好，但更好的是，每天都反复做那件好事，直到它成为你的一部分，直到你得到了转变，直到你的灵魂深处逐渐转化。”

“您的意思是说，让那种行为变成一种习惯？”

“对！”穆阿耶德将自己粗糙的手放在阿里的膝上，说道，“巴哈欧拉归来后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信徒社团。但建立的方式不是通过向他们示范如何忍受痛苦或作战。祂必须向他们示范如何慢慢地、耐心地、一点一点地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巴格达的每个人都会认识巴比信徒，但不是因为他们忍受了怎样的折磨，也不是因为他们能保卫自己、抵御沙阿的刀剑，而是通过他们的高道德标准和高尚的品格——谦恭与友善、温良与纯洁。

“你还记得你学过的东西吗？巴哈欧拉等待了多久才告诉巴

比信徒，祂就是巴孛所承诺的‘上帝将昭示天下者’？”

“大约七八年。”阿里说道。

“你知道巴哈欧拉为什么等待那么久吗？”

“我想起初时机不合适。”

“很对。但为什么时机不合适？你有没有想过？别忘了，巴比信徒和你一样，他们也在寻找一把钥匙，一把将会引导他们找到巴孛所允诺者的钥匙。

“但巴哈欧拉知道，巴比信徒尚未准备好接受下一步的教育。他们就像学生，还没能学会新导师巴孛为他们准备的课程，就失去了祂。所以，在他们学会巴孛的课程之前，下一位导师巴哈欧拉不能很好地给他们讲授祂自己的课程。因为巴孛课程所做的，正是要使他们为巴哈欧拉的到来作好准备。”

“这就好像乘法是学习除法的准备，对不对？有一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去度假，我忘记了怎样做乘法。结果，老师教授除法时，我就听不懂。当老师重新向我解释了有关乘法的知识后，我才学会了除法。”

“没错。在巴哈欧拉给巴比信徒传导祂自己所带来的教义之前，祂必须先教导他们巴孛留下来的课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祂有两项工作要做。

“你知道，当巴哈欧拉和谢赫·苏丹一起于1856年3月返回巴格达时，巴比信徒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领袖了，巴孛的宗教几乎消亡。更糟的是，巴比信徒的名声已被米尔扎·叶海亚和赛义德·穆罕默德的恶行严重玷污。我确信，对许多巴比信徒来说，殉教者们的英勇牺牲看起来似乎已是徒劳。他们中的许多人知道，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巴哈欧拉的领导。所以，当巴哈欧拉归来时，所有的巴比信徒都迫不及待地去实践祂所说的一切。”

“祂怎么做到的呢？”阿里问道，“祂怎么重新建立起巴比社团的呢？”

“嗯，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穆阿耶德轻声笑着说道，“祂一回到巴格达就立即开始着手此事。并且，祂同时以几种不同方式来完成此事。首先，祂开始启示书简——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引导信徒的著作。同时，祂向所有想要见祂的人敞开了门，无论他们是不是巴比信徒。因为这是第一次，祂终于可以向任何拥有灵性之眼、能识别出祂非凡力量的人完全展示祂的力量。”

“我不明白您所说的‘灵性之眼’是什么意思。”阿里说道。

“嗯，不是每个遇见巴哈欧拉的人都知道祂是谁，不是每个人都景仰祂——只有那些能够识别出灵性品质的人才能。”

穆阿耶德看出阿里仍然不太明白。“例如，有人吹笛子吹得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好。但要是你的耳朵被遮住了，这笛声就无法打动你的心。或者以这个花园为例，”他指着附近的花朵说道，“如果只有金钱或珠宝让你快乐，这座花园就不会让你感受到宁静。因为，这里没有金钱，只有花鸟、树木。

“但是，有许多人能够识别出巴哈欧拉的智慧 and 力量。例如，在山区见过祂的库尔德人按照祂的吩咐，长途跋涉前来寻找这名睿智的托钵僧及米尔扎·穆萨的住宅。当这些陌生人到来时，巴格达的宗教领袖开始怀疑祂真的有某种吸引力，能使人们不远千里而来，却只为与祂交谈。

“很快，他们也请求与巴哈欧拉交谈。大多数来到祂尊前的人都惊异于这名波斯流放者的尊严与学识。最终，政府官员来了，诗人来了，神秘主义者及形形色色的市民都来了。

“当然，并非所有这些都成了巴比信徒。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与巴哈欧拉叙谈之后都变得与从前不同，并且，其中的许多人也的确成为了巴比信徒。那些已是巴比信徒的人也尽可能频繁地拜访巴哈欧拉。因为他们对巴孛的信仰、对巴孛著作的

理解直至此时才变得清晰起来。

“巴哈欧拉对所有来访的人都很慈爱，慈爱而耐心。祂会向人们传授他们想要知道的任何事。最终，甚至连具有皇室血统的王子及其他权贵要人都来面见巴哈欧拉。啊！你可知道！在祂从山区归来后的几年之内，巴哈欧拉座落于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住宅——巴哈欧拉称之为‘至伟之宅’——就成为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穆斯林、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的活动中心。”

“许多巴比信徒离开了波斯的家园，走过群山、穿越沙漠去见巴哈欧拉——这个正在复兴其宗教、为巴孛的教义注入生命气息的人。事实上，这些巴比信徒中的一些人随后就拒绝返回自己的家园，而与巴哈欧拉一起留在了巴格达。多年以后，在祂不得不离开巴格达时，有些人甚至仍跟随着祂。其他人则回到了波斯，把他们学到的东西传授给那里的巴比信徒，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为他们带回了巴哈欧拉写给他们的书简。

“巴比信徒终于有了一位可以让他们信赖、追随的人。他们如同空空的容器一样，来到巴哈欧拉面前，准备用他们自己去盛满祂的爱与智慧。那时的信徒们就犹如口渴的沙漠旅者发现了一片绿洲。很快，巴比社团开始发展壮大。后来，那些为了巴哈欧拉而移居巴格达的巴比信徒回到波斯时，带来的财物通常无几，但他们却带来了重建自己宝贵信仰的信念与努力做事的决心。

“历史学家纳比勒就是其中之一。艾哈迈德也是，巴哈欧拉曾为他写下了优美的《艾哈迈德书简》。艾哈迈德在波斯逐村寻求应允者，寻求未果后，他去了印度，并继续耐心地寻求。后来，他回到波斯。在那里，他遇到了一名巴比信徒，这个人告诉了他关于新的显圣者的消息。他终于等到了应允者，而此时距离他开始这漫长的寻求，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阿里问道。

“没错，”穆阿耶德微笑着说道，“现在，让我们想想你已

经寻找多久了？”

“我觉得，我没法像艾哈迈德那样，等那么久，爷爷。”

“你可能会让自己大吃一惊的，”穆阿耶德说道，“当你知道你所追寻之物的价值时，你会惊异于自己的耐心。”

“在巴格达的其他信徒之外，还有谁？”阿里问道。

“嗯，有从纳杰夫前去巴格达访问的博学的穆斯林学者纳比勒-阿克巴尔。当他听说了巴哈欧拉之后，他去拜访了祂。这次拜访让他立即就成了一名巴比信徒。很快，他怀着满腔激情开始教导其他人，以至于当他回到波斯时，政府试图将他逮捕。最终，他去了埃沙加巴德，并在那里撰写了五篇文章，论证巴比信仰的真理。”

“他不是一位圣辅吗？”

“是的。那一头衔还被授予了其他几位曾在巴格达拜访过巴哈欧拉的人。例如，穆拉·萨迪克也是一位圣辅。他很早就在设拉子成为了一名信徒，并曾参与塔巴尔西的战斗。他几次被俘，并遭受了酷刑。但是，在所有的艰难与痛苦中，他从不曾动摇，从未停止过向他人传授巴孛圣道。

“另一位重要的拜访者是谢赫·萨勒曼。他不止一次前去巴格达，他每年都会去那儿探访巴哈欧拉。他总是身背一大捆来自信徒的信件，从波斯徒步而来，将它们交给巴哈欧拉。在与巴哈欧拉共度一段时光之后，他会带着巴哈欧拉为波斯信徒写的所有书简回到波斯。事实上，无论巴哈欧拉去哪里，他都一直坚持这样做。

“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得到了巴哈欧拉许多资助的来自伊斯法罕的穆罕默德-阿里。无论他多么贫穷，无论形势对巴比信徒变得何等艰难，他似乎总是抱着乐观、愉快的心态。正如我所提到的，还有历史学家纳比勒-扎兰迪，他一直跟随着巴哈欧拉，记录发生过的所有重要事件，让后世的巴比信徒了解自己宗

教的历史。后来，巴哈欧拉派他到克尔曼沙阿及波斯的其他地方执行了许多重要的任务。在那些地方，他向许多人传导了巴孛与巴哈欧拉的信仰。

“有这么多纯洁的人啊，阿里！这些人中有曾是苏菲派神秘主义者的托钵僧西德格-阿里，还有对每个人都甚为温和友善而被称为‘慈父’的阿卜杜拉——他几乎每天都与巴哈欧拉会面，与巴哈欧拉不在一起时，他就念诵祷文。

“还有从亚兹德来到巴哈欧拉身边的萨迪克。在巴格达期间，萨迪克病危。因此，巴哈欧拉将阿博都-巴哈派到他的身边，他立刻就痊愈了。此事发生后，萨迪克发誓绝不离开巴哈欧拉，因为他实在无法忍受分离——即使巴哈欧拉劝告他留在巴格达。所以，巴哈欧拉离开时，萨迪克徒步朝袍宿营的城镇跑去。还没到达，他便精疲力竭，倒地而亡。

“这些人中有老人、青年、农民，也有博学的贵族。有些人无法忍受离开巴哈欧拉的尊前，终其余生跟随祂。有些人则感到备受鼓舞，他们回到波斯，将所学到的东西传授给其他人。有些人是普通的工匠，比如阿迦·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他非常年轻时就成为了一名信徒。他是一名铜匠，和他的兄弟们一起在巴格达开了一家店铺。有些人是木匠，比如米尔扎·加法尔-亚兹迪。他是波斯的一位著名学者，他学习木工活，只为能够住在巴格达，靠近巴哈欧拉。古拉姆-阿里-纳贾尔是来到巴哈欧拉身边的另一名木匠，他设计并修建了遮盖巴哈欧拉陵殿庭院的顶盖。”

“正是因为他将顶盖设计成这样，当我在陵殿的外间屋子时，阳光才能照在我的脸上。”阿里带着灿烂的微笑说道。

“正是他！”穆阿耶德说道，“还有更多更多的名字将来会被每一个研究巴格达时期的人所熟知，当时，有那么多人涌去拜访巴哈欧拉。

“但那只是巴哈欧拉在巴格达期间所经历的一部分。就像我

告诉过你的那样，或许，巴哈欧拉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教导巴比信徒用那种方式生活。这样，所有巴格达人都会知道，巴比信徒是很特别的人。”

“但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通过多种方式。通过他们彼此表现出的爱与友善、他们的举止、他们与其他市民的友谊、他们的诚实与谦逊、他们合作帮助他人的方式，还有他们从不狂暴或愤怒的事实。此外，他们拒绝非议他人，拒绝卷入关于政府的争论，拒绝加入秘密团体。他们是诚实、勤奋的公民，他们生活简朴，与人为善，拥有耐心。

“当然，正如我所说的，这些变化并非发生在一夜之间。他们必须谨守巴哈欧拉给予他们的教义，努力成为良善之人。一些巴比信徒决意遵循这些教义，他们彼此达成了协议：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违反了某条教义，另一个人将必须用打脚底的方式来惩罚他。

“当然，另一名巴比信徒不会想要惩罚自己的朋友。但是，如果违反了规定的巴比信徒没有受到惩罚，他会不吃不喝，直至自己被给予惩罚。”

“您的意思是说，他们想要受到惩罚？”阿里面带惊讶地问道。

“他们想要的是遵循教义，彻底改变自己。我想他们认为惩罚会帮助他们牢记教义。”

穆阿耶德在长凳上挪了挪身子，向林中望去，发现正上方的一根树枝上有一只大声叽喳而鸣的小鸟。穆阿耶德吹口哨模仿那只鸟儿叫，然后倾耳静听回应。当鸟儿叫着回应，穆阿耶德便开怀大笑，他看起来仿佛从未皱过眉头。然后，穆阿耶德看着阿里说：“当巴哈伊为庆祝宗教节日或因一顿盛宴而聚会时，你会有幸福感吗？”

“有啊，特别是阿博都-巴哈在场的时候！”阿里说道。

“对。嗯，我猜想巴哈欧拉家中的每时每刻都是这样美好。对于那些巴比信徒来说，那里有着如此之多的欢乐和祥和，尤其是在经历了迫害期间的所有混乱之后。甚至连不是巴比信徒的拜访者都能感觉到那个地方是何等特别。事实上，曾在那里拜访过祂的一名王子这样说：‘我感觉，即使世间所有的不幸都聚集在我的心间，只要我置身于巴哈欧拉尊前，它们就会全部消失。那感觉就仿佛我已进入了天堂。’

“有时，巴比信徒会举办盛宴，直至深夜。他们会念诵祷文、诗歌。或者，他们会讲故事、唱歌。他们总是很快乐，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无以为生，有时甚至连维生的起码食物都没有。

“某些夜晚，他们可能除却几颗椰枣别无他食。他们中的许多人缺少衣物，没有鞋子。有一段时间，巴哈欧拉本人也仅有一件衬衫可穿。许多巴比信徒会一起住在租来的小房间里，共用他们为数不多的食物及衣服。但是，在巴哈欧拉为建立巴比社团所做过的所有事情中，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阿里说道。

“祂的著作，祂的书简。你知道，阿里，这是显圣者带给我们最重要的礼物，圣言——上帝之言。事实上，巴哈欧拉告诉我们，先知之言即是祂受上帝派遣的最重要的证据。因为，当先知离开人世后，我们依然可以阅读祂的教义，即祂从上帝那里所得到的教义。

“巴哈欧拉刚从山区归来就开始以超常的精力口授书简。当时已是一名青年的阿博都-巴哈有时会转录父亲所启示之言。当然，还有巴哈欧拉的文书米尔扎·阿迦，他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记下了巴哈欧拉的大部分书简。

“此前，巴哈欧拉在巴格达仅为信徒书写了少量书简。因为当时尚不适合书写更多书简。但现在，巴哈欧拉知道，让祂释放

全力去书写的时机已经到来。教导、指引那些身在巴格达的巴比信徒和全世界人民的教义，如湍流般连续不断地从祂笔下倾泻而出。事实上，《七谷经》——引发你的梦的那本书，就是那时候写的。

“像其他许多书简一样，《七谷经》原本是一封回信，写给一个向巴哈欧拉提问的人。这人名叫谢赫·毛希丁，是坎尼卡因镇的一名法官，苏菲派研究者。这位有学问的人钦佩巴哈欧拉，写信向祂询问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所以，巴哈欧拉写了《七谷经》，以解释人如何通过显圣者——上帝派遣的导师——了解上帝。”

“巴哈欧拉在巴格达不是还写了《笃信经》吗？”

“是的，祂在巴格达还写了《笃信经》。事实上，《笃信经》是巴哈欧拉所写的最重要的书简之一。因为，祂在那本书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人们如何才能识别出显圣者。”

“那封书简也是写给某个人的吗？”

“是的。《笃信经》是祂写给巴孛的一个舅舅的，他尚未成为巴比信徒。告诉你关于那封书简的另外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祂在仅仅两天两夜的时间里，写出了那本超过两百页的书。”

“但是，祂怎么可能做到呢？”阿里怀疑地问道。

“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做到这样，阿里。你必须明白，显圣者不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上帝赋予了祂远远超出你我理解力之所及的力量和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从山区归来的最初两年里，祂有好几次在一天一夜的时间内启示了与整部《古兰经》一样多的经文。”

“祂怎么可能思考得那么快呢？”

“阿里，我能给你的唯一答案就是，巴哈欧拉是一位显圣者。而上帝的显示者能够完成祂所需要做的任何事。事实上，巴哈欧拉本可以做得更多。纳比勒在他所写的一本关于我们信仰的

历史书中说，巴哈欧拉曾命令米尔扎·阿迦舍弃了成千上万个经文。巴哈欧拉认为，人类在此天启周期内还没有为那些经文作好准备。”

“爷爷，什么是天启？”

“天启是一个宗教持续存在的时间段。”

“那么，这意味着巴哈欧拉知道下一位先知将会教导人类的东西？”

“是的。你知道，阿里，先知们彼此相识相知，并在精神世界中密切交往。”

“祂们就像一个团队？”阿里问道。

“非常对，非常对。就像一个团队。”

阿里感到很惊奇。他很久以前就知道显圣者们很特别，但是对他来说，那仅仅意味着显圣者是上帝钦选来传递信息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人。而此时，是什么真正使得显圣者与众不同，并使得祂们能够改变整个世界，阿里对这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

“别忘了，还有《隐言经》！”穆阿耶德继续说道，“祂沿着底格里斯河散步时所启示的那些优美如诗的经文。”

“哦，是的！”阿里说道，“我已经熟记了其中的许多经文，妮达和我将会记住全部的——至少，我们会试试看。”

“非常好，非常好！”穆阿耶德自豪地说道。

“还是给我讲讲祂是怎样生活的吧。祂只是坐在自己家中会见来访者吗？难道祂从不做别的事情吗？”

孙子的问题让穆阿耶德开怀大笑。“问得好！”他说道，“问得非常好！哎呦，哎呦，好的！巴哈欧拉像你一样，阿里。祂所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欣赏乡村、原野、溪水、花鸟——这些上帝创造物的无尽之美。那是祂可以稍作放松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所以，在巴格达，当祂不忙的时候，会和阿博都-巴哈，连同其他几名信徒，一起去乡村游览。他们尤其喜欢去萨勒曼-

公园——距离巴格达几英里远的一个村庄。在那里，他们会坐观鸟儿在林间嬉戏，或是谈论大自然。有一次，信徒们发现他们没有带任何吃的东西，巴哈欧拉便为他们做了一道库尔德人的菜：在平底锅中抹上黄油，烹制去核的椰枣。

“在另一次去公园的游览中，一名来自设拉子的出色猎人哈吉·穆罕默德-塔基与他们同行。到达后，哈吉·穆罕默德-塔基决定展示他的高超技能，他仅仅为了好玩而猎杀了一些鸟儿。这令巴哈欧拉很不高兴。巴哈欧拉对他说：‘不要杀害这些无辜的鸟儿！’

“但是，哈吉·穆罕默德-塔基以为巴哈欧拉不是认真的。他再次开了枪，不过，他这次没有击中目标。嗯，这名骄傲的猎人从未失手过，他感到非常尴尬。很快，他更加仔细地瞄准，又试了一次，结果再次失手。

“他一次又一次地瞄准、开火。他失手的次数越多，他就变得越气恼。过了一会儿，当这名骄傲的猎人发射了许多发子弹却并没有射死一只鸟儿时，哈吉·穆罕默德-塔基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教训——他意识到，他的真正力量并非来自于他自己。他明白了，只有当他完全遵从巴哈欧拉的教义和原则时，他的个人力量才能得以释放。”

“听起来，巴哈欧拉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阿里面带微笑地说道。

“你不知道吗？祂确实相当有幽默感。祂有才智、有魅力、有爱心。那就是人们会被祂所吸引的原因——不仅仅因为祂对上帝及宗教有着深刻的见解，还因为人们能在祂的尊前感到快乐。他们能感受到自己正以一种过去从未体会过的方式被爱、被接纳。祂就是那样转变了他们的心灵，建立起巴比社团。巴哈欧拉就像一块磁石，用祂自己的言辞和行动召集信徒，一点点地将分散的巴比社团重新聚合到一起。祂建立起的威信如此坚实、牢

固，所以，当祂于1863年告诉他们，祂就是巴孛所承诺的显圣者时，所有人都坚信不疑。因为，他们已经亲身体验了祂所创造的奇迹，他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因祂的存在和祂的教义而改变。

“巴哈欧拉已经吸引了人心，见到祂的人中，几乎没有谁感觉不到祂所拥有的精神力量。流亡者来了，身居高位的波斯人也来了。英国总领事——上校阿诺德·伯罗斯·肯博尔爵士主动向巴哈欧拉提供英国国籍的保护。巴哈欧拉甚至赢得了巴格达地方长官纳米克帕夏的心。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年间，这名地方长官深爱巴哈欧拉，努力保护祂免受敌人的侵害。”

“什么敌人？”阿里问道。

“啊，是的，这个以成长、爱与统一为主题的时期确有尽头，不是吗？”穆阿耶德摇头说道。他看起来想要让故事美满地结束。“我的建议是，阿里，咱们把故事的剩余部分留到我们吃点东西之后再讲。那样，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好地方的宁静与美丽，而不用烦恼那个荣耀的时期因什么问题而破灭。在我们吃东西之前，我来问你一些事情。你现在明白了吗？巴哈欧拉在巴格达的那些年间到底成就了什么？”

“我想我明白了。”阿里说道。

“你认为，巴哈欧拉在巴格达时期所取得的成绩中，用到的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

“耐心！”阿里强有力地說道。

“这一切和你的梦有什么联系？”

阿里没有立刻回答。他不确定穆阿耶德是什么意思，但他大胆地猜测道：“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必须像那些不得不等待巴哈欧拉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的巴比信徒一样？是不是意味着，我可能不得不等待很长的时间，直到我准备好去探寻我所要的答案？”

“是的。但是，它还意味着，你能做的不止是等待。孩

子，像巴格达的巴比信徒一样，你可以一天天地进步，一点点地成长。那样，当时机来临，当阿卡之门为你开启时，你就不至于从你的骏马之上跌下，你将会作好准备，被顺利带到指定给你的那个任务近前。”

穆阿耶德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所以，不要担心你今天是否有勇气成为一名英雄。英雄有许多种，每个时代都需要适合它的英雄。你也许不能在塔巴尔西要塞作战，但是，我向你保证，你会成为另一种勇士。只是你务必要如你所知的那样，尽可能多地充分利用今天，那样，你的明天才不会被浪费。”

阿里站到祖父的身旁，双手环绕穆阿耶德，给了他一个轻轻的拥抱。“谢谢您，爷爷，”阿里轻声说道，“谢谢您给了我一个‘您的今天’。”

第十章 里兹万花园

穆阿耶德从桑树树荫下走到了花园中央的喷泉前。一名原本在侍弄花卉的老园丁停下手中工作，正在那里休息。阿里继续坐了一会儿，仔细思考着祖父刚刚给他讲过的巴格达时期的故事。

男孩注视着巴哈欧拉曾坐过的长凳，想象着巴哈欧拉坐在那里回望着他，微笑着。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他一直将巴哈欧拉看作一个远离凡俗的人，他以为祂绝难有这样随和、放松的亲昵举动。但是此刻，他感觉自己与巴哈欧拉很亲近，他感觉到了被爱、被关怀。他意识到，只要他自己一直愿意接受那份爱，在他的生命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永远受到保护。

那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念头，瞬间的顿悟，他却永远不会忘记。事实上，每当遇到忧虑、悲痛，或疑惑，他都会回想起那一刻纯粹的快乐，他的精神就会重振。

那桑树仿佛华盖般覆盖了整座花园。阿里抬头，透过桑叶朝天空仰望。他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混合了柠檬、橘子，以及橙子的香味。对男孩来说，那似乎是一种圣洁的香味，一种接近上帝的香味。

没过多久，穆阿耶德回来了，走在他身边的是已为巴哈欧拉之圣道服务了一生的老园丁阿布-卡西姆。

“你是阿里吧？”阿里起身时老人问道，“不得了，不得了！岁月匆匆啊！我还记得襁褓中的你躺在你妈妈怀中的样子。而现在，你却坐在这里和你睿智的爷爷交谈。”阿布-卡西姆伸出他布满皱纹的手，给了阿里一个刚刚采摘的橘子。

“阿里，阿布-卡西姆要款待我们，”穆阿耶德说道，“他

要带我们去凉亭，我们先在那儿祈祷，然后再喝点儿茶。”

“哦，谢谢您，先生。”阿里说道。

“下次我会给你讲一些别的事情，阿里，”阿布-卡西姆说道，“你下次选择一个清晨，在我开始工作之前到这里来。我会给你讲讲天佑美尊的故事，讲讲祂过去经常来花园时的情景。”

“那太好了！”阿里说道。只要想到这样的一天，就已经让他非常兴奋。不过，他此刻更感兴趣的是去参拜那座小凉亭——巴哈欧拉居住在阿卡城墙之外时，曾经常待在那里。阿里以前去过里面，但通常有许多成年人在场。那让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参观博物馆，而不是与上帝交流。此刻，仅仅只有他们三人，这次参拜似乎就带来了特别的希望。

三人朝小路尽头走去。小凉亭犹如树木花卉的守护者一般矗立在那里。三人脱去鞋子，爬上通往前门的几级台阶，缓慢而虔诚地进入凉亭。

在右侧，在巴哈欧拉曾休息过的床旁边，是一张小而美丽的地毯。他们三人在上面跪了下来，每个人轮流念诵了一遍祷文。能够在两个男人的身旁祈祷，这让阿里感觉自己非常成熟。

穆阿耶德和阿布-卡西姆离开之后，阿里继续留在那里。在宁静中，他仔细查看了房间的每个部分。他试图想象巴哈欧拉在房间里行走的样子，祂躺在床上，或是坐在椅子上的样子。他想知道，如果巴哈欧拉在世时他就来过这里，如果他真的见到了祂，没有任何人告诉他的情况下，他能认出这个人的身份吗？他会知道或猜到这个人很特别，不是个普通人吗？

这个念头让阿里很兴奋。但是，出于某种原因，这也让他很忧虑。如果他不喜欢巴哈欧拉的长相怎么办？他会让某些不重要的东西——一个神色、一个手势——阻止他看到真相吗？

思考这个问题时，他意识到，他真正想知道的是，如果他的家人不是巴哈伊，他没有被当作一名巴哈伊来抚养的话，他是否

会成为一名巴哈伊。阿里想象着，如果见到巴哈欧拉，置身于祂的尊前，听到祂的话语，一定会很奇妙。然而，阿里有点感激，他永远不必面对这样的考验。

他起身走出房间，走进了花园。他在靠近小屋的一棵桑树下坐下，一名阿拉伯妇女已经欣然地为他们每个人都奉上了一杯茶。品茶时，阿里感到很惊奇。它是香料、水果、丁香混合起来的一种异国口味，像俄国茶，但是味道更淡一些。午餐的时间差不多到了，不过，阿里眼下只想喝点儿茶，吃几瓣橘子。他的脑子无暇去想食物。

喝茶、闲聊过后，三人在花园里四处闲逛，阿布-卡西姆向他们展示着他最珍视的那些花儿。当他谈及那些植物时，仿佛它们是他亲爱的朋友或珍爱的宠物，这让阿里很高兴。

这趟由阿布-卡西姆充当导游的游览结束之后，阿里和穆阿耶德回到了他们午餐前所坐的地方。太阳此时位于一个不同的角度。他们朝着从细长岛屿旁边流过的溪水远望，远处平原的颜色显得更加柔和、鲜艳。

“所以，”穆阿耶德开始说道，“你想知道巴格达时期是如何结束的？”

“是的，爷爷。我不希望它结束，但是我知道我能知道的一切。”

“嗯，故事很不寻常。或许，它并不像你所想的那样令人难过。问题始于巴格达一位名叫谢赫·阿卜杜勒-侯赛因的穆斯林毛拉。你能够想象，这名毛拉非常嫉妒巴哈欧拉，嫉妒祂所得到的关注，以及人们给予祂的爱。所以，这名毛拉与新任命的波斯总领事米尔扎·布祖尔格汗勾结了起来，他们两人几乎一样多疑、腐败。

“这两人并不十分聪明，却非常顽固。一个计划失败了，他们会尝试另一个。最初，他们向巴格达的地方长官诽谤巴哈欧

拉，让他将巴哈欧拉和其他巴比信徒遣回波斯。但时至今日，地方长官对巴哈欧拉和其他巴比信徒的品格已经非常了解，他将他们视为自己社区的财富。因此，他甚至完全不去考虑这些滋事者恶意中伤的请求。

“谢赫·阿卜杜勒-侯赛因看到地方长官非常喜欢巴哈欧拉，知道长官不会有助于他的密谋。于是，他便开始在民众中散布谣言。市民们也对此置之不理，他们至此已经了解了巴哈欧拉出众的品德，他们很乐意让祂待在他们中间。

“与此同时，米尔扎·布祖尔格汗努力激起镇上那些粗鄙之人的仇恨，并收买他们，因为他们为了钱可以做任何事。他花钱让他们在街上与巴哈欧拉对峙。”

“他想要他们做什么？”阿里问道。

“他希望这些人说出恼人的话，激怒巴哈欧拉，使祂愤怒地作出回应。这样，这两名恶棍就可以抓住把柄，随后，便能利用祂在盛怒之下说出来的无礼之言，转而攻击祂。

“巴哈欧拉的朋友们得知了这一计划，他们恳求他们的挚爱者不要独自上街。但是，巴哈欧拉当然不会害怕任何事、任何人。所以，无论白天、晚上，祂仍旧毫不畏惧地走在街上。当这些恶棍找到祂、侮辱祂时，祂只是谦恭、友善地对待他们。有时，祂会先接近他们，使他们因祂的勇气和友好而变得怒气全消，不会试图伤害祂。

“不用说，这个计划很快就失败了。米尔扎·布祖尔格汗一不做，二不休。他决定，如果不能使巴哈欧拉动怒，那么，他就直接将祂杀害。”

“谋杀巴哈欧拉？”阿里难以置信地问道。

“是的，阿里。这样的企图你在后面的故事里还会听到。米尔扎·布祖尔格汗雇佣了一个名叫里达的土耳其人，答应这个无知的人，他如果杀死巴哈欧拉，就会得到一百土曼。然后，米尔

扎·布祖尔格汗给了里达一匹马和两支手枪，并且告诉这个无知的人，如果他杀死了巴哈欧拉，他不会被政府逮捕，反而会得到钱和自由。

“嗯，几天以后，里达发现巴哈欧拉在公共浴室。那时，巴比信徒已经知道了布祖尔格·汗及其党羽意欲伤害巴哈欧拉，于是，他们竭尽全力保护巴哈欧拉。但是在这一天，里达将一支手枪藏在斗篷下，潜入了公共浴室。这个可怜无知的暗杀者等待着机会下手。最终，他找到了机会，他把手伸进了斗篷。

“正当他的手即将握住那支枪时，他看到了巴哈欧拉的脸庞，停下了手。眼前这位高尚之人的尊严令他如此震惊，以至于动弹不得。他一声不响地转身迅速离开了浴室。

“但是里达很穷，急需米尔扎·布祖尔格汗答应给他的那笔钱。所以，几天之后，他再次试图执行那个任务。他鼓起勇气，在街上等待巴哈欧拉经过，尽管浴室中所发生之事已经让他非常紧张，但他认为自己此次必定勇猛无比。

“不久，巴哈欧拉走了过来。随着祂走近，里达把手伸进斗篷，握住武器，将它拔了出来。但当他再次看到显圣者的脸庞，他又一次感到了自惭，枪从他的手中掉落。”

“巴哈欧拉看到手枪时，做了什么？”阿里问道。

“祂吩咐和祂在一起的米尔扎·穆萨将它捡起来，交还给里达，并将那个可怜的人带回他的家中。不必说，这名困惑的暗杀者再也不会去烦扰巴哈欧拉了。

“至此为止，所有伤害巴哈欧拉的企图只会徒增这两人的怒火，除此之外，毫无其他作用。但谢赫·阿卜杜勒-侯赛因全无放弃的念头，他决定采取新的行动方针。他写了关于巴哈欧拉的谣言，直接寄给沙阿身边的人，希望这会让巴哈欧拉被带回德黑兰的监狱。他还向米尔扎·布祖尔格汗承诺，如果他能促使政府将巴哈欧拉遣返至波斯的监狱，他就能升职。”

“信中都说了什么？”阿里问道。

“他告诉波斯政府，巴哈欧拉正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的部落里聚集一支庞大的军队。他说巴哈欧拉正在密谋接管波斯政权。”

“波斯政府相信这些谎言了吗？”阿里问道。

“起初没有，”穆阿耶德说道，“但是别忘了，波斯政府一开始就不喜欢巴哈欧拉，那正是他们将祂从波斯流放的原因。所以，一段时间过后，由于造谣的信件持续不断，沙阿便授权谢赫·阿卜杜勒-侯赛因调查此事，并命令伊拉克所有的波斯裔乌里玛都要帮助他。

“谢赫立即致信给这些宗教领袖，要求他们到他所居住的卡齐迈恩聚会。起初，渴求权力的乌里玛们为发动一场针对巴比社团的战争想出了一个计划。但是，他们的领袖公开反对这个计划。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乌里玛们最终确定了一个诡计。他们要向巴哈欧拉提问，用一些祂无法回答的难题来使祂难堪。那样，巴哈欧拉将会失去巴格达人民以及巴比信徒的尊重。

“这些毛拉列出了一份清单，上面有他们能够想出的最難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阿里问道。

“关于宗教和伊斯兰教传统的问题，它们都非常神秘、难以理解。他们将清单交给了一位非常睿智而受人尊敬的人——哈吉·穆拉·哈桑-阿穆，并请他把问题交付给巴哈欧拉。

“嗯，穆拉·哈桑非常博学，他把问题呈递给了巴哈欧拉，认真听取了巴哈欧拉给出的答案。”

“那让我想起了穆罕默德沙阿派遣瓦希德去试探巴孛的故事。”

“确实是这样，”穆阿耶德说道，“瓦希德为巴孛的学识与智慧所折服。穆拉·哈桑同样因巴哈欧拉的口才和出色的回应而震

惊。事实上，他很快就因自己冒昧考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深富灵性的人而陷入尴尬。因此，当他开始询问那些宗教领袖所要求的最后一个问题时，他迟疑了一下，唯恐巴哈欧拉会被激怒。”

“为什么？”阿里问道，“是什么问题？”

“他们问巴哈欧拉，祂是否可以行神迹。”

“神迹？”阿里惊奇地问道。

“是的，”穆阿耶德说道，“他们说，如果祂是一位先知，祂就应该可以向他们展现神迹。”

“巴哈欧拉生气了吗？”阿里问。

“祂变得非常严肃，”穆阿耶德微笑着说，“祂告诉穆拉·哈桑：‘你没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只有上帝考验其造物，后者却无权考验上帝。不过，我还是答应你的请求。’”

“您的意思是说，巴哈欧拉真的同意为这些宗教领袖创造一个奇迹？”

“是的，”阿里的兴奋感染了他，穆阿耶德说道，“祂的确同意了。”

“是什么呢？祂同意创造什么奇迹？”

“啊，”穆阿耶德点了点头，“巴哈欧拉的智慧在这一点上再次彰显。祂指示穆拉·哈桑，乌里玛们必须集合起来，就他们想要祂行什么神迹达成一致。然后，他们应签订一份誓言，即一份协议：如果巴哈欧拉确实创造了他们所要求的奇迹，他们将不再怀疑祂确为上帝之先知——他们要承认其圣道的真实性。

“嗯，正如你能想象到的，听到巴哈欧拉的话，哈吉·穆拉·哈桑充满了喜悦和兴奋，因为像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他匆忙离去，将这个口信带给乌里玛们。当哈吉·穆拉·哈桑给出巴哈欧拉的答复，并朗读了那个协议时，聚集的宗教领袖们震惊得哑口无言。巴哈欧拉的自信着实让他们愕然。当然，他们也非常担心。

“惊愕过后，他们开始商讨，应该让祂施展什么神迹。有些人想要这个，有些人想要那个。至于什么行为能证明祂的确是上帝的显示者，他们几乎没有一致意见。他们彼此商讨、争辩了整整三天，但是无法达成一致。最终，他们被自己的混乱与不统一所激怒，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或许，在内心深处，他们实在不想面对摆在他们眼前的真相。”

“他们为什么会害怕真相呢？他们为什么不为了找到新的先知而感到高兴呢？”阿里问道。

“或许他们也知道，如果巴哈欧拉真的是先知，他们将不得不追随祂，这样，他们就会丧失自己作为宗教领袖的地位。”

“我理解，”阿里说道，“所以，他们不再打扰祂了？”

“巴哈欧拉赢得了这场战斗。而这些邪恶之人，仍旧和从前一样无知、荒唐，他们设法用他们的诡计对巴哈欧拉造成不良的影响。你知道，这一切发生的同时，还有其他对巴哈欧拉不利的事件也在发生。在漫长的九个月的时间里，米尔扎·布祖尔格汗与谢赫·阿卜杜勒-侯赛因一直在处心积虑地除掉巴哈欧拉，并试图摧毁祂在巴格达人民中的声望。最终，他们的一个计划竟然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

“你记得我说过的吗？他们一封接一封地寄信给沙阿，请求他将巴哈欧拉赶出巴格达。他们说，即使是在那里，祂也依然对波斯人民有着不良影响。嗯，在看到那么多针对巴哈欧拉的书信和指控之后，沙阿最终让步了。他用尽一切办法影响奥斯曼帝国的新任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让他将巴哈欧拉迁离巴格达。

“苏丹无从得知关于巴哈欧拉的这些说法都是谎言。所以，他同意了沙阿的请求：让巴格达的地方长官邀请巴哈欧拉去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巴格达的地方长官命令巴哈欧拉离开了吗？”阿里问道。

“起初没有。地方长官是纳米克帕夏，他已经对巴哈欧拉相

当了解，并对祂极为爱戴。当他收到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安排巴哈欧拉离开巴格达的指示时，他直接拒绝了。他甚至没有告诉巴哈欧拉相关命令。纳米克帕夏知道，巴哈欧拉及其他巴比信徒都是守法市民，而非惹事生非者。更为重要的是，巴比社团已经给巴格达城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好氛围，地方长官当然希望他们留下来。

“嗯，你知道，没有什么能瞒得过上帝的显示者。尽管消息被隐瞒，祂却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因此，在为期数月的时间里，巴哈欧拉开始暗示信徒，变化很快将会发生，祂让他们为那一时刻作好准备。”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爷爷？祂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祂为他们所启示的一些书简中，祂暗示了即将发生的问题。有时，与巴比信徒交谈时，祂会暗指即将到来的考验和苦难，每当这时，祂的语气就会变得悲伤，这使得一些巴比信徒感到十分担忧。

“例如，巴哈欧拉会谈及祂所做的不祥之梦。在其中一个梦里，祂看到过往所有的显圣者聚集在祂的周围，祂们正在悲痛欲绝地哭泣、呻吟。巴哈欧拉问祂们为什么如此悲伤，祂们回答说，祂们是在为祂将必须忍受之事而哭泣。祂还告诉巴比信徒，祂梦见自己听到一个来自天堂的声音，说祂很快就要经历其他显圣者都不曾经历的苦难与悲伤。”穆阿耶德停了下来，严肃地看着阿里，“那个声音还告诉了祂一些别的事情，阿里。它说：‘要有耐心，要有耐心！’”

阿里觉得自己完全明白穆阿耶德在说什么。如果连完美的显圣者都必须被提醒要有耐心，那么，对于阿里-里达-马什哈迪来说，学会这一品质将会是何等艰难。这一讯息意味着，他找到阿卡之匙的梦想在几天或几周之内恐怕不会成真。他可能不得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能知晓他的命运。

“巴比信徒真的知道某些事将要发生，和平与幸福的时光即将结束吗？”阿里问道。

穆阿耶德抚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说道：“我想，当巴哈欧拉的情绪有所改变，祂本人变得忧虑的时候，信徒们一定就有了一些觉察。如果说他们对即将发生之事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在同年的诺鲁孜节，这些疑虑就全部得到了解答。在那个新年庆典之际，巴哈欧拉将祂的帐篷搭在了巴格达城外的一片田野里，米尔扎·穆萨为他们庆祝新年而租用了这个美丽的地点。春日初临，陪伴巴哈欧拉的信徒们因为能与他们心中的挚爱者在一起而感到高兴。

“然而，在这一快乐时节的第五天，巴哈欧拉的文书米尔扎·阿迦面带忧郁神色，从巴哈欧拉的帐篷走了出来。他手中拿着巴哈欧拉刚刚启示的书简。依照巴哈欧拉的要求，米尔扎·阿迦开始大声诵读《圣航者书简》中的经文。”

“我已经多次听过爸爸诵读那篇书简，”阿里说道，“尽管我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对于巴哈欧拉的追随者来说，它的含义非常清楚，阿里。那是一段梦一般的描述，讲的是巴哈欧拉及巴比社团即将遭遇的问题。最后一段文字描述的是，当圣灵们听到了发生在巴哈欧拉身上之事，其哭泣何等悲伤。它说道：‘他们脱去头上的帽子，撕碎他们的长袍，拍打自己的脸，泪流如注，不再有欢乐，这确实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悲伤与痛苦。’

“当米尔扎·阿迦向聚集的信徒们诵读这些经文时，他们知道，巴格达时期——他们与挚爱者共度的这段特殊时期，已经戛然而止。许多巴比信徒沮丧而泣、相顾无言。然后，巴哈欧拉从帐篷中走了出来，立即命令所有信徒收起帐篷，返回巴格达。

“接着，一件相当神秘的事情发生了，阿里。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拆完帐篷，一名信使就带着地方长官的信自巴格达而至。

因为先知们知晓未来，巴哈欧拉无疑知道这封信会到来——或许那就是祂命令信徒准备回家的原因。”

“信中说了些什么？”阿里迫不及待地问道。

“地方长官在信中要求巴哈欧拉前往政府总部与他会面。”

“地方长官终究还是屈服了。”阿里说道。

“他无法继续违抗苏丹的命令了，阿里。一如既往，巴哈欧拉礼貌地接受了邀请。但是，祂告诉那名信使，会面应该安排在一座清真寺，而不是在地方长官的总部。”

“地方长官就是在这个时候告诉了巴哈欧拉苏丹的命令吗？”

“是的，是在这个时候。地方长官推迟了整整三个月才告诉巴哈欧拉。此时，苏丹的首相第五次命令地方长官纳米克帕夏通知巴哈欧拉，他别无选择。他已经尽了全力，然而，一想到不得不命令巴哈欧拉离开巴格达，他就感到非常羞愧，觉得自己无法面对祂。他派了副手代替自己去参加了会面。

“第二天，在清真寺，副手将首相阿里帕夏寄给地方长官的信交给了巴哈欧拉。首相在信中措辞很客气，他‘邀请’巴哈欧拉作为奥斯曼政府的‘客人’前往君士坦丁堡，甚至给巴哈欧拉提供一大笔旅行费用。此外，他还指定一支骑兵卫队与祂共赴那段漫长而艰难的旅程。

“巴哈欧拉当然十分清楚那封信的真正意图。政府是要将祂驱逐出巴格达，让祂被迫离开祂的朋友，这样祂便无法再对巴比信仰在此处的发展产生影响。”

“祂同意了吗？”阿里问道。

“无论祂身居何处，巴哈欧拉总是忠于当地政府的法律及命令。无论他们对祂多么残忍或不诚实，祂永远是一名忠实、尽责的公民，所以，祂同意离开。但是，祂拒绝接受副手给祂的钱。在副手的再三坚持下，巴哈欧拉最终收下了那笔钱。但完全出乎

官员们意料的是，就在同一天，祂将那笔钱全部分发给了巴格达的穷人。”

巴哈欧拉的谋略让阿里笑了起来。

“因此，巴哈欧拉及巴比信仰的敌人似乎再次赢得了胜利。但巴格达的信徒们听说了政府的所为之后，陷入了困惑与悲痛的情绪之中。事实上，得知这位睿智而高尚的朋友很快将不得不离开他们的消息，城镇里所有的居民都深感不安。

“当晚，巴比信徒得悉这一命令之后，他们寝食难安。他们实在无法接受巴哈欧拉将要离开这一事实，有些人甚至谈到了自杀。但是，巴哈欧拉与他们交谈，竭力安慰他们。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巴哈欧拉继续安慰信徒，给予他们充分的爱。祂为每一名信徒——既为孩子也为成人——亲笔启示一封书简。在其中的大部分书简里，祂设法使他们准备好去面对即将出现的问题，尤其是米尔扎·叶海亚制造的麻烦。

“巴哈欧拉在巴格达的逗留尚未完全结束，巴格达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即将发生。在身居巴格达的这些年里，巴哈欧拉一直在耐心地帮助信徒们，使他们为这一事件作好准备。”

“里兹万？”阿里不能自己地问道。

“是的，阿里，里兹万。在启示了《圣航者书简》二十七天之后，巴哈欧拉开始了君士坦丁堡之行的第一段旅程。那天是里兹万节的第一天，它后来成为巴哈伊历法里最重要的节日，我们现在的巴哈伊也会欢庆的节日。因为在这一天，巴哈欧拉向无数拜访者告别后，准备离开巴格达市。这时，祂来到自己住宅的庭院中，在那里，信徒们聚集在祂的面前，悲伤地拜倒在祂的脚下。祂告诉他们，祂会再次见到他们。因为，在接下来的十二天里，祂将暂住在河对面一个特别准备的花园之中，祂会在那里和他们每个人会面，向他们辞行。

“这一保证也抚慰不了巴比信徒疼痛的心。巴哈欧拉沿着

巴格达的街道朝河边走去，镇民们聚集在祂的周围，有些人努力看到祂的脸庞，试图触摸祂；有些人在祂向河岸前进时跪在祂的面前。祂走到渡船上——这渡船将带祂过河，去往对岸租借的花园——再次向聚集的信徒及朋友发表了演说。在这一告别演说中，祂怀着爱平静地说，由于祂已离开了巴格达，以后全靠他们来保护那座城市了。

“巴哈欧拉到达了对岸，进入美丽的花园，祂看起来很快乐。花园里，春日玫瑰竞相绽放，枝头权尾，夜莺啾鸣不绝。向追随者作出宣誓的时机已经来临，尽管许多人可能已经猜到了祂会说什么。你知道，在巴格达的最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巴哈欧拉的行为有所改变。”

“有什么改变？”阿里问道。

“很难确切地说明，”穆阿耶德说道，“或许，祂看起来更加严肃一些，或许更加拘谨。我真的不确定。我所明确知道的是，在祂离开巴格达的当天，祂开始佩戴不同样式的头饰，作为这一改变的标志。祂没有佩戴穆斯林缠头巾，而是戴了一顶高高的圆锥形毛毡高帽。

“一到花园，祂就告诉了在场的几名信徒以及祂的家人，祂事实上就是巴孛描述过的那位应允的显圣者——‘上帝将昭示天下者’。祂还告诉他们，这一天即是里兹万节的开始，这个节日在以后的每一年里都将被人们纪念。那就是这座花园——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地——被称为‘里兹万花园’，即‘天堂花园’的原因。”

“和这座花园同名。”阿里说道。

“正是。因为天堂实际上并非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心境。所以，祂带来了这个好消息——人们的等待结束了，‘上帝的再度复活’终于到来了。当祂将此消息告诉给信徒们时，巴巴信徒的悲伤和痛苦似乎消失了。所有人心中都充满了无尽的喜悦——巴孛的承诺已经实现，人类神圣教育的新时代从此开始。

“在花园中度过的随后几天，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段充满了喜庆与快乐的时光。祂称第一天——祂到达的日子——为‘极乐之日’。在这一天，除了告诉信徒们祂的身份之外，祂还向他们启示了三件尤为重要的事情。首先，祂告诉他们，不能再使用任何种类的武器。面对那些迫害者，信徒们即便是献出自己的生命，也不可杀害他们。这当然是对巴宇教义的一个改变。

“祂告诉他们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接下来的至少一千年里，不会有其他显圣者出现。第三件事就是，新时代已经来临，所有的人都被注入了新的灵性力量。祂还说，祂刚一启示这些新教义，上帝的所有属性就能在一切受造物中充分显现出来。

“那仅仅是第一天，”穆阿耶德继续说道，“在随后的日子里，祂会为信徒启示书简，以便在祂离开之后，仍能给他们以扶助。在其中最重要的一封书简中，祂详尽描述了十多年前内里兹的信徒如何经受住了敌人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所有考验。祂赞扬了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坚定，尤其是他们的领袖瓦希德，以及帮助瓦希德在内里兹传扬圣道的哈吉·穆罕默德-塔基。”

“但是，巴哈欧拉为什么会谈论这么多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呢？”阿里问道，“在我看来，祂想要告诉他们祂的宣誓是多么重要。”

穆阿耶德微笑着向前倾了倾身子。“这封长长的书简的目的，是要使那些毫无戒心的追随者为他们在未来几年里将不得不忍受的事作好准备。祂知道他们的生活会因为信仰而变得非常艰难，他们也将不得不忍受极大的痛苦。祂知道他们需要勇气以及坚强的品质才能经受考验。最重要的是，巴哈欧拉知道，他们需要这封书简的标题中所提及的那种美德。”穆阿耶德停下来，看看阿里是否会猜到那种美德是什么。

“勇气？”阿里试探性地说道。

“耐心！”穆阿耶德带着会心的微笑说道，“祂为这一重要

的作品取名为《坚忍书简》。”

阿里微笑着摇了摇头。不知什么原因，似乎所有的故事以及他的所有探寻都反复将他引回这一非凡的品德。

“在建立巴格达的巴比社团的过程中，信徒们已经表现出了耐心，”穆阿耶德说道，“但是，很快地，他们将会需要内里兹和塔巴尔西的英雄们在数年前所表现出的那种坚定。

“在里兹万花园中的不平凡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平静而喜庆。但是，信徒们心头脑海却无时不警醒着即将发生之事。在这宝贵的十二天里，无论信徒，还是非信徒，人们一拨接一拨地拜访了巴哈欧拉，向祂致敬。每天，祂都会启示更多祂已保守了十年之久的美丽秘密。

“每天黎明之前，园丁们都会从花园采摘玫瑰花，然后放在巴哈欧拉的帐篷中央。玫瑰花成堆高簇着，房间里香气宜人。信徒们进入帐篷，坐下来喝早茶。在芬芳的花层两旁，大家几乎看不到对方。然后，巴哈欧拉会给每个人一朵花，还会让他们带花给那些留在巴格达的朋友。

“夜晚，在信徒们与巴哈欧拉会面之后，在他们痴迷地倾听了祂悦耳的声音、倾听了祂要告诉他们的好消息之后，他们会睡在芳香的玫瑰丛中。夜莺高声唱出他们的赞美。当信徒们安睡时，巴哈欧拉则像慈爱的父母深情地凝视睡梦中的孩子一样，频繁地走出帐篷，从他们中间走过。

“所以你要知道，阿里，巴格达时期的结尾并不令人悲痛，那是一段喜庆的时光，那正是巴比信徒所渴望的时光。最奇妙的是，这让试图拼命摧毁巴比信仰、视巴哈欧拉为敌的人们再次目睹，他们制止这一神圣力量的所有努力，最终却都帮助了巴哈欧拉及上帝圣道的传扬，正如他们未来将会一再目睹的那样。没有什么会比里兹万花园中这一荣耀的节日更能证明巴哈欧拉的力量，更能证明祂的成就。”

第十一章 嘹亮的号角

里兹万花园之行过去几天后，阿里去海堤边漫步，他曾和其他孩子在那里听穆阿耶德讲述巴哈欧拉的山区之旅。他独自坐在海堤之上，看着海浪冲击着下方犬牙般层层交错的岩石。他想，如果他在某处听过一个故事，当他再次回到那个地方，他就会自然地想起故事里所说的事情。反过来也一样，当他想到巴哈欧拉身处山区之时，他也会记起那天，自己与朋友、祖父一起在海堤上的情景。

此时，他想起了从里兹万花园步行回阿卡的那个下午——一路上，他脑海之中一直存留着一些问题。当时，那些问题都还不够明朗，他没法拿它们去询问祖父。况且，他们当时都很疲倦，只愿欣赏着蔚蓝的地中海在阿卡古老建筑物身后铺展开来的如画风景。

此刻，一些问题已经在他的脑海中清晰浮现，他急于知道答案。可是，祖父现在却身在海法，并且还要在那里呆上好几天。而父母都很忙，阿里不知道自己还可以问谁。像往常一样，阿里正在经受着耐心的煎熬。

阿里转身离开海堤，一边缓慢地沿着街道朝海门走去，一边努力思索是否有某个人可以回答他的问题。毕竟，那两个问题实际上相当简单：巴比信徒从什么时候开始自称为巴哈伊？米尔扎·叶海亚对巴哈欧拉在里兹万花园的宣誓作何反应？

阿里不知不觉走到了妮达家门前的街道上，他再次思考着巴格达时期是如何结束的，仔细考虑着巴哈欧拉生命中的事件。阿里意识到自己可以从中发现一个规律，对它思考得越多，他似乎

就越能在巴哈伊信仰的整个早期历史中察觉到这个规律。这个规律大致是这样的：每当处境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望时，巴哈欧拉都会采取些行动，使得一切再次好起来。然而，当巴哈欧拉解决了问题，使每个人再次满怀希望和快乐时，某些嫉妒祂或心怀歹意之人总是会试图伤害祂、摧毁巴比信仰。阿里想知道，这一规律在巴哈欧拉离开巴格达之后是否仍会持续下去。

阿里边走边想。突然，一把扫帚出现在他面前。他太专注，没有注意到，几乎被扫帚绊倒。他抬头朝手持扫帚的人瞥了一眼，看到了妮达的笑脸。

她对自己这小小的恶作剧很是满意。“怎么了，阿里？”她说道，“你不是在梦游吧？”

阿里笑了。他意识到自己看起来一定非常傻。

“你大概是在做另一个奇怪的梦吧。”她说道。

“你不应该取笑我的梦，”阿里说道，“甚至连我爷爷都认为它意味着某些重要的事。”

“我知道！”妮达说道，“我听到了他和你父亲谈论你的梦：‘是的，太不可思议了——如此简单却又如此有力！’”妮达装出一副低沉的声音说道。她假装抚摸着下巴，好像她就是阿里的祖父。然后，她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阿里也笑了。

“好了，好了，”阿里说道，“够了！”阿里知道，妮达不是想伤害他的感情，她只是在提醒他，他在这一年中突然变得很严肃。而大多数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更为关心的是做游戏或是在乡间嬉闹。

“你从来没有做过奇异的梦吗？”阿里问道。

“不是，事实上我做过。”她以出乎意料的严肃态度回答道。

“嗯……你难道不想告诉我吗？”阿里问道。

“不想！”她决然地说道，“至少不是现在，或许下次吧。”

阿里想坚持问下去，但他知道，妮达一旦对某事作出决

定，便决不言改。“好吧，”阿里说道，“但是，如果你想要告诉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愿意倾听。”

“你去哪儿？”她有意转换话题地问道。

“哦，哪儿也不去，”他耸肩说道，“我只是在思考一些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妮达问道。

“嗯，好吧，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的话。我想问爷爷一个问题，关于我们前几天所讨论的事情。只可惜他在海法，而我爸爸妈妈又很忙。”

“什么问题？”

“我们那天谈论了巴哈欧拉如何在离开巴格达之前与信徒会面，告诉他们祂是应允的显圣者。我想知道，巴比信徒是否从那时开始自称巴哈伊。我还想知道，巴哈欧拉在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知道！”妮达说道，这令阿里非常意外。

“你的意思是说，你能告诉我答案？”他问道。

“不是，但是我知道我们怎样才能找出答案。当巴哈欧拉在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时，我的叔公就在那里。他经常给我们讲君士坦丁堡之旅的故事，还有米尔扎·叶海亚在阿德里安堡所闹出的麻烦事。”

“你知道的多不多？能全都告诉我吗？”阿里问道。

“我有个更好的提议，”妮达面带微笑说道，“我叔公明天会来我家。如果你下午能来，最好是等他和我爸妈聊上一会儿之后再来，我肯定他会乐于讲述你想要知道的任何事情。”

“他真的会吗？”阿里兴奋地问道。

“我先问问爸爸、妈妈，但我想他们不会介意的。”妮达随即冲进了屋里。很快，她就返回来告诉阿里，她父母都很欢迎他们到他们家来。

那晚，阿里睡睡醒醒。等到早晨来临时，他非常兴奋。那天早晨阳光明媚，凉风习习，天空一片湛蓝。阿里期待着与妮达的叔公交谈，但他又有点紧张。因为，他即将见到的这个人竟然曾与巴哈欧拉共处，曾在祂的尊前与祂共度那多事之秋——这让阿里觉得，他要见的仿佛是库杜斯或穆拉·侯赛因。

那天上午，他帮助妈妈做各项家务，以消磨时光。然而，因他太过出神，所以总像在帮倒忙。终于，下午到了，他迫不及待地跑去敲妮达家的门。

妮达的妈妈将他迎进屋，带他上楼来到一间起居室。在那里，一位矮壮、饱经风霜的老人正与妮达的爸爸专注地交谈。他们谈论着从妮达的叔公所居住的巴格达来到阿卡的艰难。阿里坐下来，看着那两人。他猜测这位叔公至少有七十五或八十岁，尽管他有着更为年轻者才有的清晰嗓音和敏捷动作。

然后，令阿里惊奇的是，那位长者带着迷人的微笑转向阿里，说道：“你一定是阿里，妮达给我讲过许多关于你的事。”坐在房间对面椅子上的妮达脸红了。不过，阿里没有注意到，他被老人那双似乎能洞悉他灵魂深处的眼睛迷住了。“我是易卜拉欣·阿巴斯大叔，但是，你必须叫我‘大叔’，巴格达的所有孩子都叫我‘大叔’。”

其他人都笑了。妮达的妈妈手托一盘茶和妮达亲手做的小糕点走进了房间。阿里没有料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他也没有料想到，这会是一个正式的场合。大叔察觉到了阿里的紧张，便设法使男孩感觉更加自在。他讲了几个笑话，虽然他经历过苦难与痛苦，但他却能将人们身处其面前所感受到的正式、庄重的气氛，很快转化成了朋友们亲密聚会时的温暖感觉。

“你了解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吗？”他看着阿里说道。小男孩感到尴尬，好像他无权建议这位受人尊敬的巴哈伊应该谈论什么。

“什么都可以，先生。我什么都愿意听。”阿里礼貌地说道。

“孩子，”易卜拉欣大叔说道，“我已经活了许多年，时间长得就像活了两辈子。如果我开始谈论我所见所做的一切，那我可能会浪费掉你的余生。但如果你现在最了解的只是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的故事，那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你一定会了解到。”然后，没有等其他那些正关注着他举动的人表示同意，大叔就开始带着热情与自信讲述他的故事，似乎他做一切事都会抱以同样的态度。

“当然，你们都知道，当巴哈欧拉在里兹万花园作出那非凡的宣誓时，巴哈伊朋友们都会感到快乐。但你们无法想象，那是何等快乐的时刻。之后，便是从巴格达到萨姆松的旅行。啊，那是一次与众不同的旅行。

“我当时只是一个年轻人，大约三十岁，在巴格达成为了一名巴巴信徒，并且有幸在里兹万花园拜访巴哈欧拉。我还记得祂启程的那个重要日子，祂朝着首都君士坦丁堡出发，开始了祂的旅程。

“那是1863年5月的第三天，时值正午。巴哈伊朋友们抱着一线希望聚集在祂的周围，希望发生什么事情，使得祂将不必离开；希望计划能在最后一刻改变，从而让祂留下。然而，天佑美尊威严地骑上了信徒们专为祂买的一匹漂亮的红鬃牡马。”

听到“牡马”时，阿里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

“接着，是一阵巨大的骚动。所有人都聚集了过来，有些人俯首在尘土中，待马蹄靠近，少数人甚至扑倒在骏马面前，宁可死去也不愿与巴哈欧拉分离。泪水……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这般的泪水和这般的爱。

“他们中的许多人担心，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巴哈欧拉了。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等待我们心中的挚爱者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们伤心欲绝。只有少数人得到允许与祂同行。我的家人

和我不能成行，但是，我们获准陪伴巴哈欧拉的随从直至第一个中途停留地——菲莱贾特镇。哦，那景象蔚为壮观，十名士兵和他们的军官、七对驮轿、五十头骡子在菲莱贾特组成了旅行队。

“大多数获准陪巴哈欧拉同行的人是祂的家庭成员，连同米尔扎·穆萨、米尔扎·穆罕默德-库利，以及其他约二十四名亲密的追随者。少数人在途中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包括纳比勒-阿扎姆和米尔扎·叶海亚——巴哈欧拉的这个臭名昭著的同父异母兄弟很快就会再次引起麻烦。

“在一群人集合好，一切为旅行储备的粮食备齐之后，旅行队开始了向着黑海沿岸的萨姆松港口北行的漫长旅行。

“嗯，我曾和参与过这次旅行的一些人有过交谈，我可以给你们略微讲一下旅行的情况。巴哈欧拉在菲莱贾特停留了大约一个星期，在那准备一切。然后，那支荣耀的队伍前往了朱代达镇，镇民们友好地欢迎了他们。事实上，他们在沿途几乎每一个停留处都受到了那样的欢迎。你们知道，许多人已经听说过巴哈欧拉。除此之外，巴格达的地方长官已经在旅行队到达前给沿途每个村庄下发了书面命令，命令他们礼遇这位高贵的宾客。

“巴哈欧拉有时会骑在马背上，有时会乘坐驮轿。在一些村庄，镇民们会派遣一支镇民代表团迎接巴哈欧拉。时常，村庄里会安排盛宴庆祝这位贵宾的到来。

“旅行持续了一百一十天，全程一千英里，或者更多，期间有二十余次这样的中途停留。旅程中的大部分同伴都完全忠于巴哈欧拉，所以，他们总是精力充沛而快乐的。为了使旅行更加特别，巴哈欧拉有时会沿途启示书简，以纪念旅行。例如，你们都听说过《驮轿书简》吧？嗯，那部书简作于旅行队接近萨姆松之时。

“其他时候，吉纳布-穆尼布会用他悦耳的声音吟唱颂歌和诗歌，表达他和其他朋友对巴哈欧拉无限的爱。在部分村镇，旅

行队只作短暂停留，仅度过一晚。但是，在另一些城镇，如卡尔库克、埃尔比勒、摩苏尔、尼西宾、马马丁、迪亚巴克尔，他们可能会待上两晚，甚至三晚。

“日复一日，他们向北行进，享受着村民们的款待，以及巴哈欧拉的陪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心底里，他们一直想知道他们将要面临什么问题。最终，他们到达了港口城市萨姆松。在那里，他们停留了七天，同样受到了政府官员的盛情款待。

“离开的时刻到来了，巴哈欧拉一行人被带到了码头，并被送上了一艘驶往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汽船。汽船沿黑海海岸航行了三天，终于到达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雄伟的君士坦丁堡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就居住在那里。

“巴哈欧拉和祂的同伴于1863年8月16日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他们受到了礼遇。尽管我们可以肯定，巴哈欧拉完全了解苏丹之‘邀请’背后的真正目的。两驾马车正停在码头，等待着将巴哈欧拉和祂的家人送到沙姆西·比格的住宅。沙姆西·比格已得到命令，要将巴哈欧拉作为奥斯曼政府的客人来照顾。”

“那么说，他们不是囚徒？”阿里问道。他一时忘了，他这样打断大叔的故事，可能会被成年人认为不礼貌，虽然他常在自己的父母或祖父讲故事时问问题。因担心阿里的询问会让大叔不快，大家都表现出沉默。但是，大叔并不介意，他亲切地微笑着看着阿里，并打破沉默，回答了阿里的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当然是囚犯。但是，政府官员起初自然不会那么说。他们对巴哈欧拉以礼相待，假装祂的确是一名客人，而不是某个他们想要驱逐出巴格达的人。

“所以，在那里的第一个月，巴哈欧拉一家人住在沙姆西·比格的二层住宅里。然后，巴哈欧拉做了一件在我们看来可能很奇怪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知道米尔扎·叶海亚很快将会引起麻烦。祂邀请曾在巴格达给祂和家人制造了许多麻烦的米尔扎·叶

海亚来到他们的那所住宅中，与他们同住。”

“祂为什么要那样做？”妮达问道。

“我不太清楚，”易卜拉欣大叔疼爱地看着妮达，“或许，祂想要给米尔扎·叶海亚一个改过的机会；或许，祂认为，如果祂向这位同父异母的兄弟表现出宽恕，米尔扎·叶海亚就不再那么嫉妒祂。”

“但是，我以为显圣者们知晓一切，”阿里说道，“甚至连尚未发生的事情都知道。难道巴哈欧拉不知道米尔扎·叶海亚将要做什么吗？”

大叔再次微笑，然后看着妮达父母。他们两人都因妮达和阿里询问的难题而有些尴尬。“问得非常好！”大叔说道，仿佛是在向妮达的父母表明，他乐于接受这两名年轻的巴哈伊的好奇爱问。

“是的，没错。我毫不怀疑巴哈欧拉知道米尔扎·叶海亚到底将要做什么，我也确信巴哈欧拉知道祂无法强迫米尔扎·叶海亚改变。所以，我猜想这一举动是在向我们和其他信徒表明态度……”大叔用食指指着心口强调着说道，“我猜巴哈欧拉想让祂的追随者知道，如果米尔扎·叶海亚再次制造麻烦，那不是因为巴哈欧拉对他所做的任何事情。

“嗯，巴哈欧拉一家人在那座住宅中暂住了大约一个月。当时，年仅二十岁的阿博都-巴哈已是一名睿智、能干、受人尊敬的年轻人。祂与地方长官交谈，并设法使巴哈欧拉一家人搬进了一座稍微宽敞一点的住宅。这就是维西帕夏住宅。

“当然，那些跟随巴哈欧拉接受再次流放的人并非都是神圣之家的成员，他们也并非都是信徒。他们当中有商人，有博学的毛拉及贵族。自然，贵族和其他可能会被政府官员认出来的人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会自称为裁缝、面包师、一般贸易从业者，或职位低微的职员。这样，他们才能获准与巴哈欧拉一同前

来，而不致引起官员的怀疑或担忧。

“正如你们所能想象到的，就像在巴格达一样，这里的人们也开始络绎不绝地前去拜见巴哈欧拉。很快，君士坦丁堡的人都在谈论这位尊贵的客人，谈论祂非凡的智慧以及渊博的知识。不久，城市的官员也开始得悉这一切，这使他们对巴哈欧拉非常好奇。毕竟，苏丹并不认为这名波斯人是真正的智者。只不过是因巴格达的穆斯林宗教领袖非常嫉恨祂，苏丹为了将祂驱逐出巴格达，才‘邀’他来此。

“很快，一些政府官员便前来拜访巴哈欧拉。许多人为祂的才智、魅力、优雅与仁爱而深深折服，他们变成了祂的朋友。波斯总领事尤其喜欢巴哈欧拉，他努力帮助巴哈欧拉和祂的追随者。”

“他是怎样做的？”妮达问道。

“访问者到达君士坦丁堡时会去拜谒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并向他呈献礼物，表示对其大权的敬意，这是当时的惯例。总领事知道，如果巴哈欧拉愿意做这样的一次拜谒，向苏丹的权力表示敬意，凭借祂的所有知识和热情，巴哈欧拉肯定会赢得苏丹的喜爱，信徒们将来的处境会更好。

“但是，巴哈欧拉一再拒绝。‘我无意求助于他们，’祂在一次讨论中告诉总领事，‘我已经应苏丹的命令来到了这里。无论他发布任何其他的命令，我都愿意服从。’你们知道，无论巴哈欧拉被流放到何处，祂总是服从于当地的法律及统治者。但是，祂想使人明白，祂的成功，以及巴哈伊信仰的成功不是由于任何外部影响或协助而取得的。‘我的使命在另外一个王国，与他们的世界无关，道不同，何以相谋？’祂告诉总领事，‘因此，我为什么要求助于这些人呢？’

“总领事听到了这些回答，他为巴哈欧拉而感到自豪。但同时，他也很担心。他知道，敌人——畏惧巴哈欧拉或像巴格达的

毛拉们一样嫉妒祂的人——就在政府官员当中。

“果然，就因为巴哈欧拉没有拜谒朝廷，波斯大使——非常嫉妒巴哈欧拉的官员之一——告诉朝廷里的官员们，巴哈欧拉是个傲慢自大的危险之人。巴哈欧拉这些朝廷里的敌人抨击了祂数月，直至苏丹本人最终向巴哈欧拉发出命令，宣布流放者们将会被驱逐出君士坦丁堡。”

“但是为什么？”妮达问道，“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他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易卜拉欣大叔说道，“他是苏丹，他不需要给出一个理由。他只是派了一名信使和巴哈欧拉会面。当然，巴哈欧拉对傲慢自大者几乎没有什么耐心，即使他们是国王。所以，巴哈欧拉不肯与信使会面，而是派了阿博都-巴哈和米尔扎·穆萨去见那名信使。

“在信使宣读了进一步流放的通告之后，他告诉米尔扎·穆萨和阿博都-巴哈，他将在三天之后返回此处，听取他们的答复。嗯，正如你们所能想象到的，政府官员满心指望巴哈欧拉会请求与他们会面，乞求他们的宽恕，恳求他们让祂留下来。

“巴哈欧拉再次出人意料。就在当天，祂向苏丹启示了一封书简，一封非常长的书简。第二天上午，祂将书简装在密封的信封中交给了沙姆西·比格，请他带给苏丹的首席大臣阿里帕夏。更重要的是，巴哈欧拉让沙姆西·比格告诉那位大臣，书简是上帝启示给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

阿里和妮达相视而笑。聆听时，他们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

“沙姆西·比格按照巴哈欧拉的指示把信带到了宫廷，将书简交给了大维齐。这名傲慢的官员打开书信，开始阅读。但是当他阅读时，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他抬头看着沙姆西·比格。起初，他哑口无言。最终，他用震惊的语气咕哝道：‘祂的口气就

像是那王中之王，祂就像是在给祂王国中最卑微的一个附庸小国的国王发布命令一样！啊，祂这是要亲自来纠正苏丹的所作所为了吗？’”

“信中说了什么？”妮达问道。

“我想我们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大叔说道。他的眼角因微笑而出现了鱼尾纹。他接着说道：“那封书简遗失了。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这封长信中，巴哈欧拉向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和他的官员说明了，他们应该如何改正他们的行为，如何成为公正的统治者。

“嗯，虽然巴哈欧拉这个小小的胜利听起来的确让人很愉快，但是，它也意味着巴哈欧拉和祂的家人不得不再次离开。而这一次是在隆冬时节。所以，他们收拾好了他们所能携带的行李，准备迅速启程。在他们离开之前，巴哈欧拉又给波斯大使发送了一封信。祂告诉上帝圣道的这名宿敌，无论巴哈欧拉被流放多远，无论政府可能会杀害多少信徒，上帝的启示都不会被阻止。

“尽管如此，世界上的统治者们仍旧以为，他们正在除掉巴哈欧拉及巴哈伊信仰。在巴哈欧拉及其家人到达君士坦丁堡仅仅四个月之后，统治者便安排他们去往荒凉的城市阿德里安堡。所以，巴哈欧拉和祂的家人，以及一些追随者收拾好他们所能携带的行李，将它们放进马车里，或系在驮畜身上，开始了他们的旅程。

“与巴格达到君士坦丁堡的那段旅程相比，这一次流放之旅并非一段很长的距离。但是，这一次正值最为严寒的隆冬时节，而旅行者们衣衫单薄。这段旅程中没有庆祝活动，也没有欢呼的镇民。他们在冬季猛烈的暴风雪中穿越灰暗、冰冻的陆地，度过了痛苦的十二天。有时，他们不得不在没有冬衣的情况下连夜行进，沿途只在几个小镇稍作逗留。

“当他们最终抵达阿德里安堡时，他们没有房屋可住，只有

一个四面通风的二层旅社可容身。在那个冰冷、破败的栖身之处暂住了三天之后，巴哈欧拉和他的家人搬到了一所不结实的小房子里，那座房子在冬季根本就不能住人。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再次搬迁，这次是搬到附近一所好不了多少的房子，他们在那里住了六个月。

“再后来，他们搬到了一所稍能满足他们需要的较大的房子里。最终，那个地方成为人们所知的阿姆鲁拉之宅——‘上帝管辖之家’。”

“为什么那样命名？”阿里问道。

“我很快就会告诉你为什么，”易卜拉欣大叔说道，“你们知道，巴哈欧拉在偏僻的阿德里安堡居住的那五年期间，我们宗教历史上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事实上是你们能想象到的两件最重要的事件。其中第一件再次涉及米尔扎·叶海亚。自从用心险恶的赛义德·穆罕默德煽动米尔扎·叶海亚给巴哈欧拉及巴比信仰造成了那么多的麻烦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此时，在巴哈欧拉宽恕了他，欢迎他重回巴哈欧拉家庭之后，米尔扎·叶海亚再次开始与赛义德·穆罕默德密谋暗算巴哈欧拉。然而这次，米尔扎·叶海亚决定，他要做的不仅仅只是散布关于巴哈欧拉的谣言，他这次打算永远地除掉巴哈欧拉。”

“谋杀他？”妮达问道。

“是的，正是如此。你们知道，在阿德里安堡的第一年过得顺利，没有人想到麻烦正在酝酿。或许，信徒们已经忘记了《圣航者书简》中所预言的事件，或许，他们以为流放到阿德里安堡就是书简所预言的那场混乱。所以，在阿姆鲁拉之宅，似乎所有人都十分快乐。夜晚，朋友们会聚集在一起聆听巴哈欧拉演讲。白天，他们各自离开，去做自己的工作。

“其中的少数人实际上就在阿姆鲁拉之宅供职。例如，阿迦-穆罕默德-巴吉尔-加赫维奇和乌斯塔德·穆罕默德·阿里-萨勒

马尼的工作就是确保茶、咖啡，以及其他茶点都已备好。他们无忧无虑。

“但是，在他们到达大约一年之后，米尔扎·叶海亚找到一处住所，搬了出去。并且，他开始竭尽全力学习有关致命毒药的知识。不久之后，他开始邀请巴哈欧拉去他家，假装像兄弟那样爱他、友善待他。但是，在一次探访中，米尔扎·叶海亚偷偷在巴哈欧拉的茶杯里抹上了一种最为致命的毒药。

“巴哈欧拉很快就毒性发作，症状严重。祂被立即送回自己的家中。一位名叫希什曼的外籍医生火速赶到巴哈欧拉的床边。但是，当医生看到巴哈欧拉的脸色如此苍白时，他确信，祂已无存活希望。那名医生认识巴哈欧拉，并且对祂至为爱戴，他悲伤地跪倒在巴哈欧拉的床脚下。后来，他站起身来，甚至没有开出任何处方便离开了，他以为巴哈欧拉没有治愈的可能。

“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巴哈欧拉竟一天天地开始好转了。祂身感剧痛，并且经常发着高烧。不过，祂终于可以四处走动，并做一些事情。可即使当祂快要完全康复的时候，祂的手依然因毒药的影响而颤抖。祂无法再用年轻时所习得的精美书法去写作，实际上，祂在其整个余生里，都无法再这样做了。”

“米尔扎·叶海亚怎么样了？”阿里问道，“他被逮捕了吗？”

“没有，他没有被逮捕。巴哈欧拉怎能向当局解释祂自己的一名追随者试图杀死祂呢？没有，恐怕米尔扎·叶海亚甚至都不会为他的所为而感到愧疚，他也没打算停止其恶行。未能毒死巴哈欧拉，他就在巴哈欧拉家人打水的那口井中下了毒。没有人死去，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病得相当严重。

“唉！米尔扎·叶海亚见一计未成，便另生一计。他和巴哈欧拉的理发师乌斯塔德·穆罕默德·阿里交谈，向理发师赠送奢侈的礼物。他告诉这名理发师，他认为巴哈欧拉是多么令人讨厌。

接着，他把在公共浴室杀死巴哈欧拉的计划告诉了理发师。”

“理发师同意了吗？”妮达问道。

“当然没有！”大叔拍着膝盖说道，“米尔扎·叶海亚挑错了人，乌斯塔德·穆罕默德·阿里全心热爱巴哈欧拉。起初，他并不把米尔扎·叶海亚的话当真。但他最终意识到，米尔扎·叶海亚是认真的。这个可怜的人哭着从他和米尔扎·叶海亚交谈的公共浴室跑了出去。

“他被米尔扎·叶海亚的提议所激怒，他一出来就看到了米尔扎·穆萨，并将所发生之事告诉了他。理发师说，他刚刚想杀死米尔扎·叶海亚，若不是知道巴哈欧拉不会希望他做这样的事，他肯定早就杀了他。”

“但是，巴哈欧拉一家人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来阻止米尔扎·叶海亚呢？”妮达问道。

“我知道，这让人难以理解，”大叔说道，“但是要记住，这些信徒是波斯流放者，是身在异国的囚徒。如果他们突然开始起内讧，政府会怎么想？

“不过，巴哈欧拉的确做了一件事，一件极其重要的事！还记得吗？当米尔扎·叶海亚在巴格达制造麻烦时，巴哈欧拉去了山区，以避免成为巴比信徒的混乱之源。当然，巴哈欧拉是希望他们亲眼看看，如果米尔扎·叶海亚被给予一个机会去领导他们时，他会做些什么。

“但是，巴哈欧拉此时的处境不同。祂已经正式向信徒宣称，祂就是巴孛所预言的‘应允的显圣者’，米尔扎·叶海亚早已不是巴孛所钦选的‘提名者’。此时，巴哈欧拉的身份是上帝所指定的先知，祂断定时机已经来临，必须向米尔扎·叶海亚清清楚楚地说明：任何企图进一步阻挠巴哈欧拉之领导的行动，即无异于试图阻挠上帝之圣道本身。

“所以，巴哈欧拉给米尔扎·叶海亚写了一封书简——《命

令书简》。在这封书简中，巴哈欧拉强调，祂是巴孛所允诺的‘上帝将昭示天下者’，祂的目的是启示一个新的宗教。

“写了这封书简之后，祂吩咐文书米尔扎·阿迦去找米尔扎·叶海亚，在他的面前朗读书简，然后要求回复。于是，米尔扎·阿迦将书简带到了米尔扎·叶海亚家，并依照巴哈欧拉的指示朗读了它。但是，当他要求回复时，米尔扎·叶海亚无言以对。迟疑片刻后，他最终要求一天左右的时间思考他的答复。

“自然，这只是另一个把戏。他从未真正答复，而是写了一篇他自己的书简。他在书简中声称他——米尔扎·叶海亚——已经得到了来自上帝的启示，每个人都应该追随他！”

阿里和妮达都震惊了。他们两个完全不知道米尔扎·叶海亚竟做过这样的事。

“那么，巴哈欧拉做了什么？”妮达问道。

“巴哈欧拉断定，采取果断行动的时机已经来临。祂知道不能再像多年来一再所做的那样，以宽容和仁慈去容忍米尔扎·叶海亚的恶劣行径了，‘至大决裂’自此开始。”

“那是什么？”阿里问道。

“巴哈欧拉和祂的家人从祂与其他流亡者共住的阿姆鲁拉之宅搬到了里达·比格之宅。此事发生在1866年的3月，在此后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巴哈欧拉拒绝见除家人之外的任何人。”

“即使是忠实的信徒也不见吗？”妮达问道。

“即使是最亲密的信徒也不见，只见祂的家人。你们知道，祂想要信徒们自己作出最终选择，决定他们将会追随谁——是巴哈欧拉，还是米尔扎·叶海亚。作为这一决裂的象征，巴哈欧拉还将祂所有的财产分成两份。然后，祂命令米尔扎·穆萨确保一半财产交到米尔扎·叶海亚手中，其中包括米尔扎·叶海亚一直想要的所有款式各异的戒指以及书简。

“你们明白，巴哈欧拉并非真的那么关心如何分配这些财

物。这是一种姿态，是一种象征性的方式，表明祂与米尔扎·叶海亚最终的正式决裂。无论这会给其他信徒带来何等的惊愕，无论在地方官员看来，它可能是多么地奇怪，但那就是巴哈欧拉的行事方式。祂可以比任何普通人都更加包容、仁慈、宽大，可一旦需要采取不同行动时，巴哈欧拉就会像剑刃一样果断。

“巴哈欧拉并不喜欢这个举动——我确信你们也明白。但是，在那个混乱的时期，这是必要之举。那就是巴哈欧拉将这一时期称为‘压抑的日子’的原因，因为这一时期应验了《圣航者书简》中所描述的混乱。尽管它并没有持续多久，但对于信徒来说，它却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而在政府看来，这个宗教本身似乎突然产生了分裂。赛义德·穆罕默德告诉波斯驻阿德里安堡大使的谎言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已说过，巴哈欧拉正在剥夺米尔扎·叶海亚的权利，祂正在计划杀死波斯沙阿。此外，由这一决裂造成的压力所持续的时间，远远超出了巴哈欧拉拒绝见任何人的那两个月。

“嗯，正如你们所能想象到的，看到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祂曾经当作儿子一样抚养的兄弟——再次背叛祂，巴哈欧拉的压力非常大。这件伤心事增加了祂流放的痛苦与折磨，使得祂曾经年轻的容颜变得苍老，头发渐白，容光似乎逐渐褪去。

“巴哈欧拉隐退到里达·比格之宅大约一年之后，祂又搬回了阿姆鲁拉之宅，并在那里待了大约三个月。1867年9月，祂再次搬迁，这次是搬到祂在阿德里安堡所居住的最后一个地方——伊泽特·阿迦宅第。

“巴哈欧拉在那里居住期间，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对我来说，那一直是个令人深省的故事。有一名来自设拉子名叫米尔·穆罕默德的信徒，他因米尔扎·叶海亚自称为上帝的先知而非常愤怒。他制定了一个计划，以彻底地公开证明米尔扎·叶海亚的本性。你们知道，米尔扎·叶海亚和其他人在一起时

候，表面上看似温和、谦逊，一副上帝忠诚仆人的形象。他做的所有邪恶、残忍之事都未被察觉，因为，他通常是雇人去干那些卑鄙的勾当。

“米尔·穆罕默德知道，想要揭穿米尔扎·叶海亚，向其他人证明他的真面目，唯一途径就是安排一场巴哈欧拉和米尔扎·叶海亚之间的公开会面。这将让人们自己判断谁在说实话。嗯，孩子们，这世上无德之人的最大弱点之一，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米尔扎·叶海亚确信巴哈欧拉不可能那么谦卑，不可能参加这次会面。是的，他确定他不会来。因此，这诡计多端的兄弟，曾对巴哈欧拉——这位给予他深爱 and 宽恕而非罪责的至亲——施以无以计数的痛苦和折磨的兄弟，答应参加这次公开会面。

“这次会面的消息传到巴哈欧拉那里时，他没有片刻犹豫。在米尔·穆罕默德本人的陪同下，巴哈欧拉在炎热的正午步行到了举行会面的清真寺。他踱步穿过阿德里安堡的街道，非常地沉着、坚定，并开始高声吟诵他自己启示的一些经文。”

“您知道那些经文是什么吗？”阿里问道。他急于知道巴哈欧拉最终如何与忘恩负义的兄弟对峙，他不想错过每一个细节。

“是的，我知道。”大叔说道。他很高兴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深深地为故事所吸引。“其中一个章节是这样的：‘即使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学者、智者、国王，及统治者全都聚集在一起，确实，我亦可与他们对峙，并将宣读上帝——这至高无上者、全能者、全智者的经文。即使天地众生全部起而与我对抗，我也无所畏惧。’”

听到这些有力的经文，阿里下意识地拍起了双手，仿佛是在鼓掌以示赞赏。

“当巴哈欧拉走向清真寺时，米尔·穆罕默德提前赶往那里，宣布巴哈欧拉的到来。但是，当他到达时，发现米尔扎·叶

海亚改变了主意，他并没有来。亲爱的朋友们，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巴哈欧拉都去到那个地点等待，准备与米尔扎·叶海亚进行这期待已久的对决。”

“他根本没来，对不对？”妮达说道。她想起了米尔扎·叶海亚是多么懦弱，他宁可伪装自己，也不愿冒险承认自己的信仰，怕被人发现自己是一名巴比信徒。

“完全正确，”大叔说道，“他根本没来。因此，米尔扎·叶海亚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因他的懦弱行为而深感失望。巴哈欧拉向信徒们彻底证明了祂是应允的显圣者。米尔扎·叶海亚则被正式断绝了同其他信徒的关系。事实上，巴哈欧拉的追随者正是从此时起自称为‘巴哈伊’——‘巴哈的追随者’的。米尔扎·叶海亚为数不多的追随者被称为‘巴扬子民’，或者有时被称为‘阿扎尔分子’，因为米尔扎·叶海亚的称号为苏贝赫·阿扎尔，或‘永生之晨’。”

“这么美的名字给了这么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妮达的母亲几乎自言自语地说道。

“说得太对了，太对了！”大叔说道，“或许那才是一切问题的所在。或许那个名字确实代表着他可能拥有的东西，但只有当他作出正确选择的时候，他才可能配得上这个名字。但是，事实真相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获悉了波斯流放者之间这一内讧的政府官员来说，真相无疑是秘而不宣的。唉，米尔扎·叶海亚的反叛对上帝圣道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尤其是在对所发生的一切并不了解的那些人眼中。但是，至少在信徒社团范围之内，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的宗教被给予了一个新的名字——巴哈伊信仰。”

“但是，您刚提到在阿德里安堡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阿里说道，“另一件是什么？”

“啊，是的，那才是在阿德里安堡那几年所发生的故事中真

正精彩的部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在这一时期，天佑美尊之圣笔从未停息。当然，事实上，在巴哈欧拉的一生中——自上帝在西亚查尔告诉祂要表明自己身份的那天起——祂就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但是，你们知道，祂的著作不尽相同。巴哈欧拉所写的一切都是在特定的时间，为特定的目的，以特定的风格写成。祂在阿德里安堡的著作是向全世界发出的嘹亮号角，宣布世人期待已久的众灵之主来拯救这个世界了！”大叔边说边张开双手，仿佛他是在拥抱一位降临的天使。

“虽然巴哈欧拉已经在里兹万花园向信徒们宣布，祂是巴孛曾预言其到来的先知，但此时，是时候告诉每个人了！”

“但是，祂怎样才能告诉每个人呢？”阿里问道。

“没错。巴哈欧拉显然不能给世界上的每个人寄一封信，对不对？”大叔说道，“所以，巴哈欧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办法。祂致信世界上的国王、统治者和宗教领袖，让他们负责告诉他们的人民。”

“祂究竟告诉了这些领袖什么呢？”妮达问道。

“祂对不同的人说了不同的事，只有这些特定的人才能明白的事。但是，在其中的大部分信件中，都有同一个明确的信息：巴哈欧拉告诉他们每一个人，上帝已经再次显现。而祂，巴哈欧拉——看似卑微的囚徒及流放者——即是被派遣前来变革人类文明面貌的上帝的显示者。

“我必须告诉你们，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件。啊，在未来的时代里，历史学家们会惊异于这些书简的重要性，尽管那些领袖本人几乎没有留心注意它们。是的，即使是身处那些令人痛心的问题之中——那些发生于祂和米尔扎·叶海亚之间的问题，祂依然保持旺盛精力，不断启示书简，以至于米尔扎·阿迦、阿博都-巴哈，以及其他许多文书几乎每天都忙于记下祂的话。

“几乎每一天都有数千节的经文，一封接一封的书简自笔端奔涌而出。它们向世界宣布，人类统一在同一律法、同一宗教信仰之下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才能共同工作、生活，共同建造人间天国’的明确构想。”

“祂都给谁写信了？”阿里问道。

“国王和君主，比如波斯的沙阿和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拿破仑三世、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英国女王、美国政府、教皇，以及其他许多人。更重要的是，巴哈欧拉在这些信中说，统治者们如果不共同努力停止备战，世界人民将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巴哈欧拉说，祂为团结世界而来，因为世界人民已被上帝托付给这些统治者。因此，统治者们有责任确保人民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受到公正、仁慈的待遇。”

易卜拉欣大叔停了下来，向后靠坐在了椅子上，他显然已疲惫不堪。房间中的每个人都立刻表现出了关切。接着，大叔出人意料地会心一笑，他开口道：“《致诸君王书》是那一时期最伟大的书简之一，它为东西方全世界的领袖而准备。书简说，他们唯一的希望便是听从巴哈欧拉正呈现给他们的律法及教义。你们知道，那就是阿德里安堡的住宅被称为阿姆鲁拉之宅——‘上帝管辖之家’的一个原因。

“但是，想象一下，”他环顾房间，看着那里每一个人的眼睛，更加缓慢地说道，“想象一下，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作为国王，收到其中一封信，一封来自上帝显示者的信，你感觉如何？你会怎么想？”

他停了下来，特意看着阿里说：“你们认为，他们此时在精神世界中有何感受？在精神世界中，一切隐藏之事都得以彰显，那些国王和领袖们所自以为拥有的帝权，不过是对他们虚度之生命及丧失之机会的模糊记忆。”

老人再次身体前倾，说道，“考虑一下，朋友们。我们就是

巴哈欧拉之力量的活生生的例子。国王们没有听从祂的劝告，宗教领袖无视祂或迫害祂。但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我们听到了真理，识别出了真理，并追随它。然而，还有多少人，或许就在阿卡这里，或许就在隔壁房子里，正在耐心地等待，等待倾听只有我们才能告诉他们的事情！”

妮达的叔公停了下来。他神色凝重，眼睛注视着前方，仿佛他的思绪突然去了别处，仿佛他是在眺望房间之外的更远处，眺望未来。

此时，一直在门口静静坐着的妮达妈妈轻轻地站了起来，准备再沏一些茶。妮达起身去帮忙。逐渐地，其他人开始交谈，或是在房间里四处走动。但是，阿里注意到，易卜拉欣大叔并没有起身，他微笑着开始和妮达的爸爸谈论巴格达的巴哈伊社团。

很快，持续不断的低语声便充满了房间。阿里坐在那里，看着大家。那声音——那些嗓音——亲切友好，它似乎与调味茶和热乎糕点那令人心旷神怡的香气交融在了一起。阿里内心感受到了一种他以前很少体验过的安宁。

给其他人上完茶水糕点之后，妮达挨着阿里坐了下来。阿里仍旧敬畏而尊重地注视着那位老人。“他是那么快乐，那么坚定！”阿里最终对她说，“我想，先驱者们一定都是那样。我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那样。”

刚说完这些话，阿里就看到易卜拉欣大叔正试图站起来，但大叔却并非凭借其自身之力。妮达的爸爸几乎是托着大叔的身体，大叔才站了起来。然后，大叔在妮达父亲的搀扶下，缓慢而痛苦地颤抖着一步步走进了隔壁的卧室，他要去那里躺下休息一会儿。

阿里看着妮达，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笞刑。”她轻声地对阿里说道。

第十二章 至大监狱

夏日匆匆而过，对于阿里来说，这个秋天似乎比往常来的更早。他喜欢明媚、晴朗而温暖的日子。他越来越频繁地驾驶着他的小帆船，行驶到离海堤稍远的地方，进入地中海的开阔水域。他敢于在海水平静的上午扬帆出海。下午，当海面上的风浪变得更强而无法出海时，他会自觉留在家中独自阅读巴哈欧拉的著作。而过去，只有在得到父母或老师布什鲁伊博士的指示时，他才会阅读这些书。

他继续与祖父和父母谈论巴哈欧拉的一生，谈论其他那些为巴哈伊信仰作出了极大贡献的人的故事。似乎他发现的答案越多，他想问的新问题就越多。他觉得，自己尚未找到梦中的那把“钥匙”，而且，他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能否找到。

但是，有时候，能否找到似乎并不重要，他开始享受这个探寻的过程本身。称自己为巴哈伊意味着什么，他对此有了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他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阿里有时乘船出海。当简单拼缝起来的船帆在风中绷紧，并带动小船掠过蓝色的海面时，他会感到坚定而自信。在那个梦之前，阿里很少体验过这种感觉——这种他正在长大、已经在为未来作好准备的感觉。虽然未来还隐而未现，但它却在此时给了阿里希望，使他能一直探索下去，使他不忘去实践有意义的服务。要做什么或怎样做——他会将这一切都交由巴哈欧拉安排。但是，他不再怀疑，他相信，一定会有一项特殊的任务等待着他。

另一个变化正开始在这名少年的身上出现，曾经一度令他不安或惊恐的事情似乎不再使他苦恼。自从了解了早期信徒的勇

气，自从遇见了像妮达的叔公这样为了信仰而亲身遭受了痛苦的巴哈伊，阿里的信心与决心都得到了增强。

他经常回想起妮达家的那次探访，回想起易卜拉欣大叔挣扎着站起来的情景。他依然惊异于人类内心的真正力量，它竟然完全不为笞刑的铁棒所动。

一天上午，阿里在距海堤不远处收帆、抛锚。他给钓丝装上饵料，抛了出去。他等待着浮标上下漂动，想要准确无误地拉动钓丝。这时，他想起了自己所听过的关于巴哈欧拉的一些故事，并再次想起他曾在巴哈欧拉一生的经历中所发现的一个规律：无论巴哈欧拉身在何处，一旦人们识别出祂的力量、尊严与爱，就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妨碍巴比社团的和平与进步。阴谋诡计、迫害——五花八门的问题——总会发生，暂时的宁静会被打破，巴哈欧拉会再次被囚禁、被驱逐。

阿里的思绪被一阵悠扬而哀伤的声音打断了，隔海的远处回荡着宣礼员召唤穆斯林作午间祈祷的高低起伏的声音。阿里停下了垂钓，念诵了自己的必诵祷文。祈祷结束后，他想到阿卡的街道上每天都会回荡着的那个召唤——从高高尖塔里传来的规劝镇民崇拜上帝的声音。然而，正是这些镇民，他们对于上帝已在这座城市再次显现毫无察觉。这是多么奇怪。

阿里想起了妮达的叔公谈及的那封信，巴哈欧拉在信中向国王及统治者宣布其身份。他再次设想，如果他是一位收到了巴哈欧拉来信的国王，他可能会作何感想。他会相信吗？

他注视着城墙后面的监狱。“如果巴哈欧拉在那座监狱时，我就已经在这里驾船了，”他想，“那么，这座监狱看起来会有任何不同吗？我会知道监狱中的那名囚徒很特别，还是会像其他镇上的人一样？当人们谈及这个陌生的波斯囚徒，对祂作出诽谤和诬蔑时，我会相信他们的话吗？”

然后，阿里想到了一件他之前没有考虑过的事情。他远望海

法——去往监狱的路上，巴哈欧拉和其他巴哈伊曾在那里登岸。他试着想象自己也在那艘船上。他想知道，当巴哈伊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会度过余生的地方时，他们是什么感觉。

他再次注视着那座监狱。“至大监狱”，他重复说了几次。对阿里来说，因为巴哈欧拉曾经在那里待过，所以，它似乎是个漂亮的、神圣的地方。但是，既然巴哈欧拉给它取了这样一个荒凉的名字，那么，祂在此经历的那段牢狱生活必定相当可怕。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阿里回航，他调转船头，朝海堤与海岸驶去。他想知道，巴哈伊来阿卡时是怎样的情形。他想和穆阿耶德一起去巴哈伊最初生活过的所有地方，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待遇。他想要了解他们的经历。

第二天，在穆阿耶德通常会与家人一起进餐的这个日子里，阿里把计划告诉了祖父。令男孩高兴的是，穆阿耶德和他一样兴奋。

“城市大巡游？嗯，我想我们能做到。”穆阿耶德说道，“事实上，这样大吃一顿过后，我们俩都需要绕阿卡走走。”

饭后，穆阿耶德和阿里沿着古老的街道，朝保卫阿卡免受海水侵害的海堤走去。对所有从这祖孙俩身边经过的人来说，他们已是老面孔了。大多数人都会对他们微笑着点头，或同他们打招呼。他们走过阿布德的住宅，绕路到了海门。那是巴哈伊在阿卡登陆的地方。

穆阿耶德张开双臂，深深吸了几口气，毫不吝惜地表达着他对午后海风的喜爱。“你了解巴哈伊是如何来阿卡的？我想我可以帮助你。让我想想，那已经是将近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了。这些年里，阿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爷爷？”

“它依然是个简陋的地方。有时候，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而不是一座城市。而当时，它是一座破败的监狱之城，整个城市的生活废水都涌向护城河。潮水退去后，会留下一股非常可怕的恶臭。几乎没有淡水。”

“我好像有点太心急了，只顾自己说。你知道巴哈欧拉最初为什么被迫来到这里的吗？”

“不太知道。”

“那么，我就从那里开始吧。因为阿卡的故事实际上始于米尔扎·叶海亚在阿德里安堡所制造的麻烦。”

“我知道，”阿里说道，“我听妮达的叔公谈论过。”

“那么说，你知道巴哈欧拉写信给世界上所有的统治者及人民，宣布祂是先知？”

“是的，爷爷。”

“这一期间，大约是在1867和1868年，祂始终笔耕不辍。信徒们不再自称为巴比信徒，他们开始使用‘巴哈子民’或‘巴哈伊’这两个称号。巴哈伊开始使用‘阿拉胡-阿卜哈’（上帝最荣耀）这一问候语，取代了穆斯林问候语‘安拉乎·艾克拜尔’（上帝最伟大）。

“尽管巴哈欧拉为促进上帝圣道、为启示新时代的教义付出了全部的努力，但米尔扎·叶海亚和赛义德·穆罕默德仍未停止他们的可怕活动。”

“即使是在米尔扎·叶海亚拒绝了挑战之后？他连去清真寺与巴哈欧拉辩论的勇气也没有呀！”

“那么说你知道，对不对？”穆阿耶德微笑着说道，“你的确在好好学习。嗯，是的，即使在那之后。他们继续寄信给政府官员，以他们能够想到的所有罪行控告巴哈欧拉。甚至在巴格达和波斯，事端也都被重新引发。已经平息了一段时间的迫害，在巴哈伊所居住的各个城镇和村庄再次开始了。可怕的流血与折磨

再次发生。但即使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巴哈伊依然像以前一样勇敢，像以前一样忠于他们的信仰。

“但是，在阿德里安堡，米尔扎·叶海亚和赛义德·穆罕默德的卑鄙行径即将对巴哈伊信仰的整个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政府官员收到了这两名恶棍所有的匿名信。他们断定彻底摧毁这一令人不快的宗教的时机到了，他们断定最好的方法是将巴哈欧拉驱逐到一个终极的流放地，那个地方的严酷环境足以让祂死去，就算不能死去，也至少让祂永远与世隔绝，不会再有音信。于是，苏丹决定将巴哈欧拉放逐到一个可怕的地方，他们以为祂必定会死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在哪儿？”阿里问道。

“哎呀，就在这里，阿里！就在你自己的城镇阿卡。当时，阿卡是个可怕的地方，是一座只关押最恶劣罪犯的监狱之城。”祖孙二人爬上了几层台阶，然后挨着海堤一角坐下。在那里，他们能够眺望海湾对面的海法与卡尔迈勒山。“是的，你所居住的阿卡当时是个破败的地方，充满了疾病与苦难。只有罪犯和最穷的穷人才居住在这里。

“但是，让我告诉你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巴哈伊并不知道苏丹的法令，直到一天早晨，一队士兵包围了巴哈欧拉所居住的伊泽特·阿迦宅第。士兵们命令震惊的巴哈伊，要求他们必须立刻离开。士兵将那所住宅看守得非常严密，甚至不允许巴哈欧拉的家人离开房子去准备随身携带的食物。”

“他们一定被吓坏了。”阿里说道。

“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往哪里，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多数人推测，他们将被处以极刑、被杀害。当邻居们看到包围伊泽特·阿迦宅第的士兵队伍时，他们都变得极为不安。因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他们都景仰巴哈欧拉，将祂看作自己最信任的朋友。

“他们很快就准备好了，无法随身携带的财产被拍卖掉。消息迅速传到了居住在阿德里安堡的其他国家的官方代表那里。他们立即对巴哈欧拉的安全表示关切，他们聚集在巴哈欧拉的住处。其中几个人主动提出设法帮助巴哈欧拉，但是祂拒绝了。”

“为什么？”阿里问道，“巴哈欧拉为什么不想让他们帮助祂？”

穆阿耶德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开口，他要解释的事情很难理解。

“阿里，要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必须再思考一下先知是如何教导我们的。祂设法表明祂的能力与政治或俗世财物无关。如果祂想要的话，祂能立刻掌控一切。但是，上帝赋予祂的使命是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并考验我们，以便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发现祂隐藏的天赋——唯有心灵纯洁者方能察觉到的非凡能力。

“我以前已经试着向你解释过这一点，但是必须解释多次，它才会清楚。你知道巴哈欧拉从未试图逃走。祂从不希望未来会有人说祂操纵了事件，安排了事情的结局，因为发生在祂一生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应验了古老的预言与传统。”

“您的意思是说，过去的宗教预言了巴哈欧拉最后会来到阿卡？”阿里怀疑地说道。

“是的。”

“但是，先知怎么会知道数百年前的事呢？”

“我聪明的小孙子，因为精神世界里没有时间，没有对所知之事的限制。此外，巴哈欧拉知道，不管宗教或政治领袖试图做什么，上帝总会让事情好转。巴哈欧拉知道，无论祂的敌人对祂和祂的追随者做什么，他们都无法阻止巴哈伊信仰的传播。祂甚至说，如果祂被杀害，上帝会启用另一名显圣者来完成祂的工作。所以，巴哈欧拉对这些决定全然无畏。

“当阿德里安堡的地方长官胡尔希德帕夏收到必须放逐巴哈

欧拉的命令时，和巴格达地方长官的反应一样，他非常羞愧，不忍面对巴哈欧拉，不忍将这些事告诉祂。你知道因为胡尔希德帕夏极为仰慕巴哈欧拉，他一直在君士坦丁堡的官员所捏造的谎言和虚假报告面前为巴哈欧拉辩护。所以，当这名地方长官收到巴哈欧拉必须被放逐的命令时，他派另一名官员将苏丹所颁布的这个令人悲伤的法令告诉了巴哈欧拉。

“当巴哈伊听到这个法令，得知他们将会被放逐到监狱之城阿卡时，他们极为恐惧、悲伤。他们收到了一份将会获准与巴哈欧拉同行的名单。一些巴哈伊发现自己不在名单上，他们伤心欲绝，甚至想到了自杀，其中一个人试图割断自己的喉咙。

“那是一段悲痛与恐慌的时光，甚至有人被迫和家人分离。没有人知道他们将是生还是死，是会被遣送回波斯遭受折磨，还是会被囚禁。

“巴哈欧拉和祂的家人在政府士兵的陪同下，于1868年8月12日从阿德里安堡出发，开始了前往盖利博卢港的为期四天的旅程。他们所居住地区的人们纷纷聚集到此，满怀真情地向巴哈欧拉一家告别，他们已经开始喜爱这家流放者。巴哈欧拉经过时，有些人当众哭泣，有些人跪倒在地，亲吻祂长袍的褶边，因为他们知道，祂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当他们抵达盖利博卢时，一些君士坦丁堡的巴哈伊正等着弄清巴哈欧拉接下去将会遭遇什么。直到那时，他们才得知那个可怕法令的严重性。巴哈欧拉将会和祂的两个兄弟——米尔扎·穆萨和米尔扎·穆罕默德-库利，以及一名仆人一起被放逐到阿卡。其余的人将会被遣送回君士坦丁堡。

“正如你所能想象到的，信徒们震惊了，甚至连巴哈欧拉都无法接受这一决定。祂坚决向官员们要求，至少要允许一些巴哈伊与祂随行。

“由于祂的抗议，大约七十名信徒获准陪伴巴哈欧拉去阿

卡。然而，尽管政府官员作出了一些让步，他们同时也决定对巴哈欧拉和祂的信徒施以最后一次侮辱。他们在这群人中安插了几名米尔扎·叶海亚的追随者，以充当官员们的密探。其中一个密探不是别人，正是起初制造了大部分麻烦的赛义德·穆罕默德。

“但是，在悲伤、恐惧与惊愕中有一个小小的胜利，我一直都把它看作是一个神圣的恶作剧。它与米尔扎·叶海亚本人有关。就像你所知道的，这进一步的流放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米尔扎·叶海亚无休止的谎言和阴谋诡计，是由他对巴哈欧拉的不断指控所引起的。毫无疑问，这名不忠的弟弟希望他的所有欺骗将会使得政府杀死巴哈欧拉，至少使祂离开巴比社团，以便他可以接管。”

穆阿耶德停了下来，来回地摇着头，浮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说道：“这个虚伪的人没有料到的是，政府同样将他视为这些让他们讨厌的波斯裔巴比信徒中的一个。毕竟，官员们想要根除的是巴比信仰，而不只是一两个人。如果米尔扎·叶海亚认为他自己是这一团体的一名领袖，那么他也应被流放。”

“那么说，米尔扎·叶海亚也被流放到了阿卡？”阿里问道。

“流放？是的，他的确被流放了！到阿卡？令这个可鄙之人非常惊讶的是，他没有被流放到阿卡。米尔扎·叶海亚和他的家眷、侍从，连同四名巴哈伊，被驱逐到了塞浦路斯，终身流亡。”

“那就是他几个月前死在法马古斯塔的原因吗？”

“确切说，是4月29日。在四十四年的时间里，他被断绝了同每一个人的联系：信徒们，以及他满怀慈爱的哥哥——他曾用如此残酷、如此违背人伦的方式对待的哥哥——巴哈欧拉。”

“所以，米尔扎·叶海亚的死彻底结束了和他有关的问题。”阿里松了一口气，说道。

“结束了和米尔扎·叶海亚有关的问题，但是没有结束和伊斯法罕的赛义德·穆罕默德有关的问题——我会稍后对此作出解释。现在，还是先让我来给你讲讲从盖利博卢海港开始的旅程吧。得以伴巴哈欧拉同行的巴哈伊感到非常幸运。虽然巴哈欧拉在出发之前明确地告诉了他们，这次旅程将会比先前的任何流放都艰难得多，但是，面对告诫，信徒们仍然决定留在祂的身边。1868年8月21日上午，他们乘坐一艘奥地利轮船启航，前往亚历山大——埃及的一座海港。

“航程自始至终都苦不堪言。在十天的时间里，他们要不停地从这艘船换到那艘船，从这个港口前往下一个港口。他们没有足够的衣服，只有最少量的食物供给——他们自己设法带上船的一点面包和奶酪。

“海上航行仅仅一天以后，巴哈欧拉最亲爱的同伴之一吉纳布-穆尼尔就患了重病。轮船到达士麦那时，他不得不被带下船。阿博都-巴哈带他去了岸上的一家医院，然后，祂很快去买了一些水果以助他康复。然而，当阿博都-巴哈回到医院的时候，祂发现吉纳布-穆尼尔已经去世了。

“阿博都-巴哈返回到船上，船上的巴哈伊都为这名虔诚信徒去世的消息而感到难过。这名高尚的人在年轻时就成了一名巴比信徒，从巴格达时期的早期开始，他就一直在巴哈欧拉的身边。

“但是，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悲痛。两天之后，他们被迫继续前往亚历山大港的旅程。旅程很艰难。到达亚历山大港后，他们被带下船，全然不知他们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置，也不知他们将去往哪里。更糟糕的是，没有人知道谁将获准继续与巴哈欧拉在一起。

“波涛汹涌的海面让旅行者们疲惫不堪，许多人感到十分不适。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中，上帝之手总是在起着作用——纳比勒正被关押在亚历山大港旁边的一座监狱里。”

“历史学家纳比勒？”阿里问道。

“就是他。当纳比勒从囚室狭窄的窗户向外看时，他惊讶地认出了一个亲爱的巴哈伊朋友。然后，他就意识到那一群囚徒全都是巴哈欧拉的家人和亲密同伴。他兴奋地向其中最靠近窗户的一个人大喊，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他正是在那时获悉了消息，得知巴哈欧拉和祂的同伴将被关入阿卡的监狱。

“你可以想象，他是多么渴望自由，以便能与他们同行！但是，唉，他并不自由。他将不得不等到被释放，然后才能独自前往阿卡去寻找他的挚爱者。但此时，他至少知道了自己获得自由后将去往哪里。

“不久，巴哈伊被转移到另一艘船上。这艘船比第一艘的环境更差，没有地方可以躺下。信徒们沿着埃及海岸航行，在第二天早上到达了塞得港。由于缺乏食物，他们都很虚弱。然后，船于当晚启航驶向雅法，最终驶往了海法。”

阿里的目光越过海面，朝卡尔迈勒山脚下的建筑群远望。他想知道，那天，那艘船进入海法港时是什么样子。他试着想象，当船上的巴哈伊第一次看到卡尔迈勒山，看到海湾对面阿卡的白色城墙时，他们可能会作何感想。

穆阿耶德继续说道：“船只抵达海法时，他们获准下船，但只有几个小时时间。在我告诉你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之前，我们先往海门那边走走吧。因为巴哈欧拉和祂的同伴最初就是在那里踏上阿卡这片土地的。”

尽管阿里已经去过海门许多次，但是当他和祖父走近那个遗址时，他还是会激动。他发现走在巴哈欧拉曾经走过的石头上很兴奋。他脑海里想象着近半个世纪之前的那一天，当患病且七零八落的巴哈伊——其中一些还是他自己的亲属——爬上台阶，进入被城墙围住的监狱之城阿卡时，是怎样的一幅情景。

多年来，海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阿卡却几乎仍是巴

哈欧拉到达时的样子。纵然时光流转，城市氛围已改变，古老的城墙与建筑物却依然如故。

“那天，当他们到达海门时，”穆阿耶德说道，“天气异常炎热，每个人都精疲力竭，许多人病得相当严重。当他们被带到海法的浮动码头时，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名极度虔诚的信徒阿卜杜勒-加法尔正身处在四名即将与米尔扎·叶海亚一起被流放到塞浦路斯岛的忠实的巴哈伊之列。”

“但是为什么，爷爷？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对他？”

“我想，他们让伊斯法罕的赛义德·穆罕默德及其同伴随忠实的巴哈伊去往阿卡，和这件事情有着同样的原因。他们可能以为，这种方法会让这两群人彼此折磨、痛苦不堪。但是，不管他们的理由是什么，这个可怕的消息让阿卜杜勒-加法尔如此发狂，他立刻纵身跳入海里，试图自溺而亡。他宁死也不愿离开巴哈欧拉。”

“他死了吗？”阿里问道。

“没有。一些朋友及时把他从海中救了出来。然后，巴哈欧拉设法使这个不幸的人振作起来。他开玩笑地说：‘你为什么要跳入海中呢？你是想要设宴款待鱼儿吗？’但是阿卜杜勒-加法尔无以为藉。一想到要与巴哈欧拉及其他巴哈伊分离，他便无法忍受。

“在海法待了几个小时后，他们被带上了一艘小帆船，这小船将载他们横渡海湾的最后几英里。但是风力微弱，帆船在烈日下花了几个小时才到达这里。等到他们到这的时候，阿卡所有人都来观看波斯的囚犯，他们想要见见‘波斯人的上帝’——阿卡一些粗野的居民这样嘲弄地称呼巴哈欧拉。

“镇民们聚集在海门这里。”穆阿耶德一边领着阿里穿过拱形石门，一边做着手势说道。码头上，几名渔民正在船上劳作，为第二天备网。穆阿耶德继续说道：“有些人不得不被抬下船，

但是阿卡的居民对巴哈伊没有多少怜悯之情，因为他们被告知，这些流放者是无信仰者、异教徒、罪犯、寻衅滋事者。

“在巴哈伊到达之后不久，苏丹的法曼在加扎尔帕夏清真寺被宣读。”阿里想到了他的梦，想到了他正是站在这座清真寺的庭院里，试图向镇民宣布应允者已经到来。然后，他透过海门回望，装作自己正第一次进入阿卡。他试着想象，那可能会是怎样的感受。然后，他转向穆阿耶德。

“巴哈伊害怕了吗？”男孩问道。

“他们精疲力竭、痛苦不堪，”穆阿耶德说道，“我确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害怕。怎么可能不害怕呢？他们无从得知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人们在咒骂他们，对他们吼叫。他们被判处终身监禁，被关在一个与他们的家园、他们所认识的任何人都相距数百英里的地方。当他们穿过阿卡的街道，被带到兵营监狱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曾抱有的所有的获释希望很快便消失无踪。”

穆阿耶德打手势，示意他们应该穿过城镇中心、经过加扎尔帕夏清真寺，朝监狱往回走。他认为，巴哈伊当年可能走的就是那条路。很快，穆阿耶德和阿里就到达了曾经关押过巴哈欧拉及其同伴的监狱所在的兵营。那座建筑阿里从小看到大，但此时，它具有了一个特殊的意义。

穆阿耶德停了下来，对阿里说道：“我有个惊喜给你，孩子。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和这里的一名卫兵交了朋友。他现在在值班，他告诉过我，我们可以上二层走走。这样，我们就能看看巴哈欧拉和其他巴哈伊被监禁的地方。但是，我们动作要快。”

阿里的脸上露出了喜色。他从未想到祖父为他准备了这样的惊喜。

穆阿耶德走近守在古老监狱入口的卫兵，与他进行了简短

的交谈。然后，他们两个人都面带微笑看着阿里。穆阿耶德回头示意阿里跟他走。由于卫兵已与穆阿耶德交谈过数次，他此时已经非常尊敬穆阿耶德及巴哈伊社团。所以，当阿里从卫兵的身旁走过，向他招呼时，头戴军帽、手持大型步枪的高个士兵对阿里报以了微笑。阿里和祖父向横跨护城河、通往监狱庭院的木桥走去，他感到一阵微微颤栗的兴奋。

阿里跟着祖父进入庭院，他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地方。因为，虽然他已经从各个角度看过这座建筑无数次，他却从未进入过这个对于他说非常神圣的地方。所以，阿里向这个巴哈欧拉住过两年多的地方每靠近一步，他的心跳就变得更加有力。

穆阿耶德清楚该去哪里，他带阿里到了那座简陋的石砌建筑外面的台阶前。阿里立刻想到了西亚查尔监狱，巴哈欧拉也曾被监禁在那里，但是那座监狱远在数百英里之外的波斯。

终于，他们到达了楼梯的顶端，他们现在几乎紧挨着巴哈欧拉被监禁的房间。他们无法进入里面，但阿里能够透过门上的一扇窗看到那个二层房间的内部。接着，一个声音突然从门后传出：“要不要进来？”接着，一张黝黑的脸出现在窗口，他说：“门口的卫兵说你们可能会来。”声音虽严肃，但足够友善。于是，穆阿耶德和阿里小心翼翼地拉开门，快步走了进去。

房间凉爽、昏暗，起初很难看得清楚，但是阿里能够看出房间的轮廓。室内空着，比他想象的要大。窗户装有铁栅栏，面朝大海。他曾驾驶着自己的船，从另一面看过这些窗户。

“我们不敢久留，”穆阿耶德对阿里耳语，“所以仔细看，并且记住你所看到的。”穆阿耶德马上指向窗户的相反方向，指向房间的后面。“记住那个地方。”他轻声说着，把阿里轻轻推向门的左边。卫兵去忙别的事情，把他们独自留了下来。

“这就是那个房间？”阿里敬畏地问道。

“是的，”穆阿耶德低声说道，“这就是至大监狱。”

巴哈欧拉的双脚曾踏在这地板上，阿里想。实际上，他在这个房间里待了两年。阿里感到双脚一阵刺痛。这个房间似乎开始呈现出一种他曾在凉亭里感受过的氛围与精神。阿里推测，他能感觉到这些东西仅仅是因为他对巴哈欧拉的爱，然而，那种感觉却十分明显。

他们在房间里仅仅逗留了几分钟，可这几分钟将是阿里会永远珍藏的瞬间。然后，他们谢过卫兵，安静地离开。他们再次穿过庭院，走到了桥上，阿里停步俯视。他想象着，在巴哈欧拉时期，当海水涨潮冲进护城河时，是怎样的一幅景象。

过桥之后，穆阿耶德和阿里沿着通往海堤的小路走去。他们到达大约仅两百码远的海堤后，转身回望刚刚离开的监狱。有片刻的时间，他们都沉默不语。

“既然你已经看过了监狱，你会更好地理解我将要告诉你的事情，”穆阿耶德在一个大石阶上坐下，说道，“所有的信徒，总共七十人，都挤在顶层那个狭小的空间内。那里幽暗、肮脏。下面的护城河中，潮水退去后留下的恶臭向上袭来，令人作呕。从阿德里安堡到阿卡为期十天的艰辛旅程已经让囚犯们精疲力竭，雪上加霜的是，第一天当晚，他们被禁止食用任何食物。”

“连水都不行吗？”

“不行，什么都不行。不止如此，阿卡当时并非现在的样子。曾经有一种说法：如果一只鸟儿从阿卡飞过，它会被这座监狱之城升腾而起的污浊难闻的空气熏死。事实上，整座城镇没有淡水。囚犯们不得不使用监狱庭院水池里的积水，那里的水恶臭无比，无法饮用。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每个人所得到的仅有的食物是三条咸味黑面包。几天之内，除了两个人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患上了严重的疟疾、痢疾，或是其他某种会在监狱湿冷的空气中传染

的疾病。三名巴哈伊在不久后死去，巴哈欧拉将祂自己随身带来的地毯给了卫兵，请他们给那几名朋友举行体面的葬礼。后来，巴哈欧拉得知，卫兵们留下了卖地毯所得的钱，没有给那几位巴哈伊买棺材，也没有举行仪式就埋葬了他们。此外，因为苏丹下令严格监禁巴哈伊，禁止他们与镇民接触。因此，卫兵们开始更加严密地监视巴哈伊。

“阿卡的地方长官数月之后才认为，可以放松这些严格的限制了。那时，他已和阿博都-巴哈交谈过数次。阿博都-巴哈此时已经二十四岁，成长为一位极为英俊的年轻人。地方长官非常钦佩祂的智慧及真诚。地方长官还和一名希腊医生进行了交谈，而那名医生是巴哈伊的朋友，他将巴哈伊的真诚以及他们所忍受的苦难告诉了地方长官。地方长官给了囚犯们一点儿钱，以便他们中的一个人可以在一名士兵的陪同下进城买一些食物。

“囚犯们仍然与阿卡镇民，以及伊拉克和波斯各地的其他巴哈伊完全隔离。但是，当其他地方的巴哈伊得知巴哈欧拉和祂的家人被监禁在阿卡，许多人几乎立即就动身赶来这个荒凉的地方，以便见到他们的挚爱者。

“尽管旅程漫长——有些人必须走一千英里或更远，尽管有苏丹的法令对囚犯加以限制，巴哈伊仍然向这里涌来。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徒步来到叙利亚的这个遥远村庄，以接近这位上帝的显示者。”

穆阿耶德停了片刻，说道：“跟我来，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阿里跟随爷爷到了第二道护城河的河堤之上。在那里，穆阿耶德指向堡垒。

“这是那些朝圣者能够接近巴哈欧拉的最近的距离。”穆阿耶德说道。

阿里注视着仍在一百多码以外的监狱。午后的阳光直射他的眼睛，甚至让他难以看清二层的窗户。在这样的距离之外，看清

一张脸当然更难。

“更不幸的是，这些忠实的人中甚至没有多少人能够通过城门，”穆阿耶德说道，“如果城门口的卫兵知道他们是巴哈伊，就不让他们进入。最糟糕的是，伊斯法罕的赛义德·穆罕默德和阿迦·詹——米尔扎·叶海亚的两名追随者，已被安置在靠近城门的一所住处。这样，只要他们认出任何巴哈伊，就可以马上告诉卫兵，而巴哈伊朋友们就会被拒之城外。

“巴哈伊朝圣者们如此虔诚、如此渴望接近巴哈欧拉。他们尽其所能，只为看到祂在监狱窗口的脸庞，或者祂挥手的动作——有时候祂手里会拿着一块手绢，表明祂在那里。但是许多人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之后，还没见到巴哈欧拉便被迫离开阿卡，一路走回他们的村庄。

“乌斯塔德·伊斯梅尔·卡沙尼是一个忠实的人，他一路从伊拉克的摩苏尔走到这里。他就站在这个地方，凝视了几个小时。监狱里面的巴哈伊认出那位老人，并向他招手。但是他的视力太弱，看不到他们。囚犯们看着老人脸上的悲伤和沮丧，因他的虔诚而流下了泪水。

“纳比勒在埃及被释放出狱之后，与这些朝圣者经历了相同的痛苦。他乔装去了卡尔迈勒山。在那里，他像以利亚曾经做过的那样，住在山脚下的一个洞穴里。然后，他步行十英里去了阿卡，想要从护城河的河堤上瞥见巴哈欧拉。但是当他到达阿卡城门时，赛义德·穆罕默德认出了他，并立即向当局举报了他。纳比勒被迫逃走。”

穆阿耶德沉默了下来，凝视着空空的窗户，巴哈欧拉曾在那里度过了令人悲伤的两年。此时，夕阳西下，穆阿耶德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孙子的肩膀，给了他一个轻轻的拥抱。

他们朝阿里家往回走的时候，穆阿耶德说道：“嗯，这就是起初的情形，阿里。情势如此艰难，巴哈欧拉在祂的一部书简中

说道：‘从世界创立到现今，从来没有见过和听说过如此残酷的事情。’”

阿里一言未发。他一直把阿卡看作是个适合生活的好地方。现在，他几乎对这个想法感到愧疚。他想知道，是否应该为阿卡是自己的家乡而感到羞愧。

“我想我不应该喜欢阿卡。”他忧郁地说道。

“不，永远不要那样说，阿里！”穆阿耶德说道，“根本不是那样！阿卡不必对苏丹的所为负责。它因目睹过巴哈欧拉的容颜而成为一个神圣的地方。上帝先知的到来使之圣洁，将它变为一处圣所。这个故事远远不止我给你讲过的这些，阿里。”

穆阿耶德停顿了一下，注意到天色已晚。他说：“只好等改天再讲了，现在我只告诉你这么多——在犹太人的著作《旧约》中，我们的城市被称为‘坚固之城’、‘希望之门’、‘面朝东方之门’，以及‘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据穆斯林传统说，阿卡是叙利亚的一座‘上帝已向其显示了大慈悲’的城市，‘拜访过阿卡的人有福了，拜访过阿卡这位‘客人’的人有福了。’”

爷爷的话使得振奋之情洋溢在阿里的脸上。毕竟，阿卡是他的城市，值得引以为傲，那种感觉很好。但是，他仍然想知道情况究竟是如何好转的，巴哈伊如何从监狱到达阿卡城外几英里处那美丽的大宅子巴吉。

“明天！”穆阿耶德断然说道，“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明天没有安排太多事情让你去做的话，我将给你讲关于监狱岁月剩下的故事。”

他们快到阿里家时，阿里一再向祖父致谢。“有一天，”阿里想，“有一天，我会回报爷爷给我讲的这些故事。有一天，我会让他为我骄傲。”

第十三章 阿布德之宅

就在阿里与穆阿耶德一起去监狱的那天，阿里在晚餐后步行去了妮达家，给她讲述城市之旅。他向她描述了自己所记得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尤其是当他身处巴哈欧拉曾经住过的监狱时的感受。

“明天，”阿里说道，“爷爷将会带我去看更多。”

“你真幸运！”妮达说道。

阿里几乎未加思索地问道：“你愿意一起来吗？”

“你觉得我可以吗？”妮达面带热情的微笑说道。

“如果你爸妈不介意的话。我确信爷爷希望你来，我……我也希望你来。”阿里略带尴尬地说道。

妮达进去询问她的父母，阿里等在门口。几分钟之后，妮达面带笑容地出来了，她父母同意她和他们一起去。

第二天清早，还没等妈妈轻轻推醒她，叫她去作晨祷——只要可能，一家人就会一起做晨祷——妮达就已经睁开了眼睛，倾听着清晨街道上的喧闹声。她躺在床上，想知道那是外面的喧闹声——那全新的一天所带来的兴奋，还是那轻轻将她唤醒的梦。

她不认为那是喧闹声，它们每天清晨都出现。不，那大概是一种期待，对于将要与阿里及其祖父共度一天的期待。因为，她昨晚所做的梦之前已经出现过两次。只不过它以前从未将她唤醒过。

昨晚这个梦和前两次的梦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却很相似：她在一条船上，或者，那只是一个看起来像条船的物体。她在船上，而船离陆地很近，因此，她能够看清面前这座城市里的

建筑。这城市看起来很像阿卡，只可惜她即将离开它，她正在慢慢地出海。虽然即将离开，她却并没有感到恐惧或悲伤，因为她能够感觉到有人站在她的身旁。

前两次梦到船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在船上。所以，她感到有点孤独，有点恐惧。或者，即使有人在那里，她也没有意识到。但是这次，她感觉到了有人在场，有另一个人站在她的身边。于是，所有孤寂与恐惧都消失了。

“妮达，你醒了吗？”妈妈一边轻轻敲着女儿的房门，一边轻声地说道，“该祈祷了。”

“好的，妈妈。我马上穿衣服。”妮达说道。她迅速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把头发梳得光滑亮泽，对着老木箱上的小镜子照了照。除了床，那只老木箱是她的小屋中唯一的一件家具。她想知道，她是否应该把自己的梦告诉给父母。有时，她很想与人分享它。但她最终决定不那样做，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一家人聚集在客厅进行晨祷。之后，妮达喝了些茶，吃了点早餐。不一会儿，传来了敲门声，阿里和他的祖父来了。妮达的父母与穆阿耶德简要谈论了关于阿博都-巴哈游历美国的最新消息。然后，穆阿耶德、阿里和妮达走上了清晨的阿卡街道，开始了他们的探险。

旧城区呈蜂巢状的狭窄过道被两旁的建筑物遮住了阳光，所以，过道上依然很凉爽。那是一个非常惬意的早晨，多雾而宁静。他们朝位于城镇西部边界的监狱走去，与车夫以及其他正准备开始工作的人互致亲切问候。

他们到达了曾监禁巴哈欧拉的古老城堡以西几百码远的城墙，发现了一个舒适而僻静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干扰地交谈，不必为他们所说的话担心。尽管在过去的数年间，巴哈伊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他们仍然不得不谨慎行事。因为阿卡依然受穆斯林统治。

他们东望监狱，倾听着海浪拍打岩石与海堤的声音，朝阳的光芒从监狱的顶端射出，仿佛那光是从监狱本身倾泻而出。

“看到了吗？世界之光是如何从那座古老建筑而来的吗？”穆阿耶德微微一笑，对阿里说道，“你知道，没有必要为阿卡这监狱之城而感到羞愧，因为太阳本身就住在这里。”

“阿里说过他为阿卡而感到羞愧吗？”妮达问道。她不知道穆阿耶德与阿里前一天所进行的交谈。

“不完全是，”穆阿耶德说道，“巴哈伊到达这里时受到了极端恶劣的待遇，而巴哈欧拉称阿卡为‘至大监狱’，阿里因此而深受困扰。巴哈欧拉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之内所度过的岁月确实非常艰难，但是，在那段时间里也发生了一些奇妙而有趣的事情。”

“您能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情吗？”阿里问道。

“把每一件事都告诉我们吧。”妮达说道。

“很好，嗯，我会试着把巴哈欧拉和祂的同伴居住在这里时，曾发生的所有事情，无论好事坏事，都给你们讲讲。因为它们都很重要，对不对？总有一天，这个小镇会因巴哈欧拉曾在此度过祂宝贵生命中的整整九年时光而举世闻名。

“巴哈欧拉住在阿卡期间的快乐时光尚未到来。正如我昨天所告诉阿里的，最初时期充满了痛苦与不幸、疾病与悲伤。你们两个都不曾做过囚犯，所以你们无法了解失去自由、被监视、不被人当人看是怎样的感受。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能做些什么。今天上午，至少一段时间内，我要让你们成为我的囚犯。”

“什么？”阿里说道。

“太棒了！”妮达说道。

“您的意思是说，您想要我们假装自己正和巴哈欧拉一起被关在这座监狱中？”阿里问道。

“是的。那是能让你们记住我所说的东西的最好方法——设想你们正与其他巴哈伊同住在这座监狱中。现在，记住！镇民们都把你们看作是正在试图摧毁伊斯兰信仰的邪恶的外国人。他们一点也不尊重你们，同样也不信任你们。还要记住，你们已经是第四次被迫迁往离家更远的地方而居。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语言这里的大多数人都不懂，你们所信仰的上帝的显示者正受到此地官员们的憎恨，并被他们设法置于死地。

“你们被迫挤在一艘不舒适的船上，经过了一段难以忍受的痛苦航程，然后，你们又被带进一个又臭又冷的石制监狱。你们被押送着穿过泥泞深及脚踝的监狱庭院，与其他七十个人一起被关在一个大房间里。没有阳光，没有隐私，没有淡水和食物。一两天之内，几乎每个人都病倒了。

“没有医生，卫兵不在乎你们是死是活。即使你们置身烈日之下，也没有人给你们食物和水。当你们终于能够喝点东西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庭院水池中存积的微咸、难喝的水。

“好了，我的小囚犯们，”穆阿耶德说道，“告诉我，你们觉得你们愿意在这样一个地方待多久？”

阿里和妮达对视了一下。

“让我待上几天都会很难。”妮达最终说道。

“是的，”阿里说道，“她说得对。”

“即使你们是在上帝的显示者的尊前？”穆阿耶德问道。

“我说不准。我的意思是说，在显圣者身边，能够和他交谈，问祂问题倒是很美妙。但是，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又累又病又害怕，那么，即使拥有那种美妙，我也不确定我能有多快乐。”阿里说道。

“现在，你们能够理解当年那些巴哈伊的感受了吧。他们在你们眼前这座监狱中待了不止几天，他们身处其中两年两个月零五天。”

“然后他们被释放了？”妮达问道。

“没有，”穆阿耶德说道，“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仍然是囚犯。但是，他们被迫挤在那座古老建筑中群居的日子就此结束。”

“他们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出狱吗？”妮达问道。

“不，他们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并不总是痛苦难过。虽然巴哈伊不得不身处狱中，但至少他们能够和敬爱的巴哈欧拉以及其他鼓舞人心的人——如巴哈欧拉忠实的儿子，二十岁的迈赫迪和二十四岁的阿博都-巴哈——共同面对严酷的考验。迈赫迪在许多方面帮助过他的父亲，而阿博都-巴哈此时已成为这群囚犯公认的发言人。

“事实上，从此时起，阿博都-巴哈主动肩负起了责任，帮助父亲处理与当地官员的关系，以及与外界相关的一切事务。这样，阿博都-巴哈得以协助巴哈欧拉，使其免受阻碍与烦扰，一心从事祂的重要工作，为人类启示上帝之教义。”

“所以，并非一切都很糟糕。”阿里说道。

“他们因为自己所承受的苦难而得到了回报——我们那样说吧。”穆阿耶德说道，“我确信，情况一直让人很不舒服。但是我猜想，巴哈伊宁愿与巴哈欧拉同处狱中，也不愿身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没有祂的地方。记住，毕竟他们中的许多人作出的正是这个选择。或许，当他们透过监狱栏杆远远看到朝圣者朋友们的面孔时，他们也感到了些许欣慰。朝圣者们牺牲了那么多，跋山涉水只为有机会一睹这些囚犯每天都能见到的显圣者。

“这其中尤为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朝圣者不仅仅是巴哈伊那坚定的信仰及无畏的虔诚之标志。他们的虔诚也证明了巴哈欧拉在阿德里安堡对波斯大使所说的话——无论他们将巴哈欧拉置身何处，无论他们杀害多少信徒，上帝的圣道都会生生不息、欣欣向荣。”

“在那一整段时间内，他们都未曾获准到监狱外面去吗？”妮达问道。

“一段时间过后，他们获准可以偶尔去公共浴室，”穆阿耶德说道，“即使在那时，他们也仍然受到卫兵的严密监视。但仿佛这一切都还不够似的。第二年年底，一件令巴哈欧拉此世最为悲伤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晚上，至纯圣枝——巴哈欧拉年轻的儿子米尔扎·迈赫迪——爬上了监狱的屋顶，他有时会在那里念诵祈祷文。他习惯性地一边祈祷一边踱来踱去。突然，他的双脚在屋顶的天窗附近打了个滑。‘轰隆’一声，他从天窗跌落到下面地板上的一个木箱上。神圣之家的成员冲到他的身边，发现他还活着，但是受到了致命伤——木箱碎裂后，一块碎木片刺入了他的肋骨。

“正如你们所能想象到的，看到年轻的迈赫迪濒临死亡，爱子至深的巴哈欧拉悲痛欲绝。那名垂死的年轻人开口对他敬爱的父亲说话，他请求巴哈欧拉接受他的生命作为对其他巴哈伊——那些不能够像他一样身处巴哈欧拉尊前的巴哈伊——的救赎。两小时之后，米尔扎·迈赫迪与世长辞。”

“我不明白，”阿里说道，“米尔扎·迈赫迪说的是什么意思？”

“迈赫迪的意思是，希望上帝会接受他生命的献祭，作为对此的报偿，上帝能给其他巴哈伊一个再次拜访巴哈欧拉的机会——正如在巴哈欧拉被监禁前，信徒们在巴格达和阿德里安堡所做的一样。

穆阿耶德继续说道，“巴哈欧拉向迈赫迪承诺，他的请求会被准许。你们知道，因为巴哈欧拉是上帝的显示者，祂有能力挽救迈赫迪的生命，迈赫迪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巴哈欧拉同意接受祂儿子放弃生命的请求，尽管巴哈欧拉如此不舍。在为纪念迈赫迪而启示的一篇特别的祈祷文中，巴哈欧拉说，失去这个宝贵

而心爱的儿子的陪伴，使祂无限痛苦。那篇祈祷文说：‘我的主啊，我已献上祢所给予我的，这样祢的仆人就能觉醒起来，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就能团结起来。’

“这件事发生在1870年6月23日。他的遗体随后被清洗、备葬。巴哈伊获准将他抬到了城外的一个地方，你们都已经随父母拜访过那里好几次了。”

“他们就是在那时获准出狱的吗？”妮达问道。

“不是，”穆阿耶德说道，“他们不是永远地离开那里。获准出狱是在几个月之后，确切地说，是在大约四个月之后。但是，不要误以为他们那时就被释放了。你们知道，土耳其军队需要将那座建筑用作他们的兵营，所以他们不得不将巴哈伊囚犯转移到别处。

“但是，他们仍然是囚犯，仍然被关押在狭窄的处所里。许多人不得不同住一个房间。他们先是在马利克的房子里住了三个月，接着，在对面哈瓦姆的住宅小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拉比耶的房子住了四个月，最终——”

“去了阿布德的住宅！”阿里沿着大街的方向，指着三个人都很容易看到一座二层建筑，说道。

“是的，阿里，阿布德的住宅。他们在那里住了六年之久。当然，那座小建筑并不能容纳七十人，所以，大多数巴哈伊被安置在其他住宅或阿瓦米德的大旅馆中。但是，我们今天上午要聊的是阿布德的住宅。因为，对巴哈欧拉的一生以及神圣之家而言，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就发生在那里。”

穆阿耶德停了下来，领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沿着大街朝阿布德的住宅走去。在他们的右侧是海堤与大海。途中，他们经过了阿博都-巴哈后来的居所——在巴哈欧拉搬到城外之后与移居海法之前的那段时间里，阿博都-巴哈就住在这里。不久，他们就来到了阿布德住宅前，拱形入口及门廊位于住宅的二层。

当他们注视着那座住宅时，妮达说：“能够走出房间到门廊上看海，那感觉一定很好。”

“哦，他们起初不被允许住在那层楼的前面部分，”穆阿耶德说道，“他们只能住在后面的部分——东面。前后两部分被一堵墙隔开，前面由主人阿布德居住。唉，恐怕这个住处比兵营好不了多少——十三个男女不得不住在一个房间里，而巴哈欧拉则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

穆阿耶德说着指向二层的窗户——巴哈欧拉房间的窗户，并领着阿里和妮达朝房子的侧面走去。然后，穆阿耶德走上前敲了敲这房子的侧门。看管人打开了门，看到是穆阿耶德，他立刻笑了。穆阿耶德再次施展魔法，为阿里和妮达安排了一次房子内部的参观。

穆阿耶德的声音此时轻了下来。在看管人的陪同下，三人走进了一个小庭院。他们爬上台阶，到达了顶层。透过住宅中间的一片空地看过去，蔚蓝的天空显得格外辉煌壮丽。穆阿耶德安静地领着他们参观房子——那堵最初将房子隔为前后两部分的墙、房子后部巴哈欧拉曾居住的小房间，以及祂后来所居住的前面的房间。

他们没有逗留很久。穆阿耶德劝孩子们最后四处看看，然后他谢过了看管人，领着孩子们走下台阶，出了住宅。

他们穿过街道去了海堤。在那里，他们可以看到阿布德的住宅，并继续谈论它。

“嗯，既然你们已经参观了巴哈欧拉和祂家人的住处，你们有什么感想？我确信，住在那里要比住在监狱兵营好一些。但是记住，他们仍然在软禁中，仍然是囚犯。他们起初只能住在房子的后面，所以他们不能观海，也不能随意离开住宅。”

“镇上的人仍然憎恨他们吗？”阿里问道。

“他们没有理由不憎恨他们，”穆阿耶德说道，“直到后

来，阿博都-巴哈可以开始自由结交朋友，将仁爱施予祂所遇见的每个人，人们才不再憎恨他们。之后，阿卡的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巴哈伊不是罪犯，也并非不敬上帝的无信仰者，他们是自尊而有礼的人，应该受到欢迎与钦佩，而非鄙视和畏惧。

“是的，情况逐渐缓和。卫兵们不再那么严格。后来，住宅周围完全没有了卫兵。看来，巴哈伊通过向他人表达爱与尊重，再次赢得了平民以及城镇官员的心。

“但是，正当这一变化开始产生影响的时候，另一场悲剧降临到了。然而这次，罪魁祸首却并非出自巴哈伊社团之外。”

“不是伊斯法罕的赛义德·穆罕默德或苏丹吗？”阿卡问道。

“不是，问题出自巴哈伊本身。你们还记得那两名年轻的巴比信徒吗？他们认为能够通过杀死沙阿来帮助其他信徒。嗯，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了阿卡。阿里，记得我昨天告诉过你的吗？政府官员将伊斯法罕的赛义德·穆罕默德和阿迦·詹·比格安置在城门旁边的一个住处。在那里，他们可以为政府指认出任何试图进城的巴哈伊。嗯，巴哈欧拉知道，信徒们是多么憎恶这些宿敌的存在，祂还知道，几名巴哈伊想要杀死这些告密者。事实上，巴哈欧拉屡次告诫这些信徒，不要违背祂的律法，诉诸暴力。祂甚至命令一名难以捺住性子的阿拉伯裔巴哈伊回到贝鲁特，以免他引起与镇上的人的摩擦。巴哈欧拉知道，维持与阿卡人民的和谐对巴哈伊社团而言是何等重要。

“但尽管有这些明确的警告，一些巴哈伊仍然一意孤行。他们中的七个人共同谋划，希望彻底除掉巴哈伊社团中的阿扎尔分子。在没有将计划告诉其他巴哈伊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在这些告密者靠近城门的住宅中袭击他们。一天傍晚，他们闯入那座寓所，杀死了赛义德·穆罕默德、阿迦·詹·比格，以及另一名阿扎尔分子。

“当事情暴露时，整个阿卡陷入了骚乱，城镇官员立即派兵包围了阿布德住宅。阿卡的居民突然怀疑，巴哈伊可能也要试图杀死他们。甚至连住在前面房子里的阿布德也变得异常惊恐，他加固了房子前后两部分之间的墙壁。

“当巴哈欧拉正在口授一封书简时，士兵们手持出鞘的刀剑进入了住宅，命令巴哈欧拉和他们一起去政府办公室。阿博都-巴哈被捕入狱。在那里，祂被戴上了手铐脚镣。其他二十五名巴哈伊也被监禁，戴上了镣铐。

“当晚，当局反复审问巴哈欧拉。祂告诉他们，对于这些举措失当的信徒的行为，祂并不负有责任。祂对一名官员说，‘难道你手下的一个士兵作奸犯科，你也要为此负上责任，替他受罚吗？’

“官员们很快意识到，巴哈欧拉不对谋杀负责，他们让祂回到了阿布德住宅。但是，问题并未就此终结，那七名有罪之人被监禁了七年，其他人被关押了六个月。所有巴哈伊都受到了影响。镇上的人不再信任他们，甚至当巴哈伊孩子们走在街上时，都会遭到嘲笑和石块的攻击。最不幸的后果应该就是这样，巴哈伊如此费力赢得的良好声誉因此遭到了破坏，阿卡的居民担心他们所听到的关于巴哈伊的所有坏事都是实情。”

“这让我想起了巴格达时期的早期。”阿里说道。他想起了巴哈欧拉从山区归来时所看到的巴比信徒的状况。

“是的，”穆阿耶德说道，“情况很相似。只是此时的巴哈欧拉没有自由，也没有时间去尽力赢得阿卡人的心。祂的主要任务是启示那些会在未来千百年里指引人类的教义。因此，改变巴哈伊社团在阿卡居民间的声誉，这一重担就落到了阿博都-巴哈的身上。

“每天，阿博都-巴哈都会与市民交往，和他们亲切交谈，尽力帮助他们。自然，不是每个人都对祂的努力作出回应，但是

大多数居民都为祂的智慧与文雅所折服，无论他们起初态度如何。

“与此同时，巴哈欧拉每天忙于口授更多书简给世界各地的统治者，并启示那些在各方面指导巴哈伊社团生活的其他著作。在繁忙之余，巴哈欧拉还为祂心爱的儿子筹划了一件特别的事情。”

“是什么？”妮达问道。

“一桩婚姻！”穆阿耶德说道，“你们知道，智慧的巴哈欧拉知道一位名叫穆尼丽·哈努姆的年轻波斯女子。祂知道她会是阿博都-巴哈最理想的妻子。但是巴哈欧拉也知道，要把这名年轻的巴哈伊女子带到阿卡将会十分困难，因为巴哈伊所到之处无不受到非常严密的监视。于是，巴哈欧拉派遣可靠的信使谢赫·萨勒曼去了穆尼丽·哈努姆所居住的伊斯法罕。然后，谢赫·萨勒曼假借朝圣之名与穆尼丽·哈努姆及其兄弟一起去了麦加，参拜了穆斯林圣殿。但是，他们在那之后没有返回波斯，而是前往了吉达镇，并从那里去了亚历山大港。他们在亚历山大等待着，直到他们觉得可以安全离开，才从亚历山大港启航到了阿卡。

“巴哈欧拉捎信给谢赫·萨勒曼，让他在船上等候，直到有人来接他们。所以，其他旅客都下船后，他们仍然留在了船上。很快，天就暗了下来。此时，他们变得十分焦虑。终于，巴哈欧拉的弟弟米尔扎·穆萨和一位阿卡城民出现了。那位城民告诉官员们，他在等待船上的一些朋友。”

“但是，如果阿卡的居民都如此害怕巴哈伊，谁胆敢那样帮助他们呢？”妮达问道。

“阿布德，”穆阿耶德笑着说道，“就是他，曾经特别害怕巴哈伊，还加固了他们之间的隔墙。而阿博都-巴哈在短时间内便融化了他的心。阿布德非常愿意通过帮助这名年轻女子来回报阿博都-巴哈。因为他知道，她来此是为了与阿博都-巴哈成婚。

事实上，穆尼丽在阿布德家暂住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她和她的兄弟又去米尔扎·穆萨的家中住了几个月。

“有时，她碰巧会看到阿博都-巴哈在海湾里游泳。她很快就爱慕上了这个年轻人，一个二十八岁的强壮而优雅的游泳者。午后，她会经常和米尔扎·穆萨的妻子一起去阿布德家拜访巴哈欧拉。

“嗯，你们应该知道，在此之前，许多父母都主动代他们漂亮的女儿向阿博都-巴哈求婚，但是阿博都-巴哈拒绝了所有女孩。而当祂遇见穆尼丽并且开始了解她时，祂知道这就是祂想要娶的女人。所以，你们看到了，尽管巴哈欧拉本人知道这名漂亮的年轻女子会是阿博都-巴哈最理想的妻子，但是祂仍然把决定权留给了两个年轻人。”穆阿耶德停了下来，看着两个聚精会神的孩子，他禁不住笑了。他在内心深处感觉到，如果这些孩子是未来的巴哈伊，那么巴哈伊信仰必将得到很好的发展。

“那么，他们结婚了吗？”阿里按捺不住地问道。

“我必须得说，是的，他们结婚了！”穆阿耶德开怀大笑道，“但不是马上，因为有一个小问题。”

“别再有问题了。”阿里说道。

“他们无处可住，”穆阿耶德说道，“全家人挤在阿布德家的几个小房间里，没有空余房间可以让阿博都-巴哈和穆尼丽·哈努姆当作新房，所以婚礼延期了。但是，和其他人一样爱戴阿博都-巴哈的阿布德眼见婚礼迟迟没有举行，就去见了巴哈欧拉，并问道：‘婚礼为什么延期了？’当巴哈欧拉将房子不够的问题告诉他时，他对巴哈欧拉微笑着说道：‘我可以安排一下房子。我祈求祢，请让我有幸为教长和祂的新娘准备一个地方。’

“阿布德立刻在那堵将房子隔为两部分的墙上开了一扇门，在自己所住的那部分装修、布置出了一个房间供他们使用。

“第二天，巴哈欧拉让祂心爱的女儿巴希叶·哈努姆帮新娘

作好准备。她和巴哈欧拉的妻子纳瓦布已经为年轻的新娘做了一件精致的白色礼服。然后，一些宾客相聚在一起为此庆祝。阿博都-巴哈和穆尼丽于1873年3月8日完婚。

“没有盛宴，没有精心设计的仪式，没有装饰品。巴哈欧拉念诵了几段祈祷文。然后，祂告诉穆尼丽，收到巴哈欧拉所能给予她的最好礼物——祂的至大圣枝阿博都-巴哈，她是何等地幸运。”

“作为礼物来说，那可真是足够好了！”妮达满腔热情地说道。

“是的，”穆阿耶德附和道，“我也这样认为。”

“那么说，情况终于好转了？”阿里用充满希望的语气问道。

“好多了。”穆阿耶德轻轻拍了拍阿里的肩膀，回答道，“事实上，不久之后，就在同一年，巴哈欧拉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发生了，这同样是巴哈伊社团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你们能猜出是什么吗？我给你们一个提示，是巴哈欧拉所做的一件事，祂就在那座为巴哈伊所熟知的住宅后面，我们看到过的那个木质小房间里完成的。”

“我想一定是巴哈欧拉所写的什么东西。”阿里说的。

“是《亚格达斯经》吗？”妮达说道。

“正是！”穆阿耶德说道，“巴哈欧拉告知巴哈伊社团，祂已经启示了祂的《至圣经》。是的，就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房间里，巴哈欧拉写下了一部确立律法及全球制度的著作。这些律法及制度将会指引人类，直到下一位显圣者出现。事实上，在这项工作中，祂为一个将会恒久统御世界的体系建立了基础。但是，除了关于律法和制度的陈述之外，《至圣经》中还有别的内容。”

“圣约！”阿里说道。他想起了自己在巴哈伊课上所学到的

东西。

“是的。巴哈欧拉阐述了在祂逝世之后，人们应该如何组织巴哈伊信仰，还阐述了世界人民及统治者应该如何从祂的启示之中寻求指引。祂特别说明，他们应该向阿博都-巴哈寻求帮助。”

“我妈妈把那部分从阿拉伯语翻译了过来，并且帮助我把它熟记了下来，”妮达说着就背诵道，“若我亲临之洋退潮，我启示之书封笔，你们须转向祂，祂乃是上帝所属意者，是发自本亘古圣根之分枝。”

“所以，你们看，就在我们眼前这座简朴的房子里，世界上大多数强大的统治者不屑逗留一晚的住所里，这个世界的全部命运得以确立。”

这个想法让阿里高兴万分。他此时才第一次清楚地明白了，为什么谈论过去、谈论历史让他如此兴奋。他也明白了，为什么拜访巴哈欧拉曾经居住、工作，并打动忠信者之心的这些地方会让他激动。他意识到，这些故事、这些地方将他与他自己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因为这不是一个古老民族或某个遥远地方的历史，这是与他个人有关的历史。对此了解得越多，他就越能感受到这历史与自我意识——自己是谁、自己将会成为什么人——的一种至关重要的联系。

妮达深有同感，她说道：“我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将会知道这条街道，他们将会远行千万里前来拜访这座小宅。”

三人都沉默地仔细端详了那座房子几分钟，直到阿里想要听接下来的故事。

“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那座住宅的，爷爷？”

“几年之后才离开，”穆阿耶德说道，“我想是在1877年的夏天。你们知道，随着时光的流逝，阿卡人民开始重新尊重巴哈

欧拉。在波斯以及其他地方，巴哈伊依然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但是在阿卡，阿博都-巴哈设法赢得了镇上的人的尊重，同样也赢得了地方长官以及其他官员的尊重。

“一天，阿博都-巴哈无意中听到父亲悲叹自己被监禁在阿卡，已经有九年未能观赏乡间的草木，不能在原野、溪流间远足。嗯，正如我所告诉你们的，阿博都-巴哈把祂的一生都献给了祂所崇拜的巴哈欧拉——既是父亲又是上帝先知的巴哈欧拉。因此，当祂听到巴哈欧拉表达此意之后，祂租下了城外美丽的里兹万花园，以及城市以北几英里处属于阿卜杜拉帕夏的马兹拉伊庄园。”

“我敢肯定，巴哈欧拉一定很高兴。”妮达说道。

“阿博都-巴哈没有告诉巴哈欧拉祂已经做了这件事——至少没有马上说。直到一切就绪，祂获得了卫兵的许可，确定他们将会获准离开阿卡城，祂才告诉巴哈欧拉。当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祂去见祂的挚爱者，告诉祂：‘马兹拉伊庄园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有一辆马车载您去那里。’”

“巴哈欧拉怎么说？”妮达微笑着问道。

“祂拒绝前往！”

“为什么？”阿里问道。

“祂对阿博都-巴哈说：‘我是一名囚犯。’当然，祂说得对，巴哈伊已被正式判处在狱中度过余生。巴哈欧拉不想违抗政府。后来，阿博都-巴哈再次请求祂，但是得到了相同的答复。

“于是，阿博都-巴哈想出了一个计划，祂去拜访了阿卡的穆夫提——十分爱戴巴哈欧拉的谢赫·阿里-米里。祂把难题告诉了这位博学之士，他们一起想出了一个计策。当晚，穆夫提去见巴哈欧拉。他跪倒在祂的面前，握住祂的双手亲吻。然后，他问道：‘为何您不出城？’巴哈欧拉回答说：‘我是一名囚犯。’然后，谢赫·阿里-米里说道：‘上帝禁止！谁有权力使您做囚

徒？是您把自己囚禁的，是您自己愿意被囚禁的，现在我恳求您离开这里到庄园去。它是美轮美奂和郁郁葱葱的。那里的树木非常可爱，桔子长得跟火球一样！’

“巴哈欧拉再次拒绝了。但是每当祂拒绝时，谢赫·阿里都只是紧握祂的双手，亲吻它们，重复他的请求。谢赫·阿里持续恳求了巴哈欧拉整整一个小时，直到巴哈欧拉最终同意。

“兴奋的谢赫匆匆走出房间，去告诉阿博都-巴哈这个消息。就在第二天，阿博都-巴哈乘坐四轮马车把敬爱的父亲送到了马兹拉伊庄园。这个宁静的住处为原野、树木与花草所环绕。巴哈欧拉将会在这个庇护所中度过接下来的两年时光。

“阿博都-巴哈乘坐那驾马车时所感受到的喜悦，又有谁能想象？九年来，当祂第一次陪着父亲穿过城门时，祂必定感到十分快乐！当巴哈欧拉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第一次感受到乡间田野的味道，明媚六月天里的鸟语声，那遍布于阿卡平原的美丽树木，感受到对祂来说如此珍贵的景象与声音时，坐在祂身边的阿博都-巴哈是何等满足！

“阿卡，这座至大监狱，不再是巴哈欧拉的家园，永远不再是。阿博都-巴哈继续生活在这里。祂在阿布德的房子住了三十余年。然后，在对街的阿卜杜拉帕夏的住宅住了十一年。”穆阿耶德指着离监狱更近的一座住宅。然后，他向右注视海湾对面的城市海法，说：“自从教长从阿卡搬去海法，不知不觉竟然已经过去了三年。”

穆阿耶德似乎一度陷入了沉思。然后，他微笑着慢慢地摇头：“很难相信，一切这么快就过去了。”与其说他是在对孩子们说话，不如说他是在自言自语。

妮达碰了碰他的手臂，递给了他一朵紫色的小野花。

“什么？哦，谢谢你，亲爱的妮达。非常漂亮。你在什么地方采的？在阿卡，哪里能找到这样一朵漂亮的小花呢？”

“就在这儿，”妮达指着石墙上的一道缝隙，说道，“它奋力在石块之间求得生长。”

“正如巴哈伊信仰！”阿里说道。

“的确，”穆阿耶德用手掌抚摸着古老海堤上的一块平滑的石头，说道，“从阿卡至大监狱的古老石块中‘……一朵圣花开始绽放。其他花朵与之相比，仅荆棘而已；美之真谛乃是祂的荣耀，在其光彩面前，其他花朵皆黯然失色，相形见绌。’”

第十四章 最后一个链环

在和穆阿耶德一起游览了阿卡之后的数周里，阿里开始改变。那种改变身边的寻常人一般不会注意到。而他的父母就此已经交流了好几次——当然，他们并没有对阿里表达，他们只是两个人彼此谈论。他们也会跟穆阿耶德交流，因为穆阿耶德也已经注意到了阿里的变化。

“他最近显得那么安静。”纳希德对侯赛因说。

“是的，”侯赛因回答说，“但是，他看上去相当快乐。我认为没什么事儿，你觉得呢？”

“我想你说得对，他看上去似乎很满足。但是，他那么安静，总是在琢磨书里的东西，或者发呆，仿佛他是在另一个世界。”

“你想要问问他有什么心事，对不对？”侯赛因说道。

“当然了，”然后她很快地补充道，“或许，他现在需要隐私。他可能甚至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些。”

时间已经不早，而侯赛因一边伸手去拿一杯茶，一边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或许我们应该再等一等，当他准备好了，他会告诉我们的。”

几个星期过去了，阿里依旧在走路时沉默不语、心事重重，依旧在学习巴哈伊著作及历史。此后，大约在九月中旬的某天，这个几乎已经和妈妈一样高的男孩出人意料地走进客厅，他的父母正在专注于各自手头上的事。纳希德在制作尼卡布——一种仅能露出双眼的面纱，侯赛因正给他留在马什哈德的堂弟写信。没等父母抬头，生气勃勃的阿里便脱口而出：“一个链条！”

它像一个链条，就是这样！”

侯赛因被这突然的情感爆发吓了一跳，纳希德意外地转向阿里。当他们看到男孩脸上的快乐表情时，他们放松了。“是真的吗？”侯赛因说道，“我一直以为它更像一只灰鹅。”

“我认为更像一条鱼。”他的妈妈故作严肃地说道。

“什么？”那个困惑的男孩说道。

“阿里！”他的父亲问道，“什么像一个链条？”

“哦！”阿里意识到他们在开玩笑，回答道，“巴哈伊信仰。就是那样！或者，起码巴哈欧拉的经历像一个链条。来，我来证明给你们看！”

他将一大张卷轴似的纸放在桌面上，展开给他的父母看。纸上是一幅精心描绘的图画，画里是一个大链条。在每个链环中，阿里都用非常小的字体写出了对巴哈欧拉一生中每个事件的描述，及其发生的日期。第一个链环中列出的是在巴哈欧拉收到巴孛来信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在接下来的每个链环中，列出的都是巴哈欧拉一生中的另外某个时期——在苏莱曼尼亚山区的旅居、巴格达巴比社团的建设、君士坦丁堡之旅、阿德里安堡时期，以及巴哈欧拉最后在阿卡的生活（先在兵营监狱，然后在阿布德的住宅，最后在马兹拉伊）。

侯赛因和纳希德对阿里所完成的错综复杂的作品惊诧不已。“这是你自己做的？”纳希德问道。

“是的，”阿里微笑着说道，急于解释他的想法，“但是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每当链条似乎已经到头时，巴哈欧拉就会增加另一个链环。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让时光倒退，将所有显圣者联系起来，如巴哈欧拉与巴孛、巴孛与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与圣尊基督，等等。”

“将来也是这样。”纳希德说道。

“是啊！”阿里很高兴她理解了他的想法，他说道，“整件

事，上帝的整个计划，就像一个永无尽头的链条，将一切都连接在一起。”

“那么说，这就是你一直在花时间做的事情。”侯赛因有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然后，他抬头深情地看着阿里说：“你妈妈和我一直很想知道你最近的状况。”侯赛因和纳希德几个月来一直怀有的担忧瞬间消失了，侯赛因更加仔细地审视了那张图。事实上，就在当晚，纳希德、侯赛因和阿里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在审视那幅错综复杂的作品，讨论阿里所做的事情。

阿里的父母为他感到自豪，他们几次评述了那张图表，它那么清楚地围绕着巴哈欧拉的一生列出了那些错综复杂的事件。他们不住地称赞阿里做得多么仔细、精致。

“嗯，”阿里后来说道，“难道这不是一把钥匙吗？”

阿里的父母此时明白了阿里兴奋的真正原因——他梦中的钥匙。

“我的意思是说，难道我的图表不是了解巴哈欧拉一生的一把钥匙吗？”

侯赛因看了看纳希德。“是的，”他说道，“我认为它极有可能就是那钥匙！”他俯身再次审视那幅作品。然后，他像穆阿耶德深思某件事时那样抚摸着下巴：“当然……”

“什么？”阿里等不及地问道，“有问题吗？”

“只是……你可能在这个大链条中遗漏了重要的一环。”

阿里看着他的图表说：“是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可以把巴哈欧拉生命的尽头和阿博都-巴哈成为圣约之中心的时间联系起来。您是这个意思吗？”

“不完全是。在巴哈欧拉的一生中，实际上还有另一个时期，或许它足以单独成为另一个链环。”

阿里看着最后一个链环，他在其中描述了巴哈欧拉最终如何离开了阿卡城。“还有什么？”他问道，“巴哈欧拉离开了阿

卡，不再是一名囚犯。祂住在马兹拉伊和巴吉。”

“但是，巴哈欧拉是在哪一年离开阿卡的？”侯赛因在椅子上坐下，将茶杯放在他的大腿上，问道。

阿里快速地查阅了他的图表，找到了他用自己最好的笔迹工整整整写下的日期。“1877年。”他得意地说道。

“巴哈欧拉逝世于哪一年？”

阿里再次浏览图表，指着一个日期说道：“1892年。”

“中间隔了十五年，”侯赛因说道，“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尤其是在上帝的显示者的一生中，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真是这样，”阿里看着其他每一个链环所延续的年数，说道，“或许我应该再放入一个链环。”

“这样来看，”纳希德说道，“尽管在巴哈欧拉离开阿卡之后，祂的生命中可能没有更多的重大灾难，但是仍然发生了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在许多方面决定了未来走向的事。”

“你妈妈说得完全正确，阿里。那些年月可不是一段隐退或休息的时期，巴哈欧拉将那些时光全都用于写作。因为祂知道自己将会离去，无法陪伴这些巴哈伊，无法再回答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所以，祂要留下这些著作，好让巴哈伊为祂的离去作好准备。”

“我知道祂在巴吉写了许多著作，”阿里说道，“但是我不记得我听说过祂做了什么特别的事，也不记得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事发生在祂身上。至少祂没有被关进监狱，也没有出发去山区之类的事发生。”

“啊！但是祂的确去了山区。”侯赛因微笑着说道。

“祂去了？”

“当然。在那些岁月里，祂几次拜访了卡尔迈勒山。”

阿里笑了，他以为父亲是在开玩笑。“爸爸，那只是一座小山。而且，它离祂的住处只有大约十英里远。”

“或许吧。但是，它是所有的山中最重要的一座，不是吗？”侯赛因说道，“更重要的是，巴哈欧拉去那里并非只是为了进行一次愉快的郊游。当然，巴哈欧拉一生中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充满了象征意义及重要性，但是，他对卡尔迈勒山的拜访算得上是祂最重要的举动之一。”

“我不明白，”阿里说道，“什么样的‘举动’和‘象征’？”

“例如，在其中一次旅行中，巴哈欧拉告诉了阿博都-巴哈，巴孛陵殿应该被修建在那里。”纳希德说道。

“我明白了。”阿里说着，坐在了纳希德椅子的扶手上。此时，纳希德已经在椅子上重新开始了手头上的活计，继续缝制面纱。阿里接着说：“这样看来，巴哈欧拉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我还不了解的。”

“孩子，有些部分至今无人知晓，”侯赛因说道，“我们都只是试图去了解的无知学生。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开始我们生命的原因——开始学习。如果我们已经知晓了一切，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劳神、不用停留，而直接去阿卜哈天国了。”侯赛因的话让三人都笑了。他说：“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你还没有找到你的钥匙，孩子。”

阿里再次注视着那张他花费了长久时间所制作的图表。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图表是完整的，”他说道，“您二位能给我讲讲巴哈欧拉在巴吉的那些岁月吗？那样，我就可以把它们放到我的图表中，图表就完成啦！”

“有人能讲得更好。事实上，他已经答应了要帮这个忙。”

“是里兹万花园的园丁阿布-卡西姆吗？”阿里问道。

“是的，是阿布-卡西姆。在那些年间，他和巴哈欧拉在一起。”

“他的确能，”纳希德停下针线活，抬起头同意地说道，“他喜欢谈论巴哈欧拉，谈论在巴吉的那段岁月，尤其是巴哈欧拉的里兹万花园之旅。”

“但是，关于最后一环，有一个部分我想要亲自讲给你听。”

“卡尔迈勒山之旅？”阿里兴奋地问道。

“啊，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侯赛因问道。

“妈妈告诉我，您几天后要去卡尔迈勒山！那意味着我也能去吗？”

侯赛因对房间对面的纳希德微微一笑。“是的，我很高兴带你去。”侯赛因说道。

“那么，我什么时候能去巴吉？”阿里问道。

“后天，”侯赛因说道，“我会安排一辆马车清早来这儿接你，带你去见阿布-卡西姆，与他一起度过一天。”

阿里已经向父母展示了他所做的图表，他期盼着与阿布-卡西姆一起度过即将到来的一天，同样也期待与父亲一起去卡尔迈勒山——尽管这一切都让阿里感到很兴奋，但他当晚却睡得很好，在接下来的一晚也是这样。他做了几个梦，全都是好梦。在一个梦中，他看到一条巨大的金色锁链悬在空中，有点像他画的那个，只是更大。锁链的每个链环中都是一幅漂亮的图画。一个链环展示了开满美丽玫瑰的里兹万花园，另一个链环中是苏莱曼尼亚的山区。所有这些都清晰，即使是在梦中。他很高兴看到他的图表变得栩栩如生。然后，当看到最后一个链环时，他只看到一扇开着的门。在梦中，阿里打开了门，层层台阶呈现在他的面前。阿里拾阶而上，来到一个看似蜿蜒无尽的走廊，但还没来得及探究走廊通往何处，他就醒来了。

在另一个梦中，阿里正沿着阿卡旁边的海滩奔跑，跑得比马还快。他跑得那么快，那么轻松，双脚几乎不触及沙滩。突然，

他开始飞翔，刚刚伸出双臂便起飞了，如此轻而易举，令他惊异。他先是低空滑翔，横掠水面。然后，接近海法时，他向上朝卡尔迈勒山猛冲。恰到好处的推力将他送上了巴孛陵殿的屋顶，非常轻柔地降落在那里。

第二天早晨，阿里对他奇妙的梦境依然记忆犹新，他预感那将会是特别的一天。他比屋子里的其他人起得都早，并为自己准备了早餐，虽然他因为心情激动而吃得很少。然后，他耐心地坐在门前台阶上，等待马车出现在清晨的街道上。等了大约不到十五分钟，他便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马车的声音。

马车停了下来，而驾车的人不是阿布-卡西姆，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你一定就是阿里，”年轻人面带令人愉悦的笑容说道，“上车吧，我们出发！”

阿里蹦蹦跳跳地爬上了马车，那木座位并不太舒适。“我原以为阿布-卡西姆会来接我。”

“他今天早上有事，就派我来了。他稍后会与我们会合。我叫阿卜杜勒-穆罕默德。”

“很高兴见到您。您也在花园工作吗？”

“是的，我的父亲和阿布-卡西姆一起工作，我给父亲帮忙。几个月前，你和你爷爷参观花园时，我见到过你，但是你们一直在说话，没看到我。”

“您在那里工作多久了？”阿里问道。

“我从十六岁开始，就在那里工作。”年轻人看上去很自信。他握住缰绳，驾马车经过阿布德的住宅，沿着街道朝监狱驶去。“阿布-卡西姆告诉我先带你去马兹拉伊，随后，我们会在巴吉和他会合。”

当他们接近阿卜杜拉帕夏的住宅时，阿卜杜勒-穆罕默德减慢了车速。这房子的长长台阶越过一道拱门，通到住宅的上层。

“当然，你可能知道，虽然阿博都-巴哈安排巴哈欧拉住在马兹

拉伊，但祂本人却留在了阿卡。祂住在阿卜杜拉帕夏的房子里，直到祂移居到海湾对面的海法。”

“是的，”阿里说道，“我爷爷告诉过我。我爸爸说，来自西方的第一批巴哈伊朝圣者，在去巴吉参观巴哈欧拉陵殿之前，就住在那座住宅里。”

“你学了不少啊！”阿卜杜勒-穆罕默德说道，“没错。那也是阿博都-巴哈的外孙守基·拉巴尼出生的地方。”

“我见过他，”阿里说道，“他不是和阿博都-巴哈一起去进行漫长的跨海之旅了吗？”

“他本应该去的，”阿卜杜勒-穆罕默德说道，“但是，我听说意大利当局不让他去。他们说他病了，不得不回去。他现在待在往这以北的贝鲁特，在那儿的大学学习。”

阿卜杜勒-穆罕默德挥动缰绳，催马加快步伐，边走边回头同阿里讲话：“那座房子里一定有许多回忆。我时常希望房子们能和我谈谈，告诉我发生在它们里面的一切。有时候，我认为它们的确那样做了。”

“是的，”阿里说道，“我完全理解您的意思。”听到一个刚遇到的人和自己有相同的感受，阿里笑了。

“当我在花园的凉亭独处，身边没有其他任何人的时候，”阿卜杜勒-穆罕默德说道，“我常感觉自己听到了远处的低声交谈。但是，那通常是微弱的喷泉声。”

他看了看车上正聚精会神听他说话的年轻人，说道：“你知道吗？阿博都-巴哈曾将巴孛的遗骸藏在我们刚刚经过的那座房子里。直到三年前，祂才得以将它转移到卡尔迈勒山上，安放在巴孛陵殿的墓穴中。事实上，我记得那个月份——那是1909年的诺鲁孜节。”

“我不知道这件事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这么近！”阿里说道。然后，他想起了自己将要去拜访巴孛陵殿。“我爸爸和我几

天后要去拜访卡尔迈勒山。”阿里说。

“是吗？你以前没去过那里吗？”

“去过一次，但是我记不得多少了。我那天感觉不舒服，爸爸和爷爷步行上山去拜访巴孛陵殿时，我不得和妈妈在阴凉处休息。”

“嗯，既然你正在研究这些圣地的意义，那么，这次旅行对你来说就会更重要。”

“是的，”阿里思考着他的图表，说道，“是这样。”

马车沿着通向北方的大路颠簸而行，晨曦变得更加明亮。过了一会儿，阿里看到了那古老的石砌水渠。过去，人们常常用它从乡间溪流引水至阿卡。他记得妈妈告诉过他，阿卡的地方长官艾哈迈德·比格·陶菲克根据巴哈欧拉的建议，修复了那座古老的建筑。这样，阿卡多年来才第一次有了清水。

走了大约四英里后，马车向右转弯。几分钟后，他们到达了那座二层住宅，巴哈欧拉从阿卡被释放之后，在那里住了两年。那是一座简朴的乡村小楼，旁边有几棵高大的柏树。北面可以看到黎巴嫩山脉。小楼的后面是一座多彩的平原，它向东朝延伸至一个德鲁兹派的村庄。

阿里和阿卜杜勒-穆罕默德绕着小楼的庭院走了一会儿，然后，他们从一扇后门进入其中。阿卜杜勒-穆罕默德把阿里领进房子。他们走近楼梯的底部，楼梯向上通往巴哈欧拉房间所在的二层。他们走上台阶，在顶部左转，进入了一个小走廊。

“那就是巴哈欧拉的房间。”阿卜杜勒-穆罕默德说道。然后，他和阿里脱掉鞋子，以示尊敬。他们穿过门口，进入了一个非常小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简单的床和其他几件家具。他们在床边的地毯上跪了下来，阿卜杜勒-穆罕默德开始吟诵祷文。

阿里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祈祷词上，但是，他很快便不自觉地想象起了阿卜杜勒-穆罕默德所描述的声音。想象巴哈欧拉在

这个房间里讲话的声音，这让阿里很是陶醉。他想知道，巴哈欧拉的声音听起来是像他父亲的声音那样圆润悦耳，还是像他祖父的声音那样低沉而粗砺。阿卜杜勒-穆罕默德拥有一副打动人心的嗓音，听上去冷静而有力。当他吟诵时，阿里闭着眼睛，想象巴哈欧拉此时此刻就在房间里。

他们在房子里待了大约二十分钟。在此期间，阿卜杜勒-穆罕默德为阿里讲了巴哈欧拉在马兹拉伊的生活状况。然后，他们又在外边转了一会儿。阿卜杜勒-穆罕默德向阿里描述在历经了多年的牢狱生活，又被囚身于阿卡城内的小房子中多年后，巴哈欧拉是多么喜爱这个宁静的乡村住所。当阿卜杜勒-穆罕默德谈到巴哈欧拉离开阿卡的时候，阿里再次想起他自己在梦中骑马逃离的情形。

阿里采了几枝野花，准备带回去给他的父母。之后，阿卜杜勒-穆罕默德提议返回大路，继续向巴吉前进。阿里爬上车，他们的车开始发出辘辘声，沿着乡间小路匀速前行。起初，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他们欣赏着宜人的风景，享受着芬芳的空气，倾听着那连续的车轮声也无法盖住的欢快鸟鸣。

几分钟后，阿里说道：“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巴哈欧拉在巴吉的房间，那岂不是很妙？”

“我确信，有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巴哈伊都将能够进入那房间。但是，只有上帝知道那将会是在什么时候。眼下，它落在圣约破坏者的手中。”

阿卜杜勒-穆罕默德和阿里谈到了阿博都-巴哈同父异母的弟弟穆罕默德-阿里。在巴哈欧拉逝世之后，穆罕默德-阿里要求得到巴哈欧拉已经明确授予阿博都-巴哈的地位。

“我不明白，”阿里说道，“怎么可能有人，尤其是像穆罕默德-阿里那样的人要反对阿博都-巴哈呢？他明知道巴哈欧拉已在祂的圣约中说明了此事，他怎么还能违抗巴哈欧拉的话呢？”

阿卜杜勒-穆罕默德笑了：“你忘了吗？米尔扎·叶海亚也是巴哈欧拉的亲兄弟，然而他却反叛了，他所做的事情比试图巧取一座大宅或自称为圣约之中心要糟糕得多。”

“那倒是真的。”阿里面带困惑不解的神情摇摇头。

“我想，有些人希望能够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阿里。有时候，这种野心，这种想要感觉自己优于他人的欲望，可能会比忠诚、灵性，乃至快乐的渴望变得更为强烈。我想，那就是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遵循巴哈欧拉的教义的原因。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可能在什么时候会被这样的欲望所传染。”对阿里来说，将一种邪恶的行为描述为某种具有传染性的东西，这听起来感觉很奇怪。

“听你的意思好像是说，做一个圣约破坏者是得了一种疾病。那些圣约破坏者纯粹就是坏人吗？”

“没有人天性邪恶，阿里。我们都可能因受到诱惑而做错事。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需要选择。可能是对权力或成功的渴望，也有可能是其他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都在经受考验——这一点毋庸置疑。”

听到这个建议出自这样一个年轻人之口，阿里觉得很不可思议。“别担心，”阿卜杜勒-穆罕默德改变话题，说道，“阿布-卡西姆会非常详细地为你描述巴吉的房间，你会感觉仿佛你已经亲自参观过它们。你知道，他在那里拜访过巴哈欧拉。他可以告诉我们足够多的信息，让我们不会因为没能亲眼看到那个房间而损失太多。”

“我想，我应该为自己能够拜访巴哈欧拉陵殿而心存感激，而不是为我所不能看到的而烦恼。”阿里说道。

“完全正确。”阿卜杜勒-穆罕默德说。谈论起参观巴吉宅邸，听阿布-卡西姆的故事，他们都笑了。

不久，他们便可以看到远处那座大宅的红瓦屋顶。大宅被其

他小型建筑及高大漂亮的松树所环绕。那个地方总是让阿里感到惊奇——随着阿里年龄的增长，那座大宅似乎变得越来越大，而阿卡周围的其他建筑则似乎变得越来越小。

马车接近自里兹万花园延伸而来的小路，他们看到阿布-卡西姆正朝他们走来。他刚从花园过来，他从日出开始便一直在那里工作。看到阿里和阿卜杜勒-穆罕默德，他微笑着举起双臂，以示欢迎。

等阿卜杜勒-穆罕默德把马拴好之后，他们三人朝巴吉和巴哈欧拉陵殿走去。“对了，”阿布-卡西姆说道，“花园让我给你捎个信儿。”老人神秘地把手伸到背后，给了阿里一朵玫瑰，那是阿里所见过的最漂亮的花朵。花朵中央泛着微微的金色，白色的花瓣沁出一股怡人的甜香。“这是巴哈欧拉最喜欢的一种花。”

“谢谢您，先生。”阿里说道。他手持花茎，将浓艳、盛开的花朵凑到鼻子前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是一种极为美妙的香味，同巴哈欧拉陵殿内部所散发出的香气一样。在陵殿内，每天都会有看守者在那里放置新鲜的玫瑰花瓣。

“许多来自遥远国度的旅行者们都曾走过这条小路。当我们沿这条小路而行时，”阿布-卡西姆说道，“你们必须努力想象若干年来的所有朝圣者和所有曾经踏过这条小路脚步，想象他们为来到这里而作出的所有牺牲，想象当他们到达时所得到的全部的爱。更重要的是，年轻人，你们可以思量一下，当朝圣者离开这里之后，他们在世界各地传扬圣道的英雄事迹。”

阿布-卡西姆停了下来，指向大宅的上层，说道：“你们看到远处角落里的那些窗户了吗？朝圣者就是在那个房间里与巴哈欧拉会面。在巴哈欧拉生命中的最后十二年里，他就住在那个房间。”阿布-卡西姆确保阿里知道他所指的是哪个房间后，他们才继续前行。“房间很大，”他继续说道，“巴哈欧拉住在那里

的时候，房间里有一排靠墙的长沙发椅，还铺着漂亮的地毯。”

“但是，巴哈欧拉怎么能买得起这样一个地方呢？”阿里问道。

“一个名叫乌迪·哈马尔的有钱人在大约1870年的时候建造了这座大宅。当时，巴哈欧拉仍在狱中。后来，当巴哈欧拉在马兹拉伊的时候，一场瘟疫传到了这个地区。乌迪·哈马尔决定带他的家人搬到别处，因此，阿博都-巴哈得以用相对低廉的价格租下了这座大宅。

“那是在1879年，巴哈欧拉搬到马兹拉伊两年之后。当然，阿博都-巴哈、穆尼丽·哈努姆和他们年幼的孩子，连同纳瓦布和巴希叶·哈努姆，都留在了阿卡。”

“巴哈欧拉让他们留在阿卡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得他们遭受和祂同住在这座大宅中的圣约破坏者的侵害，是真的吗？”阿里问道。

“穆阿耶德说得对，”阿布-卡西姆将手放在阿里的肩上，莞尔一笑，说道，“难怪你出生在问月。哦，我想巴哈欧拉让祂最珍爱的人留在阿卡，而祂自己却住在这里，是有很多原因的。毫无疑问，你所说的可能是一个原因。无疑，巴哈欧拉不信任那些和祂一起住在这座大宅中的人。事实上，为巴哈欧拉准备食物的人保管着贮藏室的钥匙，以防同住在这座大宅的人有机会毒害祂。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现在不能进入这座大宅的原因就在于，巴哈欧拉死后，穆罕默德-阿里等家庭成员成了圣约破坏者。他们接管了大宅。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住在那里。他们不准巴哈伊，甚至是阿博都-巴哈进入其中。

“阿博都-巴哈、巴哈欧拉的妻子阿西叶·哈努姆，以及巴哈欧拉忠实的女儿巴希叶·哈努姆，他们留在阿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让巴哈欧拉享有清静，继续写作。你们知道，朝圣者来拜访巴哈欧拉时，会先与阿博都-巴哈及其家人待在阿卡，由阿博都-

巴哈来安排他们与巴哈欧拉的会面。然后，在合适的时机，他会陪同他们到巴吉。这样的安排也使得阿博都-巴哈能够照顾他亲爱的母亲，能够会见所有政府官员，还能为巴哈欧拉处理一切事务。”

“这么说，阿博都-巴哈就像是巴哈欧拉的业务总监？”阿里说道。他试着想要理解。

“是的，我想可以那样说。”

到达巴哈欧拉陵殿的时候，他们停止了交谈，脱掉鞋子，然后虔诚地进了内院。漂亮的玻璃窗环绕着屋顶。阿里一闻到房间里玫瑰花瓣的芳香就笑了，再次看了看他依然握在手中的花朵。

三人依次走到墓室的门槛前。几分钟的默祷与沉思之后，阿卜杜勒-穆罕默德吟诵了《朝圣书简》。然后，阿卜杜勒-穆罕默德和阿布-卡西姆起身，慢慢地走了出去。而阿里想要再待一会儿。

几分钟的沉默之后，他走到门槛前，跪了下来。他最后闻了一下那朵花，将它放在了门槛上。“哦，巴哈欧拉，”他轻声说道，“帮我找到那把钥匙，让我可以为祢的圣道服务吧。”

他就说了那么多，但已足够。他一直低着头，一直等到他感觉自己声音的震动隐约传遍了整个墓室。然后，他起身走到了外面，他们正在那里等他。

等阿里穿上鞋后，他们走到离大宅几百码远的一棵大松树跟前，并坐在了树荫下。“咱们先在这儿聊一会儿吧，”阿布-卡西姆说道，“然后，我们就去里兹万花园。”

那名老园丁将他疲惫的后背靠在树干上，以一个舒适的姿势坐定，注视着巴吉。“这里的岁月很长，但是对我来说，它们很快便消逝了，”他开始说道，“发生了许多事情，但不是以前所发生的那种引人注目的事情——没有流放，不再被监禁，至少对巴哈欧拉来说是这样。但是，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巴哈欧拉不

得不制定一个日程表。你们要明白，日程表并非绝对严格不可改变，但是，祂通常会遵照它行事。”

“是什么样的日程表？”阿里问道。

“首先，有朝圣者及其他拜访者。就像我所提到的，他们会先与阿博都-巴哈会面。阿博都-巴哈会安排一个方便的时间，让他们来拜访天佑美尊。当然，巴哈欧拉如此深爱阿博都-巴哈，当祂知道儿子要来看望自己的时候，祂就会容光焕发。啊，我记得一位名叫塔拉祖拉·萨曼达里的朝圣者，他当时只是一个约十六岁的年轻小伙子。他和阿博都-巴哈一起待了几天，直到最终能够见到巴哈欧拉。自然，当他最终得以与天佑美尊会面时，他惊呼自己终于能身处祂的尊前，这让他多么欣喜若狂。”阿布-卡西姆想到自己要叙述的其余部分，轻声地笑了，“嗯，巴哈欧拉对那个年轻人说：‘你不是每天都能见到教长吗？’年轻人回答说是的。巴哈欧拉告诉他：‘你每天都见到教长，有幸得到祂的陪伴，为什么还因为几天没在我的面前而失落？’

“那就是巴哈欧拉对阿博都-巴哈所怀有的爱与深情。事实上，有时，当巴哈欧拉太过想念阿博都-巴哈，便会捎信给祂，邀祂来巴吉与祂一起进餐。自然，阿博都-巴哈每次都会欣然应约，并会急切地步行前去与祂敬爱的父亲见面。

“但是，正像我所说的，巴哈欧拉排了一个时间表。在某些时间，巴哈欧拉会接见朝圣者，然后在一周的其他时间，祂会与常客会面。例如，纳比勒可能在星期二看望巴哈欧拉，然后在另一天，巴哈欧拉会与阿博都-巴哈会面。阿博都-巴哈会告诉祂的父亲，哪些波斯朋友定居在了阿卡，阿卡的人们如何对待巴哈伊。

“总体说来，在那些日子里，巴哈伊所面临的形势逐步好转。阿博都-巴哈越来越为阿卡的居民所熟知，他们视祂为朋友和顾问。无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来向祂寻求建议与帮助，因

为他们都非常钦佩祂。阿博都-巴哈会将大多数时间用来在镇上济困扶危。

“甚至连朝廷官员也在复杂案件中寻求祂的帮助。阿博都-巴哈以其无私的行为和非凡的智慧提高了巴哈伊的名声。而巴哈欧拉则留在这里，创造世界教育与发展的蓝图。

“啊，我来告诉你们吧，那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它不像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事，尽管很少有人有机会见证它的发生。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早年间，巴哈欧拉亲笔写了许多书简。但是，在被米尔扎·叶海亚毒害之后，祂就不再写那么多了。祂会向其他人口授书简，然后，那些人会将书简记下来。巴哈欧拉会复查他们所誊录的内容，作出必要的修正，然后盖上祂的印章。

“米尔扎·阿迦做了大部分的誊录工作。他发明了一种只有他能读懂的特殊书写体。凭借那种书写体，他能以极快的速度与极高的准确性记下巴哈欧拉的言辞。他的书写速度几乎能与巴哈欧拉说话的速度一样快。所以，米尔扎·阿迦总是会备好他的墨水瓶、许多支笔，以及许多张大纸。当巴哈欧拉讲话时，他会用那种潦草而奇特的书写体快速地写下祂的话。他下笔非常快，笔尖大声地划刮纸的表面，写字声在二十步远的地方都能听得见。然后，他再用精美的书法将这些怪模样的笔记整理成经文，拿给巴哈欧拉看。

“但是，这一启示过程令人更为惊异的是，巴哈欧拉的言辞如同自圣泉涌出的一股强有力的激流般倾泻而出，因为这即是上帝显示者的力量。祂本可以启示得更多，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接受的启示有限。所以，祂只启示了我们所能够接受的东西。”阿布-卡西姆停了下来。他双眼凝视着田野对面，眼神看似空洞。他的思绪牢牢地停在了对巴哈欧拉的回忆之上，一时忘却了他的同伴。

“那么说，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岁月？”阿里终于问道。

“什么？”阿布-卡西姆说道，“哦，是的——比在阿卡的岁月快乐。他们一家人可以在花园中野餐。阿博都-巴哈的女儿们非常高兴见到她们的祖父，爱与深情从她们的笑容与眼神中流露。对她们来说，祂就像一位慈父。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悲哀的时光。因为，没有悲哀，生活便算不上真正的生活。大约在1886年，巴哈欧拉漂亮而圣洁的妻子阿西叶·哈努姆，因多年间被迫承受的所有苦难而最终离世。她的去世给认识她的每个人都带来了许多悲痛，尤其是对巴哈欧拉而言。祂授予了她一个的特殊称号，称她为‘纳瓦布’——至高圣叶，并说她将是祂‘在上帝诸世界里永恒的配偶’。

“在那些流放与囚禁的所有岁月里，她不得不承担辛劳的工作，比所有贫苦的妇女都更为辛劳。但是她从不曾抱怨，也不会不耐烦，虽然她从小就生活在优越环境中，并被培养成了一位文雅的宫廷淑女。在她为服务巴哈欧拉而做的所有事情中，她给予祂最奇妙的礼物或许就是她所生的几个忠实的孩子，那几个为巴哈欧拉所深爱的孩子——阿博都-巴哈、巴希叶·哈努姆，以及米尔扎·迈赫迪。”

阿布-卡西姆没再多言。他慢慢地站起身来，莞尔一笑，示意他们应该回去了。他们朝马车走去，这时，老人说道：“那么多美丽的时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真希望它们从未结束。”老园丁轻声地笑着，接着说道：“对了，你知道吗？阿里！巴哈欧拉很喜欢笑。”

“真的吗？”男孩说道。他觉得难以想象，一位生命及使命都至为严肃的上帝之先知，怎么能在祂艰巨而又乏味的使命中发觉任何有趣的事。

“谁会想到，在祂所承受的痛苦以及祂无可推卸的工作之外，竟还会有笑的空间？”阿布-卡西姆说道，“但是确实有。告诉你们吧，不是只有小孩才有这种闲情和乐天精神，我们所有

人都有。我记得，当祂住在花园凉亭的时候，清晨，其他人还在各自的帐篷中，而祂则会比其他所有人都要早起，然后走进一个个小帐篷，叫醒他们，训斥他们如此懒惰。那是祂爱我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我记得有一次闹蝗灾，花园里到处都是蝗虫，那些高大的树木和漂亮的植物上都落满了。我跑到凉亭，巴哈欧拉正在那里工作。我说道，‘我的主，蝗虫来了，正在吃掉为你遮阴的树叶。我恳求祢让它们离开。’但是，巴哈欧拉不为所动，祂笑着对我说道：‘蝗虫必须吃饭，随它们去吧。’于是我回到花园，努力忍耐着。

“但是，我根本无法保持耐心，那些小昆虫正在摧毁给巴哈欧拉带来了宁静的花园之美。我再次去见祂，恳求祂做些什么。”

“我不明白，”阿里问道，“您期望巴哈欧拉做些什么呢？”

阿布-卡西姆看了看阿卜杜勒-穆罕默德，会心地笑了，对阿里说：“有一天，你会明白得更加彻底，阿里。现在，我只告诉你，先知有能力做祂想要做的任何事。祂不像普通人一样受限制，祂不同于你我。”

“那么，祂做了什么呢？”

“嗯，为了帮我，祂离开了宁静的凉亭，进入花园的中央。祂站在那里，站在当时已经完全被这些害虫所覆盖的树木下面。祂抬头看着它们，说道：‘阿布-卡西姆不想让你们在这里。上帝保佑你们。’然后，祂掀起长袍的褶边，抖了一下。突然间，所有的蝗虫都从花园起身飞走了！”

“是真的吗？”阿里问道。

“别大惊小怪了，”阿布-卡西姆说道，“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想想全能的上帝派给了我们一位救世主，那才是奇迹！”

是的，那当然是真的。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阿里。让我描述显圣者生命中的一天，我会觉得有点儿困难；而要说完祂在此度过的十二年——简直是不可能。

“那是祂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期。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它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日子。它是一段将一切汇为一体的时期，它是祂准备将其圣道交予阿博都-巴哈之得力指引的时期。例如，在此期间，祂写了一封长长的书简，即《致狼子书》，回顾祂生平所做的事及所写的著作。

“当然，还有卡尔迈勒山之旅！不过，穆阿耶德说，你和你的父亲要一起去那天佑之地，你父亲会为你讲述那些旅行的。”老园丁停止了谈话，仿佛他突然陷入了思考。随即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谢谢您！”三人爬上马车时，阿里说道，“谢谢您……”

“不用，不用，”阿布-卡西姆没待阿里说完，便说道，“我很高兴给你讲述这些故事。我很高兴与每个人分享巴哈欧拉怀着如此挚爱所给予我的一切。若只将如此快乐的记忆留在我的心中，或者，未曾将这礼物赠予他人就让它随我去到下一个世界，那会是一种负担。”

第十五章 上帝之山

拜访了巴吉之后，阿里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和父母谈论了马兹拉伊及巴吉。他们讲述阿卜杜勒-穆罕默德和阿布-卡西姆告诉他的故事，而他们则热切地倾听。之后，侯赛因向阿里解释了更多关于巴哈欧拉晚年的事情。他与儿子谈论了天佑美尊的计划——如何确保在自己与世长辞后，在自己无法继续指引上帝之圣道后，让上帝之圣道仍可得到保护。

“所有的上帝显示者都与祂们的追随者立有契约。所有的先知都留有律法及其他方式以指引信徒，”侯赛因说道，“但从来没有一位先知像巴哈欧拉这样留下一份书面文件，明确指定在祂辞世之后，谁将成为该宗教的领袖。”

“究竟什么是契约？”阿里问道，“我以为它只是一份协议。”

“没错。契约通常是双方之间的一个承诺、一份协议。例如永恒圣约——上帝与人类之间的那份协议。我们有时称之为亘古圣约。”

“我知道那是什么，”阿里说道，“那是上帝的承诺，祂永远都会在我们需要时派遣一位显圣者来到人间。”

“完全正确。”侯赛因说道，“至少，那是上帝在协议中的义务，但是我们的义务是什么？”

“当先知到来时，我们应设法识别祂们，遵循祂们所给予我们的教义。”

“你的功课学得不错，阿里。还有第二种契约——先知与祂的追随者之间的协议。我们有时称之为小圣约。例如，巴哈欧拉

圣约指定阿博都-巴哈为圣约的中心，或巴哈伊信仰的领袖。”

“我们在那份协议中的义务就是追随阿博都-巴哈？”阿里说道。

“正确。但是，通过以书面形式明确规定这一点，巴哈欧拉确保了上帝的宗教不会像基督教及伊斯兰教曾经历过的那样，变得分崩离析。”

阿里思索着父亲所说的话，思索着阿卜杜勒-穆罕默德所说的——背叛圣约就如同一种传染病。“有件事我不明白，爸爸。上帝是完美的，不是吗？祂是全能的——祂能够做祂想要做的任何事？”

“是的，当然。”

“那么，如果上帝是完美的，如果显圣者们像祂一样——同样完美而有力——上帝为什么等待了这么久才允许祂的一位圣使留下一份书面圣约？”

“嗯，你知道……”

“还有一件事，”阿里不等父亲回答，便继续说道，“如果巴哈欧拉的圣约如此明确有力，为什么此刻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家人住在巴吉宅邸，嘲讽阿博都-巴哈及前来巴哈欧拉陵殿朝拜的朝圣者？”

侯赛因深吸了一口气，看着他的妻子。妻子面带苦笑，轻轻地摇了摇头。她在心里无声地对侯赛因说：“我们所养育的孩子不再只是我们的后代，不再只是我们的思想与见解的反映。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然而，阿里太过全神贯注于思考，而未能察觉父母间的无声交流。

侯赛因回过头，带着一种新的敬意看着儿子，说道：“我不确定我是否知道你问题的所有答案，阿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想法。”

“对我来说，那就足够了。”阿里微笑着说道。

“上帝的计划具有‘适时性’，每一位先知都这样说。每一位先知都对祂的追随者说，祂无法告诉他们人类所需要了解的一切。但是，祂会教导他们，人类在未来一段时期里所能理解的一切，直至下一位导师到来。巴哈欧拉也说了同样的话。”

“我明白。”阿里说道。

“嗯，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应该明白：上帝独一，人类一体，所有显圣者均为同一个目的而来。”

“但是那与圣约有什么关系？”

“现在即是需要这样一份圣约的时代，一份书面圣约，一份将经受时间考验的圣约。以前没有书面的圣约，或许是上帝为了让人们看到，缺了这样的圣约，以及当人们背叛那些非书面的契约时，宗教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也就是说，上帝是为了留下宗教的历史，让所有人能够回顾——毕竟，那是我们人类大家庭在这个尘世间的历史。”

“宗教分裂？”

“对。”

“住在巴吉的圣约破坏者呢？他们不是分裂了巴哈欧拉的圣道吗？他们不是击败了阿博都-巴哈，接管了大宅吗？”

“他们当然没有分裂巴哈欧拉的圣道，”纳希德严肃地说道，“他们将自己从巴哈欧拉的圣道中分离了出去。你已经研究了巴哈欧拉的生平。米尔扎·叶海亚的追随者现今在哪里？的确，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家人住进了巴吉，给阿博都-巴哈制造了一些麻烦。但是谁又赢得了我们的心？此刻，是谁在周游世界，传扬巴哈欧拉的圣道？是谁被指定为巴哈欧拉圣约的中心？耐心点儿，阿里。你将目睹，历史会如何证明巴哈欧拉圣约的力量。”

“你妈妈说的完全正确，阿里。从现在开始，五十年后，一百年后，这一天佑之圣道将会传遍整个世界。但是，没有人会

知道关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任何事情。”

“我想，等到那天，圣约就会至为重要，”阿里说道，“先知们就在那时回到精神世界。”

“是的，”侯赛因说道，“圣约将在那时经受最大的考验。在那些过渡的时间点，权力会由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由一个机构转换到另一个机构。在那些时刻，追随者们会感到有些困惑，因为他们过去习惯于追随某个人。突然，那张面孔、那个声音、那个存在都一去不复返。当野心勃勃的人察觉到信仰彼时所具有的这一薄弱点时，他们就会像丛林中的食肉动物那样，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受伤的猎物。他们会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拥有统治权、成为宗教领袖，或利用它谋取私利的机会。”

“或许，信徒们可能开始就谁应该负责宗教事务而自相争吵，”纳希德说道，“但那正是问题所在，阿里。巴哈欧拉没有抛弃我们，没有让我们独自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份圣约终究会使情况大不相同。祂指定阿博都-巴哈为圣约的中心。而且，将来的某天，在阿博都-巴哈辞世之后，将会有有一个世界正义院来指引我们。”

“那些都是巴哈欧拉圣约的一部分吗？”阿里躺在地毯上，双手支撑着下巴，问道。

“是的，”侯赛因说道，“那就是你关于链条的想法是如此之好的原因。每一位显圣者都因这链条——永恒圣约——而与所有其他显圣者相互联系。每一位显圣者都通过祂自己的圣约与下一位显圣者联系了起来。祂的圣约将会指引祂的追随者，直至下一位先知到来。”

“但是，卡尔迈勒山究竟为什么这么重要？它与这一切有什么关系？”阿里问道。

“卡尔迈勒山在巴哈欧拉圣约及巴哈伊信仰的整个未来中非常重要。它大概是你的‘巴哈欧拉传记’里最后一个链环中最重

要的部分。但是，要明白它为什么重要，你就得等到我们去那里的那一天了。”

“你知道我们去那里做什么吗？”纳希德说道。

“进入巴孛陵殿？”阿里回答道。

“是的，”纳希德说道，“我们将能够从卡尔迈勒山的山顶眺望海湾对面的阿卡。”

阿里站起身来，分别给了父母一个深情的拥抱。晚些时候，当男孩躺在床上，注视着半月透过窗口送进来的月光，他思索起了卡尔迈勒山之旅，他想知道自己距离找到那把金钥匙还有多远。

侯赛因和纳希德醒着躺在隔壁的房间，谈论着阿里。阿里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尤其是自从他做了那个梦之后，学到了如此之多，两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从不曾像他这样，知道那么多。”侯赛因说道。

“或许他不再只是个孩子了。”纳希德思索着发生在自己儿子身上的变化，回应道。

“你说得对，”侯赛因说道，“这很难描述，但是他现在看起来是那么自信！”

“我真的觉得那个梦和这有很大的关系。”纳希德说道。

“我只知道，自从那个梦之后，信仰对他来说有了生气。”侯赛因说道。

“他的态度，他与其他人，尤其是与年长的人在一起时的举止也有了变化。他似乎更加尊重他们、珍视他们。”纳希德说道。

那对自豪的父母一直谈论着阿里，直至深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继续谈论他。等到星期日，侯赛因与纳希德像阿里一样对拜访卡尔迈勒山感到兴奋。

破晓时分，天色阴沉。但是到上午十点左右，太阳已经驱散了如面纱般笼罩在海湾之上的薄雾。三人备好了午餐用的食物。侯赛因检查马的笼头与腹带；阿里帮母亲将所有东西装进马车。

之后，马车就离开了阿卡，沿海滩朝海法与卡尔迈勒山驶去。马车在沙滩辘辘向前，车轮发出轻柔的嘎吱声。秋日微风从海上习来，感觉十分凉爽。

很快，他们就穿过了纳迈恩河。纳迈恩河水轻柔地流入城外的大海。当马儿拉着马车从中穿过时，阿里很想知道这水是不是很特别，很神圣，因为这条河环绕里兹万花园流淌了一圈才流向海边。

马车在布满车辙的海滩上颠簸而行。太阳很快便高高挂在了群山之上的天空，浪花的拍击声与远处海鸥的鸣叫声夹杂在一起。马蹄稳定的节奏与马车的声响对阿里有着催眠的作用。不久，男孩闭上了眼睛，让脸庞沐浴在晨光中。

一会儿，马车穿过了另一条小河——基顺河，这条河很深。阿里注视着父亲，他一边谨慎地驾马，一边寻找水流更缓且更浅的区域。过河之后，阿里回望阿卡。此时的阿卡在地中海的怀抱中，在它蓝色海水的映衬下，闪闪地发着白光。

不久，阿里和他的父母便来到了海法的街头。海法是个与阿卡迥然不同的小镇，它显得更干净、更年轻。街道两旁长着漂亮的树木，建筑也不像阿卡的房屋那样簇拥在一起。

“它在那儿！”当阿里一眼看到正前方那半山腰处的白色矩形建筑时，他惊叫道。

“我们很快就会到那里了！”侯赛因说道。

仰望着巴孛陵殿时，阿里感到非常自豪。它是这岩石遍布、贫瘠荒芜的山坡上的少数几座建筑之一。它矗立在城市之上，仿佛在说：“重要的事情正在此发生！”阿里想知道，有多少来海法的人想了解那座孤零零的建筑。当他们得知它是一座圣

殿时，他们可曾想知道巴孛是谁，可曾想知道祂做了什么？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拜访这里时所看到的那些有着红瓦屋顶的房子吗？”侯赛因指向山脚下的几座住宅，问道。

“我记得我见过它们，”阿里说道，“但是我不记得它们是什么了。”

“大约五十年前，当巴哈欧拉身在狱中时，一群德国基督徒建造了它们，他们被称为圣殿派。他们在卡尔迈勒山山脚下建造了住宅，因为他们研习了圣经，他们相信基督再临的时刻即将到来。”

“他们为什么要从德国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呢？”阿里问道。

“因为他们相信，圣经里预言了耶稣会在卡尔迈勒山上现身。”

“住在山顶修道院中的修士也是这样，”纳希德说道，“他们也相信这是一座圣地。他们自称为卡尔迈勒派苦行僧，因为他们的宗教七百年前始于这里。”

“他们也在等待基督的再临吗？”阿里问道。

“不完全是，”纳希德说道，“对于定居在这里的早期基督徒来说，这座山是一座圣山。对于犹太人来说，它也是一座圣山，因为先知以利亚的洞穴就在这里。事实上，几千年前，埃及人也相信这座山是一座圣山。”

“圣殿派或卡尔迈勒派苦行僧中有人成为巴哈伊吗？”阿里问道。

“据我所知没有。”侯赛因说道，“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巴哈欧拉拜访这座山时见到过祂。尽管他们中没人成为巴哈伊，我还是要给你看一样非常奇特的东西。”侯赛因拉紧缰绳，马车停在了一座圣殿派的住宅前。

“看见那扇门上方的字了吗？”

“我看到了，但我看不懂。”阿里说道。

“嗯，那些字是德语，意思是‘我主将至’。”

“然而，他们却从未听说过巴哈欧拉？”

“没有。”侯赛因说道。

“那些修士呢？”阿里问道。

“据我所知，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有巴哈伊信仰。你知道，他们相信，通过待在修道院内祈祷就可以最好地为上帝服务。所以，他们不太清楚外界所发生的事情。”

“他们从不出来吗？”阿里问道。

“很少出来，”侯赛因回答说，“他们的信仰主张与世隔绝，远离世事。”

“巴哈欧拉不是说过人们不应该那样做吗？”

“是的，说过几次。祂在《至圣经》中说过，还在另一封叫作《天堂之言》的书简中说过。祂说世界上需要这些虔诚的人，他们应该运用他们的灵性觉悟去帮助他人。”

“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啊！”阿里看着那座房子说道。他想知道，如果那名圣殿派修行者知道自己曾距离他所等待的人如此之近，他会说些什么。

“圣地就像一套等待被组合的巨大拼图，”纳希德说道，“如此多的先知曾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无论对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还是巴哈伊来说，它都是一块圣地。然而，很少有人理解那个简单的真理——那个能够组合所有拼图的唯一真理，也很少有人能够理解那一事实——所有这些不同的导师都在设法将我们引向同一个真理、同一个上帝、同一个灵性本质。”

侯赛因挥动缰绳，马车嘎吱嘎吱地快速前行。但是，侯赛因没有驱车上山，而是驾马沿环绕山底的道路行进。“卡尔迈勒山不是一座孤丘，而是长长的山脉。山脉的一端以海法为尽头，山势在此下滑入海。”侯赛因说道，“我们先要绕到山脚，这样，

我们可以参观以利亚的洞穴。”

阿里以前没有来过卡尔迈勒山的这个部分。他举目向前，想知道洞穴会是什么样子。当他们接近位于山腰斜面上的一座奇特的砖砌建筑时，侯赛因放慢了马车的速度。“看到拱悬在小路上的那座建筑了吗？那里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以利亚的洞穴。”侯赛因说道，“有人告诉我，在巴哈欧拉对卡尔迈勒山的某次拜访中，祂在那座建筑中住了三天。”

“巴哈欧拉来过卡尔迈勒山多少次？”阿里问道。

“四次，”纳希德说道，“祂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来过两次。”

“但是，祂为什么要等那么久才来这里呢？”

“我有个建议，”侯赛因说道，“我们在那边的树下吃午饭怎么样？在我们探究这座圣山之前，我们要让身体作好准备。同时，我们还可以在那儿回答你的一些问题。怎么样？”

他们达成了一致。侯赛因将马车停在了泥土车道旁边，将马拴在一棵阴凉的树下，然后从一个小皮袋中取出一些水，倒进他带来的平底锅中。与此同时，纳希德和阿里准备好了食物。

他们一边吃着面包、奶酪和水果，侯赛因一边和阿里谈论着巴哈欧拉的卡尔迈勒山之旅。“你刚才问，为什么巴哈欧拉等到祂生命的晚年岁月才来这里。”侯赛因说道，“正如我经常对你讲的，我们真的只能猜测显圣者为什么以某种方式行事。因为，在祂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背后都有着许许多多的原因。不过，我确实知道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在这几次拜访中，巴哈欧拉向阿博都-巴哈解释了未来这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切都是我在前两天夜里向你解释的圣约的一部分。我猜想，巴哈欧拉知道，祂差不多已经完成了祂在尘世间需要做的工作。所以，祂指示了阿博都-巴哈一些事情，比如将巴孛的遗骸埋葬在哪里，以及巴哈伊信仰之世界中心最终

要如何建造。”

“他们来这里的时候总是住在那座建筑中吗？”阿里问道。

“不是的。祂们通常住在德国圣殿派聚居区附近的住宅里，有时就住在聚居区里面。我知道巴哈欧拉至少有一次是住在祂的帐篷中。祂称祂的帐篷为‘荣耀圣帐’。”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爬山啊？”阿里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们把这里收拾干净之后，先到洞穴里面看一看，”纳希德说道，“然后，我们就可以参拜陵殿了。”几分钟内，他们便把东西装入了马车上的篮子中，然后沿小路向上朝洞穴走去。

当他们最初进入洞穴中，他们很难看清里面。阿里有一点点害怕——他以前从未进入过洞穴。当他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他看到洞穴很宽，但不是很深，洞顶很低，被数个世纪以来的宗教仪式之火所冒出的烟熏得漆黑。阿里任由思绪驰骋，天马行空。他想象着这个古老的庇护所中曾经发生过什么奇异的事，《圣经》中的什么人物曾经来此，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件。

除非具有心灵之眼，否则，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可看。阿里试图想象，数个世纪以来，圣人们拜访此处，寻求庇护或寻求安全时会是怎样的情形。阿里觉得，想象曾经藏身于这里的历史学家纳比勒要更为容易些，因为阿里见过他的画像。

纳希德在洞穴入口处念诵了一段简短的祈祷文。然后，一家人回到马车上，开始乘车绕回到山路上。侯赛因驾车向着圣殿派住宅的更远处行驶了一小段距离，然后，他停了下来。三人下了马车，侯赛因将马拴在了一条蜿蜒攀升至山腰的小路旁边。

三人开始顺着小路、沿着卡尔迈勒山的陡坡向上走。刚刚吃过午饭，恢复了体力，所以，他们爬得很轻松。大约十五分钟之内，他们差不多就爬了一半山路，巴孛陵殿就坐落在这山坡上。

太阳过午，天气依然相当暖和，海风徐徐吹着，这一切让阿里感到很高兴。

阿里跟在父母的身后，走在岩石与矮树之间，他向右朝阿卡张望。“爸爸，”他指着阿卡，说道，“看看阿卡多么闪亮！”

“白得像象牙。”纳希德说道。她自己也感到惊奇，在这个阳光明媚的秋日里，阿卡看起来那么明亮。“想象一下，当巴哈欧拉第一次隔着海湾注视着那个祂曾经被监禁的地方时，祂作何感想。”她继续说道，“当祂为巴哈伊信仰制定计划时，祂一定无数次地从阿布德之宅注视过这座山脉。”

“想象一下，”侯赛因补充道，“经历了所有的艰难困苦后，终于置身于祂如此深爱的开阔乡间，而且，祂知道自己终于完成了上帝为祂安排的一切任务，在这样的时候，祂会作何感想。祂启示了这个世界将会需要的所有教义。就在这个地点，祂画龙点睛，向阿博都-巴哈指出了在何处安置巴孛的遗骸，在何处修建巴哈伊信仰之世界中心。”

“但是，这里没有什么其他东西。”阿里说道。

侯赛因边说边朝阿卡张望。三人此时距陵殿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了。“这一圣道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才刚刚开始。阿里，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将见证此处的改变，那将是比你所能想象到的要多得多的改变。”

他们走近陵殿，阿里能够看到高耸于那座简朴建筑后面的柏树。就是在那里，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站在一起，祂向阿博都-巴哈指出，陵殿应该被修建在何处。建筑物的屋顶平坦，宽度大于高度，两侧各有两扇门，正面有一扇门。阿里想知道，他们会从哪扇门进入。

“我们首先去陵殿的后面，巴哈欧拉站立的地点。”侯赛因说道。纳希德与阿里同意了，尽管阿里急于看到陵殿的内部。他们沿着陵殿后面的小路走，然后，来到了柏树丛中。“我将要吟

诵一段祈祷文，阿里。在我吟诵的时候，记住，仅仅大约二十年前，巴哈欧拉就站在这块土地上，告诉阿博都-巴哈，在那里修建这座陵殿。此刻，我们在这里，陵殿也在这里，而陵殿内埋葬着巴孛的遗骸。”

阿里仔细地倾听。父亲讲话轻声而清晰，以示他对这一圣地所怀的敬畏。当父亲吟诵巴哈欧拉的经文时，他的声音与柏树叶的簌簌声融合在一起。卡尔迈勒山似乎在歌唱，仿佛它明白自己所怀抱的珍贵宝藏。

父亲祈祷结束后，一家三口来到了一扇侧门，他们脱去了鞋子。阿里感到自己的心跳比预期中的更快。他想知道建筑的内部是什么样子，想知道自己是否会与参拜巴哈欧拉陵殿时一样，感觉到与当时同样的情感。他们站立着，侯赛因打开了那扇巨大的金属门。他们走了进去，房间里凉爽、恬静而安宁。朴实无华的墙壁白而光滑，地板上铺着波斯地毯。他们所进入的房间与旁边的房间是隔开的。但是透过面前的拱形门槛，他们可以看到中央房间的内部。在中央房间的另一边，有一个与他们所在房间的布置、陈设完全一样的房间。

这样的房间总共有六间，并肩两排，每排三间。墓地位于后排房间的中央，被一块简朴的石头所覆盖。阿里缓慢走过厚厚的地毯，走到他们所在房间与墓室之间的门槛前。他注视着那块石头，想着巴孛与阿尼斯——那个同祂一起被处决的年轻人——的遗骸，居然就埋葬在距离阿里所站之处不超过几英尺的位置。沙阿原以为他彻底毁灭了那光芒与生命，但它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这一切看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却是真实的。

阿里对这个想法考虑得越多，他就越能彻底清楚地理解，原来，他从出生以来就听到的故事——关于巴孛、穆拉·侯赛因、库杜斯、塔希丽——都极为真实。他曾一度以为那是神话或传

奇，而非事实。不，这些不只是故事。这是真实人物的历史，他们有足够的勇气与信念面对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保卫着上帝指引全世界人民之启示。

阿里慢慢地，在门槛处跪下，他双膝刚一触及地毯，纳希德便开始用悦耳的声音、优美的音调吟诵《朝圣书简》。随着经文在拱顶的房间里回荡，阿里感到热泪从他眼中奔涌而出，顺着脸颊流淌了下来。男孩并不悲伤，他没有出声，任凭泪水畅快地流淌，仿佛它们已在里面困了很长一段时间。

父母离开之后，阿里继续在房间里待了几分钟。他从陵殿中走出来的时候，父母正面带自豪的神情等待他。当他与父母目光相遇时，阿里不禁笑了。侯赛因建议他们四处逛逛。他向阿里解释道：“总有一天，人们将会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这里将会有一座美丽的花园，它会在这座山上向世人呼唤，告诉他们，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希望它不会改变太多，”阿里说道，“我喜欢它现在的样子。”纳希德和侯赛因都与阿里一起笑了。他们三人决定朝卡尔迈勒托钵僧修道院附近的山头走去，巴哈欧拉曾在那里启示了《卡尔迈勒书简》。

小路通向山的更高处，朝着位于以利亚洞穴正上方的海角向前延伸。步行花掉了大约半个小时，但他们一致认为，爬山所付出的努力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山上的风景令人惊叹。山两边数英里外的风景尽收眼底，在山的一边，大海铺展在他们眼前；在山的另一边，则是阿卡及海湾。他们向右可以看到巴孛陵殿，向左则可以看到卡尔迈勒托钵僧修道院。

“据说，当巴哈欧拉在此处吟诵《卡尔迈勒书简》时，祂的声音如此响亮，就连修士们都从住所中走了出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侯赛因说道。

“我看不懂《卡尔迈勒书简》。”阿里说道。

“因为它用阿拉伯语所写。”侯赛因说道，“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我会把它讲给你听。”侯赛因说道。三人坐在了侯赛因带来的一块垫布上，他们尽量让自己感觉舒适。“在四次卡尔迈勒之旅中，”侯赛因开始说道，“有一次，巴哈欧拉将帐篷搭在了这个地点附近。在那次拜访期间，祂站在这里，启示了一封书简，描述了这座山在巴哈伊信仰的未来里将会是何等重要。”

“正因为这样，您才将这次拜访留到我研习的最后阶段吗？”阿里说道，“因为这里才是真正的最后一个链环，是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侯赛因说道，“巴哈欧拉留给我们的圣约有许多部分。正如你所知道的，祂让阿博都-巴哈来领导我们，同时也筹划了巴哈伊信仰自身的基础——一个将会在阿博都-巴哈辞世之后长久指引人类的机构。当然，巴哈欧拉还给我们留下了律法和数以百计的书简，以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洞见与忠告。但祂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这座山——祂在《卡尔迈勒书简》中所预言的那份礼物。

“例如，一个节经文说道，‘赶紧呀！卡尔迈勒啊！因为圣名王国的统治者和天国尊王的圣容之光辉已在你那里升起。’然后在另一个地方，它说道，‘欢喜吧！因为上帝已在你的身上建立了祂的王国，让你成为祂的征象和天启明证的泉源。’”

“那是不是意味着巴孛陵殿就是祂所说的‘王国’？”

“我想，它的意思不止这些。”纳希德说道，“它似乎是说，总有一天，巴哈伊信仰之世界中心会在这里指引全人类。尽管我确信，那将需要时间与耐心，正如阿博都-巴哈需要时间与耐心去修建巴孛陵殿一样。”

阿里想要相信母亲的话，但是，她的看法似乎太过牵强。他在内心深处怀疑，这样的事情是否真的能够发生。

侯赛因察觉到了阿里的怀疑，他说道：“这样说吧，阿里。如果你在四十四年前告诉阿卡人：‘有一天，那名身披镣铐被押到监狱的囚犯，将会带着人们对祂的极大敬意离开阿卡城。祂渡过海湾，去卡尔迈勒山，向祂的儿子指出在何处修建一座美丽的陵殿。而祂的追随者会遍及全世界。’你觉得他们会说什么？”

阿里笑了，他明白父亲的意思。“或者说，谁会想到巴孛与阿尼斯的遗骸——那原本被遗弃在大不里士街头让野狗吞食的遗骸，会最终被埋葬在这里，在这座山上。”阿里说道。

“的确。所以你明白了吧？这座山并不是最后一个链环，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链环。”

“巴哈欧拉是在来到这里多久以后离世的？”阿里问道。

“在巴哈欧拉离世之前的大约九个月，祂告诉阿博都-巴哈，自己的使命已经接近尾声，祂已经准备好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在1892年春，阿博都-巴哈接到了父亲的口信。口信说：‘我身体不适，带上哈努姆来见我。’巴哈欧拉当时在巴吉，除了阿博都-巴哈，祂还想要见到为祂忠实服务了一生的巴希叶·哈努姆。”

“祂即将离去了吗？”阿里问道。

“祂高烧不退，持续了大约二十天。高烧加剧后，很明显，祂不会康复了。自然，祂周围的所有巴哈伊都感到悲痛、恐惧。但是，巴哈欧拉非常镇定、安详。你知道，巴哈伊不知道巴哈欧拉离世后，他们的信仰将会遭遇什么事情。但是，巴哈欧拉知道。因为，祂在其圣约书中给他们留下了明确指示，让他们向阿博都-巴哈求助。

“在巴哈欧拉生命最后的日子，祂将家人及其他一些在场的巴哈伊召进房间。祂非常虚弱，但是在别人的帮助下，祂坐了起来，和他们交谈。祂告诉他们，‘我对大家都很满意，你们每

天早晚都来这里，做了很多服务工作，非常辛苦。祈愿上帝协助你们团结一心。祈愿祂帮助你们弘扬存在之主的圣道。’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巴哈欧拉为什么对他们谈论团结，但是有些人理解。因为，已经有人在谈论，在巴哈欧拉逝世之后，他们中的哪一位可能会领导巴哈伊。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将永远无法再与巴哈欧拉交谈了。六天后，1892年5月29日，大约在凌晨三点，黎明时分，巴哈欧拉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不久之后，祂的追随者便获悉，祂并没有遗弃他们。

“当天下午，苏丹收到一份电报。电报只是说‘巴哈之阳陨落了’。然后，信徒们就得到了政府的许可，他们可以将巴哈欧拉埋葬在巴吉。”

“他们为什么需要许可？”阿里问道。

“因为，巴哈欧拉在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政府的一名囚犯。”纳希德说道。

“当天日落之后不久，巴哈欧拉的遗体得到了安葬。”

“那巴哈伊后来做了些什么？”阿里问道。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成群结队的拜访者来到陵殿，表达他们对巴哈欧拉的敬意。富人与穷人、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所有知晓巴哈欧拉给他们的国度带来了仁慈与爱的人，每一个知晓祂的人都为祂的逝世而深感悲痛。自从巴格达时代早期便开始热爱巴哈欧拉、服务于巴哈欧拉的纳比勒悲痛欲绝，投海自尽。

“然而，在巴哈欧拉升天之后的第九天，困惑与混乱之云消散了。因为，依照巴哈欧拉的指示，祂的遗嘱在这一天被开启。在九名见证者——祂的家人和祂的一些同伴的面前，《阿赫迪经》被开启。

“当天下午，遗嘱被带到陵殿的外间。许多巴哈伊聚集在那里。米尔扎·穆萨的儿子手持书简，开始向急切等待的信徒们宣

读。信徒们倾听了巴哈欧拉给予他们的指示。随着书简被宣读，疑问与困惑如同晨光中的薄雾一般，消散得无影无踪。当得知巴哈欧拉指定至大圣枝阿博都-巴哈为圣约之中心，得知所有巴哈伊应该向阿博都-巴哈寻求指引与领导时，信徒们忧虑不安的心得到了平静。”

“穆罕默德-阿里什么也没说吗？”阿里问道。

“我确信，他早已在心中密谋要做些什么。但是，当没有任何人质疑那封书简时，他又怎么会提呢？它的意思清清楚楚。噢，每个人都立即服从了阿博都-巴哈。”侯赛因说道，“随着另一个链环被添加，圣约之链条继续延伸。”

“这么说，在某种程度上，巴哈欧拉的故事永远不会终结，是不是？”阿里问道，“根本没有最后一个链环。”

“上帝的信仰之道永远不会终结，”纳希德说道，“祂的圣约永不终结，而我们都是那个永不终结的故事的一部分。”

“那意味着我们也是链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确是！”阿里突然眼睛一亮，说道，“我们就是巴哈伊信仰历史的一部分。”

“当然，”侯赛因说道，“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生活中，我们也必须始终考虑自己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因为，成为这历史的一部分既是一种荣耀，同时又是重要的责任。”

对阿里来说，那个夏天是一段从拿破仑山到卡尔迈勒山的漫长旅程。但它是一段快乐的旅程，男孩永远不会忘怀的一段旅程。他依然不知道，自己是否找到了那把将会为他开启阿卡之门的钥匙。但就目前而言，那似乎并不重要。他的信仰、他的信念、他对于“自己是谁”的理解，此时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它们都成为了某种对他来说清晰而至关重要的东西。

巴哈欧拉不再是一位神秘的英雄，祂是一个行走世间的有血有肉的人物。跟随那些神圣的步伐，沿着阿卡的街道而行，阿里

感到很自豪。对阿里来说，这一发现使得所有的研习、所有的思考与祈祷都变得有价值了。他不再只是一个巴哈伊家庭的成员、一对巴哈伊父母的儿子。他本人——阿里-里达-马什哈迪——即是一名巴哈伊。此时，阿里以自己的方式知道了，他也是巴哈欧拉故事的一部分。

第十六章 金钥匙

阿里和妮达手牵手爬上了拿破仑山。这些日子里，他们两个人都太忙了，难得抽出时间度过一个闲适的午后。但因为妮达执意出城，所以，阿里放下了每天的例行工作。刚一出城，阿里就再次意识到了妮达是多么地英明。因为一出城门，他便觉得轻松了许多，他甚至还注意到，树木摇曳在十一月的风中是多么漂亮。

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游览这座小山了。二十三岁的他肩负着如此多的责任，时间似乎总不够用。他在父亲的商店里努力工作。只要有时间，他就学习，他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一名医生。但今天，他接受了妮达的建议，放下了手头的事情，并且，他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

当他们到达山顶时，阿里注意到了妮达的黑色长发在围巾下面随风飘动，充满光泽。阿里欣赏着她走路时的优雅风姿，他不自觉地再次惊异于她身上那些难得的特质——美丽与聪颖，无与伦比的魅力和智慧。这些在她的身上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时常想，自己能娶到她是何等幸运，尽管他们的钱仅够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小小的两居室寓所中几乎没有家具。当阿里与妮达征求双方父母对他们婚姻的许可时，两家人都很惊讶。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反对意见，而是因为他们有时仍然把阿里与妮达看作孩子，看作和穆阿耶德一起在海滩上做游戏的小朋友。

阿里和妮达在山顶找到了一处草地。阿里铺开了他带来的一块垫布。他们坐了下来，俯瞰阿卡的古老建筑。“它几乎没什么变化，”阿里说道，“我不太看得出来，它和十一年前我经常来

这里时的样子有什么差别。”

“你做梦的时候？”妮达问道。

“我做梦？”阿里说道。

“别告诉我你已经忘记了！”她说道，“你怎么可能忘记这样一个梦呢？”

阿里突然想起了关于那把金钥匙的梦。实际上，他并没有忘记。但是，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阿里已经很少再想起它了。1913年，阿博都-巴哈从欧洲及美洲之旅归来，那一年正是战争之年。土耳其政府再次以怀疑与仇恨的态度对待阿博都-巴哈及其他巴哈伊，甚至还威胁要处决阿博都-巴哈。众巴哈伊为祂的生命而担忧。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日渐逼近圣地。在1914年6月，阿里十四岁的时候，阿博都-巴哈指示巴哈伊朝圣者离开圣地。不久之后，阿博都-巴哈指示居住在阿卡与海法的巴哈伊，让他们搬到附近的乡下德鲁兹村落安身。在那里，他们将会很安全。大多数人去了阿布-希南村。

与此同时，阿里的表亲哈桑搬来与阿里一家人同住，并同他们一起去了阿布-希南。哈桑的父母已在亚兹德殉教。阿里与哈桑很快便视彼此为亲兄弟。两个人同阿里的父母一起在小农庄阿达西伊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快乐的年华。之后，在1916年5月，巴哈伊收到了来自海法的消息，称所有人可以安全地返回家园。

但是，对阿博都-巴哈来说，灾难的威胁并没有减弱。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随着英国远征军与土耳其军队在加沙及圣地抗衡，圣地本身成为了战争的焦点。阿博都-巴哈通过利用加利利湖周围的农场种植小麦供养当地居民，祂成为了当地百姓的英雄。

与此同时，圣约破坏者使统治圣地的土耳其官员相信，阿博

都-巴哈是一名危险的敌人。由于这些指控，土耳其当局扬言，要在卡尔迈勒山上将阿博都-巴哈及其家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英国军队首领艾伦比将军得到了消息，知道了土耳其人正在危及阿博都-巴哈的生命，他立即出兵海法并攻占该城，从而挽救了阿博都-巴哈的生命。

战争于1918年结束。之后，阿里与哈桑在侯赛因位于阿卡的商店里工作。阿里已经决定要成为一名医生。但是他知道，他不得不将计划推迟到战争的余波平息之后。他已经积攒了足够的钱，准备去别处上大学。

过了不到三年，阿博都-巴哈的猝然离世彻底震惊了当地的巴哈伊社团，大量爱戴教长的居民前来参加葬礼。之后，阿博都-巴哈的遗体被送到了卡尔迈勒山的巴孛陵殿，被埋葬在了巴孛墓室隔壁的房间。

对巴哈伊信仰来说，幸运的是，阿博都-巴哈像祂的父亲一样，在其遗嘱中为巴哈伊留下了书面指示，指定其长外孙——二十四岁的守基·阿芬第·拉巴尼——为巴哈伊信仰的圣护。此时，巴哈伊开始向年轻的圣护寻求指引，正如他们先前对巴哈欧拉及阿博都-巴哈所做的那样。

或许是因为圣护太过年轻，一些习惯于阿博都-巴哈领导的巴哈伊很难接受这一任命，纵然它是由阿博都-巴哈本人作出的。尽管如此，在圣护坚强而极具能力的指导下，世界各地的信徒们正耐心而谨慎地建立着巴哈欧拉曾在其著作中所构想的机构。巴哈伊信仰已在新的疆域得到认同，灵理会已在新的疆域组建——这样的消息不时传到海法。

阿里坐在小山上，细想着那个梦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微笑着摇头，惊叹不已。这些日子里，他通常都非常忙碌，很少有时间思考：自从1912年的那个夏天，他致力于研习巴哈欧拉的生平之后，已目睹了多少变化。但此时，当他回想自己奇异的梦中

那栩栩如生的画面，他记起了自己身骑牡马看到的闪烁光点和阿卡发出的光环。

“你在想什么呢？”妮达问道。她注意到了丈夫脸上沉思的神色。

“想那个梦——想自那时起已经发生了多少事情。还记得我当时是多么急切想要找到所有的答案吗？我急于找到那把将会把我从阿卡城内解脱出来的金钥匙。”

“你的做法可以理解。那个梦太奇妙了！”

“或许，正是那匹骏马让我终于学会了如何驾驭耐心。”阿里说道。

妮达温柔地一笑，将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了阿里的手臂上。

“你是个好人，阿里。你的确很耐心。或许，归根结底，你学到的耐心就是那把钥匙。”

“我不确定，”阿里说道，“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很快乐。那个梦帮我了解了巴哈欧拉。否则，我可能永远不会那样做。”

“尽管如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妮达说道，“我一直觉得它仿佛也是我的梦。当然，我的梦总是清晰得多。”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梦中从来没有那么多的象征意义，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教它的含义。因为，那些内容一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就会知道它们的意义。”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站在你家门口，”阿里说道，“那天你邀我去见你的叔公。你当时告诉我，你梦见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你不肯说。你还记得吗？”

妮达粲然而笑，她的脸因尴尬而微微泛红。“记得，我当然记得。”

“嗯？”

“嗯什么？”

“你不觉得我已经耐心地等待了足够久吗？你现在能告诉我那是什么梦了吗？”

“我会给你一个提示，”妮达羞怯地说道，“它成真了。”

阿里看上去很困惑。“是关于你家人的吗？”

“是关于你的！”她强调。

“关于我？”

“关于我们两个人——我梦见我们将会结婚！”

阿里顿时大笑起来，拥抱了他的妻子。“你还真是守口如瓶啊！”他说道，“你一直都知道，却一个字也没说？”

“我知道我梦见的是什么意思，但我不知道它是否会成真。”妮达说道。

两个人继续谈论了一会儿妮达的梦。然后，她把头靠在了阿里的腿上。那天对她来说极其辛苦，不久，她便睡着了。阿里将垫布搭在她的脚上以遮挡凉爽的秋风。然后，他细观乡野，仰望在空中疾行的小小云朵。

阿里想起了自己敬爱的祖父，此时他已卧床不起。“时间真是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啊！”他想到，“光阴多像一个窃贼，窃取我们的青春，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回忆。所有的事从表面上看可能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早就起了变化。它们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啊。”

他想起了他的父母。他意识到，光凭感觉，他从不认为他们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但如果细看当年的照片，他就能发现他们脸上的变化。

想到祖父卧床，阿里心里很不好受。他永远无法适应这个事实——一个曾经充满活力、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人，此时却被困在床上，困在一个小房间里。这似乎非常不近人情，非常不公。穆阿耶德依然可以阅读，只是极为吃力。然而，每当阿里来

探望他的时候，他都会将自己在巴哈欧拉或阿博都-巴哈的著作中发现的一些有趣的新东西拿来与阿里分享。

阿里低头看着妮达。他再次想起了那个梦——在十二岁那年对他意义如此重大的非凡异象。他想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久都没有再想起它。那并不是因为他不再相信梦了。或许是因为他很满意自己的现状，因为他已经在为守基·阿芬第做着重要的工作，已经将自己年幼时那些富有浪漫色彩的异象置之一旁了。他和妮达希望不久后能生儿育女。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去一个能上大学的地方。阿里可以在大学里学医，成为一名医生。

妮达突然睁开了眼睛，笔直地坐了起来，仿佛什么东西使她吓了一跳。她双眼圆睁，握住阿里的手。“阿里！”她说道。

“怎么了？”他问道。她脸上热切的神情让他非常诧异。

“没什么！”她说道，“一切都好！钥匙出现了！”

“什么？”他说道。

“钥匙！”她重复说道，“你梦中的那把钥匙，它就在这里，我知道它就在这里！”

“在小山上？”

“不是，不是。在阿卡！”

阿里微笑着握住了妮达的双手。“你还没清醒呢，”他说道，“在你入睡之前我们在谈论那把钥匙。”

“我知道我们在谈论它，”妮达说道，“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它出现了！我肯定！”

“妮达，妮达！”阿里试图让她平静下来，他说，“你知道，不是所有的梦都成真，不是所有的梦都预示未来。”

“我知道，”她坚持说道，“但是这绝不是梦。我敢肯定！”

阿里试图使她相信，他梦中的钥匙只是一个象征。但是，妮达不肯信服。所以，他们立即起身，叠起垫布，返回阿卡。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了寓所。在阿里开启前门门锁时，妮达注意到了门口有一个信封。“那是什么？”她拾起那个东西，说道。阿里认出了那个信封，那是圣护使用的一种信纸。

“我认为是守基·阿芬第发来的。”阿里一边拆信，一边说道。然后，他看着妮达，故作严肃地说：“我觉得我摸到了一把钥匙！”

她报以微笑：“如果有的话，不要感到意外，我年轻的波斯朋友！”

阿里浏览了信件，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什么内容？”

他握住妮达的手，说：“是圣护给美国巴哈伊的一封信的抄件。那封信于几天前寄出，以纪念阿博都-巴哈升天。”

“信上说什么？”

“信上的日期为1924年11月24日。信中有阿博都-巴哈的这段引文，‘他们不该停顿一刻，也不应休息片刻。他们必须奔赴每一片土地，穿越每一个地带，走遍所有的地区。’然后圣护说道，‘须让它成为主导我们生活之激情。让我们分散到天涯海角；牺牲我们的个人利益、舒适条件、喜好与乐趣；与世界各个民族及各国人民交往；使我们自己熟悉他们的传统、观念及风俗习惯……’”

阿里和妮达都沉默了片刻。然后，阿里将她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深深地凝视着她的眼睛。

“我们是在想同样的事吗？”妮达说道。

“必须离开这里？”阿里问道。

“是的！”

“你认为我们应该吗？”阿里问道。

“我们有什么选择吗？”

“没有！”阿里说道。他们拥抱在了一起。

当晚，他们一起祈祷了许久。之后，他们又谈论了很长时间，谈到他们可能会去哪里，以及他们要为这样一段旅程作些什么准备。他们想知道，他们的父母会对这一想法有什么反应。他们想知道，离开自己的故土，离开他们如此深爱的人和地方，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形。

激动令他们无法入睡。谈论得越多，他们就愈发意识他们可能会去一个远离阿卡及卡尔迈勒山的地方，在一个远离所有圣地，远离所有朋友、家人的陌生国度建立一个新家。他们将失去如此之多，这将不是一件易事。

两人相继醒来。他们屡次拿起那封信通读。每读一次，之前遗留的关于他们是否应该离开的迟疑便消失一些。最终，就在黎明之前，妮达泡了一壶新茶，他们商量的这个决定中最艰难的一步——告诉他们的父母。

“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你不这样认为吗？”阿里说道。

“我确信他们会理解圣护的信是多么重要。但是，我父母在阿卡几乎没有几个亲戚，他们一定很难接受我们的决定。我担心他们会十分难过。”她看着桌子对面的阿里，眼睛湿润了，她接着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们。”

“那倒是真的，”阿里说道，“可是谁知道我们将去哪里呢？或许是世界的另一端呢！”

妮达从桌旁站了起来，走到窗前。外面天色渐亮，缕缕玫瑰色的朝霞映亮了天空。“既然如此，他们就只好和我们一起去了。”妮达几乎无声地说道。

“什么？”阿里说道。他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明白她的意思。

妮达转身带着宽慰的微笑重复道：“既然如此，他们就和我们一起去——就这么简单！”

“当然！”阿里起身拥抱住妮达说道，“太好了！问题解决了！”

他们在早晨的宁静中紧紧相拥了片刻。然后，妮达抬头看着阿里，低声说道：“你觉得，我们可以再带上几个朋友吗？或许，还有陵殿……”

妮达和阿里制定了计划，写出了他们需要做的事情的清单。早晨就这样过去了。当天晚些时候，他们先后拜访了各自的父母，但并没有把消息告诉他们，而是邀请他们当晚共进晚餐，分享“妮达拿手的肉饭和一个‘大惊喜’”，他们是这么对父母们说的。

四位老人都以为自己知道那个惊喜是什么，他们确信，一定是妮达怀孕了。因此，夜幕降临时，两对父母联袂而至，试图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尽管他们确信自己知道。

每个人都兴奋得没能吃下多少肉饭。最后，当饭菜撤去，茶和香料蛋糕被端上来之后，阿里起身宣布：“正如我告诉过你们的，我们有事要向你们宣布。”可当他看到四位老人喜气洋洋的面孔时，他停了下来，捂着嘴看着妮达。他突然意识到了他们在想什么。

一瞬间，他想要停下来，让他们作好心理准备，他想告诉他们，这个惊喜并非他们所期待的。但是，除了告诉他们真相，他别无选择。

“妮达和我已经决定到另一个国家去做拓荒者。”

四位老人的脸色沉了下来。纳希德抓住了侯赛因的手，妮达的父母震惊而疑惑地茫然对望。房间里一片死寂。妮达立即试图解释那封信，解释它似乎是对阿里之梦的回应。但是，四位老人只是似听非听。就在一瞬间，他们失去了期待中的孙子。而此刻，不只是失去孙子，他们还不得不面对失去阿里与妮达的可能。

“我……我想，我们知道这一天可能会发生，”纳希德说道，“我想，十二年前，你做了那个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但

是，那似乎一直是件遥远的事，一件属于遥远将来的事……”她勉强一笑，“我想，那个将来终于到来了。”

“我们都为你们的献身精神而骄傲，”侯赛因说道，“但是，你们真的认为这是明智而审慎的吗？”

妮达的父母重申了侯赛因的担忧。很快，阿里和妮达便陷入了“踏入社会、离开圣地之圣域是何等危险”的劝说之中。即使当阿里拿来圣护的书信读给他们听时，他们依然称圣护的忠告事实上是针对美国人，而不是针对他们的。

最终，在整个混乱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的妮达再也听不下去了。她站起身来，举起双手阻断了讨论，断然说道：“且慢！”她停了下来，直到每个人都安静了下来。“但是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你们所有人和我们一起去！”

房间里再次一片沉默，四位老人面面相觑。最终，侯赛因说道：“你们希望我们去？”

“是的，”妮达说道，“你们所有人。阿里和我已经决定了。”

“我们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发言权吗？”妮达的母亲微笑着问道，“一点儿也没有？”

“一点儿也没有。”妮达握住母亲的双手，说道。

“那算是什么磋商？”侯赛因说道。

“最好的那种。”阿里说。

“要是我们能去就好了。”妮达的父亲说道。

“可你们为什么不能？”妮达说道，她看出父亲是认真的。

“你们怎么去你们的新家？”侯赛因问道。

“我想是乘船。”阿里说道。

“你们拿什么买船票？”侯赛因问道。

“我们攒了一些钱。”妮达说道，“不多，但是足够……”

“足够再多买四张票？”纳希德问道。

阿里和妮达面面相觑。他们只顾了热情与激动，甚至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实际问题，尤其是两家人都没有多少钱的事实。对阿里和妮达来说，支付他们自己的费用，并且一到达目的地便找到工作，这些就已经够难了。而阿里的父亲与妮达的父亲都有生意要经营。他们不能只是关门停业，然后指望从头再来。

“好啦，好啦，孩子们！”纳希德安慰年轻的夫妇，“你们先安顿好，然后我们再视情况而定。嗨，等你成了一位著名的医生，阿里，你就会有足够的钱开着你自己的私人船只来接我们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接受他们的决定？”侯赛因问道。

“我怎么能不接受呢？”纳希德伸手拿起那封信，说道，“圣护已经给出了忠告，而他们是在遵从忠告。他们又怎么会错呢？”她走到妮达面前，拥抱了她。

很快，几乎所有人都相拥而泣。情绪稍稍平息之后，四位老人同阿里和妮达商量、筹划，确定他们该如何着手为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作打算。终于，主要问题得以解决，皆大欢喜——父母们不会立即与他们同往，但是以后他们仍有希望能够随行。那时，他们将会再次阖家团聚。

接下来的几天忙碌非凡。阿里将自己去做拓荒者的愿望告知了守基·阿芬第。圣护就一些他们可以去的地方给出了建议，他甚至给了阿里一份城镇与村庄清单，巴哈伊家庭到那些地方定居将会很有帮助。其中有大城市，也有小村庄；有一些在波斯，另一些则在遥远的国度。

阿里和妮达一起研究了那份清单，寻找某个最适合他们的地方。他们想去一个可以让阿里学医的地方，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需要考虑。他们找到了清单上有大学的一些城市，借来了这些城市的有关资料，并连续几夜细读了关于每一个地方的

描述。在某个夜晚，当阿里快速翻阅一本关于印度的书籍时，他突然将目光停在了某个建筑物的图片上，那建筑看起来很眼熟。

“我们以前在哪儿见过这张图？”他问妮达。

她仔细端详了那张图片。“我想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它。”她说道。

“它看起来那么眼熟，尤其是那些建筑。”阿里指着图片的一个部分，说道。但他想不起来自己在哪里见过它们，为什么看起来如此眼熟。于是，他将那本书放在一旁，继续工作。直到深夜，他们才去睡觉。

妮达很快便入睡了，但阿里仍然无法不去想那张图片。他有一种感觉，只要他冥思苦想，他的问题就会有答案。突然，他大声说道：“我的梦！”

“什么？”妮达从睡梦中惊醒，说道。

“在我的梦中，那个关于金钥匙的梦中，当我返回地面时，我看到了那些建筑。”

“什么建筑？”她揉着眼问道。

“当我降落时，我正朝其中一个光点行进，记得吗？我越来越接近它，直到醒来。但是，在我醒来之前，我确实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些什么。那正是我今天给你看的那张图片中的建筑。”

“你完全肯定吗？”

“我绝对肯定。那张图片中的建筑物就是我梦中的建筑！”阿里从床上起来，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去点亮房间里的油灯。

“你在做什么？”妮达问道。

“我必须找到那张图片，”阿里说道，“我想要查出它是哪座城市。你还记得吗？”

“不，我不记得了。”妮达说道。她起身和他一起在那本书中查找。他们一起紧张地翻着书页，最终，他们找到了那张图

片。

“孟买！”妮达说道，“就在这儿——印度孟买！”

“你怎么认为？”阿里说道。

“我认为，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了我们的新家。”妮达说道。

几个星期过去了。妮达和阿里确认了孟买对于他们来说的确会是个好地方。然后，他们开始为他们的旅程作一切必要的准备，他们需要取得护照及其他大量官方文件，需要对航程作出安排，还需要打包一些行李。

一个月之后，随着他们起程时刻的临近，阿卡及海法的巴哈伊几次为他们设宴。席间道别甚多，洒泪更多。阿里和妮达参拜了巴哈欧拉陵殿及其他所有让他们尤为珍视的特别地方——他们确信自己会在旅行中怀念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他们与自己的父母、朋友一起度过了尽可能多的时光。

“我认为阿里的梦终于成真了。”一天晚上，在探望过孩子们之后，纳希德对侯赛因说道。

“是啊，”侯赛因说道，“我必须得承认研习与耐心终于为他赢得了他的金钥匙。”

“我很高兴我们依然拥有哈桑，他仍旧和我们一起留在阿卡。”纳希德说道，“不过，你知道他是多么羡慕阿里。我想，这个决定会使得他也开始考虑离开，他已经在谈论做拓荒者了。”

“即使有哈桑在这里，我同样也会想念阿里的，”侯赛因说道，“他一直是个特别的孩子——总是在问问题，总是充满好奇心。”侯赛因停了下来，一滴泪珠沿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

“现在，现在他长大了，和我一起工作。我觉得他也成了我的朋友和伙伴。”侯赛因再也说不下去了，他抱住了纳希德。

“我会想念他的微笑的。”纳希德说道，泪水涌上了她的双眼，“我会想念那张脸和那个微笑的。”

侯赛因望着对面桌子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几个波斯儿童和一位老人，他们正坐在一堵石墙上微笑着挥手，他们看起来似乎永远不会长大或变老。但是，他们却已经长大，已经变老。

阿里和妮达启程的日子终于到来。他们将于晚上出发，所以，当天上午，在确定了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阿里去看望了一个他觉得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

阿里独自走在阿卡熟悉的古老街头，那里多年来一直回荡着他的脚步声。当他走近那座对年少时的他而言曾充满了魔力的寓所时，他的步伐放慢了。他深吸了一口气，发出一声叹息，然后轻轻地敲响了那扇熟悉的木门。

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仆开了门。看到阿里，她笑了。她一言未发，带他走过一条充满了霉湿气味的走廊，进入了一间灯光昏暗的卧室。卧室里躺着一位年迈的老人，他正用一块放大镜极其费力地阅读着。老人听力不佳，当阿里的出现使得门口射入的光线略微黯淡了些，老人才抬起头来看看。

当他认出来访者时，他那张满是皱纹的疲惫的脸顿时变得神采奕奕。穆阿耶德向自己的孙子伸出了虚弱的双臂。阿里走上前，紧紧地拥抱了亲爱的祖父。

“这么说，你终于找到你的金钥匙了。”穆阿耶德说道。

“是的，爷爷。由于您的帮助，我已经找到了。”

“除了我的帮助，还有几千名殉教者的帮助，更不用说你品行高尚的父母了。”穆阿耶德轻声笑着说道。

阿里笑了，然后他的脸再次严肃起来，说：“您知道我的意思，爷爷。您知道我有多么爱您。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成为一位像您这样的导师，哪怕只有您一半优秀也好。”

阿里坐在床上，坐在穆阿耶德的旁边。穆阿耶德自豪地看着孙子，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胳膊。“你是一名好学生，阿里，你和哈桑都是。我会非常想念你的。在我去世之后，记住，你所代

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你代表着我们所有爱过你、教导过你的人。”

“我会记住的，爷爷。我保证！”

“你永远不会孤身一人，阿里，不要忘记这一点。无论你和妮达走得多么遥远，无论你在那个陌生的国度会感到多么孤独，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夺走我们对你的爱。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无论生活对你来说变得多么艰难，你绝不能让任何事情阻碍你对巴哈欧拉的信仰。在此生中，有许多你无法控制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一点，对于你的信仰，你可以掌控。”

穆阿耶德停了下来，神情不再严肃，而是一脸布满皱纹的微笑。他端详着阿里，说：“你是我的宝藏，阿里。你是我最大的宝藏。”

阿里-里达-马什哈迪离开了阿卡，开始了他赴孟买之行的第一段旅程。他所乘坐的不是一匹剪短了鬃毛的深色骏马，而是一艘陈旧的汽船。当天傍晚，随着船只起锚，驶出海法湾，阿里和妮达望着城镇的灯火逐渐消失在远处。他们凭栏而立，没有多说什么。他们知道，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再见到这片珍贵的土地。因此，他们久久地凝望着它，不愿将目光移开。

“嗯，我想我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一位伟大的英雄，是不是？”阿里目光越过水面，伤感地说道。

“你是什么意思？”

“当我在小山上做了那个梦的时候，我最希望的是成为一名像穆拉·侯赛因，或者巴迪、库杜斯一样的英雄。”

“但是你找到了那把钥匙，不是吗？”

“是的，”阿里说道，“我想我找到了。”

“你驾驭了那匹骏马长达十二年。”

“你是什么意思？”

“那匹耐心的骏马啊。”妮达微笑着说道。

“哦，那个啊。我可不敢说我很耐心，真的。我只是把它们忘记了——那把钥匙和那个梦。”

“或许那才是全部意义的所在。”妮达说道，“你不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就能如此耐心。耐心此时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

妻子说话时，阿里注视着她。像往常一样，她说得对。此外，满月映照在水面上，月光反射在她的脸上，黑暗中的她看上去很美。

“况且，你就是英雄啊！”她继续说道，“事实上，我们两个都是。”

“你为什么会那样说？”阿里说道。

“我证明给你看，”她从自己拿着的一个包中抽出了一张叠着的纸，对阿里说，“这是你爷爷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他让我拿给你看，但要在我们离开之后才可以。”

“你已经看过了吗？”阿里问道。

“是的。”妮达莞尔一笑，说道。

“你倒是很擅长找信嘛，不是吗？它说了什么？”

她挪到一盏甲板灯下。“它不是很长，是巴哈欧拉的一段引言。它说，‘为传扬我的圣道而离乡背井者，忠信之圣灵必将尽力给予援助……凭我的生命起誓！除却已被上帝——万能者、最强者——所命定的行为，没有任何行为能与之相比，无论那些行为有多伟大！这样的服务实乃一切善行之尊，一切善举之饰。’”

“嗯，我们还算不上真正的英雄，”阿里说道，“我们已经离乡背井，但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向孟买的任何人传扬圣道。”

“但是我们会的，”妮达握住他的手，说道，“我们会的。”

词汇表

A

阿博都-巴哈：“巴哈之仆”。巴哈欧拉的长子，祂的第一名信徒。巴哈欧拉在其遗嘱《阿赫迪经》中将其指定为自己的继承者及圣约之中心。

阿布-卡西姆：本书中指的是位于阿卡附近的里兹万花园的园丁。该名取自一位同名的巴哈伊。

阿卡：本书发生的地理背景，即卡尔迈勒山北部的一座古城，今属以色列。阿里生活在这里，巴哈欧拉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四年在这里度过。

阿拉胡-阿卜哈：“上帝最荣耀”。至大圣名，有时被巴哈伊用作作为问候语。于巴哈欧拉在阿德里安堡流放期间被采用，以取代穆斯林的“安拉乎·艾克拜尔”——意为“真主最伟大。”

阿西叶·哈努姆：巴哈欧拉之妻，阿博都-巴哈、巴希叶·哈努姆及米尔扎·迈赫迪之母。巴哈欧拉授予其“纳瓦布”（意为“殿下”）的称号，并称其为祂“在上帝诸世界里的永恒配偶”，以示吊唁。

阿扎尔分子：苏贝赫·阿扎尔的追随者（苏贝赫·阿扎尔，即米尔扎·叶海亚——巴哈欧拉同父异母的兄弟，曾企图摧毁巴哈欧拉及巴哈伊信仰）。

《艾哈迈德书简》：巴哈欧拉在阿德里安堡写给一名巴哈伊的书简。该信徒在寻求应允的显圣者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堪称表率耐心。

B

巴比：巴孛的追随者；巴孛宗教的，或与巴孛宗教有关的。

巴比堂：位于马什哈德的一座住宅，归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加因尼所有。他是巴比信仰的一名早期皈依者，死于谢赫·塔巴尔西。在这座住宅里，人们可以了解巴比信仰。

巴孛：意为“门”。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1819-1850）所采用的称号。祂是一名来自设拉子的年轻商人，先知，及巴哈欧拉的先驱。祂于1844年宣布其使命，于1850年被处决。

巴达什特：马赞达兰省的一座小村庄。巴哈欧拉于1848年6月至7月在此主持、召开了一次历时二十二天的会议，宣布巴比信仰从伊斯兰教中独立，从而表明一个新的宗教天启已经开始。

巴迪：一名十七岁的青年。他将巴哈欧拉的一封书简递送给了沙阿，尽管他知道这次任务会导致其自身的死亡。

《巴迪经》：巴哈欧拉在阿德里安堡期间写的一部书，为祂的宗教辩护，证明自己使命的真理性。该书是写给君士坦丁堡一位法官的。

巴格达：伊拉克首都，伊拉克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份。巴哈欧拉于1853年被流放于此。除了一段为期两年的隐居时光之外，祂都居住在那里，直至祂于1863年被再次流放。祂在此地重建了巴比社团，并启示了祂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祂称巴格达为“上帝之城”。

巴哈：“荣耀”或“光华”。阿拉伯语，数值为九，在本时代的诸多预言中被提及。见于巴哈欧拉的称号，及至大圣名“阿拉胡-阿卜哈”的词根。

巴哈欧拉：意为“上帝之荣耀”。米尔扎·侯赛因-阿里（1817-1892）的称号。祂是先知，是巴孛所说的“上帝将昭示天下者”。

巴哈伊：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巴哈伊信仰的，或与巴哈伊信仰有关的。

巴吉：“快乐”之意。原本是阿卡北部一座漂亮花园的名字，现今被用来指称花园附近的一座宅邸。从1879年直至1892年去世，巴哈欧拉一直居住在这座大宅中。祂的陵殿与大宅毗邻。此宅邸由乌迪·哈马尔所建，用于自己居住。在他死后，大宅在一场流行病期间被遗弃，阿博都-巴哈以低廉的价格租下了它。该宅邸随后被人买下。如今，这座宅邸是巴哈伊的一处朝圣地。

巴希叶·哈努姆：巴哈欧拉虔诚的女儿，被巴哈欧拉授予“至大圣叶”的称号。她穷尽一生辅助周围的人——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圣护守基·阿芬第。

C

朝觐：赴圣殿或其他圣地之旅。笼统地指具有道德寓意的漫长探寻。

D

德尔维系：“贫穷者”；通常指生活简单、实行神秘的宗教修行的托钵僧。神秘主义者的教团有很多。

德黑兰：伊朗首都。巴哈欧拉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祂后来被囚禁于此，直至1853年被流放。

典范：指阿博都-巴哈。

F

法曼：命令、布告、敕令。如流放巴哈欧拉及其同伴到阿卡，并规定他们的关押情况的布告。法曼会在阿卡主要的清真寺内被公开宣读。

G

《古兰经》：伊斯兰教之圣书，由穆罕默德启示于其为期二十二年（610-632）的掌理期间，以章节形式成书。

H

海法：卡尔迈勒山脚下的一座现代城市，与阿卡隔海湾相对。1912年，本书故事发生之时，它还只是一个小镇。

霍贾特：一名巴比领袖。他英勇地集合了赞詹的巴比信徒，抵御兵力远远多于他们的政府军队。

J

吉卜利：“朝拜点”，人们祈祷时应转向的方位。穆罕默德将其由耶路撒冷改为麦加。巴哈伊的“朝拜点”是位于巴吉的巴哈欧拉陵殿。

《坚忍书简》：巴哈欧拉于1863年里兹万节的第一天所启示的一封信简，颂扬内里兹的受难者。

K

卡尔迈勒山：长久以来被埃及人、犹太人及基督徒一致视为圣地的一座山脉。山势在海法海边陡降。巴孛陵殿及巴哈伊信仰世界行政中心坐落在这座山上，俯瞰海法的中心及远处的海湾。

卡伊姆：“奋起者”，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应允者。巴孛的出现应验了应允者的预言。

库杜斯：生命字母中地位居首者。他曾陪伴巴孛赴麦加朝圣，并在谢赫·塔巴尔西要塞率领巴比信徒进行自卫，殉教于出生地巴尔富鲁什（今巴布勒）。

库尔德人：主要居住于库尔德斯坦的独立部落成员。这些自负

的人通常对波斯人极不友善。但是，当巴哈欧拉于1854–1856年旅居那里时，他们很快便成为了巴哈欧拉的朋友。

L

里兹万：意为“天堂”，为巴哈欧拉造访过的两座花园所取的名字。第一座位于巴格达城外。巴哈欧拉于1863年在此向追随者透露，祂即是巴孛所预言的应允者。第二座花园位于阿卡城外，在巴哈欧拉生命的后期，祂经常造访那座花园。该词也指巴哈伊教历最重要的节日——里兹万节，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1863年巴哈欧拉宣布其身份的十二天。

旅馆：旅行者歇脚的地方。小客店，通常建造得很简陋，服务水平有限。

M

马赫迪：“被指引者”，伊斯兰教的应允者。

马什哈德：伊朗东北部呼罗珊省省会，书中阿里父母的家乡。该城有第八位伊玛目的陵殿，所以，对穆斯林来说，它是一座圣城。马什哈德一词意为“殉教之地”。穆拉·侯赛因的大部分传教工作在此进行。有人认为东方三博士（祆教徒）即是从这里出发寻找圣婴耶稣的。

马赞达兰：伊朗中北部的一个省份。巴哈欧拉有时会住在那里。

马兹拉伊：“农场”或“田野”，指阿卡以北约七英里处的一座庄园。巴哈欧拉于1877年离开阿卡城之后的住处。祂在那里住了大约两年。

毛拉：穆斯林神职人员，神学家，或者法官。

门槛：房间的入口。在巴哈欧拉和巴孛的圣陵，有一个分隔埋葬处与外间的低矮的台阶。巴哈伊们习惯在此处祈祷，圣陵看护人

也会在这里放置鲜花。

孟买：印度西海岸的一座主要的港口城市。

米尔扎：称号，意为“阿米尔之子”。用于人名之前时，仅为“先生”之意。当被加到名字中时，则表示此人是王子。

米尔扎·阿迦：巴哈欧拉的文书，任职四十年。

米尔扎·布祖尔格：巴哈欧拉之父，又名米尔扎·阿巴斯。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巴哈欧拉的本名，是第三位及第一位伊玛目名字的结合体。

米尔扎·迈赫迪：巴哈欧拉之子，阿博都-巴哈之弟，被称为“至纯圣枝”。他于1870年6月从阿卡监狱的屋顶跌落而亡，享年二十二岁。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阿博都-巴哈同父异母的兄弟。他公然违背圣约，拒绝阿博都-巴哈作为“圣约之中心”的任命。

米尔扎·穆萨：巴哈欧拉忠实的弟弟。他给予了巴哈欧拉及其他家庭成员持续不断的帮助与支持。

米尔扎·叶海亚：称号为苏贝赫·阿扎尔——‘永生之晨’，巴哈欧拉同父异母、背信弃义的弟弟。在伊斯法罕的赛义德·穆罕默德的怂恿下，他成了巴哈伊社团无休止的混乱与危难的根源。尽管被巴孛指定为“上帝将昭示天下者”现身前的“提名者”及巴比社团的“公认首领”，他却始终拒认巴哈欧拉，并一再滥用职权。

《命令书简》：巴哈欧拉的这封书简明确申明了他地位，及其作为上帝显示者的使命。由于米尔扎·叶海亚一直试图分裂阿德里安堡的巴哈伊社团，巴哈欧拉委托米尔扎·阿迦向米尔扎·叶海亚宣读此书简，并要求他给他一个明确的回复。

穆罕默德：先知，即上帝的显示者（570-632），伊斯兰教的创立者，启示了《古兰经》。他的名字意为“受到高度赞美者”。追随者被称为穆斯林。

穆拉·侯赛因：巴孛的第一名信徒，巴孛因此授予其“巴特勒-

巴孛”（通向上帝之门的门）的称号。他大约生于1813年，从学赛义德·卡齐姆九年，而后传扬巴比信仰近五年，直至1849年于谢赫·塔巴尔西殉教。

穆尼丽·哈努姆：阿博都-巴哈的妻子。

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即穆罕默德的宗教的信徒。

穆智台希德：伊斯兰教法博士，他们一般从学于卡尔巴拉或者伊拉克的杰出教法学家，并且获得证书。

N

拿破仑山：阿卡城外的一座小山，拿破仑曾在山上炮轰阿卡城墙，但没有攻克。在本书中，这是阿里喜欢的一个地方。

内里兹：伊朗设拉子东南部的一座城镇。瓦希德和他的追随者在此抵御政府军。

纳比勒：本书中指纳比勒-阿扎姆（穆拉·穆罕默德-扎兰迪），巴比信仰史书《破晓群英传》的作者。他是一名忠实的巴哈伊，为巴哈欧拉执行了许多任务。

纳赛尔丁·沙阿：1848至1896年任波斯沙阿，他使巴比信徒及巴哈伊遭受了许多残酷迫害。

诺鲁孜：意为“新的一天”，用于称巴哈伊新年。按照波斯历，太阳进入白羊座的那一天，通常是3月21日。

Q

启示：术语，有时指显圣者的整个教义体系，有时指祂收到上帝之言并自发将其传递给人类的过程。

契约：协议或条约。

确信：宗教论述中，用以指称一种对自己信仰的正确性不再存有怀疑的信仰状态。

S

赛义德：先知穆罕默德之后裔的称号。

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见“巴孛”。

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他与谢赫·艾哈迈德并为巴孛的两位先驱。穆拉·侯赛因正是受到他的鼓舞而动身寻找卡伊姆。

《圣航者书简》：在得知自己将被移居到君士坦丁堡的消息之前，巴哈欧拉启示于巴格达的著作。祂在其中预言了自己将会面临的混乱与苦难。

圣护制：巴哈欧拉所设想、阿博都-巴哈在其遗嘱中所阐释的一个职位。在遗嘱中，阿博都-巴哈任命守基·阿芬第为圣护和教义的阐释者。1921年阿博都-巴哈去世后，守基·阿芬第履行这些职责，直至1957年去世。

圣陵：宗教中重要人物的坟墓，有时一个地方因为与宗教历史中的时间相关而成为圣地。

什叶派：穆斯林两个主要教派之一，在伊朗最为兴盛。其成员认为，伊斯兰教理当归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及其后裔继承。

守基·阿芬第：阿博都-巴哈的长外孙。阿博都-巴哈在遗嘱中指定他为巴哈伊信仰的圣护。他生于1897年，自1921年被指定为圣护并开始担任该职，直至1957年辞世。

书法：优美的书写，在波斯和阿拉伯语中被作为艺术，显示了书写者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

书简：泛指巴哈欧拉、巴孛，或阿博都-巴哈的圣著。

苏菲：指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者，他们以神秘主义方法培养灵性。他们相信在苦修的生活可以达到觉悟，而无需先知或者宗教机构。

苏莱曼尼亚：伊拉克东北部城镇。在巴哈欧拉远离巴格达的两年中，即1854年4月10日至1856年3月19日，祂就隐居在该镇及其附

近。

T

塔希丽：意为“纯洁者”，巴哈欧拉授予新生字母中唯一的一位女性的称号。塔希丽是巴比信仰中极为重要的人物。她大约生于1817或1818年，1852年殉教。

天国仙女：“至大圣灵”的化身，借此形象，上帝的声音被显现给巴哈欧拉；类似于火荆棘（摩西），圣鸽（基督），天使加百列（穆罕默德）。

天佑美尊：巴哈欧拉的诸多称号之一。

土曼：伊朗的货币单位。

托钵僧穆罕默德：巴哈欧拉于1854年4月至1856年3月漫游于库尔德斯坦山区期间所采用的名字。祂住在萨尔-加卢山上的洞穴中。当祂去到苏莱曼尼亚镇上时，祂住在一座神学院中。

驮轿：为旅行者架在骆驼、骡子或者其他牲口后背上的座位，有顶棚。

《驮轿书简》：启示于巴哈欧拉从巴格达至君士坦丁堡之旅的途中，巴哈欧拉初见黑海之时。

W

瓦希德：巴孛最为博学、最具影响力的追随者之一。他作为沙阿的特使被派去访问巴孛，但是三次会面之后，他皈依了巴比信仰，后来在内里兹殉教。

维齐：伊斯兰教国家的高官。在伊朗，大维齐相当于首相，沙阿之下最高的政府权威。

文书：誊写手稿或记录口述内容的人。和其他人一样，巴哈欧拉之子阿博都-巴哈及米尔扎·迈赫迪曾担任此职。而连续担任巴哈欧拉文书时间最长的是米尔扎·阿迦。

乌里玛：“智者”、博学者。

X

西亚查尔：意为“黑坑”，一座地牢。巴哈欧拉于1852年8月被带到这里，和其他大约一百五十个人被铐在一起，他们被他描述为“窃贼、刺客，拦路强盗”。正是在这里，在四个月的监禁期间，巴哈欧拉得到了有关其使命的最早暗示。

显圣者：上帝的先知或圣使。其目的在于通过更新灵性教义、修正社会法令，以顺应变化的人类环境，从而推动人类神圣教育。显圣者过着典范的生活，拥有天赋的知识。尘世间的我们通过祂们逐渐了解上帝，实现个人及社会进步。本书中所提及的显圣者包括基督、穆罕默德、巴孛，以及巴哈欧拉。

谢赫：有权之士或智者，有时指长者或精神领袖。

谢赫·艾哈迈德-阿赫萨伊：巴孛的两位先驱中的第一位。生于1753年，逝于1826年。他将生命中的最后四十年用于宣扬卡伊姆即将到来。在本书中，他出现在阿里的梦中，并帮助男孩圆梦。

谢赫·苏丹：阿拉伯裔巴比信徒，巴哈欧拉家族的姻亲。他曾前往苏莱曼尼亚，恳求巴哈欧拉返回巴格达。

谢赫·塔巴尔西：一座穆斯林圣殿。三百一十三名巴比信徒在此建造了一座临时堡垒，抵御附近人们的袭击及后来政府军的进攻。他们从1848年10月12日一直在此防守，直到1849年5月9日。

新生字母：巴孛最初的十八位门徒。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首字母穆拉·侯赛因、身为最后一个字母，但地位居首的库杜斯，以及群组中唯一的女性——知名诗人塔希丽。

宣礼：“招拜”，呼唤穆斯林礼拜，由穆安津一日五次召唤。

殉教者：不放弃宗教信仰，而甘愿舍命的人。

Y

《亚格达斯经》：巴哈欧拉的《至圣经》，巴哈欧拉未来世界秩序的律法及制度依赖此书得以流传。该书完成于1873年，巴哈欧拉居住于阿布德住宅期间。

伊朗：旧称波斯。

伊玛目：依据什叶派穆斯林信仰，伊玛目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十二位世袭继承人之一。

伊斯法罕的赛义德·穆罕默德：煽动米尔扎·叶海亚与巴哈欧拉对抗的人。他早先在卡尔巴拉对巴哈欧拉产生了嫉妒之心，不断利用米尔扎·叶海亚去削弱巴哈欧拉的权威，扰乱整个巴哈伊信仰，被称为巴哈伊启示的大敌。

伊斯兰教：穆罕默德的宗教。

吟唱：一种将神圣经典中的诗句唱出来的方法。

印章：一块镌刻过的石头或者其他材质的东西，用来印出一个图案，作为真实可信的证据。巴哈欧拉的印章有各种取自祂的著作的引文；图文有时印在蜡上，在祂的书简上，以为确证。祂的一些印章是嵌在戒指上的。

Z

宰纳卜：巴比信徒赞詹防守战中的女英雄。她身披战服，骁勇作战，直至阵亡。

《致诸君王书》：巴哈欧拉启示于阿德里安堡的著作。巴哈欧拉在该著作中向世界的统治者及其他许多人宣布，一切时代的应允者已经带着整治人类弊病的良方降临。

资料来源注释

作者的叙述主要以巴比信仰及巴哈伊信仰的两部史书为依据，这两部书为纳比勒-阿扎姆所著的《破晓群英传》及守基·阿芬第所著的《神临记》。所引用的大部分原文——主要是巴哈欧拉及其他人所说的话——皆出自这两部书。本书引用的其他资料来源包括巴哈欧拉所著《巴哈欧拉文萃》、阿博都-巴哈所著《忠信群英传略》、布洛姆菲尔德女士所著《选定之路》、J. E. 埃斯尔蒙特所著《巴哈欧拉与新纪元》、H. M. 巴柳齐所著《阿博都-巴哈》，以及梅·马克斯韦尔所著的《早期的朝圣》。欲查阅这些引文及与它们相关的情节，请参见下面所列的资料来源。巴哈欧拉一些众所周知的著作，诸如《七谷经》、《圣航者书简》，以及《卡尔迈勒书简》，在故事中有所提及。因这些著作随处可见，无须再提。第277页提到的守基·阿芬第的书信收录在标题为《巴哈伊教务管理》的作品集中。

页码 资料来源（所标为原著页码）

- 24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第24页。
- 26-27 《破晓群英传》，第104-106页。
- 28 《破晓群英传》，第107页。
- 30 《破晓群英传》，第107-108页。
- 38 《破晓群英传》，第116页。
- 40 《破晓群英传》，第118页。
- 44 《破晓群英传》，第201页。
- 46-47 《破晓群英传》，第294页。

- 48 《破晓群英传》，第296页。
- 49 《隐言经》，波斯文卷，第十八首。
- 57 《破晓群英传》，第324-325，351页。
- 58 《破晓群英传》，第326页。
- 60 《破晓群英传》，第330页。
- 61 《破晓群英传》，第336页。
- 62 《破晓群英传》，第341页。
- 63 《破晓群英传》，第344-345页。
- 64 《破晓群英传》，第349页。
- 66 《破晓群英传》，第363页。
- 68 《破晓群英传》，第369页。
- 69 《破晓群英传》，第374页。
- 74 《破晓群英传》，第381，370页。
- 84 《破晓群英传》，第507，508页。
- 86 《破晓群英传》，第514页。
- 98 《破晓群英传》，第33页。
- 104 《破晓群英传》，第632页。
- 106 《破晓群英传》，第634页。
- 107 《阿博都-巴哈》，第11页。
- 108-109 《致狼子书》，第21页；《神临记》，第102页。
- 115-116 《破晓群英传》，第636，648，649页。
- 125 《神临记》，第110页。
- 128 《神临记》，第269页。
- 137-138 《笃信经》，第251页；《神临记》，第119页。
- 140-141 《选定之路》，第55，54页。
- 154 《巴哈欧拉文萃》，第111页。
- 158 《神临记》，第135页。
- 172-173 《神临记》，第147页；《巴哈伊祷文》，第225页。

- 187 《选定之路》，第59页。
- 193-194 《神临记》，第163页。
- 210 《选定之路》，第65页。
- 210 《神临记》，第186页。
- 216 《神临记》，第187，184页。
- 222-223 《神临记》，第188页。
- 226 《神临记》，第190页。
- 228 《选定之路》，第88页。
- 230 《亚格达斯经》，¶121。
- 231-232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第36页。
- 250 《神临记》，第108页。
- 251 《巴哈欧拉启示录》，第4卷，第30页。
- 266-267 《巴哈欧拉书简集》，第3，4页；《选定之路》，第105页。
- 267-268 《神临记》，第222页。
- 277 《阿博都-巴哈遗嘱》，第10页；《巴哈伊教务管理》，第69页。
- 286 《巴哈欧拉文萃》，第334页。

译自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社1998年英文版。

阿里之梦——巴哈欧拉的故事

Ali's Dream: The Story of Bahá'u'lláh

约翰·哈彻 著

邢立超 译

周佳琳 审校

封面设计：周 成

责任编辑：张玉明

出版：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地址：19A, Jalan Bandar 6/1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bpt@bahai.org.my

网址：www.mybahaibook.org

遵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协议